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法】李明著 郭强 龙云 李伟译

中国近事报道

(1687-1692)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中国近事报道

(1687-1692)

〔法〕李明著 郭强 龙云 李伟译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ADG 34/03



出版社

22.39
271

667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7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7-5347-3435-5

I. 中... II. ①李...②郭...③龙...④李... III. 文化史—中国—清前期 IV. K249.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985 号

本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策划并组织翻译,
特此致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

著者 [法]李明

译者 郭强 龙云 李伟

校订 郭强

特约编辑 陈铮

责任编辑 沈顿

责任校对 裴红燕 王森 李建平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址 www.daxiang.cn

发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电话:0371—3863556)

制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印张 890×1240 1/32 12.875印张

字数 332千字

印数 2500册

定价 26.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351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

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出版说明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的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4年6月

中文版序： 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 ——读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

如果把西方汉学的演变历程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时期，那么，传教士汉学应是其学术和思想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与前期的游记汉学相承接，而且它也是西方专业汉学的奠基石，为西方专业汉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献，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专业汉学。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认为，对早期在华耶稣会的研究（17 和 18 世纪）是研究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费正清在谈到基督新教的研究时曾说，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方面。

从 1980 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重新开始了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果，何高济等人所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冯承钧和耿昇所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何高济和李申和译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成果。1990 年代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组织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来信》、《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等系列丛书循着谢方先生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学术路向并进一步集中在早期传教士汉学上，从而使传教士汉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向纵深发展。

在研究方面，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许明龙的《欧洲十八世纪

中国热》、《黄嘉略与法国汉学》、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等著作都是基于传教士基本文献而展开的,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进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国平和吴志良在澳门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成就绝不低于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水平。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国内不少的论文和著作在原创性上不够,一些著作充其量是对国外学术著作的转述和介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早期传教士原始文献的掌握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宏大叙事过多,个案和专题研究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要推动对西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最重要的仍是对其基本文献和著作的翻译,以及对专人和专著的个案研究。

郭强等译者奉献给读者的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一书,就是这一思路的一个结果。

从早期传教士汉学的历史来看,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不仅预示着葡萄牙保教权的丧失,在华耶稣会内部国别矛盾的开始,而且自法国传教士入华后,传教士汉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李明的书就是这一趋势开始的一个标志。在法国传教士入华前,入华传教士已经在西方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汉学著作,像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金尼格改写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现在我们还不能从总体来评价这些著作,因为从国内学术界来说,对这些著作尚没有逐一的深入研究。但从笔者本人所能读到的曾德昭、安文思、金尼格改写的利玛窦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的一些英文翻译本著作来看,李明的书与之相比有很多独到之处。

首先,这本书对清康熙年间的许多重要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上述著作大都是晚明或清初期的著作,对康熙时期情况的介绍有限,而李明这本书介绍得较为深入。书中多处介绍和描述了传教士和康熙的谈话,如在第二封信中说“在我看来,皇帝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比欧洲自炫身材匀称的普通人稍胖,但比一般中国人希望的稍

瘦一点；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国人式的细小的。嘴很美，面孔的下半部长得很好。他的气色也很好。人们可以发现他的举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气派，使他与众不同”。这使欧洲的读者对中国的皇帝有了一种具体的形象。在第十三封信中，对康熙在1692年批准的礼部关于善待入华传教士，并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的议奏一事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这使我们可以根据中文文献对这一重要的事件做更为深入的研究。^①也正是通过李明等入华法国传教士的介绍，康熙的“1692年宽容敕令”在当时的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有许多细节也很有意思，例如，康熙为了解传教士的真实想法，曾在传教士身边安插了人，每天把其言行向他汇报；又如在康熙平三番之乱时，令南怀仁铸火炮，但如何将火炮运到前方是个大问题，最后南怀仁采取了先在北京铸成火炮的部件，然后运到前方组装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细节书中还有不少，而这些具体生动的历史细节正是中文文献中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可以补清史中文文献之不足。

其次，对康熙年间的中国天主教情况的介绍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到利玛窦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早期汉学都始终把中国天主教史作为基本的内容，因为此时的汉学基本上是在传教学的框架中发展的。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传教士汉学却提供给了我们研究明清天主教史的基本文献和许多重要的细节，这些事实和细节在中文文献中也很难找到。例如，李明在第十二封信中介绍了他本人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分配情况，以及当时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他说：“在中国我们拥有非常精心编制的教理书，书中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基督教的全部教义、生命、奇迹、我主的死以及上帝和教会的戒律。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对四福音书特别的阐述、有关伦理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论著，以及有理有据和众人皆可参与的论战；还有一生中不同阶段下所要进行的精

① 参阅吴伯娅《康熙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神上的宗教修行仪式、圣事惯用的祈祷和训言以及针对学者们的神学,因为我们部分地翻译了圣托马斯的《概论》;最后是为教权所译的圣伊纳爵的《修炼》。编制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使福音传教的神圣种子四处传播,大量地开花结果。我们曾经期望拥有弥撒经本的译文,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准许用中文唱弥撒,我们还期望得到圣经的全译本。”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传教士们传教的基本情况。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早期传教士传教的方法、使用的经文及信徒的信仰等以往的研究不够,只要对比一下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一个没有传教内容和教徒信仰内容的宗教史总是一种不全面的宗教史,即便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宗教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当然,在传教士的这些书中有很强的护教和宣教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们的介绍中获得一些教会史的基本情况。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李明的书是有其学术价值的。

其实,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真正的影响并不在以上两点,这两点只是从今天中国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的。作为一本汉学著作,它对当时欧洲的影响是极大的,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它的影响要超过它以前的所有传教士汉学著作,其原因是这本书卷入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如果研究礼仪之争,这本书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罗光主教在他著名的《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中说,当时李明的著作出版后受到了反对中国礼仪的欧洲神学家们的批评,先后“开会三十次,于1701年十月十八日判决……有悖于神学原则”^①。所谓“有悖神学原则”之处就在于李明书中对中国祭孔、祭祖风俗的肯定及对孔子思想的赞扬。李明在第七封信中详细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和事迹,并翻译了部分的孔子的语录。他说:“孔子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光辉所在,如果不就他做专门的介绍,那么,我对您所做的介绍就不可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因为这正是他们理论最清纯的源泉,他们的哲学,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97页,台湾光启出版社,1961年。

他们的立法者，他们的权威人物。尽管孔子从未当过皇帝，却可以说他一生中曾经统治了中国大部分疆土，而死后，以他生前宣扬的箴言，以及他所作出的光辉榜样，他在治理国家中所占的位置谁也无法胜过他，他依然是君子中的典范。”而且，李明从耶稣会的立场出发，认为孔子并不是神，他说：“全国上下敬他为圣人，并鼓励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这种感情显然将与世长存。国君们在他死后在各地为他建立庙宇，学者们定时前去致以政治的敬意。在许多地方可见大字书写的荣誉称号：致大师，致第一学者，致圣人，致皇帝和国君之师。然而，非常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造成一座神。”

李明甚至认为，从中国的编年史来看，作为诺亚后代的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比欧洲还要早，比欧洲还要纯洁。在第十封信谈到中国的宗教信仰时，他说：“草创之初，中国也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高明多少，他们几乎是从人类的起源中寻觅到了神灵和宗教的最初事迹。诺亚的儿女散布到了东亚大地，很可能建立了这个王国；大洪水时期，他们领教了造物主的威力，从而也认识了造物主，连其子子孙孙都对他有莫名的畏惧。时至今日，从中国人的历史中还可以找到那些雪泥鸿爪，所以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显然是一种索隐派的观点，其实我们只要认真研究利玛窦的著作，就可以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以后白晋等人的索隐派的基本观点，只不过白晋等人走得更远些罢了。

如果仅到此，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倒说不出什么，但李明却以此来批评欧洲。他说：“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此后三百年的周幽王时期——即耶稣诞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有时候，我们又觉得很奇怪，自耶稣诞生以来，中国和印度始终都淹没在偶像崇拜的迷雾之中，而希腊、部分非洲国家和整个欧洲却笼罩在基督信仰的光环之下。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洁的道德准则；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

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堕落。”

正是这些话惹恼了正统的神学家。平心而论,李明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只赞颂中国,他在许多方面同样对中国做了批评,有许多批评在今天看来也是合理的。而他的这本书所以被教会所禁与当时欧洲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关。当时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正在对教会展开猛烈的批评,正当此时,入华耶稣会士的来信和著作向法国人展开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画卷:这个东方古国在很长时间没有基督的信仰,但历史却那样丰富和悠久;中国人所信的孔子并不是神,他们在很长的历史中也不信上帝,但却有着比欧洲人还要纯净的道德。这说明什么呢?这有力地证明上帝的信仰并不具有普世性,这说明以往的那种以基督教历史作为全部历史编年史的荒唐与可笑,^①对李明这本书感兴趣的不仅有伏尔泰,还有莱布尼茨、孟德斯鸠和赫尔德等人。李明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他本是为耶稣会的传教路线辩护,用来回答方济各、道明会等修会对耶稣会的批评的观点,却成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用来反对教会的武器。

因此,要真正读懂李明这本书仅仅从中国方面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从当时的欧洲思想史来理解此书,还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本书的内容和结论,而这也正是传教士汉学最具魅力之处,它不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文献所缺失的丰富画卷,还给了我们一把打开16至18世纪欧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特别的钥匙。

张西平

2004年五一节写于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

^① 孟华:《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年。

译者说明

1696年于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是法国传教士李明来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该书共收录十四封书信。首版为两卷本，出版获得巨大成功，短短四年间法文重版五次，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及德文译本。然而，1700年巴黎索尔邦神学院的一纸禁令竟将其尘封了近三个世纪，直至1990年再版。

全书按书信分章节，共十四封信。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的报道。在信件排列上，作者并未对收信人的地位高低给以太多的重视，而是根据信中谈论的材料顺序来安排。第一封信介绍暹罗（今泰国）—北京之行，是对如何来到中华帝国做个交待；第二封信谈的是皇帝召见及京师情况；第三、四封信介绍中国城市、房屋建筑、气候、土地、运河、水道及物产；然后，进而言及中国人的国民特性、习惯、优缺点、语言、文字、道德及中国人的才智；后面几封信谈的则是更深层的问题，如政府和政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

直到18世纪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还是远东见闻几乎独一无二的介绍者。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是集体创作，并且都是由一个出版者兼新闻检查官杜赫德神父编辑成册的，而他本人却从未到过中国。而《中国近事报道》却是李明神父个人对中国的全面报道。他的风趣、他特有的毫不妥协，文笔的幽默和自然流畅都未经过任何文学上的

包装。该书的真实性是它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而借助这本书,欧洲人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人,从而使欧洲人信念的支柱发生了动摇,直接有损于欧洲中心论,这是该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中国近事报道》虽然被禁,却没有被人们遗忘,三个世纪中,它不断被人们引用,它不仅在当时对西方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了解早期西方汉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都会有很大帮助,这是我们克服巨大的困难将此书译成中文的动力和初衷。

二、本书根据1990年法国菲布斯出版社的新版本翻译。由于《中国近事报道》写于三个多世纪前,世事变迁巨大,三百年前的人物、事件已不为今人所熟知,连有些地理名称也已不复存在或已变更,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吐布尔·布热尔在本书再版时加了许多注释以方便读者。对作者李明的原注解再版时则加上“作者自注”四字以示区别。

考虑到中国读者阅读时的方便,译者又加了一些注解,诸如地理名称、古今度量衡的换算等,为保存作者三个世纪前写作时的习惯用法,译者仅在某量词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说明。译者所加的注解,在注文末注有“译者注”字样。

三、由于本书1990年法文版再版时“保留中国名字和中国字在初始版本中出现的注音”,以及“某些技术词依然采用旧有的拼法”,译者虽尽极大努力,但对个别词仍未能找到对应的中文或译文,只得存疑,敬请读者原谅。

四、译文由三人合作:郭强——法文版序、作者的话、第一至第八封信;龙云——第九至第十一封信;李伟——第十二至第十四封信。全书由郭强校订。

五、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华书局的陈铮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莫爱萍教授的热心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2002年初夏,于北京

目 录

- 中文版序：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
——读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 (001)
- 译者说明 (007)
- 1990 年法文版序：上帝创造了中国..... (001)
- 作者的话 (011)
- 第一封信 致蓬查特兰大臣暨国务秘书阁下 (019)
暹罗—北京之旅
- 第二封信 致德内穆尔公爵夫人 (046)
皇帝接见及北京城见闻
- 第三封信 致富尔斯登堡主教大人 (063)
城市、建筑物以及中国最巨大浩繁的工程
- 第四封信 致克莱西伯爵 (098)
关于中国的气候、土地、运河、河流和水果
- 第五封信 致外交国务秘书德·托尔西侯爵先生 (118)
中华民族的特点，其悠久、杰出之处及优缺点
- 第六封信 致德布永公爵夫人 (143)

| | |
|--------------------------|-------|
| 有关中国人生活的清洁卫生和雅致奢华 | |
| 第七封信 致法国第一重臣、大主教兰斯公爵大人阁下 | |
| | (164) |
| 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 | |
| 第八封信 致国务秘书德菲利波阁下 | (192) |
| 关于中国人思想的特点 | |
| 第九封信 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 | (217) |
| 论中国政治及政府 | |
| 第十封信 致红衣主教布荣 | (255) |
| 论中国古今宗教 | |
| 第十一封信 致国务参事德胡耶先生 | (276) |
| 论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 | |
| 第十二封信 致国王的忏悔神父、尊敬的拉雪兹神父 | |
| | (301) |
| 传教士在中国宣讲耶稣教义的方式和新基督徒们的虔诚 | |
| 第十三封信 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 | (339) |
| 基督教新近在中华帝国全境得到皇帝诏书首肯 | |
| 第十四封信 致比尼翁院长大人 | (366) |
| 我们在印度和中国所做观察的概述 | |

1990 年法文版序： 上帝创造了中国……

“亵渎神灵的”、“亵渎宗教的”、“异端的”，这些形容词就是那些基督教正统的维护者们对可尊敬的李明神父^①的《中国近事报道》一书在 1696 年发表时所作出的反响。在一个为“东方的事物”感到恼火的社会中，关于中国的记叙搅乱了某些人的思绪，却使另一些人展开了思想的翅膀。四个世纪前，一位著名的威尼斯人曾经把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细缝，欧洲人对他所描述的远东产生了美妙的幻象，但却是一瞬即逝。16 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从当地发回的记事曾给人以最大的新的魅力，新的企盼。善良的人们期待着一本能把去过该地区旅行的人的知识归纳综合的书，一本能对真实与幻象给予判断的书。总之，一本能公正地使善良的人们明确真相的书。李明的这本书正是完成了这一使命。它把天才和严谨的态度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却使那个时代笃信宗教的人大为光火。但是，他们的愤怒本身将为那个从此不断引起人们注目的国家提供谈资：由于对一本书的诽谤中伤——还有更甚于对书本身的攻击，该书在第一版面世

① 本著作最初的版本把李明神父的名字写成“Le Comte”，传统却更喜欢写成一个字，即“Lecomte”。^②

② 本书的注释凡未加说明的均为法文版注释。——中译注

四年后,被索尔邦宣布为禁书——中国将对整整一个世纪(那个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世纪)产生影响,并成为人们真正崇拜的对象——在我们某些当代人仍为此献身的时刻,李明神父以其对中国的特点罕见中肯的论述,始终在我们的想象里熠熠闪光。

1685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港,“瓦索”号轮船和马里涅船队正在整装待发,开往暹罗。船上载有六名耶稣会修士:塔查尔、刘应、洪若翰、白晋、张诚以及波尔多人,是年三十岁的路易·达尼埃尔·勒贡特(李明)。这些神父皆由国家科学院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被派往中国皇帝康熙朝候职。此前,法国并未介入远东事务。中国是荷兰和英吉利瓜分没落的葡萄牙王国战利品的角逐之所。1660年,巴达维的一位使者曾和中华帝国建立过外交上的关系。但是,与日本一样,中国声称对一切西方的进入均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上一世纪末在中国土地上落脚的传教士,都是经过千辛万苦,并经受过法律上的迫害,才得以站住脚跟的。当时,在17世纪的80年代,惟有葡萄牙具有帝国开启的一扇窄窄的门,这就是澳门。葡萄牙利用这个岛对到达这一海域的所有传教团行使保护权,并有条件地严格控制整个欧洲传教士和商人的派遣。

长期居住在澳门的耶稣会士是最早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奋起反对这种限制性做法的。他们使人向路易十四报告他们的困苦处境:他们曾和中国人及中国朝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需要援助,并请求再派些神父来。重要的是,新来的人必须是有学问的人。因为,要争取有权有势的官员和宫廷中博学之士的灵魂,需要既是圣徒又是学者的人。这一条件,几乎只有圣伊格纳斯的耶稣会修士才能达到。由于葡萄牙的保护权禁止法国去满足这一要求,科尔贝设想采取迂回的道路给以援助。巴黎不久前接待了暹罗的使者,看来暹罗有可能成为法国进入印度支那的通道。后来,法国向帕拉—纳莱国王派出一个由荣誉勋位获得者德·肖蒙和德·索瓦西修道院长率领的十分正式的使团,使团成员中有六位传教士数学家,他们的任务就是随后设法进入中国。

由于被剥夺了在亚洲的至高无上权力的最后特权，葡萄牙被激怒了。对于为路易十四暂时利益服务的耶稣会士的到来，葡萄牙采取的对策是：澳门没收了法国拨给传教士的费用。李明和他的同伴们立即处于贫困之中。他不得不于1692年返回法国，受命向上级汇报这场冲突以及使团的处境。在华不足五年的时间里，他出色地完成了既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学者的工作。

但是，他这次在中国的遭遇并不止于此：法国公众，甚至欧洲公众，日益增长的好奇心促使他发表他的《在中国》旅行记，并使作品的出版获得重大的成功（法文重版五次，最后一版发表在1701年，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的译本，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无与伦比的成功）。的确，作品有其吸引旅行爱好者之处：有大量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介绍，他那有趣的对离奇轶闻趣事的描述，向惊奇的读者揭示了一个出奇文明的社会的风俗、艺术和建筑，以及它的政治、哲学和科学。什么？远离欧洲的光辉，远离真正信仰的真理，竟然有人懂得道德、科学和神圣的和谐！特别是——作者还强调说——这些人，尽管身处遥远的东方，却自然地接近了最神圣的基督教的奥秘，甚至还准备把它变成自己的信仰，只要人们尊重他们自古以来建立的传统。这些传统仔细看来与教会的基本信条丝毫不相矛盾。作者的意图明显地在捍卫在北京执行的、并取得惊人成功的政策，这就是调和中国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的政策。可惜的是，1696年，科尔贝早已作古，曼特侬夫人独占着国王的心灵。严守教律的教派紧随她，坚定地反对任何创新，比任何时候都更成功地遏制自由思想的影响。教会人士，首先是耶稣会士，成为各种阴谋诡计的目标，哪怕他们想要发表一个意见，都有可能触动受宠于凡尔赛的高级教士们的多疑的正统主义，他们当中就有那难对付的博西埃。人们可以设想，李明神父如此既具有说服力又大胆的观点将怎样激怒这群保守的先生们：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就在法国的舞台上演了。

以什么方式在中国传教的争论并非新鲜事。自从1584年，使团创建人，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违背了罗马教会的指示，他开创了一

种独特的传教战略：他很快便明白，为了使中国文化的精英们能接受传教，必须脱去原来的行头，作为“西方的大学士”换上中国文人的服装。也就是说，要和佛教划清界限。佛教作为自外传人的宗教，从未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而成为一种官方的宗教，也与儒教毫无近似之处，而王国的政府管理始终是建立在儒家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中国很少容忍外来的东西。利马窦定是做了某种妥协。他边学汉语，边研究中国的著作，他诠释孔子，强调中国传统与号称归纳自福音书的基督教道德的相似之处，并使欧洲社会家庭模式和中国当地的习俗相适应。他对中国传统的尊重吸引了中国文人，与此同时，中国文人也以极大的兴致发现了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耶稣会士们倚仗自己的科学知识被明朝的几代皇帝接受在宫内任职，并在钦天监任监正的要职。在一个政治上公认的理想就是使地上的秩序与天道相吻合的社会中，钦天监是一个关键性的机构。1644年清朝的开国巩固了耶稣会士的地位，他们担任了皇帝的数学老师，并在需要时充当外交官。

法国的多明我、方济各及外方修士们自己也曾经被迫采取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但是，由于耶稣会士熟悉最新的科学发明，更具有其他修会无法与之相比的智慧上的好名声，他们在新的满洲主子处取得的成就便激怒了很多。所以对手们急于向索尔邦大学和凡尔赛宫公开的“争端”很快就激化了。“争端”集中表现在三方面：耶稣会士们用以指上帝的中文词语尤其引起愤怒，这个词的意思是“天”。而诽谤他们的人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是对神圣原则的“物化”；另外，怎么能允许基督徒祈求孔夫子的保佑并参加“异教徒”的道德礼仪？怎么能让信徒不遵照教会神父的规定而祭祀祖先呢？而耶稣会士则强调祭孔的政治礼仪和祭祖的礼仪都是遵循着纯粹的社会道德，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到神圣的宗教。

1693年争端终于提上罗马教廷的议程：巴黎的传教士通过福建主教严嘉乐的教会明文禁止他们的基督徒参加中华帝国的传统礼仪。李明神父三年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是耶稣会士的反击：他

们终于向世人展示修会在中国朝廷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并把那些为如此激动人心的冒险所吸引的犹豫不决的人联合了起来。

政治目的：李明向国家、教会、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写的 14 封信构成他的这本著作，他希望借此争取他们对他所进行的事业的支持。他的意图在一开始呈给国王的书信中就已坦然宣布了（见本书附件）。康熙皇帝给予神父们的特殊礼遇，预示着惟有与皇帝接触频繁的耶稣会士才能实现未来的归化的任务。特殊礼遇是真真实实的，特别是因为耶稣会士们新近从皇帝处获得了允许他的臣民信奉基督教的敕令，而前此，在皇帝尚未成年时的那次严酷的宗教迫害（1663—1669）后，帝国境内任何传教活动都遭到了禁止。

然而，李明走得太远，太远了。他认为，古代中国宗教里具有上帝给初民们的真理启示的痕迹。但是，对“真正上帝的认知”随着偶像宗教（指佛教）的进入而被遗忘了。只要正确地解释中国早期的历史，说明最早的中国人的是一些准基督徒，从此中国就会像是一片向福音传教开放的广阔的土地。这就是震动了严守教律的教徒们的论据。

早已期待一旦机会来到就一举摧毁耶稣会声誉的冉森派和巴黎的修士们结盟了。他们立即通过曼特侬夫人和已成为这次阴谋核心的博西埃得到凡尔赛宫里的支持。政治的阴谋和派系的斗争立即激发了神学界的争论。1700 年这一年，这一事件使各种激愤偏见得以迸发。《中国近事报道》被提交教士大会审议；索尔邦神学院下了禁令。李明神父失去了令人称羨的、自从他的作品发表以来一直担任的布尔戈涅夫人忏悔师的美职，并被责令去罗马教廷听候安排。

这一年，争论没有结束。18 世纪的上半叶，它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法国解决的事，在当时还须到罗马教廷去了结。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当时争论之激烈和各派的狂热程度。1704 年，罗马教廷终于裁决了，正统派获胜。当宣判付诸执行前，耶稣会士们还利用了一段时间去活动，但到 1742 年，已是最终判决不得上诉。

反之，如果中国礼仪受到罗马方面的宽容，中国教会的命运将会

如何呢？有人提出实行“中国式”的基督教将有可能改变中国的面貌。无疑，这关系到使团的成功和生存：禁止中国化的做法，实际就是肯定永远不能归化中国的上层人士。因为，中国文人势必会谴责传教士们是在宣扬谋反的理论，这一理论将打乱建立在尊重家庭礼仪之上的社会道德秩序。如果人们了解中国和西方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的天渊之别，那么，其真正的后果将是什么？新近传人这个中庸之道的王国的多多少少源自基督教传统或其变种的观念，以及正在我们眼前展示的后果，使我们有可能为这一永远诱人的“失去的时机”而思考。我们依然可以去思考并总是会有所收获，同时追溯既往禁不住一丝苦涩。历史周期性地促使我们回顾那场失败；而同时，一些人，或许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无疑是受到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伪善者的诱惑，也同样周期性地努力拆除“差异”的藩篱。西方在这件事上损失了什么？中国有可能赢得什么？或反之，将失去什么？像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把我们带回到这一起因无足轻重、反响却不可限量的事件上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会谨慎处之。除非岔开主题避免正面回答，像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所做的那样：“如果上帝要中国信仰基督教，难道他仅满足于把十字架悬挂于云端，而不置放在中国人的心上？”

至于李明神父，他去了罗马，并且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他的书被索尔邦神学院禁止以后，与他的修会长者们的预料相反，他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他于1728年卒于波尔多。

李明悲惨的历史的确没有什么令我们惊奇的：一方面是李明的大胆勇猛，一方而是那被未知世界令人不安的前景吓坏了的世人的胆怯（这本来是常情），这是必然的结果。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这部作品迫于当时的形势而被禁后，三个世纪来，历史学家一直未停止引用它；在当时获得广泛成功的《中国近事报道》却从未再版过。这一切现象令人不可理解，特别是你读到的这个作品，它的每一页都闪烁着光辉。对于今天能发现这一作品的人来说，事实是再明显不

过,这部作品应该是它那个时代的伟大著作之一。沿着其构思已经如此清晰明确的法国散文的发展脚步(耶稣会士的“敌人”帕斯卡并不遥远,也不比杰出的丰特奈尔更遥远),人们不禁感到一阵狂喜:这一散文形式充分体现了思想的清晰简练,也充分反映了世纪的现代特色。

无可怀疑,李明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人物,也正是这一点害了他,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他走在时代的前面。他首先是百科全书派学者,然后才是文人,从他作品的第一页开始,他不就是向往着“普救说”吗?事实是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科学、技术、手工艺、风俗、历史、美食、医学(他研究茶的品种,人参的功能)……同时,他对政治和宗教有着很强的兴趣,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他还是个外交家,他无疑在赢得世界强国的信任方面也是机敏的。但是,当他明知违背当时主流为了信念而激烈地大喊大叫时,悲剧便注定要发生了。他借孔子而发出了十足的破坏性言论:“一个王国的伟大的人,并不总是身居高位贵为国君的人”;或“真正的贵族并不取决于血统”。伏尔泰的处境比他强,也因说了同样的话而被投入监狱。孟德斯鸠没有像他那样使用中国人的例子,而是用波斯人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喜欢向我们介绍北京的文人,借助一次意外的历史碰撞,而使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人,同时,他还请他的同胞重视中国人在许多领域表现的卓越才华(如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这毫无疑问有损于欧洲中心论(或基督教中心论),而这正是当时欧洲人信念的最主要的支柱。

从哲学上说,李明是笛卡尔主义者。他的知识是从实验几何学出发建立的,他的横坐标是良知,纵坐标是假设的世界的真实。长期以来,如果他的书仅仅让我们回想起著名的礼仪之争的插曲,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成神学家和东方学家的资料那就错了。《中国近事报道》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一场重大的经历,特别是一场思想上的历程——一个太阳王的臣民在中华帝国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同时更是一位少有的有才智的人,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好学的、审慎探求现实

而又随时为新奇事物惊叹的人,在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因为,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是付出怎样的热情去发现,透过表面现象去追求实质,去尽很小的误差重现不久前在欧洲人眼里不过是一场梦幻的五千年的文明啊!从那时起,人们原谅了他的作品的不足之处和不够确切的地方,甚或是他的不公允(指他对待佛教和道教)。这些缺陷,与他奉献给我们的神奇丰盛的硕果,与他为我们介绍所见所闻时展示的精湛的才华,与他认识事物的聪敏机智相比,真是微不足道。

直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几乎是远东见闻独一无二的介绍者。但是,他们的作品苦于都是集体创作:书信集更富教化意义,却不能引人入胜。在当时,描述和记叙都是由一个出版者兼新闻检查官编辑成册的,而编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传教上的信件“变得更文明”些(因此,大名鼎鼎的杜赫德神父,18世纪中国问题的权威,却从未离开过他的书房)。而《中国近事报道》却幸运地未遭此厄运:李明的风趣、他的毫不动摇的独特性,文笔的幽默和自然流畅都未经过任何文学上的包装。这是一个非凡的个人人格的体现。

曾与李明神父同乘“瓦索”号旅行的索瓦西院长,对李明有虽然短暂却是深刻的印象: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人,他的激情既可迷住上层人士,又可迷住朴实的水手。圣西门并非一个宽大为怀的人(尤其对待耶稣会士),然而,他却在这位知道怎样周旋于宫廷,并获得最不乐于助人的人的欣赏的有才智的人面前认输了。无疑,他为这些优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李明的作品哪怕掩藏在各个图书馆的积尘下,却不顾出版者的毫无兴趣和广大读者的遗忘,奇迹般地超过它的作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的关于国家的论述成了思想家和哲学家汲取的源泉。他的同时代人从中认识了一个量才取仕的中国,在那里,文人和政客同样受到重视,甚至更受器重。沃邦从他关于王国行政体制的详细描述中受到启发,从而建立了国王德主义(Disme royale)的国家行政体制草案。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贤明的中国人的形象给贝尔及后来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思想打上深深的印记。伏

尔泰狂热地敬奉孔子并把他的画像虔诚地供奉在自己的书房里。

对于这独立于基督世界而存在，却又非常有教养的文明国家的发现，很快就动摇了西方人精心建立的信念，同时赋予自由思想家以新的论据。上帝一开始创造了中国，至少中国人是这么肯定的，他们的历史与《圣经》的编年史不符：据他们说，他们文化的开端可上溯到创世纪前许久。这太令人惊奇了，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建立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论上的结论的真实性，而李明自己再胆大妄为，也只能首先采取审慎的态度。但是，那些大彻大悟的人不会长久被这样的疑虑所阻挡。很快，18世纪中国彻底的基督徒从自身经历中得出了足以支撑最激进的无神论的结论，从表面看似乎荒谬，但人类思想史上却有不少类似的例证。

这位特殊的天才在书中对中国重彩的描绘可能形成许多一成不变的模式，可能书中不时有些离谱的、近乎俗套的不可思议的事物（人们为那些大自然的奇观而不安；那些从未见过的水果、珍禽异兽；充满奥秘的艺术作品；一个百姓睿智的富裕的国家；那里的城市，由于布局的奇特，看上去像是戏剧里的布景；书籍记叙了有些连传教士本人都难以相信的古怪离奇的故事，可这一切却让读者感到迷惑）：应该坦率地承认，用我们是否喜欢这一尺度衡量所有这一切的确毫无意义，因为让我们赏心悦目的这本书以它的清新和“天真无邪”使作者记叙的亲身经历弥足珍贵，以后百科全书将会以此为条目收进书中。李明神父带领我们和他一道参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会，并分享他真诚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看法。在一篇介绍中国礼仪的短文中，他写道：“我们大家全错了，因为儿时形成的偏见使我们不愿承认大部分人类的活动本身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只是人们喜欢在开始制定时赋予它一定的意义，它才具有了某种意义。”中国那样一个事物的出现，使得对所有事物都得重新审视：读起他的书来，中国人成了最奇异的、最难以理解的生物；但听听经他转述的中国人说的话，明显地，旧大陆欧洲的正直的人们的轻率和狂热丝毫不比他们逊色。没有讽刺讥笑，更主要的是表达一种好奇心，一种让我们感

到惊奇(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将成为启蒙时代的象征性标志,由此产生因发现而带给我们的情理中的、动人心魄的惊喜,一堂精彩纷呈的相对论的课,也可以说是一堂宽容的课。

弗雷德里克·吐布尔·布热尔

此次再版是极其完整的,是根据1679年的原文(第二版,两卷本, in-12)并重现原版总体编排(仅致国王书信移至书后作为附件)。为便于阅读,动词未完成过去时,以及某些名词或形容词的词尾-oit, -oient, -ois, 均改写为-ait, -aient, -ais; 正字法、重音和发音,以及某些地名或人名的写法,也根据现行用法进行了调整,但是,某些技术词依然采用旧有的拼法。我们最终还是决定保留中国名字和中国字在初始版本中出现的注音;我们在注解中一般用现行音标体系(pinyin)相对应的音标给以说明。

作者的话

我不知道最值得同情的是谁，是旅行者吗？他似乎毫不费力地、连篇累牍地给读者介绍他的游记；是读者吗？他们毫无警惕性地、真伪不辨地读着那些旅行者的游记。

这类文章并不完全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写。要想写得好，不仅要有头脑，要有格调，还要有真情实感，准确无误，文笔简洁流畅，令人信服。

甚至还要博学，犹如画家作画不能不知道各种颜色的表现力，同样，一个致力描绘人民风俗习惯，介绍新世界艺术、科学、宗教的人，想要涉足如此多的领域，不能不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渊博的思想。

如果他没有亲历他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不了解当地居民的语言和习俗，如果他没有和正直的人们相处，没有和上层人士的经常交往，而且，仅仅具备上述条件依然是不够的。

要想有把握地谈论一个国家的富饶、美丽、强盛，还必须考虑它众多的人口、城市的数目和状况、外省的面积大小，也就是说，要花很大精力不停地各处奔波，好奇地去寻求这个国家中最稀奇的东西；当然，这比在国内参加些学者的会议，或者是不出户地安安静静地在书房里，信手将古代史翻翻要费力得多。

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他们的工作抱有感激之情。

有些人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兴趣不大,只是关心自己眼皮底下的东西;另一些人对于来自远方的事物一概不相信,他们只相信一点,或一个准则,即什么也不相信。“真理之友”甚至不承认任何真理。

还有些人,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在游记中谈论奇迹,谈论奇妙异常的事件,以及一切超越最普通的成见的事物,好像那为丰富我们而竭尽全力的大自然在别处再也不会产生什么稀奇事物似的,或者说,在东方的教堂里,上帝也不如我们这里那么强大有力。

还有些人,他们恰好相反,他们只是为了寻求奇妙的事物才读游记。他们不会欣赏,也从不会满意。在他们眼里,普通的东西是乏味的,不值得花费笔墨的。如果你不用些闻所未闻的奇遇和一个又一个奇迹去激起他们的兴致,那么,就算读着精心写作的人情入理的故事,他们也会酣然入睡;为了讨得他们的欢心,就非得把一些民族变成新的物种,并特意为他们创造一个新世界不可。

要满足这么多不同的口味真非易事。旅行归来的人想让自己的同胞听听他们的见闻要花更大的力气,而他们在外国人中不须花费多少时间就能找到听众。

当然,他们并不总是值得人们俯耳倾听;叙述的空洞无物,杂乱无章,到处渗透着偏见,往往使得一篇故事变成一连串的恶意中伤,尤其是对永恒不变的真理,甚至是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散布可笑的奇谈怪论时的胆大妄为。这一切自然让好心的人们感到扫兴,以至于使人对最谨慎的、最真诚的作者也产生了怀疑。

有时也会发生几个旅行者愚弄我们的事,因为他们自己先上了当。有多少人,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以为自己能够很快了解有关当地的情况。他们一上岸,就四处奔波,犹如饥饿的人群,贪婪地收集见到的一切,不加区别地用那些大众故事、民间的空谈填满他们的书。一个西班牙人曾告诉我一件可笑的事,某个作者,他本可以把他的书命名为《新世界重大事件记事》,这样会好得多,但却莫名其妙地定名为《记所有我和印度人、摩尔人、卡菲尔人、奴隶等下等人日常谈话中,他们忠实告诉我的事》。

另一些人,尽管更为保守,却生米喜欢夸大一切。当然,如果你好奇地跑了五六千海里,历尽千辛万苦只见到些欧洲常见的事物,而无任何新鲜稀奇事物,那是够让人恼火的了。而如果不在意,见什么都好,都大加赞赏,气候啦,习俗啦,居民的精神面貌啦,一概大加赞赏,那么,最野蛮的行为有时也会成为赞赏的对象。

当你是把自己欣赏的事物写出来给别人看时,在你的笔下,你的想法会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畸形。这是因为,或是你想取悦于读者,或是受一种想告诉读者前所未有的事的暗藏的虚荣心的驱使。

我见到一些人,他们表面上很审慎,但实际上和前面说的那些人一样不真诚,他们以为自己在忠实地叙述客观事实,而实际他们通常是夸大其词的。我们每天都读到一些书,它们谈论某些东印度的王国,就好像我们谈论欧洲的王国一样。首府、外省、戍边城市的政府、卢浮宫、大臣、将军,以及上百个类似的其他词被自然地用到它们的文字中;于是,人们读着这些书,想象这是巴黎、凡尔赛和我们强大的军队。其实,书中所说的“卢浮宫”不过是座丑陋的木头房子;那个朝廷、大臣不过是一群半身赤裸的奴隶;那些总督统治着十五个或二十个分散在树林里的小村庄,其他也大抵如此而已。

类似的词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伟大的概念,却从来不是这些不伦不类的王国而存在,它们除了名称外,和我们的王国无任何共同之处。我认为,在使用这些词时,要慎之又慎,否则,在说真话时,倒有些像在撒谎了。

但是,当人们描述的国家确实具有某些伟大和某些特殊的地方,那就更易出错了。此时,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自己尊重它,还要吸引别人欣赏它。逢到此种情况,恕我冒昧,一定要留神自己的亲身经历,要像那些卑微谨慎的人一样,在讲述自身经历时,他们总是会删去想象带给他们的那一半,尽管这样留下的还太多,但至少离真理更近了一步。

总之,不要出于不公正的成见把好坏游记混为一谈。对一切都

无选择、无研究、无区别地一概摒弃是不谨慎的。因此，当旅行者的身份地位，他们的无私和他们的才干，有可能让我们相信他们的游记或不问青红皂白地拒绝相信，那就太可笑了。

至于我，尽管我总是有一种追求真实的强烈愿望，我依然不敢将由于我长期居住中国，并相当努力地了解中国的一切写成一部作品，我相信自己还缺乏成功所必需的才能，因为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

然而，要想一言不发也并不容易，因为我刚从那遥远的地方归来，而且，我禁不住要将教会在东方的成就公诸于众。我承认我喜欢和那些热情对待并倾心于我们神圣的信仰的人谈论宗教。

这是促使我冒昧地就这一主题向不同的要员写信的原因——或尽到向他们汇报我的出使的义务，或遵从他们的命令，或是回报他们的礼貌。

这些信是我有幸和他们单独交谈的摘要，信里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现状的；我认为可以将其汇编成册发行，不是作为这个伟大帝国全面的独特的介绍，而是作为回忆录提供给公众，这可能对想写历史的人会有些用。在信件排列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根据最适合我在信中谈论的材料来安排顺序的，对收信人的地位高低并未给以太多的重视。

另外，我担心在谈话中可以忍受的东西，一旦认真研究就不会那么让人感兴趣了。白纸黑字，缺点就会更明显了，人们不会原谅它的杂乱无章，而这些在口头叙述时往往是吸引人的。说到底，一个六年来一直努力忘却他的母语，而设法用野蛮人的词句，把外国人的想法填满自己头脑的人，不管他失去了什么，他至少可以得到写作不佳的谅解，从而不致遭到别人的嘲笑吧。在我们逾矩几回后，似乎我们的文体已不再是批评的对象了。在一个传教士身上，太多的拘谨可能还不如稍微随便些起的教化作用更大。

在读了本书第一版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提醒之后，读者大概不会介意我再谈谈我的新想法，以说明同样没能让大家满意的突出的几

点：

一、假中国女人的故事^①是太离奇了，有些人因此怀疑我的真诚。关于这件事我没什么可说。我仅仅极为忠实地将我亲耳听见的，好几位值得信任的人和我一样听到的，以及大家都可能听到的故事写下来，只要愿意当着我的面询问她，她就会讲述的故事。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只是想着完成克鲁瓦西侯爵的指示，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兴趣比开始想象的要大。

有些人，我不想指名道姓——以基督的精神宽容他们——他们确信通过对这个中国女人的教化，可以很快使她接受他们反对在中国的传教士的感情，即符合在《耶稣会士实用道德手册》^②的书里散布的那种感情；如果我晚些到达法国，我可能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幸好，我甚至不知不觉地终止了这一切做法，而那些采取如此做法的人惊奇自己策划得如此糟糕，或者说，惊奇计划失败之快。

二、有些人认为，在我的《中国近事报道》里，那些中国人说的话是我的杜撰，而非他们的原话；我很愿意人们了解，在这点上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我总是努力准确地反映真实情况。如果我的译文没能完全保留中国人说话那种精练而又晦涩的文笔，这不过是为了使你们用我们的语言更好地体会我用中文时体会到的那种力量和细腻之处。

三、不久前，在《学者报》^③上，我读到我的《中国近事报道》的摘要，摘要写得极其不忠实于原作，我真无法掩饰我的不满。关于我个人如何，我是不在乎的，但为了不使读者感到奇怪，我不得不就两篇文章说几句，一篇关于科学，一篇关于宗教。

在我最后那封关于科学的信的摘要中，摘编者只字不提用在地理上确定经线的天体观测。许多人怀疑《学者报》这样做是为了讨

① 见第五封信。

② 冉森会士安托万·阿诺《耶稣会士实用道德手册》(1692)一书，是解释在华耶稣会士传教策略，并予以严厉批评的第一本书。

③ 《学者报》是第一份文学报，登载作品分析、评论，是科学院的学报。

好那些不同意我们这样利用天体观测的人,首先是用在古人的全部海路图和旅行线路。他们希望我能用我的沉默和他们的情感多少保持一致。

我真不明白,在听取了我们著名的天文学家卡西尼先生、德拉西尔先生有关的介绍,和古耶神父说明以及我所写的文章后,怎么还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这不是什么可以争论不休的看法,而是只要弄明白了一些例证,不需费力就可取得一致的看法。沃休斯先生虽然不是数学家,却是一个很机敏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后悔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我想,那些和他一样容易陷得太深的人,应该学习他的榜样,不再装腔作势,此时回头,为时尚不为晚。

那第二封关于宗教的信的摘要的问题更为严重。这里,我仅简单引证我的文章即别人加于我的文章的东西,以便使大家了解库赞先生^①及帮助他写摘要的属下对我的不公平;因为,我很愿意将此事交给善良的人们来判断。

在介绍了中国皇帝对传教士表现出的尊重之后,我说,他承认在传教士身上有一种纯粹无私的热情,这种热情只为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赞美上帝和拯救灵魂。然后,我用了以下这样的词句:

他(指中国皇帝)尤其深信这是他们所作所为的惟一动机,所以,他乐于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建立做些什么,而不顾别人怎样想而引起他的反感。在他的思想深处,他觉得除此没有别的途径能酬报神父们努力给予他的效劳。

因此,南怀仁神父临终前留下一封呈送给皇帝的信,信中特别写道:“陛下,臣虽死犹幸,因为臣把一生的分分秒秒皆用在为陛下效劳了。但臣谨恳请陛下,在臣死后,记住,臣所作所为之惟一目的,即在东方最伟大君王身上获得世界上最神圣的宗教的保护者。”

我觉得,如果不是一个过于苛刻的批评家,对于这种情感是挑不

^① 路易·库赞,《学者报》主编(1687—1701)。

出什么毛病来的；然而，库赞先生却不认为这种感情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能感化人的。下面是他的摘要和他的看法：

1697年1月21日星期一，他在报纸上写道：“南怀仁神父在临终时刻，写了一封信呈给皇上，说，我死而无怨，因为我几乎把一生的时时刻刻都奉献出来为陛下效劳。”报纸的作者对接下来关于神父为皇帝服务的目的的话略去不提，而随之加上这样的看法：“在罗马逝世的两位使徒可能都没有对尼禄说过类似的话。”

由此看，这篇摘要有诚意吗？他的做法谈得上爱德吗？为什么把一个最残酷迫害基督徒的尼禄和三十年来始终是基督徒公开的保护者的中国皇帝相提并论？为什么把圣彼埃尔与圣保罗和南怀仁神父对立起来？似乎摘编者有着与南怀仁神父非常敌对的情绪。南怀仁神父恰好正是以完全称得上是最早使徒的方式在表白自己。因为，正如他的所为，他的效劳，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也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仅仅出于纯粹无私的宗教的动机。难道还有比这样对一国之君王说话更值得称颂的吗？大家会同意，这正是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南怀仁被公认为是到东方传播福音光辉的最博学、最机敏、最虔诚勤勉的天主教徒中的一个，至今欧洲真正的学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依然爱戴他；我不明白库赞先生为什么如此轻率地攻击他，指责他。

原书空白

第一封信

致蓬查特兰大臣暨国务秘书阁下^①

暹罗—北京之旅

大人阁下：

尽管通常来说，向人讲述自己的旅行是件令人愉快的事，特别是讲述中国之旅，我刚从那里归来，这将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游记了，但我至今仍未下定决心把它写成游记。如今，对游记这个词，人们已经太习以为常，它已引不起什么好奇心，能让人再去阅读一篇新游记了；再说，公众太关心眼下的大事、战争、谈判和把整个欧洲卷进去的各种运动，所以无法长时间关注一个遥远国度的一切。人们眼睛只盯着法国的光荣，它在最伟大的国王领导下，正在与那么多结盟的强国相对抗；^②而当人们目视那众多向法国发起进攻的敌人时，几乎忘记世界上还有其他人民，其他国家的存在。

阁下，至于您，您的思想和热情关注着世界，您至少也像关心我们在欧洲所取得的各个战役的胜利一样，关注耶稣基督在东印度对迷信的胜利。我相信您总会拨冗听听福音世界的叙述。我曾有幸与您随意交谈，而我可以这样说，除了那些在工作中激励我们的超自然的、神圣的动机外，没

^① 将于1696年任首相的路易·菲利博·蓬查特兰伯爵此时任财务总监和海军部国务秘书。

^② 奥格斯堡联盟(1686—1697)：英吉利、西班牙、德意志的某些公国、荷兰和瑞典在纪尧姆·德·奥朗日的推动下曾结成联盟以对抗法国的侵略政策。

有什么比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怀更能激发我们继续不断地工作了。

当然,派遣数学家传教士去往世界尽头的计划对国王的统治是那么辉煌,对宗教那么有利,所以,我们最开明的使者们为使计划成功将竭尽全力。

科尔贝先生首先征得国王陛下的同意;然后,他下令为派往中国去的为数众多的观察家们备好一切必要的器材,他们有的通过莫斯科大公国和鞑靼,^①有的取道叙利亚和波斯,还有的人则从海上,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前往。

此时到达的使者的去世,使这一伟大计划的实施,在一段时间内被搁置一旁;但德卢瓦先生继他的前任之后刚一接任科学艺术总监的职位,便以国王的命令向我们修会会长们要求选派有学识、热情,能够赞同所有这些看法,并准备好乘坐第一艘船只出发的人。他向自荐前往的人提供各式各样的器材和设备、生活津贴、写给东方君主的介绍信,以及有助于事业成功的一切。

随后,德塞涅莱先生认为,没有海军的支持难以维持这些新的使团,希望承担这个任务,并实际上使这些使团附属于他所领导的海军部。然而,德卢瓦先生并没有完全撒手;他甚至以他特殊的慷慨大方寻求通过波兰、莫斯科大公国草原、西伯利亚和鞑靼通向东海的一条陆地上的近路。

阁下,就这样,上帝的旨意使这三位知名的大臣投身于这一伟业的奠基工作,而您必将使这一事业更加完善。他们三人各自关心这一事业的不同理由都集中于您一身,这就是总监的建立、国王的荣誉和他的臣民的利益,同样,还关系您在海军部和科学艺术上的作用。

阁下,热情的传教士们已经感受到,由于您的保护,他们对未来工作的成功已深信不疑;正因为如此使他们向上天举起双手,以新世

^① 莫斯科大公国指俄罗斯。中亚细亚大草原称大鞑靼。鞑靼有时指蒙古,有时指满洲。同样,鞑靼(鞑靼人建立在克里米亚和立陶尼亚的土克斯坦的民族)是指中亚细亚地区人民的统称的一个词。

界的归化带给他们的激情为您祈祷。

除了表示感激外,他们还有义务向您汇报他们的行动、旅程以及他们是怎样使用国王的慷慨大度。您要求他们的是一些记载,一些有助于您的热情更为高涨的记载。因此,我想您不会介意我代表他们向您写些什么,以补充我几次有幸接受您的接见时所遗忘的东西。

国王陛下为了完善自然科学,更是受到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热情的驱使,十年前下令他的六个耶稣会士臣民作为数学家去中国。在那里,他们能更容易传播福音的光辉。我有幸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于1685年初登上赴暹罗的特命全权大使肖蒙骑士赴任乘坐的那艘船。^①

航行一直都很顺利,但是,在这一地区肆虐的逆风让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不得不在暹罗逗留近一年,期待着登船他去的时间的到来。

以星相学自鸣得意的暹罗王召见我们,想要认识我们并和我们一同观测星象。他对我们向他预报的一次月食尤为欣赏。从那时起,他就琢磨要把我们全都留下为他效劳。当他得知我们的使命后,他只应允我们中的四人按计划去中国,条件是:塔查尔神父回法国请求国王增派新的数学家;我留在他的王国。^②

① 与肖蒙骑士共同率领赴暹罗使团的索瓦西院长于1685—1686年间所著《暹罗记行》(巴黎,1687年出版)记叙了这次“瓦索”号的海上航行。

② 在法国派往暹罗的第一个使团中有一位喜欢冒险的地中海东岸的人,名叫康斯坦丁·帕夫尔孔(本文中称康斯坦斯先生),偶然的把他带进帕拉—纳莱朝廷,并成为暹罗国王的“顾问”。为巩固他在朝廷中受到可能发生的宫廷政变威胁的地位,并保护王国免受荷兰强国的独占,他转而投靠法国。他允诺给予东印度公司商业上的好处,并散布说暹罗王已准备皈依基督教。当时路易十四正寻求遏制他的巴达维对手在亚洲的扩张主义,并准备废除南特敕令,所以这一示意被领会了。肖蒙确实获得了不可忽视的贸易特权。但是,由于帕夫尔孔坚持有关国王皈依基督教的误会,后来的谈判失败了。帕夫尔孔实际想要获得法国的军事保护,于是和塔查尔合谋。塔查尔以回法国招募新的传教士为借口,将向路易十四国王说明,把基督教传入暹罗的惟一方式就是在暹罗驻军。但是,当法国军舰于1688年驶抵暹罗海岸时,荷兰人支持的政变已经爆发。国王被推翻,帕夫尔孔被暗杀,外国人被驱逐出境。这次失败对法国来说,政治及财政上的后果是沉重的。

21 塔查尔神父确实回了欧洲；我则滞留暹罗，而洪若翰、张诚、刘应及白晋等四位神父^①登船前往澳门——一个位于中国大门口的小岛一端的小城，葡萄牙人在此设有要塞。^②

我们的命运因所在地的不同而相差甚远。塔查尔得以顺利地随同暹罗国使者返回法国；但登船前往中国的神父们在出发后不久即遭遇强风暴的袭击，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不得不中断旅行。他们乘坐的属于康斯坦斯先生的船只，外表看上去极其坚固，但受到剧烈的颠簸后，几小时就四处开裂。船长是位有头脑且经验丰富的人，他身先士卒并不断地鼓动所有的人恪尽职守。人们虽扔弃船上部分载物，奋力拼搏，但都是徒劳的，越刮越猛的飓风是那么狂暴可怕，它使得水手们丧失了勇气，终于放弃努力，束手待毙。神父们也都绝望了，等待着死亡降临。他们一方面试图以他们的告解使水手们能有个善终，因为，在此般情境下，他们一般都会表现得充满真正的悔罪之情；另一方面，神父们视死如归，为了对基督的爱，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期待为基督奉上自己的生命。

22 当沉船看来已是不可避免时，大家都认为不该再顶风行驶，领航员也更愿在岸边浅滩搁浅，希望能因此而得救，不会葬身于大海的波涛之中。当他们顺风使舵以便靠近岸边时，船体吃水少了，在夜晚降临前有足够的时间将船靠近那块陌生的土地。船与沙岸碰撞几次，但没有裂开。最后，在位于柬埔寨边境的暹罗的考萨民省的一个小岛上靠了岸。

当时，船长对是否能继续这次航行已绝望了。或许认为不具备

① 为便于中国读者和学者阅读和查找资料，de Fontaney, Gerbillon, de Visdelou 和 Bouvet 四位神父的名字未作音译，而采用他们在中国的汉名，依序为洪若翰、张诚、刘应和白晋。下同。——译者注

② 葡萄牙人于1557年建此要塞。葡萄牙人因在1553—1555年间日本海盗（倭寇）袭击中国海岸时给予的援助而获得中国的让步。作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垄断与广州的贸易），于17世纪初，当荷兰人从亚洲南部驱逐葡萄牙人时，广州港对外国人关闭（1631），该城市被毁。

继续航行的条件,或许因为在与这场风暴的搏斗中败下阵来。而根据这个季节的通常情况,这场大风还将持续几个月,已没有可能重整旗鼓绕过柬埔寨海角。

然而,四位神父觉得呆在这里迟迟不动比他们经历的危险更令人难以忍受,决心从陆路回到暹罗,再转乘8月份开往广州的另一艘英轮。于是,他们进入树林,希望找到一个村庄和几个向导;但是,他们很快就迷路了。而他们生存面临的威胁,在陆地上并不比不久前在海上的情况好多少。由于大雨连绵,小溪的水也涨了,道路无法通行;神父们赤脚穿过激流和水漫的田野,还有在印度成为西方人一种灾难的数不尽的水蛭和成群的蚊虫的折磨;树林里还有蛇、虎、牛、象,使他们无法有片刻的安宁。

但最困扰他们的还是饥饿,随身携带的给养很快就耗尽了。他们处于极端的窘境中;如果不是偶然发现了一个村子,他们必成饿殍无疑。当地居民并不能给予他们很多的支援,居民自己也是一无所所有,但他们至少可以给神父们指引道路,并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船上。当神父们经过十五天的跋涉返回时,已是饥饿疲劳得半死了。 . . .

我是在暹罗收到洪若翰神父的信才了解到这可悲的消息的。信很动人,充满了苦难的爱所激起的那种温情。读着这封信而不深受感动是不可能的;不承认当他在远方,在祈祷室里一个灵魂呼唤耶稣基督的苦难时的感受,和当他有幸把十字架带到树林里,带到可怕的寂寞中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大人,我这方面也一点不比他们强。我一入留在暹罗,条件是康斯坦斯先生把我安排进一座寺院——某一个 talapoins^①之家——当地人就是这样称呼教士的。在此之前,他们当中尚无人归信基督教,尽管老百姓的信教取决于他们。我们认为,要达到目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和他们亲近地生活在一起,和他们穿着一样的服装,

① talapoins,即小乘佛教的和尚。

过与他们一样的艰苦生活。这个办法曾在马杜雷的使团那里取得过成功,而且我也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确信这办法同样会在暹罗奏效。但是,正在此时发生的马来人和望加锡人的谋反,占去康斯坦斯先生很多的精力,他无暇顾及我。对基督教持欢迎态度的国王和基督教最坚强的支持者,他的部长先生,一夜间正处于和王国所有基督徒一样即将被处死的命运。但是,我们的主最后把我们在这极大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而罪恶以大部分谋反者的死亡而告终。^①

这一意外事件使已出发前往中国的神父们在我投入自己勾画的新生活之前就回到暹罗;他们返回后,希望我在航海季节到来时与他们同行。因为,按计划,几乎就在此时,塔查尔神父也该带着不少传教士和数学家回来了。

于是,1687年6月17日,我们一行出发赴中国浙江省的一大海港城市宁波^②,我们认为不必再像去年那样去澳门,因为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不受葡萄牙人欢迎的,如果我们去了,他们会更为不悦的。^③

大人,我不知道您是否乐于了解这次旅行的细节,以及我们自己设计的路线。这种一般只分东南西北的叙说,或总是用粗糙的、未经加工雕琢的词句,像是专门为驾驭粗暴的快马,绝不符合您高雅的品位。但是,它们对旅行者依然十分有用,而且我相信那些致力于改善航海的人会认为这种文体是可以接受的。让我用写其他地理方面的记叙体慢慢地向您介绍这次旅行。请您允许我继续向您叙述有关我们的一切。

尽管有康斯坦斯夫人的热心关照和暹罗王的命令在手,感谢上帝,真正苦修的一切条件应有尽有。我们乘上葡萄牙人称之为沙姆

① 荷兰人占据西里伯斯海岛后,望加锡人被放逐到暹罗。这次起义是针对帕夫尔孔的,他所奉行的亲基督教的政策令人感到不安。

② 宁波属浙江省,位于上海的南面。

③ 葡萄牙惟恐失去它对派往中国的传教使团握有的特权,对派往康熙皇帝身边工作、服务于法国世俗利益的“国王的数学家传教士”的到来是敌对的。

的一艘中国小船,或暴晒在烈日之下,或处于大雨滂沱之中,日夜兼程。船内异常狭小,根本没有足够的地方供大家伸直身躯躺下;身旁是一座偶像,已被供奉它的日夜长明的灯的油烟熏得漆黑;中国偶像每天在我们眼前被以魔鬼的迷信尊崇着,这是让我们更为不悦的事。太阳直射我们的头顶,我们几乎没有一滴水能解除由于炎热造成的极度的口渴:船民每天只供给我们三餐饭,其他一概全无。确实,船上水手吃肉时,船长也向我们提供;但是,由于他们是先供奉给偶像,然后再食用,所以我们不愿再食用。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们以耐心和祈祷努力启发这些崇拜偶像的人崇敬我们的宗教。但由于不懂他们的语言而无法使他们理解真理。尽管如此,有几次,我们还是通过通事向他们指出他们从一降生就陷入了可悲的错误。尤其有一天,水手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激烈地争论了起来。在我们的通事向他们解释时,他们被激怒了,我们不得不停止争论。水手们本性粗鲁,而且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难惹的:水手们因别人说他们偶像的坏话而感到受了侮辱。随后,他们向我们走来,手持长矛和短矛,他们的神情让我们猜出他们的意图。肯定说,此时,如果死亡对传教士还构成威胁的话,我们有理由感到恐惧。但是,难道为了自己的信仰还会惧怕死亡吗?阁下,对我来说,我承认,经历这次奔波,我确信我找到了为耶稣基督献身的机会,我不仅要去印度,而且还要多次志愿作环球旅行。为耶稣基督献身的愿望在整个旅程激励着我们,慰藉着我们的操劳,在我们受到迫害时给我们力量。我们自愿过着艰难的充满苦涩的生活,在东方遭受不信基督教的人们的仇恨,在欧洲又受到恶意外伤。我们像使徒一样为各民族所唾弃,只期望着有一天,这屈辱的一生能得到尽享天福的死的奖赏。

在焦急地等待这些不信基督教的人的决心后,我们发现危险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大:水手们手持武器是为了准备一个仪式的队列,他们想以此表示对偶像的敬重,也可能是为了弥补刚才争执对它的不敬。世上没有比中国人更迷信的了:他们甚至敬奉船上的指南针,不停地为它燃点香烛,供奉肉菜。他们每天两次准时向海中抛撒金箔

折的钱，祈求大海为他们担保不要掀起波澜。有时他们还抛一些用同样的纸折的小船，以使大海忙于掀翻或吞噬这些小船，从而轻易地放过我们的船。但是，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一旦大海起了波涛，按他们的话说，掌管大海的神灵偶然搅动大海，人们便将许多的羽毛放在火上烧，烟和污染整个空气的恶臭肯定会逼迫这个神灵远远走开，如果他确实能感觉得到的话。

一天，当我们的船从一座建有小寺庙的山旁驶过时，他们的迷信活动更是变本加厉超过以往。除了烧香、燃烛和供奉肉食、向海中抛撒金箔折的各种形式的祭品的一般仪式外，他们还无数次鞠躬到地。除此以外，他们还用木板造了一条长4法尺^①的小船。所有水手都忙于这条船的建造。船上应有尽有：桅杆、缆绳、帆、燕尾旗、指南针、舵、拖网、军械、成套厨房用具，以及口粮、货物和账册。还在船上不同位置放置了胡乱涂就的纸做的小人形象，其数量恰好与我们船上的人数相等。这艘小船架在能撑得住它的担架上，在锣鼓声中，船被隆重地举起来。一个着僧服的水手在前面开路，手持一根两截棍左右劈杀，口中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最后，这支神奇的队伍，在众人目光的追随下，伴随着僧人的欢呼声，缓缓进入水中，那僧侣站在大船的艏楼上，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滑稽可笑的活动让水手们很开心，而我们则为亲眼目睹这场可怜的盲目行动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深深地被刺痛了。

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开始水手们并不怎么感兴趣，而后来却令我们很开心。水手们在一片海域发现一艘船，通常那里是海盗船出没的地方。我们当时有极好的望远镜，好几个人利用望远镜看清了船上的桅杆、帆，甚至还隐约可见船上的缆绳。在确信这是一艘船后，我们对它的意图也不再怀疑：它正向我们驶来并准备攻击我们。于是，我们全体总动员以便抵御攻击。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人怕死的话，那就是中国人，他们显得惊慌失措。他们在准备大刀、长矛和

^① 1法尺相当于325毫米。——译者注

投石机^①(他们当时根本没有大炮),光是敌人就够可怕了,他们的恐慌神情给我们造成的恐惧比敌人要可怕得多,因为,必须真诚相告,我们自己的恐慌比中国人更有甚之。什么宗教,什么殉道都谈不到了。我们只是想着一件事:用不了一刻钟我们就会被强盗杀死,在这种情况下,强盗从来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不会为了对我们的爱而改变他们的习惯。惟一的出路就是跳海而逃,延迟死亡的时间,也就是在水中漂上两三个小时后被淹死。这办法太恐怖了,但我们还是做了准备。人们不时用望远镜远眺。然而,令我们惊诧的是,随着距离的靠近,那艘船却变小了。这一发现让我们放下心来,我们怀疑这并不是一艘船。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以为这是海妖作怪,后来又认为是一座浮岛,再后来则说不上是什么。我们惊叹不已,却又解不开谜团。终于我们认出那不过是一棵树:暴风把它从岸边拔起,带着泥土和石子的根部沉入水中使之能在海里直立着。于是,又直又粗壮的树干从远处望去,恰如桅杆一般;向左右伸出的树枝就成了船的横槓,半折断的、灰色的短一些的枝条就像船上的缆绳了。另外,推着它前进的风,以及在其四周碎成浪花的海水形成一条船行的航道。对于举着望远镜浑身如筛糠般发抖的人是很容易看走眼的。

当“敌人”被认清后,人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于是,人们开始表示遗憾,全船的人都声称要是能战斗一场该有多开心。但是,这股勇气可是在没什么可担心时才快速升温的。至于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是掌握在什么样的人的手心里,所以,直到旅途终点,我们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刚刚靠近以港口之优良、停泊船只之多而著称的中国岛屿厦门岛时,风向变了,然后是挥之不去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同时,黑云布满天际,领航员判断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台风的先兆。这是中国海和日本海上再可怕不过的事

① 以石头为炮弹的发射器。

了。除非船只非常好,船长经验很丰富,再加上众多的水手,否则一场海难在劫难逃。这将是 一股狂暴的风,或者不如说是几股风的集合体从四面八方同时吹来,海浪狂乱地互相拍击、追打,把船团团围住,不给它有片刻重新振作的机会。风是那么狂烈,谁也不敢扯起一片帆,风又是那么固执地刮个不停,常常一刮就是三天还不停。开始时,水手们的勤奋和机智灵活尚能顶住风暴。但是,长时间的继续下去,人们就会泄气,甚至放弃努力:桅杆折断,舵盘被水卷走,船有了裂缝,或即使船还相当结实能经受颠簸和海浪的不停拍击,可是由于陆地就在近旁,船会搁浅并撞碎在岸边的岩石上,那时,谁也别指望能逃生。

四天来,我们等待着这样一场风暴的到来,时刻增长着的威胁我们的暴风的先兆,提醒我们准备面对神意命令出现的一切;当时我们想到要求助于圣沙勿略^①,他曾以他的奇迹使这片海变得如此有名。我们请求他使这场风暴改变方向,并为此为他许了愿。我们的祈祷还未结束,或因奇迹,或是大自然的一般规律,一阵顺风把我们送到航线上,不几天就把我们的船引进岛屿群中,我们要去的港口的入口处。

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布满数不尽的岩石的荒芜的岛屿。我们的船不得不在其中穿行。一个个小岛互相紧紧毗邻,相隔常常不过十步之遥,船处在随时触礁的危险之中。我们曾穿过一个相当宽的小海湾。通过时,中国人习惯保持肃静,据他们说是担心惊醒居住在四周山里的龙。我们只好学他们的样子缄默不语。我不知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对我们来说,它的名字叫哑湾。

经过长时间在岩石间穿行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名为定海^②的城市,意思是把海定住的城市。该城位于一条河流的入海口处,我

^① 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籍耶稣会士,伊格纳斯·罗耀拉的伙伴。在来中国之前,他曾在马拉加和日本传教。他曾抵达广东上川岛,未能进入中国,卒于广州外海上的上川岛。

^② 定海,位于浙江省,甬江(Yinjiang)入海口处。

们在涨潮时驶入这条河流,并在上游三海里靠近宁波处抛锚,这正是我们旅程的终点。^① 我们历尽一个又一个的危险、酷暑、饥渴以及船上的种种不舒服,经过三十六个日日夜夜的艰苦旅程,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在第一次看到我们多年来希望带给它福音光明的那片土地时,我们真是非常高兴。于是,我们感到一股新的激情,对这片土地,我们只需看上一眼就足以使我们忘却旅途所受的一切磨难。我们那么多勤奋的传教士曾不顾自己的痛苦为这片广大的土地献身。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离城不远,但要想进去则并非易事。中国是一个手续繁琐的国家。在中国,所有的外国人都能找到耐心的理由,法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更需要冷静。当我们到达时,船长认为该把我们藏起来,于是,我们被安置在船的底舱。底舱的气温随着陆地的接近而逐渐上升,还有其他难以枚举的不方便,简直把我们整治得筋疲力尽。然而,尽管采取了措施,我们还是被发现了:一个海关人员注意到了我们;在巡视了船只载货情况后,他留下一个看守就离开我们去知照他的上司。朝廷直接派来,并因此在省里备受重视的这位官吏下令把我们带到他的衙门,衙门里有他的助手和许多下级官员。我们前去衙门,后面跟着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想要了解欧洲人那股子好奇心,远远胜过我们在这里看中国人的好奇。

我们一进到坐满官员的接见大厅,就有人提醒我们要下跪,行九叩首的礼,向坐在首位的官员磕头。他在这种情况下就代表皇帝。这些先生们极其冷淡,严肃得令人肃然起敬。而看到围在四周的狱吏时,我们的恐惧之心就更加强烈了。他们当中有的手中还持有镣铐棍棒,他们随时都准备捆绑或鞭笞官员想要惩治的人,只要官员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即动手。

^① 此处记述“名为定海的城市”,即今“镇海”故名。清代在舟山新建“定海”,将宋时所立“定海”改称“镇海”。法文版注释注文 Yinjiang,当是宁波通往海口的“甬江”,“甬江”另名鄞江。甬又为宁波的别称。——译者注

让我们直起身子以后,他问我们是何许人,来中国打算干什么。

我们通过通事说:

“老爷,我们在欧洲就听说,我们的有些兄弟,特别是南怀仁神父为宣扬我们宗教的圣洁和真理,在中国工作得很出色。^①同样的热情使我们追随他的榜样。对于伟大的中国,对它的人民的精神与礼仪所形成的看法使我们下定决心,要使如此昌盛的王国获得他们所惟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认识真正的上帝,没有它,就没有真正的伟大。另外,我们也了解皇帝陛下对我们兄弟的特殊的恩宠,诸位大人是了解在这方面皇上本人的意向,希望能好心地容纳我们。”

在我们的宗教几乎不被容许的外省,在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城市,我们的这番表白显得很大胆。这是因为我们当时还不明白底细。我们以为自从解除海禁与各国通商,^②外国人就有权进入内地并居住下来,其实,这是违犯法律的。那位官吏定然对我们的放肆十分惊异,但他并没有显露,反而好像赞同我们的热情,对我们说,皇上的确特别器重南怀仁神父,整个朝廷上下都了解他的功绩,至于他本人,他愿意帮助我们。

他又接着说:

“我会向本府提督通报此事。一起研究看能为各位做些什么。但是,你们得回船上去,我会派人知会你们我们的决定。”

几天后,中国军队的将领(在该城指挥驻军一万五千至两万人)表示乐意在官邸接待我们。他以世界上最彬彬有礼的态度招待我们,而当我们辞别他前往提督府拜望时,他特意派遣一名军官陪同,请求提督很好地接待我们,并向提督保证我们是极好的人。提督也以相当特殊的礼遇接待了我们。但是,在为我们的事召集全市重要官员开会前,他不愿作任何决定。我们只得依然返回船上。此时,这

^① 弗拉芒籍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于1669年被任命为钦天监(礼部)的监正,负责制定历法。自从清朝建立以来就由耶稣会士担任的这一职位是中国王朝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制定历法被视为好的政府的基础,并且每年颁布历法是由皇帝专管的。

^② 港口开放于1684年。

艘船对我们就像是一座十分严酷的监狱。

我们当中好几个人病倒了,其他人也快生病了。我们的天主容许这么长的时间来考验我们的忍耐,直到最终打动了他们的心,使这些异教徒决定善待我们。他们商议几天后,有位海关的官员出现在离我们的船不远的地方,即他的办事员平日办公的场所。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去到那里,带着装满书籍、布道的带图的书、仪器及数学计算用的工具的行李。他只是打开三个箱子,没再继续玩弄手中权力,就允许我们住在城市的近郊区,直到得到本省总督的新指示再另行定夺,提督已向他知照我们的到来。其间,我们得益于该官员的善意,开始在我们的新住所享受我们极其需要的休息。

在继续我的叙述之前,阁下,请您允许我向您简单地介绍这伟大的王国,我的介绍不仅根据我们最早的地理学家的记载,也根据这以后我们精心所作的记录。

中国,该国人自称中央帝国。因为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是处于世界的中心。它划分为十五个大省。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和北直隶,从南往北,沿着东海延伸着。^① 从北向南往西转有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和广西。贵州、江西、湖广和河南是在内陆,几乎就在王国的中央。^② 与日本和福摩萨岛^③仅一水相隔;一条特别长的城墙把它和鞑靼分开。

阁下,这里为了对真正的地势有个准确的平面图,您一定要看到地理学家们犯了两个大错。第一个是把整个的辽东省放在长城的这边了。它确实是在长城以外,尽管它始终隶属中国。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只有像我们一样来过这里的人才会对此确信无疑。地理学家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把整个中国王朝放在东方一边,比它实际的位

① 广东、福建、浙江,包括安徽和江苏、山东和南京(南直隶)及相当于今河北和北京的北直隶。(以上为原注。清无南京省,应为江苏省。——译者注)

② 贵州、江西,包括湖南和湖北在内的湖广以及河南。

③ 即今我国的台湾省。下同。——译者注

置远约 500 法里。^① 这是用肉眼无法发现的。但是，我们在东海岸所作的观测结果不允许对此有所怀疑。因此，中国距离欧洲比原来认为的要近得多。

如果后来的观察家能够把我们和它拉近这么多里，很快我们就用不着作这么长途的旅行了。而那些热烈期望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就不必那么劳累来满足好奇心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做到。而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观测和皇家科学院的结合自然是无可挑剔的。除非曾那么严厉指责我们做法的沃休斯先生^②亲自改变，没有别的方法。否则，我有可能在他的新中国地图上看到中国在日本的那一边，而日本就在墨西哥旁边了。

除了这两个根本性的错误外，还在所有特定的城市的位置上犯有错误，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路易大帝中学的数学老师古耶神父处有我留给他的我的观测记录，他可能很快将其公之于世。然而，阁下，您一定乐意知道这个王国真正的面积。从广州起，我们确认它位于纬度 23 度以上，至北京，纬度达 40 度，从南到北共占纬度 17 度，但我们定为 18 度，因为在北京以北，广州以南至王国的边境，还有约 20 法里。这 18 度约计 450 法里，即王国的纬度之长。由东到西的经度也不少于纬度，约 400 法里宽。这个测定是准确的，是建立在精确的观测基础上的。

阁下，正如您所见，我没将福摩萨岛、海南以及其他小一些的岛屿计算在内，它们加起来也算得上是个大王国了，辽东也未计算在内，因为它位于长城以外。关于高丽、东京湾和暹罗，他们事实上是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的。除此以外，中国皇帝指定他们的国王或在国王登基时予以承认；但是，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实际上，无论

① 1 法里相当于 4 公里。

② 伊萨克·沃休斯(1618—1689)，神学学者，克里斯蒂娜王后的图书管理员，后为温莎的议事司铎。过着自由派的生活；是一个赞扬中国的人，甚至是一个“中国狂”，他的作品 *Variarum Observationum Liber* (1685) 曾引起轰动。书中为了证明他对中国的赞赏，他肯定了古代中国历史的真实性。

在土地的肥沃、城市的美丽宏伟方面,还是在人民的思想、礼仪、宗教及风俗习惯上,他们都与中国很不相同。因此,中国人认为他们各方面都低于自己,把他们看成是野蛮人,避免与他们通婚,以及与印度人通婚,担心由于姻亲关系而失去某些古老高贵的东西。

我也不打算谈鞑靼^①了,它已部分归属中国,这使中国国力大大加强。因为鞑靼人勇敢而机智。另外,尽管鞑靼布满森林和沙漠,它并非不毛之地。那用作毛皮的美丽的黑貂皮、狐皮和虎皮,那医用的树根和药草,那用来武装军队的无数的马匹,都是中国贸易不可或缺的资源。然而,不管中国人在鞑靼获利多少,他们总是因为不得不与这些鞑靼人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而极为不快。只有了解他们的虚荣心和他们由于自己的伟大而形成的愤懑情绪,才能想象鞑靼人加给他们的奴役造成的极端屈辱。因为,大人,您知道,鞑靼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人。您可能尚未拨冗了解这么伟大的征服是怎么实现的。

16

这里,我简短地向您介绍事情的经过:

东鞑靼的众亲王之一(这里有许多这样的王爷),他的臣民称为满洲人(Mouantcheou)^②,经常在长城附近与汉人进行贸易。他们曾向北京政府状告汉族商人对他们的不公平交易,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于是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进入辽东以进行报复。皇帝方面则派去一部分近卫军队,战事进行了一段时间,双方互有输赢,实力不相上下。一个姓李的中国人利用这个时机,在离京城最远的几个省份造了反。^③有无数不满者追随的暴乱,在占领了好几个大城市后,有如山洪爆发,蔓延到全国,竟然直驱北京,因为知道皇帝最精锐的军

① 文中所谈及的鞑靼指今我国东北、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满蒙大片土地。——译者注

② 金朝(1115—1234)立国的女真人的后代,蒙古东部的女真人于17世纪初征服了满洲里,并于1635年称满洲人。他们的首领皇太极,仿中国朝代的模式建立了大清王朝。就是这个政治和军事组织使满洲人得以取得政权,并将中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③ 李自成于1644年建立了昙花一现的大顺土朝。

队已经出关。崇祯皇帝^①身边尚有七万军队,但几乎全部被暴乱者的使者所收买。因此,当有些人以各种借口把皇上留在宫中时,另一些人则向反叛者的首领打开了城门,于是,一切被置于血与火之中。当可怜的皇帝发现自己被出卖后,他决定率领仅剩的六百名近卫离宫出走,至少能手握武器光荣战死。然而,这六百人中竟无一人愿意追随他。想到最大的灾难莫过于落入叛军之手,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女儿,撤退到后花园中。他用自己的血在衣襟上写道:“我的人弃我而去,随意处置我吧,但放过我的子民。”然后,一刀将年幼的公主砍倒在自己脚边,随后,他自缢在一棵树上。女儿的呼喊和泪水本可以让最野蛮的人心肠变软,比起最残暴的敌人,他对女儿的作为更不公平,对自己更为残忍。

崇祯帝死后,所有人都屈服于篡权者的脚下,惟有远在鞑靼作战的吴三桂^②亲王,他永远不肯承认篡夺王位的人,宁可摧毁专制政权,也不愿与人共有。新皇帝^③在辽东对他进攻包抄未能奏效。为了最后迫使他投降,把他的父亲抓来带上手铐脚镣,并宣称如果他再不投降,就当着他的面处死他的父亲。这个伟大的人认为亲王名声更胜于父亲的生命,他牺牲了个人的亲情而保全了自己的忠义气节。目睹父亲洒出的鲜血更激励了他的斗志,使他决心要为家国报仇。他请求鞑靼人的支援,并暗中与之议和。当他看到通过这个联盟他有可能实现报仇的宿愿时,他就一往直前向敌人冲去,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但是,王位篡夺者虽然残酷无比,却更是个胆小的鼠辈,他不敢同时对阵两支军队而撤回北京。在放火烧毁皇宫及所有他第一次

① 崇祯,即明思宗(1628—1644),明朝的末代皇帝。

② 吴三桂(1612—1678),中国正统主义的将军。在与满洲人结盟打败李自成后,他看到满洲人已实际掌握了政权。为了平服他正统主义的热情,满洲人封他为“亲王”,并任命他担任云贵两省的军事总督。他举兵攻打逃避在云南的忠于明朝的军队(1657—1661)。但是,由于手中权力的扩大,他举兵反叛清政府(1673),并在南部省份建立了周朝,周朝于1681年被清帝国军队镇压所粉碎。

③ 指李自成。

狂怒下剩余的一切之后，他满载着掠得的帝国的战利品和老百姓的唾骂逃往陕西省。人们费尽力气也未能追上他。因为他左藏右躲，隐藏得很妙，人们甚至不知道后来他怎么样了。

然而，鞑靼人进了北京，并转变了百姓的思想使之有利于清朝的统治，他们甚至恳求满洲人管理帝国，后来，或靠武力或靠机智，鞑靼人成了帝国的绝对主人。很难说到底人们更该推崇什么，是在世界上最艰巨的事业上成功的鞑靼民族的勇气和政治，还是中国人的胆怯和内部的不和睦，他们屈从于不久前还不愿认作自己臣民的一小撮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该小看任何东西，这真是太正确了。全部人类的伟大都是在变化中，除了命运的盛衰，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名为崇德的鞑靼王^①没有来得及享受他征服的新战果，在进关时死去，留给他的弟弟阿玛王(amavan)^②管理国家和培育他年仅六岁的儿子的重任。就是这个阿玛王在侄儿未成年时完成了各省的归顺，以他的勇气、智慧和成功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王者，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忠诚和无私。他本可自己掌握国家大权，他却待他的侄儿一达到执政年龄，便把帝国交到侄儿的手中。而且，像过去使自己成为帝国主宰时一样致力扶持侄儿登上王位。^③

他通过两个民族的联合缔造了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尽管并非整个鞑靼都归属于中国皇帝，但组成鞑靼的大部分国家都服从于他，并向他称臣纳贡，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另外，过去号称鞑靼大可汗的这个强大而令人生畏的皇帝，连中国人都臣服于他，这真是非同小可。连与中国人有那么多交往的康斯坦斯先生都和我们一样地不知情，那么欧洲人了解甚少，是用不着感到惊奇的。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记载而确信鞑靼就臣服于一个皇帝，而中国人只是靠礼物和金

① 即皇太极。

② 此处似指多尔衮，当时外国传教士称之为“阿玛王”。——译者注

③ 顺治(1644—1661)，清朝的第一位君主。

钱保护自己不受他的侵犯。这使我明白,在游记的写作上,再谨慎小心也不为过。而且,一旦你相信传闻,你几乎总是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中。

自从中国与莫斯科大公国议和以后,根据关于边境所达成的协议,准确地辨认帝国的边境是不难的。边境就确定在 55 度线上。在条约里,延伸在北边和东边的剩余地区依然是界线不清的。^① 因此,从海南南部端点到属于中国皇帝的鞑靼顶端,我们发现这个皇帝的领土延伸达 900 法里^②。所有这些土地并非同样耕作过,但是可以肯定对宗教而言,到处都可以有收成。所有的传教士,如果他们全部的力量都应用到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他们都能把自己的热情有益地发挥出来。

50 我们一踏上宁波的土地,就得到足够的信息,知道我们在那里可以做的善事。我们把这一切看成是家长分给我们做的那一份工作,正准备进入角色并享受这种优待,却得知总督认为允许我们离船是件坏事,决定把我们遣返印度。他并给宁波的巡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威胁信。同时,他也向北京的负责外国事务的,并且一向以反对基督教著称的一个大衙门报告我们的到来。尽管我们向他陈述了我们来中国的真实意图,但他在信中谈及我们时,却不怀好意地只提有五个欧洲人出于好奇或兴趣,无视法律,企图在浙江定居。于是这个衙门决定把我们驱逐出境,并根据惯例向皇帝呈送了决定,以便得到皇帝的确认。

如果这一命令得以执行,我们就全完了。不仅如此,连那些曾善意接待我们的宁波的官员也脱不了干系。总督是个吝啬人,又仇视基督徒,他有可能得到我们的全部行装,而为了惩治我们的船长,他会把全船货物没收,下令要我们立即撤走,并且是让带我们来的船长

① 中俄的第一次冲突通过 1689 年缔结《尼布楚条约》而结束。和平谈判的中间人是中国使团中的两名耶稣会士张诚神父和徐日升神父。

② 这 900 法里和法国在同一纬度上,即同在纬度 25 度上。

把我们运走。这样,因我们而破产的这个人肯定会把我们抛入大海,我们决无生还希望。

幸好我们在刚到达宁波时就采取了防范措施,否则,我们面临的危险将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曾写信给意大利传教士、耶稣会士传教团的巡按使殷铎泽神父,请他接受我们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传教。洪若翰神父也曾就我们的到达知会南怀仁神父,并请他指导我们在一个尚不了解的国度该如何待人接物。这位神父有充分的理由置我们的请求于不顾,让我们自行其是,并一切顺从天意。因为,如果他保护我们,他就会冒触犯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险。他曾接到他们的信,而这些信件显然既违背葡萄牙国王的意愿,又不符合基督的慈悲之心。但是,一个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拯救偶像崇拜者的人,对待从世界另一端赶来支持自己工作的弟兄们的性命是决不会漠然视之的。当他接到我们的信时,皇帝正远在鞑靼。为了让皇帝得知我们的到来,他不得不写了一封信交宫中侍从呈送皇帝。他将纸条塞进一个应该交到皇帝手上的纸盒里。正如神父所料,皇帝打开盒子,发现纸条,读到了它。因此,当大衙门呈上决定以得到皇帝批准时,皇帝已得到庇护我们的请求,回答说待回京后再议此事,并且又继续打猎消遣了十五天。皇帝的迟迟不作答复使得那个部的官员们大为惊奇。因为,依照惯例,皇上同意或不同意这类请求,一般要在三日内批复。南怀仁神父对他的信能否成功,对皇帝读信后作出什么决定更为忧虑不安。至于在宁波的我们,每天期待着神意的决定,我们努力祈祷,希望通过这个方法使掌握皇帝的心灵的那个人保佑我们。

使团巡按使殷铎泽神父对总督使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也在杭州^①他的教堂里为此举行公开的祈祷。因为他确信无辜者的呼唤和从他们口中发出的赞美之词对上帝具有的特殊感动力,所以,他每天在教堂里聚集基督徒们三至十岁的孩子进行

① 杭州,位于浙江省。

祈祷。孩子们在多次匍匐跪拜之后,全体向上天举起双手,口中重复着别人教他们的话。他们反复地说:

“上帝,降怒于那些不了解您的民族和您的名字不被祈求的王国;但是,请保护像我们这样崇拜您的人,不要把为了公开承认您的圣名,为了弘扬您的圣名而从世界的那一端来到这里的您的仆人遗弃给野兽。”^①

这些话在天真无邪的孩童们的口中常常重复着,总是能感动得基督徒们热泪盈眶,尤其是殷铎泽神父,他的眼泪洒在上帝面前,并发出呻吟声,这是只有最热诚的来华传教士之一的他才能发出的呻吟。他有幸在异教徒的法庭上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以基督神圣的名义忍受铁索和镣铐、监狱和流放。^② 因此,惟有他能为我们博得上天的赐福。

皇帝还未回到京城,就从南怀仁神父处得知我们是他的教友,我们的数学知识可能对皇帝陛下有些用途,这使得皇帝说出“需要驱逐出去的不是此类人等”这句话。他召集了有亲王参加的秘密会议,和大臣们做出决定,要以某种隆重的仪式把我们全部召至宫内。旨令下至礼部^③,我所谈过的部就叫这个名字。而礼部则把旨令下达杭州总督以付诸实施。这样,由于这特殊的天意的眷顾,那曾经想把我们屈辱地赶出中国的人,不得不亲自为我们打点进入中国的事宜,并且还以比他的权限所能达到的更为优越的条件,使我们在中国定居下来。对他来说,这是极大的悲哀,特别因为他的所为不仅对我们丝毫无损,反而由于他那不真实的情况汇报冒着在皇帝面前失宠

^① *Essunde iram tuam in gentes quae te non noverunt. Psal 73. Ne tradas bestiis animas confuentes tibi. 73.*

^② 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于顺治初年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激起伊斯兰教天文学家的忌妒,因为长期以来,这一工作是专门由他们负责的。康熙未成年时,一位中国伊斯兰教徒杨光先曾指控汤若望阴谋反叛国家。于是,一场最恐怖的对基督徒的迫害接踵而来;全部传教士被驱逐至广州(1665—1671),惟有钦天监的成员例外,他们被抛入监狱,基督教被禁止。

^③ 礼部,负责典礼、礼仪、殿试、与藩属各国关系以及宗教等事务。

的危险。因此,他不得不迫使自己转而执行皇帝的旨令,在接见我们半个月后才下定决心将皇帝的旨令告知我们。

我们在宁波的长时间逗留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官吏有所了解。有些官员给我们送礼,另一些人请我们吃饭,而所有的人都表示对我们特别尊重。我们利用这段时间竭力为宗教效力,启发人们美好的情感。但是,对这些血肉之躯,世俗之辈,想要他们去品尝上天的美好是很难的。然而,总督的一个做法开始给我们传教带来一线希望。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这一地区,五个月来滴雨未降。中国人用以灌溉土地的溪流、沟渠都干涸了。由于干旱,人们担心发生饥荒。当地的僧侣不断上供祭祀,官员们也竭尽全力以使神祇们息怒,快快降雨。他们为此求助于我们,请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做法。他们获悉基督徒们此时会谦逊地、热诚地祈求天地的主宰。他们曾相信以集体的祈祷或许能迫使他们的偶像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祈求的神祇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于是,总督大人终于决定只祈求大自然所服从的惟一的上帝。他知道我们在房子里开辟了一个相当清净的小教堂,我们每天在里面向一些神秘的神祈祷。他派人询问,他是否可以前来和我们一同祈祷。

我们回答道:

“他可以来。不仅如此,我们还衷心欢迎他治下的所有百姓效仿他的榜样。我们甚至可以事先向他保证,如果他的祈祷是真诚的,他的信仰是强烈的,他很容易得到他的所求。”

从这时开始,我们决心将我们的小教堂着意打扮一番;我们还采取其他措施以使这次行动的成果更加辉煌。总督属下的书吏告知我们,他的主子将于翌日清晨来我们这里,因为八点钟时,他将率领他的全部属下前往附近的一座山去祭龙^①。我们对他的决定异常惊异,于是,立即派通事告诉他,基督徒的神是一个珍惜自己声誉的神,他不能容忍和别人分享仅属于他的荣誉,不能容忍把对他的信任寄

① 龙,皇帝的标志,也是雨水的施与者和丰产的象征。

托在泥塑像或一些无能的造物上。我们谨请他鄙弃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齿的这些民间迷信活动,而仅专注于上帝的宗教仪式,这才是理智之人所要做的。我想他倾向于接受这些看法。但是,他早已向其他官员说过的话,怎能就此弃而不顾,个人的尊严阻碍他否定自己。于是,他遵从了他内心可能否定的伪神祇,而抛开他刚刚开始承认的真正的上帝。

阁下,此时,我们为偶像崇拜者的盲目而忧虑不安,为魔鬼刚刚战胜我们所激怒,于是,我们想到效仿沙勿略神父的榜样,建议官员们在城市中心竖起一座巨大的十字架。我们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我们保证以我们的虔诚祈祷换来他们极其需要的雨水;第二,如果上帝降此恩惠于他们,他们就要与全城百姓推倒偶像,只承认基督徒的上帝。在我们当中,根据个人所受启示不同,对这一提法的理解也各自有异。一些人,充满着长途旅行中无数危险面前所受到的天意奇迹般的援助而激励起的信念,丝毫不怀疑这一神圣事业的必胜性;另一些人,缺乏同样的激情,确信在上帝尚未明示其他道路时,谨慎应是我们的一般准则,认为我们不能做任何使宗教冒险的事情。因此,我们只能在内心深处感到痛惜不已,祈求上帝,若不降雨,就将耶稣基督带来大地以激励所有人民的天火播撒。

正当我们忙于启发人民对神圣宗教的尊重和热爱之时,总督在考虑如何执行圣旨的问题。他指派宁波的巡抚全面负责我们从宁波至杭州的旅行事宜,为我们提供船只,命一名小吏护送我们,以免我们途中缺少什么。这是个长达五天的行程。我们和行李以及随行人员都顺利到达杭州。没有发生被怀疑携有贵重物品的外国人一般所常遇到的意外事件。在我们到达时,杭州城那些曾极其关注我们事件的基督徒比以往做得更好。他们成群结队来河边迎接我们,并且,像是对凯旋的胜利者一般,一直从河边把我们护送至教堂,他们表现出的热情胜过了谨慎,他们还未经该省传教士殷铎泽神父的同意,就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抬四人大轿。我们坐上轿子身不由己,任人把我们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他们也不告知他们的意图,而我们由于

不通语言,也就无法要求他们给以说明了。但是,一旦他们半强迫、半机巧地把我们放进轿子里,我们就再也无法出来了,只能随着队伍走,毫无办法。他们还带来十至十二个乐手,举着号走在队伍的前列,然后是骑马的护卫,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子。另一些步行的护卫像是手持长矛和梭镖;在他们后面是四名官员,头顶都打着一顶红漆华盖,上面写着:奉诏进宫大学士。我们走在队伍最后。四周簇拥着大群基督徒和被好奇心吸引到这新鲜景象中来的异教徒。我们穿过整个城市,也就是说,我们这样行进了好几里地,由于未能预见教徒这种不得体的热情而感到非常难堪,决心到达后要责怪一番。殷铎泽神父在他的教堂门前等候我们,然后,把我们一直带向祭坛。我们下跪九次,叩首至地以感谢上帝的热诚恩宠,因为是他奇迹般地引导我们不顾敌人的阻挠,跨过海洋,来到这块希望之乡。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找到众多的信徒,并通过殷铎泽神父对他们说,我们对他们的爱的表示非常感动,他们对主的热情也使我们深受感化,但是,他们接待我们的这种铺张方式与基督徒谦卑的精神不怎么符合,只有异教徒才这样用世俗虚荣的装饰品庆祝自己的胜利,而基督徒只用上帝的名字庆贺胜利。这些善良的人跪倒在地,请求我们为他们祝福,用这种方式回报了我们。这种热情,还有中国人在愿意时所做出的比任何人都强烈的谦虚表现、虔诚的神情使我们心软了,我们因高兴和热情而流着泪。大人,我向您承认,这短暂的安慰可以让我忘记所有的磨难。

但是,当我们终于能退出人群,并享受到殷铎泽神父的拥抱时,真是不知有多高兴啊!上帝借用他专门的周密安排使我们进入中国,我们尊重在他身上耶稣基督的忏悔者的光荣标记,这是他在北京的监狱里,铁索镣铐下被打上的烙印。我们更为他的文雅、谦逊和慈爱所感动,这一切曾助他赢得所有基督徒的心,也一下子迷住了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把他尊为完美的传教士的典范。在杭州期间,由于我们的与特使身份同样重要的奉圣旨入朝的身份,使得我们不得不拜会当地主要的官员。曾经公开反对我们进入中国的总督不

好意思见我们,着人告知我们,迫于急务没有荣幸与我们相见;相反,鞑靼人巡抚却用千百种友好的表示接待了我们,伴随着友好的表示,还有一份贵重的礼物。

然而,当我们要出发时,总督因接待我们的不周,担心我们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特地为我们派来轿子,把我们一直送上他为我们准备的上等船只。他命一队双簧管乐手和几名号手伴我们同船进京。他甚至还馈赠 10 皮斯托尔^①给我们,并交给我们一个叫 cam-ho 的朝廷特令,根据此命令,如果我们走水路,所到之处都要为我们提供备好的船只和六十二名挑夫,而如果需要,如河水结冰迫使我们取道陆路,还须加派挑夫。除此以外,所经城市,都要提供约值半皮斯托尔的盘缠。尽管这点微不足道的钱还不够他们实际支出的十分之一,但是,由皇帝为重要官吏支付费用的做法就是这样的。另外,总督还命一官吏护送我们直至京城,并监督各地按我们的奉诏身份给予我们享受应有的待遇。我们迫使自己不去享受这一切也是徒劳的。尽管我们本身未曾做过任何贡献,天意使我们所处的境地不容我们拒绝。

我们乘坐的船只属于二流,内宽 16 法尺,长 70 法尺和相应的高度。除了厨房、船老板及其家小的卧室(因他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住房),还有一间我们用餐的大厅和在同一层面的三间卧房,六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里面。板壁都是重新漆过的,挂有画和金灿灿的装饰。每天的行程是这样的:船一起锚就管号齐鸣,然后燃放一种由三个炮筒组成的礼炮,^②声音比大火枪发出的还大,并不同时连放,而是每放一炮,号手就奏一曲军乐,就这样,在船启动以后连续演奏一段时间。每当我们遇上一艘官船,或当船驶近村庄,他们就又奏起乐来。而每当船或因逆风,或因夜晚降临不得不停靠时,就摇铃,并

^① 皮斯托尔(pistole),法国古币名,相当于 10 个利维尔(1 个利维尔相当于 1 古斤银的价格)。——译者注

^② boete,小型铁制迫击炮,一般公众欢庆活动时燃放。

像清晨那样鸣炮。对官员来说,这不仅是荣耀的标志,也同时是一种消遣;但对我们,这是一场十分不悦耳的音乐会,可以说是最惹人厌的,为人家以为给我们的荣耀,我们吃尽了苦头。

此外,护送人整夜为我们守卫。请看是如何进行的:晚间约八时许,我们船泊靠的村庄的居民十至十二人沿运河边列成一队。于是,我们的船老板出现在船的艏楼,并对居民就他们的职责发表长篇演说。他们的职责就是细心地维护属于皇帝的一切,保证官员的安全,因为官员保证国泰民安。然后,他向他们仔细说明可能发生的意外:火、盗和风暴,命令他们多加注意,并让他们对由于疏忽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居民们对每一款要求都无例外地大吼一声以示回答。听完训话,他们撤至离船稍远,仅留下一名哨兵在船旁。该哨兵在码头上巡逻,手中的两根木棍不停地相互敲击着,以表示他正在恪尽职守,并未打瞌睡。哨兵就这样敲打一个小时,直到他的伙伴来接班,把他替换下来。新上来的哨兵耍着同样的把戏,制造出同样的声音。这样,整夜都有雇佣来的人不让我们入睡。对于重要的官员,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然而,不得不承认,在所有的运输方式中,没有比我们这种更和缓的了。经过十三天的旅行,我们抵达扬州城,这里天气凉爽,我们有一直未曾离家的感觉。^① 前来迎接我们的有方济各修士,巴西勒主教先生的代牧主教,尊敬的阿莱奥尼萨神父和耶稣会修士加比亚尼神父。前者是为了在他的教区,以他高级神职人员的名义,向我们提供他能提供的一切,后者是以他的信誉和他的经验前来方便我们剩下的旅程。两人都知道我们有皇帝的旨令。他们要向我们介绍对中国伟大君主辖下的一切所应有的敬重。鉴于我们后来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帮助是那么必不可少,所以,我们怎么向他们表示感谢都不为过。

^① 我们到达扬州的时间是1月3日。——原作者注。扬州位于江苏省,沿运河而行,约350公里可达杭州。

我们就是从这里弃大运河而改走陆路的,由于河水结冰,运河已无法航行了。人们为我们提供了马匹,供我们代步,又雇佣了更多的挑夫,为我们搬运行李。大雪和严寒又迫使我们乘上轿子,后面还有骑马的侍卫跟随,以保证我们更加安全。我们每到一城就要更换挑夫,有时甚至在大的村子就要换。这简直是件惊人之举,所到各地几乎用不了一个时辰,就可找到一百多个挑夫,就像我们在法国找五六个人那么容易。越往北走,天气越冷,当我们到达中国最大河流之一的黄河时,天气已是十分寒冷了,人们不得不用一整天时间破冰。我们是费尽力气,冒着危险才渡过黄河的。我们1687年11月26日从宁波出发,到达北京的时间已是次年的2月8日;但是,由于我们途中在好几个地方停留过,可以说,真正花在旅途上的时间是一个半月。皇帝给予我们的所有礼遇,长途旅行的顺利成功,以及对我们的宗教由于我们的到来将会受到的很大好处,我们本该感到异常欣喜才对。但就在此时,我们得知南怀仁神父逝世的令人悲痛的噩耗。对我们来说,打击是沉重的。开始阶段,我们真是难以忍受这巨大的悲痛,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时间的流逝也未能使悲痛稍减,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是他为我们创造了进入中国的机会;此外,在把我们从杭州的总督手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也拯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更为敬重的是,他还以他的权势支持我们为上帝的光荣、为我们神圣信仰的建立而拟订的计划。再者,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因他的死而有所失。是他,用他的努力、他的热情、他的审慎重建了因最近那次迫害而遭破坏的、几乎完全解体的基督的宗教。他以对他们事业的关心,保住了原有信徒的热情,支持了新教徒使他们不再软弱动摇。他以他的推荐信使外省的传教士得到信任;他也拯救了受鞑靼人怀疑的澳门;^①在多个重要时刻他曾为之效劳的国家本身也该感激他。所

^① 澳门的葡萄牙人曾支持北京京城陷落后逃避到中国南方的明朝(1644—1661)王室的后代。1670年,南怀仁实际是作为葡萄牙代表团的译员派往康熙朝的,以争取获得对澳门租界地位以及商业利益的肯定,当时澳门几近毁灭。

以,欧洲人、中国人、皇帝,几乎都同样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神父。这位在东方受到尊敬的伟大的人值得阁下您了解。本打算此信仅介绍从暹罗到中国首都的旅行,然而,我无法搁笔,也许这些会更引起您的重视。谨此致深切的敬意。

您谦卑顺服的仆人

L. J.

第二封信

致德内穆尔公爵夫人^①

皇帝接见及北京城见闻

夫人：

只有像您那样具有无所不能的思想和为宗教不畏险阻的热情，才能如此兴致勃勃地关心在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您不满足于欧洲向我们提供的知识，您在最蛮荒的地方寻找一切奇妙而富有感化力的事物；我可以并非恭维地说，东方已不存在您不了解的奥秘和您尚未发现的美妙。

我从夫人那里了解到我们大部分旅行者所不知的事情，我本人就获益匪浅；当我来到世界的这一端，我不得不承认您的思想早已把您带到比我更遥远的地方。那么，夫人，对您早已了解的中国，我还能告诉您些什么呢？或许就剩下我此次旅行的某些特别之处了，也就是最近欧洲人的这次中国之行。鉴于所去的目的地，这次旅行所具有的新奇的特点吸引着我们。由于我不得不向一位部长汇报我们的行旅，这里，我不揣冒昧地将几天前写给他的信转录与您。我有幸写的这封信将是对殿下您的命令一如既往的敬意和尊重的继续和证明。

^① 玛利亚·德内穆尔公爵夫人(1625—1707)，德隆格维尔公爵与路易丝·德波旁之女。

当我们到达北京时，满朝上下正在为皇太后服丧：各衙门皆停止办公，皇帝也不接见任何人。但是，这位皇帝在按规定孤独地守孝二十七天后，派人至我们住所了解情况，并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这位官员本人对我们说了许多恭维话，特别提到皇帝对我们如同对待宫中的神父一样尊重和爱护，因为我们同属一个修会。

然后，他想知道法国人对他的鞑靼之行、对吴三桂的失败有何看法。吴三桂是个汉人反叛者，他给皇帝惹了不少麻烦。皇帝还问了科学发展的现状，想了解已达到何等精湛地步；欧洲近期有何新发明或重大发现。随后，话题转到皇帝打算为追悼南怀仁神父所举行的葬仪上，因为他是钟爱南怀仁神父的。夫人，这名字对您不会是陌生的，您积极参与有关东方宗教的事务，您不会不了解由于这位著名传教士的逝世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齐声回答道，我们对陛下给予我们的善意的款待深表感谢，但是，在中国人祭奠死者的礼仪中，有些是有悖于基督教的圣洁的。

官员反问道：

“怎么，如果陛下乐意这么做，你们会反对吗？”

对此，我们中的一人答道：

“老爷，陛下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可以命我们去死，但是，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丝毫有损于我们信仰的纯洁。”

官员接着说：

“关于这个，我没有什么可说了，但是，我奉命要你们按例在南怀仁神父逝世之际呈交你们的请求书。陛下以无比的恩泽很乐意专门批阅你们的请求书，并在需要时亲自为你们批改。”

所有呈送皇帝的卷宗都应用符合律条、习惯、说话人的身份和所研究事务的性质的词句，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对外国人就更难了。一词不当，一字用错，一个短语运用不甚合适，有时足以毁了一个官员的一生命运，有人就是犯了类似错误而丢了官，甚至哪怕只是不小心或不知情。皇帝对于这些礼仪俗套了如指掌，对我们在这方面的

才能表示怀疑,又不愿将此事托付他人办理,于是,以令人称羨的善意,愿意亲自拟稿,以便连最挑剔的人也找不出丝毫毛病。

几天后,这同一位官员又来向我们提了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他特别问到最近一次与荷兰战争的起因,以及著名的横渡莱茵河的情况。^①

他说:

“因为说到底,人们向皇上禀报的情况是不可信的。可能这条河并没有那么宽、那么深、那么湍急;也可能荷兰人不努力抵御胜利者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66 此时此刻,夫人,我们真想完美地掌握汉语以便能够宣扬路易大帝精神的伟大、他的好运和他的大无畏的精神。他的军队在他的指挥下战斗,受到他的榜样的鼓舞而无坚不摧。神父对给我们当通事的人讲了许多,让他相信,只有英雄人物才能创造和实现如此伟大的事业。我们对他讲的细节令他大为惊异,立即起身告辞,以便尽早向皇帝禀报。

临出门时,他又转身对我们说:

“先生们,我刚刚听到的一切真是太奇妙了,而我所看见的也不差。这些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传教士与你们并非一国同胞,你们又非亲非故,他们却把你们看作是自己的兄弟,你们也把他们视为手足,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生来就相识一样;这仅仅因为你们被同一信仰所维系,这怎么可能?真的,这种爱德让我喜欢,让我不得不相信你们宣传的道理。”

这公开的声明足以让人相信这位官员已经离上帝的王国不远了,而且,他的确相信了。但是,唉,信仰有什么用?当我们没有勇气实践信仰的教导时,只能更增加我们的负罪感。

^① 1672年6月12日,在确信德国各省保持中立后,法国军队横渡莱茵河,袭击了对手荷兰,并一举攻下乌得勒支。荷兰人决米当堤坝,淹没该省,以阻止法兰西军队的前进。路易十四对纪约姆·德奥朗热的胜利的结果是第一次反法同盟(1672—1679)的建立。

如果我们是秘密潜入中国的，我们就丝毫用不着和朝廷里的官员打交道了。但我们是按照礼部的指示来到京城的，礼部是王朝的几个大部之一，我们来的那个省的总督把我们交到礼部，我们要见到皇帝，正是要通过这个渠道。因此，一俟宫里大丧完毕，我们便被传唤面见礼部官员，并命令我们带上全部仪器，以及他们已有名册的其他机器。皇帝不愿我们未经他的许可而做任何事情，得知消息后，派人告知我们，展示我们的仪器是不合时宜的，并说我们甚至可以用不同借口谢绝亲自前往。但我们还是去了，因为，人们三番五次地邀请我们，我们认为不该以不合时宜的拒绝得罪这么有权势的礼部，它是外国人天生的审判官，而且它已经被宗教深深激怒了。

礼部尚书大人的几个代表以许多特殊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坐下，官员们客气地请我们先于他们喝茶，然后他们自己再喝。他们对使节是不这样做的，正如葡萄牙籍神父徐日升向我们保证的那样，几年前，这位神父曾亲眼见到葡萄牙国王是怎样被接待的。^①

这次拜访确切地说只是一个形式：人们只是希望能够向皇帝禀报我们已按旨意到达京城。因此，见过礼，阁员们就请我们翌日进宫，他们将在宫里了解有关我们的一切。

第二天，我们按时到达，在一个官员们聚集并等候召见的宽大的院子里，我们呆了好几个小时，礼部尚书给我们带来他呈给皇帝的请求书的批复。批复是写在上了油漆的，裹在黄塔夫绸里的一块木片上的。^② 批复准许我们依照召见时最初的命令，在我们愿意的帝国的任一省份住下来；然而，礼部却可以把我们交给其他的神父，他们将在皇帝认为合适的时候，把我们引见给皇帝。

但是，这位皇帝的意图并不是让我们离开北京；相反，他要把我们全部留在宫里。他说得十分明确，我们只好求助于徐日升神父的努力和机智，才得以避免了一次风暴的到来。这位神父当时是传教

① 大概指 1670 年的葡萄牙使节。

② 清朝时，黄色是王朝的颜色。

团的领导。看到好儿座教堂由于缺乏人员而遭遗弃,我们深为不安,我们确信将会给外省极大的帮助;另外,他也了解我们对宫廷生活的憎厌,我们曾不断向他表示过。这一切,以及其他原因使他有效地在皇帝处周旋,为我们请求恩准。他的热情使他想出各种办法,终于使这位好心的皇帝松了口,他对神父说:

“然而,咱们至少得来个二一添作五,朕给自己留两个,由你给朕选,留三个归你分派,你该没什么可抱怨的了,朕把大部分人都归了你。”

至此,我们尚无荣幸觐见皇帝,必须等待礼部完成各种手续;但是,一旦礼部尚书把我们分到神父手下,两个宦官就来到翰林院,知会徐日升神父第二天带他所有同伴到指定的皇宫中的一个院子候旨。人们已教会我们此类场合的种种礼节;我们已经成了中国人,用不着再培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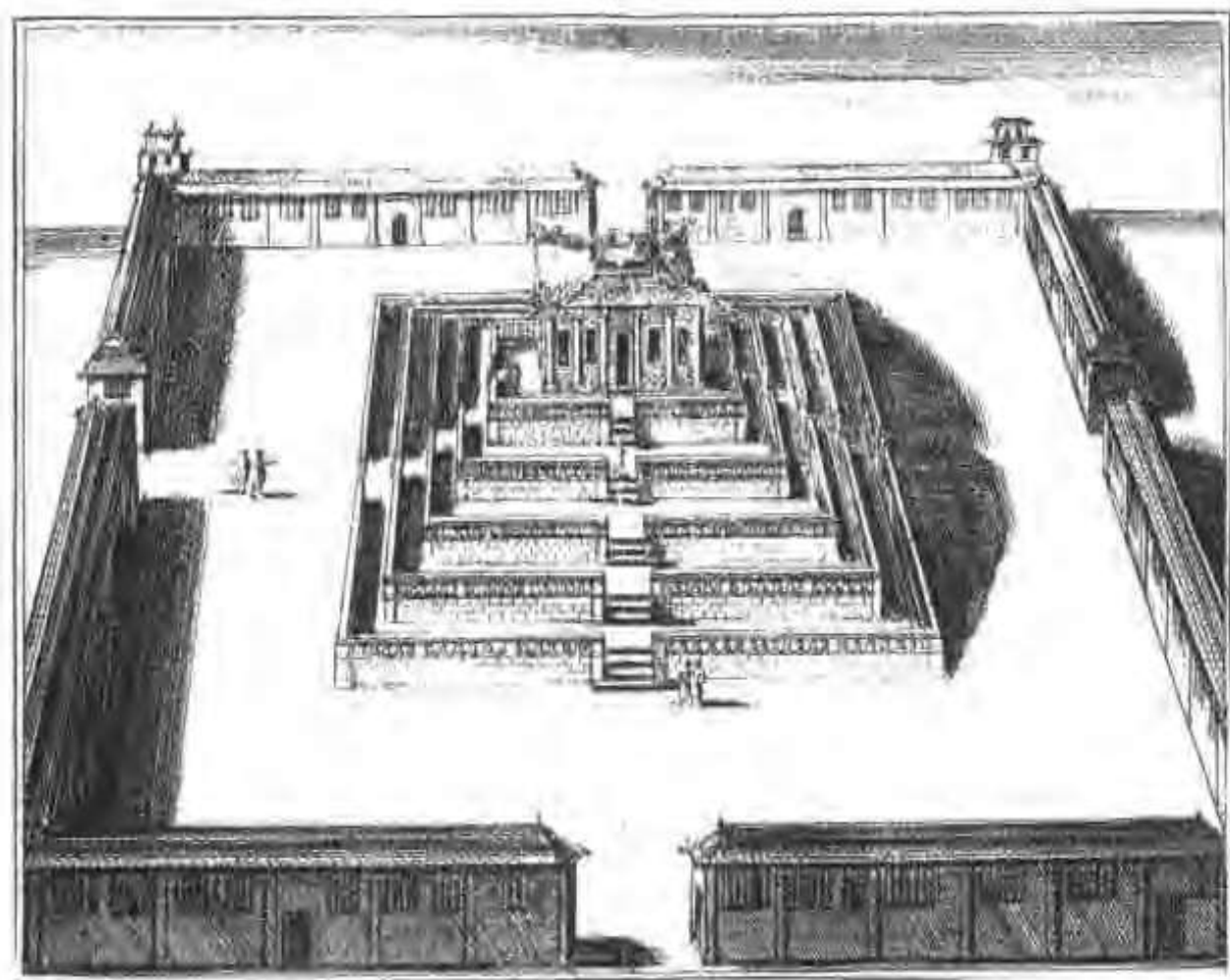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乘轿子直到皇宫的头道门外,从那里,我们得步行穿过八进院子。这些院子长得惊人,四周是不同建筑风格的住所,但是,十分一般,不够漂亮。那些建立在过道门上的方形亭,看上去倒有几分雄伟壮丽。从一个院子进入另一个院子的门惊人地厚实、宽大、高敞,十分匀称,由于时间的流逝,白大理石台阶已不那么光滑美丽了。其中一个院子中横穿着一条流动的溪流,我们走过几座同样是大理石修建的桥,大理石更白,雕刻得更为精致。

夫人,很难详细叙说并描述这座令人喜爱的宫殿,因为它的美不在于组成这座宫殿的建筑物,而在于由建筑物组合的奇妙的整体,没有尽头的院子和建筑得有规有矩的园子的结合,的确显示出庄重,并表现出这里主人的权威。

惟一令我吃惊的是,在众多摆设中显得很奇特的是皇帝的宝座。这是我记忆中的构图:在一个大院子的中央,有一个高坛,一个特别大的方形土台,四周不与任何建筑物相连,底座上四周有护栏,其做工是相当符合我们的审美观的。第一基座上又建一座较小的土台,也装饰有与第一基座相似的护栏。这座土台就这样一直升高至五

层，一层比一层小。上面建了一座砖砌的方形大厅，覆盖着琉璃瓦的屋顶也是支撑在四面墙上，一排排得整齐的上油漆的大柱子，环抱皇帝的宝座而立，并托着屋架。

这些宽大的土台，五层白大理石的护栏，一层叠在一层之上，当阳光照耀时，像是处在熠熠闪着金光和红光的宫殿的环抱中，特别因为它们位于一个个大院子的中心，在几排住房的环绕中，确实显得壮丽威严。如果在这幅图上再点缀上我们建筑物固有的装饰，和给予我们建筑物那么多高低起伏的立体感的美丽的简朴，那将是艺术为颂扬最伟大的国王而建起的最美的宝座了。



中国皇帝的宝座位于皇宫中一个大院子中央的五层基台的大理石基座上。

经过一刻多钟的步行，我们终于到达皇帝居住的宫殿。大门并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但前厅却有雕塑、金光闪闪的饰物和大理石制品，饰物之洁净、图案之美丽，更显示材料的精美。至于房间，由于皇帝还在居丧，看来是完全未加修饰，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除了皇帝本人。他按鞑靼人的方式，在一个台上，或者说，一个3法尺高的台上，盘腿坐在一个仅罩着白毯子的沙发上。单色调的毯子与我们的毛毡很相像。沙发占据整个房间的一端，且与之同宽。他的身旁放着书、墨水和几支毛笔；他穿着黑缎子袄，里子衬着黑貂皮；他的左右好像站着两列年轻的宦官，他们的衣着相当随便，未携兵器，双腿一前一后交叉站着，双臂恭敬地下垂，紧贴着身体的两侧。皇帝就是准备在一个人可以选择的最简朴、最谦虚的状态下出现。他似乎更乐意我们注意他对太后母亲的孝顺，以及失去她使他感到的悲痛，而不愿意在他习以为常的伟大辉煌的氛围中会见我们。

我们一进门就加快步伐向前跑去，因为必须跑到房间那一端，面向皇帝的地方。此时，我们并排站成一行，双臂下垂在身侧，站了片刻。

然后，弯下双膝，两手相握举至头顶，双臂和肘也抬到同样高度，我们弯下身軀三次一直到地。礼毕，我们又站直身軀像开始时一样。稍过片刻，还得重复一次同样的礼节，直到人们叫我们往前走，跪在皇帝的面前。

这位圣明的皇帝，我真不知如何表达我对他的和蔼可亲的赞叹，他询问法国的面积及现状、我们旅程的长短和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以及官员对我们的态度好坏等等。然后，他对我们说：

“看看朕还能给你们做些什么。你们希望从朕这里得到什么？你们不要拘束就在这里向朕提出来。”

我们向他表示了谦卑的感激之情。我们请求他接受我们作为感恩的表示，有生之年，我们将每天每日举起双手，向上天为他祈祷，为他的帝王之尊、为他的王朝祈求真主的祝福，惟有主能使世上的王者获得长久的幸福。



康熙：中国和鞑靼的皇帝。时年41岁。画像作于其32岁时。

他像是满意我们的答复,允许我们退下。退出时无任何礼节。亚洲最伟大的君王的垂见,我们对他的尊敬并未影响我们相当注意地盯着他看,一面又担心过于随便会获罪于皇上。在中国,有关皇帝的一切,人们连小错也不能犯,所以,我们觐见前曾请求允许我们对皇帝注目。

在我看来,皇帝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比欧洲自炫身材匀称的普通人稍胖,但比一般中国人希望的稍瘦一点;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国人式的细小的。嘴很美,面孔的下半部长得很好。他的气色也很好。人们可以发现他的举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气派,使他与众不同。

从皇帝那里出来,我们进到另一铺了大理石、相当清洁的房间。一位宫里的官员向我们敬了茶并以皇帝的名义赠送我们100皮斯托尔。这点馈赠对于中国皇帝这么伟大的人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该国的习俗,这就不算少了。在这里,大老爷们有句格言,多挣少出,或一毛不拔。作为对我们的补偿,他给予我们很多的荣誉,他派一名官员把我们一直护送至住所。

22 夫人,我得向您承认,当您看到自己得到宇宙间最强大的君主赞誉时,除非对尘世完全无动于衷,才会不为某种暗下的得意所触动。然而,还是不要完全用世俗之人在此情况下的情绪衡量我们的心情吧。

在这里,君王们的恩赐一般与利益相连。众所周知,荣誉总是伴随着某种更为实惠的东西,而一个朝臣,比之期望从皇帝那里获得更多的财富来说,一个好听的字眼或一个亲切的表示,显然意义不大。但是对于我们,作为教徒和传教士,我们并不怀有这些期望。我们把这世界上的一切,尤其是新世界可能给予我们什么辉煌,都看得一文不值。

确实,上帝有时喜欢通过他的使者给宗教带来荣誉,也常常以同样的方法使新入教的教徒在失望时增强信心。新教徒们在宗教上就像一群孩子,需要通过这些自然的慰藉做好准备,以应付考验和诱

惑。甚至异教徒们也因此而准备接受基督教的最初的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我们为皇帝给予我们的特殊的款待而感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使这种款待对我们变得更容易接受了。

您对崇拜偶像的人民的君主如此公开厚待宗教大概会感到吃惊吧。而且,可能您更想知道他如此对待我们的动机。这种善心大概源于长期以来,他对北京传教士所形成的敬重:除了科学使他们成为受欢迎的人外,他一直承认在他们身上有正直和善良的美德,以火一般的热情为他服务,对他的意愿的忠诚(当意愿与宗教无关时),他们的令他极其崇尚的淳朴的生活,还有那宣扬真正上帝的强烈愿望。

尤其是他确信这正是他们所有做法的惟一的动机,不顾别人设法让他产生对它的反感,他暗暗高兴能为基督教的建立做些事,他想的是以任何别的方法,他都无法补偿神父们给予他的服务。

因此,南怀仁神父临终前留下呈送他的信中,除其他事外,还写道:“陛下,臣虽死犹幸,因为臣把一生的分分秒秒皆用在为陛下效劳了。但臣谨恳请陛下,在臣死后,记住,臣所作所为之惟一目的,即在东方最伟大君王身上获得世界上最神圣的宗教的保护者。”

夫人,可能您已读到某些诽谤性的文字,人民无法用别的名词称呼这些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耶稣会士被说成是吝啬和野心附体的人,他们跑遍世界是为了以亵渎神灵的和可耻的买卖发家致富。您一定不会感到奇怪,这些诽谤总是和小团体和异教的思想紧密相连,他们不满足在欧洲迫害宗教,竟然来到世界的这一端诋毁我们。而我们努力在这里建立一个神圣和纯洁的宗教,一个和从我们的神父那里接受的同样的宗教。但是,您一定乐意知道我们正摧毁的偶像崇拜本身也愿意为我们的诚意佐证,而且,如果中国人看见这里对他们的传教士的描述,他们也会难以认出他们的。但是,在您殿下面前并不需要为他们辩护。

在发生在北京的所有事件中,没有什么比得上南怀仁神父的葬礼更感人、更荣耀的了。葬礼曾因皇帝的特别命令而推迟到皇太后的丧葬事宜完毕之后。继南怀仁之后出任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徐

27 日升神父曾对整个丧礼做过描述。夫人,我确信您会饶有兴致地阅读我对他的描述所做的摘要,这不仅因为,它将使您了解这种情况下丧礼如何进行,而且,特别因为它将使您认识一个由于他的功绩而闻名遐迩的人。下面就是徐日升神父文章的大致内容:

“上帝出于善心乐于从现今乏味的生活召回弗拉芒人费尔南·韦尔比埃斯特神父,以使他享受对圣徒的回报,想要说明他的逝世给全体在华传教士造成的悲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说明他是如何等的优秀品德和巨大的服务博得人们的尊重和感激则是更为困难的。

“且不谈他其他的优点,人们尤为赞赏他伟大的心灵。在最残酷的迫害中,它支撑着他。他总是能战胜我们神圣信仰的敌人。人们一开始就请他担任钦天监监正,而他接受这个职位是为了能够重整当时完全处于毁灭境地的传教团。^①

25 “他实际上使得传教士们的地位得以恢复,在经过长期流放后,他们终于重新回到自己的教堂。他把正在兴起的迫害扼制住,也预防了另几起造成威胁的迫害的发生。当官员们了解此情后,都很尊重他;皇帝让他在身边工作三个多月,每天与他在书房度过三四个小时,他们谈论科学,尤其谈论数学,皇帝对他的品德和能力也给予高度评价。

“正是通过这些谈话,这位狂热的传教士试图启发皇帝对宗教的热爱;他向皇帝解释最崇高的奥秘;他使他注意神圣、真理和必然;这位皇帝受到真理的感染常常反过来说他信仰一个上帝。他甚至用书面证明他的信仰,特别指出,王朝的宗教在他看来全是迷信的,偶像则什么也不是。他预见到,终有一日,基督教将从他的废墟上站立

① 此处所说的迫害是指在康熙尚未成年时,由杨光先的指控所引发的那场迫害。除在钦天监任职的耶稣会士被投入监狱外,所有传教士都被发配到广州。但是,1669年南怀仁神父成功地证明了在欧洲人之后,任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在天文学方面的无能,南怀仁又被恢复职务。事实上,无可怀疑,年轻的康熙皇帝想要动摇摄政王们的监护权,利用这次机会清除了钦天监内支持摄政的中国天文学家的势力。

起来。一位大学士在他的作品中胆敢把欧洲人的宗教划归在中国流行的异教一类,皇帝的父亲表示异常不满,于是皇帝亲自删去那几行字,并且声称他将使全国知道他所做过的事。

“南怀仁神父的威望很高,所以他能将几世纪之前建造在天文台上的旧仪器拆除,而按他的意见安装了其他的仪器。他制造了铸铁的炮,后来这些炮曾拯救了这个国家。^①他承建了许多工程,全都于民有利,或适合于满足皇帝的好奇心,可以说,在这后一点上,他真是竭尽至今艺术及科学发明之最奇妙、最精巧之妙处。

“整个朝廷的人都把他视为这一时代最灵巧的人;但他们更为他的谦虚美德所感动。的确,没有人比他更温和、更谦卑了。他在所有人面前都很谦卑,特别因为似乎所有人都竭力抬举他;他对世俗之事一无兴趣,除非与宗教有某种联系。此时,他好像换了一个人,像是被一种新的精神所激动,他的神情、言语、感情,一切在他身上都变得伟大,称得上是一个基督英雄。有时连皇帝本人也似乎惧他三分,无法容忍地说:‘他表现得有些过分,可能连朕也不得不表现不满了。’这种神圣的勇气来自于对上帝的强烈的信仰和极端的信任;任何事也不会让他灰心丧气,哪怕他单枪匹马,没有任何的支持与援助。 76

“他常说:‘必须时刻记住基督教的两大道德行为准则。第一,尽管似乎一切都支持我们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只听任谨慎支配我们的行动,我们必败无疑。第二,哪怕全世界武装起来以毁坏上帝的伟业也不足为惧,面对全能的上帝,一切都是脆弱的。但如果有上帝相助,一切都会成功。’

“因此,无论从事什么,他都会祈求上帝的帮助,尽管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忽视基督徒的理智和审慎的做法。

“这样,他的热情变得一日比一日更纯、更炽烈,他只想着把信

^① 康熙皇帝的军队在1675年用这些炮粉碎了吴三桂的反叛。随后,南怀仁神父又同时被任命为工部的官员。

仰更坚固地建立起来。一切和宗教无关的事,如果人们强迫他去承担,会成为他的磨难。他取消一切无益的访问和谈话;他不能忍受人们花时间阅读一些奇谈怪论的书,他甚至不常阅读来自欧洲的新闻,一般说来,这对远离欧洲的人是颇具诱惑力的。他满足于人们用简洁的语言告诉他的要点;他整日并经常彻夜不眠为教士书写慰藉信、训言信、介绍信,经常为皇帝和宫中大老爷们做各种事务,编订王朝历法,年复一年,不倦地计算着星宿的运动。

“所有这一切,加上对各个教堂的关怀和操心,大大削弱了他的体力。尽管他原本体质不错,他还是心疲力竭,但这并未阻止他为宗教的发展制定伟大的计划;他还计划在最偏远的省份,在东鞑靼,直至在高丽王国建立教会。惟有死亡才打断了他的设想。

“关于他个人的行为,下面是人们所注意到的。他一进入修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徒,他遵守教规,恪尽职守,顺从敏捷地接受修会长们的启示,尤爱学习和退省,甚至在社会上纷繁忙碌的事务中,他也保持这些特点,显得和独处时一样,习惯于沉思默想。

“他一生思想敏锐细腻,甚至严格得近乎拘泥,所以,不会有人比他更审慎小心,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面对那些着意在圣徒和天使身上吹毛求疵的人。为了保持他的清白无瑕,除了他经常进行的大量的肉体上的苦修外,每当他着官服外出,从来不会忘记带上一件粗糙的苦衣或一条铁链,而且他常常说,着世俗的衣服在天使面前出现而不同时穿上耶稣基督的服饰,对一个修士来说是可耻的。

“他天然地具有宽容之心,当需要为他人提供必需品时,他的慈善之心是无边无尽的,但是,他对自己却极其苛刻,哪怕是锦缎裹身,他还是喜爱过贫穷的生活。因为总是从近处观察他,皇上常派人给他送去衣料,并命令他用这些料子,穿着更洁净些。他的床寝、他的桌子、他所有的家具与他的官位很不相称;但当关系到履行修士身份赋予他的职责时,他把官职看得一文不值。他甚至声称,如果不是希望通过当官而在偶像崇拜者心目中成为宗教的领袖,从而把他们的渴望吸引到自己身上,并第一个去承受迫害的重担的话,他永远都不

会接受这个任职。

“有朝一日能为耶稣基督而死的期望使他爱上他的身份，人们从他虔诚的文字中可以读到极其强烈的殉教的愿望。看来，对他来说，为了成为殉教者，只差赴死一途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已是殉教者了，因为，他正用无法得到殉教的人感受到的无尽折磨的心灵的呜咽，向上帝祈求它。

“在默思时，他常常这样说，上帝，请将我放在那些想要，但又未能为您播撒热血的位置上。我不如他们清白无辜，不如他们品德高尚，不如他们勇敢；但是，您可以把他们的功罪，以及更多的功罪，也全加诸我身吧。借助天主无限的仁慈，我才敢于奉献我的生命。我的主，我曾有幸以您神圣的名字，在黎民百姓中，在朝廷里，在宫中各部，在锁链的重压下，在监狱的黑暗中听取忏悔；但是，如果我不用我的血为这些忏悔者画十字祝福，那是远远不够的。”

充满着如此壮烈的感情，由于实践基督教的道德而无比虔诚的他，最终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他开始时表现为虚弱倦怠和身体的全面衰竭，最后转为肺病。御医给他用药，特别是用中国极其珍贵的补药，使他得以支撑了一阵。但是，他体温越来越高，无奈，只好听凭自然的摆布。他虔诚地接受临终圣事，使所有人为之动容；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所有在场的人同样充满虔敬和悲伤之情。

皇帝在前一天刚刚失去太后，当他得知南怀仁神父的死讯，又一次悲从中来；他要将他的葬礼推迟至宫中太孝结束以后；就像中国死了人那样，他派遣两位尊贵的王爷代替他向死者告别，以纪念死者。他们在停于大厅的棺木前下跪，以面触地叩首数次，然后，他们大放悲声，发出长长的呜咽声，这是这里的习惯做法。随后，在一再表示哀伤之情后，大声宣读了皇上亲自执笔写的对死者的颂词，然后，这颂词要挂在死者身旁。颂词是这样写的：

“朕内心认真考虑，南怀仁神父自愿离开欧洲来我天朝，他一生很大部分时间为朕效力。朕应为他佐证，在钦天监任职期间他所作

的预测,无一不得到验证,总是符合天体的运动。除此以外,他严格遵行朕的旨意,无论做任何事,他都表现得准确、刻苦、忠诚。工作上,自始至终,坚忍不拔,始终如一。——听说他身染疾患,朕便派去御医。但是,当朕得知死亡的长眠终于使他离我们远去,心里感到强烈的刺痛。朕特着人送上二百两黄金和几匹绸缎以备葬礼之需。朕愿此上谕成为朕对他诚挚友爱的见证。”

32 一品官员及宫中的好几个王爷也都学皇上的样子,一些人在大幅的缎子上写上颂词,悬挂在停放遗体的大厅里;另一些人则送来礼品;所有人都为他痛哭流涕。最后,待葬礼之日一经确定,几乎人人都愿为之做些事。^①

天刚亮,皇上就派来他的皇丈,同时也有他的皇叔和当朝最重要的王爷们,随同前来的一位内宫的侍从和五位官员以代表皇上。他们到后都是首先在遗体前下跪,并嚎啕很长时间,直到一切安排妥当准备出发前往墓地。

葬礼队伍由南门附近出发,通过一条宽约100法尺,长1法里的笔直的街道去往北门;这条街的中间横插另一条完全一样的街,一头直抵西直门,离我们要去的墓地所在处约600步远。这块墓地就是当年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神父,而蒙当今皇帝的特殊恩典,在上一次宗教迫害后赐还给我们的。^②

34 人们首先见到的是挂在30法尺高的地方的一面大幡,上面用金色大字写在红漆底色上的南怀仁神父的名字和官衔,像是下面盛大仪式的标志。接下来是装饰着燕尾旗的大十字架,由两排身着一色白服的基督徒护着,^③他们一手举着一支燃着的蜡烛,另一手握拭泪的手帕。异教徒们通常在此情况下只是假哭,但是,这些参加丧礼

① 葬礼定在1688年3月的第十一天。——作者自注

② 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利玛窦(1552—1610)逝世后,明朝万历皇帝(1573—1620)赠地一块给耶稣会士,并允许为他举行“国”葬。汤若望和南怀仁也同样葬在此处。现在,人们还可以看到三位神父的墓碑。三人的墓就在现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译者注

③ 全白或无色,是中国丧服的颜色。

的人经受着损失,情不自禁地洒下真正的泪水。离十字架不远走着同样的两排人,在两行烛光照耀下,人们举着镶在用几块绸缎折成不同式样做成的椭圆形镜框里的圣母像;随后,人们举的是使徒米歇尔^①的画像,也有同样的装饰。再后面就是着丧服的基督徒,他们沿着街的两侧行进,同时虔诚地祈祷着,这样的送葬仪式甚至也激发了异教徒对我们信仰的珍贵标志的崇敬之情。

紧接着的是皇帝亲笔书写在一大幅黄色缎子上的对南怀仁神父的颂词,一群基督徒环绕着它,两排请来参加葬礼的客人恭敬地随在后面。最后是灵柩,棺木是用普通木料按当地习俗上漆涂金制成,由六十人抬着,传教士、朝廷钦差和一大群王爷、官员伴随,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送葬的队列达一千步长,两旁有数不清的老百姓排成人墙在观看,他们惊奇地看到,甚至在王朝的京城里,基督徒的仪式战胜了异教徒的迷信。

到墓地后,着白色宽袖法衣的传教士们在官员的注目下开始宗教的祈祷;人们几次洒圣水,并奉上普通的香烛,然后,遗体被放进一个很深的墓穴里。墓穴为方形,四周修有结实的砖墙,最后有拱门将其封闭。这是一间地下的寝室。用圣经的话,对神父来说,这正是他“永生之家”。在墓前作了相当长时间的祈祷之后,我们又跪着听取了国丈代表皇上对我们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南怀仁神父对国家恪尽职守,皇上对此深信不疑。特派我和诸王爷们今天当众表示,以便众人知晓皇上对他本人的特殊的恩宠,以及对他逝世的悲痛。”

这隆重的葬礼,信徒们的不断嚎啕,为我们自己的巨大损失,也为皇上的特殊恩宠,我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个个热泪横流,王爷只得催促我们作答。最后,徐日升神父代表大家作了下面的答辞:

“大人,并非悲痛使我们说不出话来,而是皇上巨大的恩典让我们感动得张不开口;当我们看到这伟大的君主把并不相识的、派不上

^① 中国传教使团是在主保圣人米歇尔的庇护下的。

什么用处的,甚至还可能惹麻烦的外国人看成有如自己的臣民,我们还能说什么,想什么呢?皇上爱护我们有如自己的子女,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生命;他不仅用他的赞扬、慷慨,以及朝廷里最伟大的王爷们的光临使死者荣耀,并以他的悲痛使死者不胜欣幸,这是无法估价的荣誉。除此以外,大人,且不提皇上的恩宠我们无以为报,我们又怎能回报您代表皇上向我们宣读旨意之举呢?我们谨请您禀告皇上,我们今日悲痛涕泣,是因为只有我们的眼泪才能表达我们对皇上的爱戴有多深,同时,我们不敢启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人们向皇上禀报了葬礼的情况。几天后,礼部向皇上呈上一份请求书,请求皇上同意颁给这位知名的死者新的荣誉。皇帝不仅恩准了请求,并下旨称,对一个功绩如此卓著的外国人,不应按普通人对待。第一次会议就拨款 700 金埃居为南怀仁修建陵墓;并决定在一块大理石的墓碑上刻写御笔亲书的颂词,并再一次派遣官员以朝廷名义对死者表示敬意。最后还赐给南怀仁神父一个新的称号,也即一个比他生前官位更高的荣誉称号。

皇帝一面致力于使他在地上获得荣誉,一面向上天为他祈祷。这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因为皇帝从未像此时那么关心宗教。他不断派遣他众官员中的一个前来向神父们了解另一个世界里灵魂的状况,了解地狱、天堂、炼狱的情况,了解上帝的存在、天意及救世的手段;似乎上帝特别使他激动,并产生了习惯出现在归信宗教前的那种神圣的心绪不宁。然而,并未产生任何结果。这一神圣时刻并未到来。但是谁能知道,南怀仁神父的祈祷及后几位虔诚传教士的关心,没有加速上天对这位伟大的君王发出的昭示的实现呢?

此致崇高敬意

您谦卑顺从的仆人

L. J.

第三封信

致富尔斯登堡主教大人

城市、建筑物以及中国最巨大浩繁的工程

大人：

在世界上目前存在的帝国中，中华帝国一直辉煌卓著，主教大人对有关它的一切不能一无所知，否则就是对它的显赫地位应有知识的忽视。

这大约就是为什么阁下您仔细了解它的情况的原因，也是您今天希望得到某些有关城市数目、规模、居民总数、公共设施的优美以及宫殿的特殊建造格式的专门记载的原因。

这足以看出大人您对公共事业与生俱来的天赋，同时丝毫不减弱您对艺术，特别是对建筑术始终如一的雅兴。我们在这方面已有完美的典范，表现在，在您的命令下建立在莫达夫、萨弗恩、伯尔尼、圣日耳曼的杰出的建筑，特别表现在宏伟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建筑上。^①

由于公务之需我不得不走遍几乎整个中国。五年中，我已行程二千法里。在您所想了解的方面，可能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满足阁下的要求，并向您讲述在这方面所应该持有的大体上正确的看法。下

88

① 此处指斯特拉斯堡大主教，富尔斯登堡的威廉·埃戈翁(1629—1704)。他建立了培养耶稣会士的中学，并支持耶稣会修会反对冉森教派的斗争。

面就是我认为比较卓越,因而值得介绍的事物。

北京,即北方的京城,是中国的首都,是历代皇帝宫廷所在地。这样称呼它以区别于南京,另一座巨大的城市。南京,即南方的京城。过去这样称呼南京,因为皇帝曾住在那里,就像是住在最美丽、最舒适、在帝国位置最佳的城市里;但是,由于不安于现状的好斗的鞑靼人的不断入侵中原,迫使朝廷迁都到北方的省份,以便皇帝能够随时亲率最庞大的一支御林军抵御外侵。^①

这就是建都北京的原因。北京高于水平面40度,位于距离长城不远的富饶的平原上,濒临东海。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之与几个美丽的省份相沟通,北京的部分衣食就来自这些省份。

北京城呈正方形,过去周边长4古法里。但是,自从鞑靼人在此建都以后,迫使中国人迁往城墙以外。不久,就在城外建起一座新的城镇。由于新城是一个细长形状,使北京城形成一个不规则形。所以北京城是由两个城组成的:一个称之为鞑靼城;另一个名为汉人城,与鞑靼城面积一样大,但人口要多得多。两城加起来,周边长达6古法里,各边长3600步。这些尺寸是准确的,因为这是皇上专门命人用绳子丈量出来的。

大人,这对于那些仅了解欧洲,想象中巴黎是世界最大,可能也是最美的城市的人来说,似乎太离奇了。然而,两城的确差别很大。根据比莱先生及受命于市府的先生们为巴黎建造新城墙所作之地图,巴黎城最长的部分不过2500步。^②因此,即使假设它是正方形,城周也不足8000步。也就是说,巴黎比鞑靼城的一半还小;因此,巴黎至多相当于北京城的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式房屋一般为平房,仅一层,而巴黎的房子

① 蒙古人的不断入侵中原迫使永乐皇帝(明朝)于1421年建都北京。

② 彼尔·比莱(1639—1716),建筑师。受沃邦之委托,绘制了一幅《巴黎地图》(1677) 沃邦的建造新城墙的计划从未付诸实施。

是一层叠一层,假设有四层之高,那么,北京城容纳的住宅不会多于巴黎,甚至,稍少于巴黎,因为北京的街道无可比拟的宽阔,皇帝的宫殿极其大,且居住人口并不多,其中还有能供20多万人用的粮库,以及大面积的草房和小型房屋供大学上考试时使用,加在一起,就使这城市变得异常巨大了。

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巴黎和北京人口等量,因为中国人住房异常拥挤,甚至二十人,或二十多人挤在我们仅容纳十人的面积里;看来,这点也是必定无疑的,因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多得令人害怕。所以,在许多地方,阔人出行时,前面总有人骑马开道,否则,他们常常被迫驻足,前进不得。

.90

几乎到处一样。甚至在通衢大道上,道路也常被堵塞。当您看见骡马、骆驼、车轿和一二百人在各处聚集,一起听评书,您真会以为整省的人都压上北京来看什么特别节目来了。可以肯定地说,从表面现象看,我们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与之相比,也成了僻静的去处了;尤其,通常人们认为妇女的数目超过男人很多。然而,在这外出的神奇庞大的人群中,您却从来遇不到一位女士。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从表面现象作出判断,认为两城市中的居民不过六七百万。而实际上距真实情况甚远了。

大人,以下就是我的一些想法,或许会使人明白,不应该单纯从出现在大街上的人群来判断居民的数目。

第一,每天有大量农民从附近各地进京,带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东西。由于城内无河道沟渠贯通,货物的运输全靠车拉人扛,所以,车把式、马车、骆驼以及其他负载驮运的牲畜的数量大增。每日清晨开启城门时和夜晚落锁关闭城门前,都有大群外来人进出城门,人数之众,几乎总是不得不等候多时才能通行。不过,所有这些散在街上的人是不该计算在城市居民的总数中的。

第二,在中国,大部分工人从业于私人作坊。比如,您需要做一件衣服,裁缝清晨到您家,晚上则返回自己家。其他一些工人也似这般晨来夜往。他们往返不绝于市,寻找营生。甚至连铁匠为了一般

.91

的活计也往往扛来自己的工具：铁砧和炉子。这自然增加了往来的行人数量。

第三，所有人，甚至生活条件极一般的人，平日出人也是骑马坐轿，后面跟着好几个佣人。如果在巴黎也这样，官员、绅士、律师、医生、有钱的市民出人也总是侍从成群，环绕左右，巴黎的街道怕是要拥塞不通了。

第四，当一位大官出行，他的部属皆依礼跟随其后，以致每每形成仪仗队列。宫里的老爷们和亲王们外出，也是一支庞大的马队随行。而由于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入宫，仅他们的仪仗就可能填满城市的一大半了。

不可否认，这些中国特有的习俗，使街上的人数极大地增长。因此，尽管人口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北京却显得人口稠密，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巴黎的住房比北京多。因此，当同样大的空间，我们给十个人住，这里就必须容纳二十至二十五人是实情的话（因为他们住得比我们拥挤得多），就只能得出结论：北京人口只有巴黎人口的两倍左右。这样，我认为可以说北京人口是二百万，而丝毫不必担心与真实数字相去甚远。^①

我在人口问题上着笔这么多是因为我注意到，这是历史学家们研究最少的一方面。没有什么比仅仅靠目测和想象的数字更骗人的了。在注视天空时，人们会以为星星的数量是无限的，而当你真的去数一数，你会惊奇地发现你能找到的星星是那么少。一支十万人的大军驻扎时，显得像是一个世界，甚至连身在其中的人，如不注意，也容易出错。

还是亲自调查研究好，而不要随大流，特别在中国，人们习惯以百万计数，尽管在这方面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字，然而只要乐意，还是可以做到相当接近真实，这样就不辜负向你提问的人的好奇心了。

① 路易十四时代，巴黎人口为 50 万。

这座大城市的街道都是笔直的。最大的街道宽约6~20法尺，长一法里多，两侧几乎皆为商业铺房，铺内摆满丝绸、瓷器和漆器的商店形成一道美妙的风景。中国人的一个习俗使店铺变得更为美丽：每位商人都在店门前的一个支架上放上木板，板高约7~8肘^①，涂色的、涂清漆的或常常是涂成金色的，上面用大字写上店内所售货物的名称。几乎等距离排列在房屋门前两侧的那些壁柱形成一个有些特别的柱廊。这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是一致的。在一些地方，我还见到一些这样的“壁柱”，那么洁净，就像是要把街道装饰成戏剧中的一个场景似的。

然而，有两样东西损害了街道的美观。一是街道与两侧建造得不好且低矮的房屋不成比例；二是街道上的黄泥和尘埃。在其他方面那么文明的中国，在这方面可看不出文明体现在哪里。无论冬天夏天，对出行的人都是不方便的。也部分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外出才骑马坐轿。烂泥弄脏人们的靴子，尘土则附着在靴面上，尤其是那种用油涂过以增加光彩的绸缎料子上。过往的马匹掀起的灰尘始终像一层厚厚的浮云覆盖在城市之上。这层尘雾渗透进房屋，钻进封闭最严的办公室，不管你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桌子及其他家具上总是布满灰尘，人们设法减轻这种不便，不断向街上洒水，但是，依然无法解决这个麻烦。清洁和健康都还得继续受害。

在所有形成这一大都市的建筑物中，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宫。我曾有幸对阁下提起过。下面，我再作些补充，以便您有更确切的了解。皇宫不仅包括皇帝的寝宫及花园，而且还是一个小城市，其中朝廷的各级官员们有各自的私宅，还有许多工人住在“城”内，为皇上效力和受雇于皇上，因为，除太监外，任何人都不能在内宫的套房居住。外城四周有高墙环绕，与内宫之间还有一座稍矮的墙相隔。房子均极矮，比鞑靼城的房子要逊色得多。惟有房主的身份及身居宫中的方便使这些住所更受青睐罢了。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1肘为从肘部到中指指端，约等于半米。——中译注

内宫是由处于同一水平上的九个大院子组成,全部在一条中轴线上,这里我未将侧翼作为办公室及马厩的房子计算在内。连通院子的门是大理石的,上面均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大亭子,屋顶尖端的亭子的构架成为相当奇特的装饰。这是用很多块木头叠砌而成的,向外突出,呈挑檐状,从远处望去,产生相当美的效果。

院子的侧面都是封闭的,或建有一排排的小住所,或修些长廊。皇帝的府邸更不一般,粗柱支撑的牌楼,通往前厅的白大理石的台阶,覆盖着光彩夺目的琉璃瓦的屋顶,雕刻的装饰,清漆金饰,墙饰,几乎一色大理石或陶瓷铺设的路面,尤其是组成这一切的数量极大,所有的东西都具有一种华丽庄严的气势,显示出伟大皇帝的宫殿的气派。的确,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凡事留有余地的观念,在各种艺术上均有表现,这使任何一件作品与实际都不那么相符。套房之间缺乏浑然一体的联系,互相没有呼应,装饰也无规律可循,没有我们宫殿那种既华丽又舒适的相辅相成的美感。再有,随处可见一些无以名状的玩意,恕我冒昧地说,那是一些欧洲人不喜欢的、会使对真正建筑术稍有品位的人反感的東西。

某些游记像谈论杰作似的对这些建筑喋喋不休,这都缘自写这些东西的传教士,他们大约在欧洲没见过更美好的建筑;或者是由于长期客居中国,已是习以为常了。因为,如果不在意,开始令人反感的東西,习惯成自然,假以时日,也就渐渐变得可以忍受了。加之想象力作怪,一个在中国居住达二三十年的欧洲人,比来中国短暂停留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所见所闻作出的判断更缺乏可信性。近朱则赤,近墨则黑。说话语调再好,和说话不规范的人日夜相处,久而久之,自己也会变得怪腔怪调;品位高尚的人和毫无品位的人常相厮守,也谈不上好品位。

在宫门前和各通道的侍卫手持大刀作武器,其数量也远不如我想象的多;但是,有惊人数量的官吏和王爷们上朝进宫办理公务。过去,所有宫内住所全住满太监,他们的权力由于政府的软弱几乎是至

高无上的,亲王们无法忍受他们的专权;^①但是,在最后几代皇帝时,尤其到了清代,鞑靼皇帝当位时,宦官们受到很沉重的羞辱,就不再是朝廷里的头面人物了。他们当中年轻些的当了侍从,其他人在宫里住所担当最低贱的职务,他们被迫打扫住所,维持住所清洁,稍有不周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负责对他们进行监督的人一点小事也不饶过他们。

我们不了解皇帝究竟有多少妻妾嫔妃,因为其数字太大,也无正式规定,外人从来难见庐山真面目,也几乎无人敢于询问有关她们的事。这都是外省的官吏选送的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一旦入宫,她们就与自己亲人割断联系,甚至连自己的生父也不能见面。她们当中大部分不为皇上所知。这种无终止的,强制的孤独,为博得皇上宠幸而搞的阴谋诡计,笼罩后宫并散布猜疑的嫉妒,人人心中怀着憎恨,所有这一切使她们几乎全部陷入深深的不幸中。有幸博得皇帝欢心的人,她们中的三人可能获得皇后的身份。一旦受封,她们与其他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们受到特殊的待遇,各享有一个独院,一批人数颇众的侍臣、侍女和宫廷贵妇的侍候。

她们娱乐享受无所不有。她们的家具、服饰、随从,一切均华丽无比。她们的一切幸福就是博得皇帝的喜爱。她们不必操心国事,因为她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对国家不起任何作用,她们也不会以她们的阴谋诡计或是雄心勃勃而破坏国家的安定秩序。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我们的很不相同,他们一般常说,上天让女人天生来温柔、有廉耻心、纯洁,以便能操劳家务,教育子女;但是,男人的天性是力量,是灵魂的伟大和思想的坚定,所以生来要治理世界。他们惊奇地得知在我们的国家有时由公主继承父王的伟业,他们微笑着对我们说,欧洲是女人的王国。

大人,以上就是皇帝宫殿的大致情况。关于它,历史上人们是那

^① 明代,自1450年始,宦官篡权,依靠农业税收政策发财致富,压榨百姓,文人官员的反抗和百姓的起义都未能奏效。宦官当政直至明朝的衰亡。

样赞不绝口。大概因为整个北京除皇宫以外,再也找不着其他建筑物值得一提了。所以,我敢大言不惭地说,如果称那些大人物的房子是宫殿的话,那简直就是我们词汇的堕落、降级。这不过是些很一般的房子,一些平房。的确,用作官员住所的房子数量之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豪华宏伟方面的不足。并非中国人不喜欢铺张讲排场,不会大手大脚,而是国家习俗所限,与众不同是危险的。这使得他们尽管不大情愿,也就不得不自我克制了。

我在北京时,有一位最大的官吏,我想他是个亲王。他曾盖了一座比别人房子更高更豪华的府邸,于是人们加罪于他,所有刑部的人都在皇帝面前指控他。正当当局审议此事尚未定夺时,该官员由于为后果担惊受怕,没等判决下来,就让人将房子推倒了。这是过去最伟大的君主国初建国时所实行的政策,而如果罗马人能坚持下来,他们可能至今在欧洲仍是比中国人在亚洲更为强大的人。

主持正义的法院并不富丽堂皇。院子很大,门很高,甚至还能看到些颇有品位的雕刻装饰,但是,内厅和审理庭则既不华贵,又不清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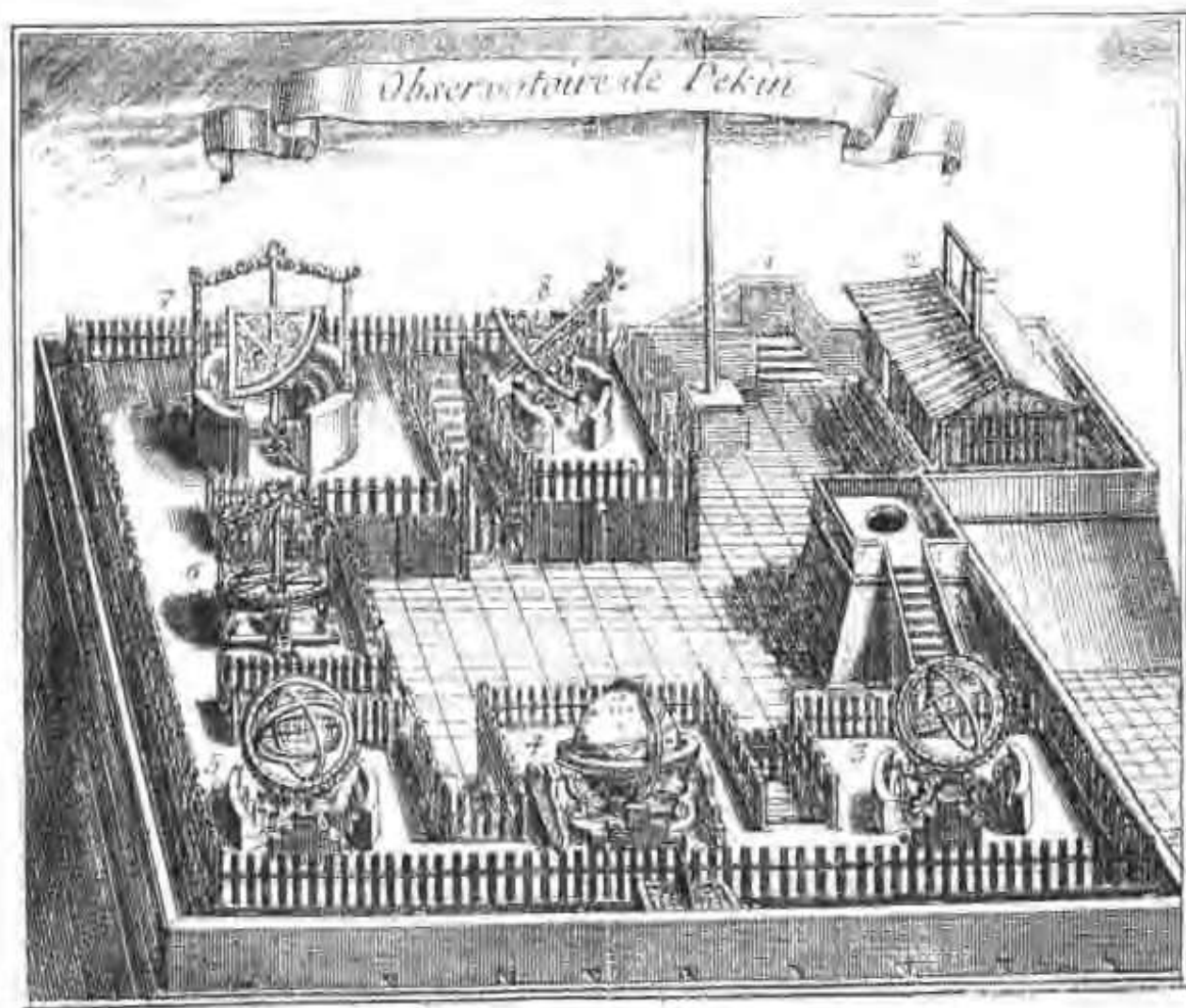
97 宗教倒是天然条件较好。随处可见用于偶像崇拜的寺庙,皇亲贵胄和老百姓一样迷信。他们花费许多银两建造庙宇,并用许多泥塑菩萨装饰寺庙。寺庙的屋顶由于覆盖一层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而更美丽,很是引人注目。房顶的边檐上有各种精工细作的动物形象,顶端还有同样颜色向外伸出的龙。皇帝在皇宫的外城建了几座庙宇,其中两座是先皇应太后之请求建造的。太后笃信喇嘛教。^①喇嘛就是鞑靼的神父,是所有和尚里最迷信的。^②

我们是不得进入这些寺庙的。因为人们告知我们,这种参观关系重大,基督徒会产生反感;所以,我们的好奇心只好向教化事业让步了。但是,我们至少想在东方那有名的,在所有游记中都提及的皇

① 指喇嘛佛教的和尚,征服蒙古人和满洲人的藏传佛教的藏文说法。

② 这是中国崇拜偶像的和尚。——作者自注

家观象台方面得到满足。下面请看我们最能干的数学家之一是怎样根据某旅行家的描述谈论这个观象台的。^①他说：“在欧洲，不论就地点的华丽，还是铜铸仪器的尺寸，我们都见不到任何可以与之媲美的观象台。这些仪器是七个世纪前铸就的，几世纪来就曝露在观象台的平台上，至今依然完整无缺，清晰光亮，就好像刚从炉中取出来的。刻度非常准确，布局很适合观察，整个制作非常精美。总之，似乎中国可以高高在上，蔑视其他所有国家。好像这些国家以他们全部的科学知识、全部的财富，也制造不出任何类似的东西来。”



1. 通往观象台的台阶 2. 观察师们的憩息室 3. 二分仪 4. 天体仪
5. 黄道浑仪 6. 地平经度仪 7. 大象限仪 8. 六分仪

① 见其几何学书简。——作者自注

98

事实上,如果中国以它的观象台的宏伟华丽,从六千里^①外蔑视我们,它是有道理的,因为,靠近了,它会为与我们相比而感到羞耻。我们到了观象台,抱着这些伟大的想法。以下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进入一个不大的院子以后,人们指给我们看一排居住着看管的住房。在入口右侧,我们登上一个很窄的梯子,扶梯而上,我们到达一个方形的塔楼。这是一个类似于我们过去常用来在城墙上筑防御工事的塔楼。实际上,它的里侧紧贴着北京的城墙,比城墙仅高10至12法尺。就是在这个塔楼的平台,中国的天文学家摆上了他们的仪器。尽管仪器数量不多,却占满了平台的整个空间。但是,钦天监监正南怀仁神父认为这些仪器对于天象观测毫无用处,说服皇帝撤换它们以便为他的仪器腾出位置。这些仪器现仍存放在与院子相连的一个大厅里,布满灰尘,被人遗忘。我们只是通过一个带栏杆的窗子看见它们;看上去,它们体积很大,铸造得很好,形状与我们的天文光环仪近似。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全部仪器。在旁边的院子里,闲置着一个青铜天体仪,直径3尺或大约3尺;从近处看,它的外形有些像椭圆形,刻度不太精确,整个制作也很粗糙。

99

在附近一个低矮的厅房里,造了一个日晷^②。高约8法尺的太阳光透过的缝隙是横向的,由两个铜片组成,悬在空中,两铜片旋转时可能互相靠近或分开,从而使开口放大或缩小。在稍低处,是一个用铜加固的台子,中央从上向下画了一条15法尺长的经线,经线被既不完美又不精确的横线隔开。桌面四周刻有小沟存水,以保持桌子的水平。这是中国制作的产品中我所见到的不错的一件,如果掌握在一位好观测者的手中,或许会有点用处;但是,我很怀疑中国人是否知道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更好地使用它。

这座观象台是老仪器,所以它不显得那么重要,加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外表以及建筑,就更不值得一提了。现在,南怀仁神父新安

① 此处作者用的是法国古里。1法国古里相当于4公里。——译者注

② 一块有孔的金属板,通过小孔投射太阳亏蚀的影像。

装的青铜仪器使它得以充实。新仪器又大,铸造又好,上面到处有龙纹装饰,布置得很方便实用。刻度的精确与机器的其他部分相适应。国家皇家科学院的新方法,在规板处设置瞄准用的镜片^①。在这方面,国内可能尚无可与之相比的仪器。但是,无论神父怎样细心教他们准确地划分度盘,中国工人,或是太粗心,或是没能忠实依照已经作上的记号,这样,我使用巴黎优秀工人的方法在辐线可能是1.5法尺的1/4圆周上计算,结果比塔楼上的辐线6法尺的还多。

阁下大概很乐意在图上一览观象台的布局。我制的图是很符合原形的,甚至远远超过雕刻术对它的美化,就像肖像画和铜板画所常有的那样,我可以说,雕刻表现不出全部的美。

但是,由于空间所限,不能将每个仪器清晰地显现出来。我认为最好莫过于把它们全幅画出来,并用简要的说明展现这些精美机器上的装饰及形状。

第一台机器:直径为6法尺的黄道浑仪^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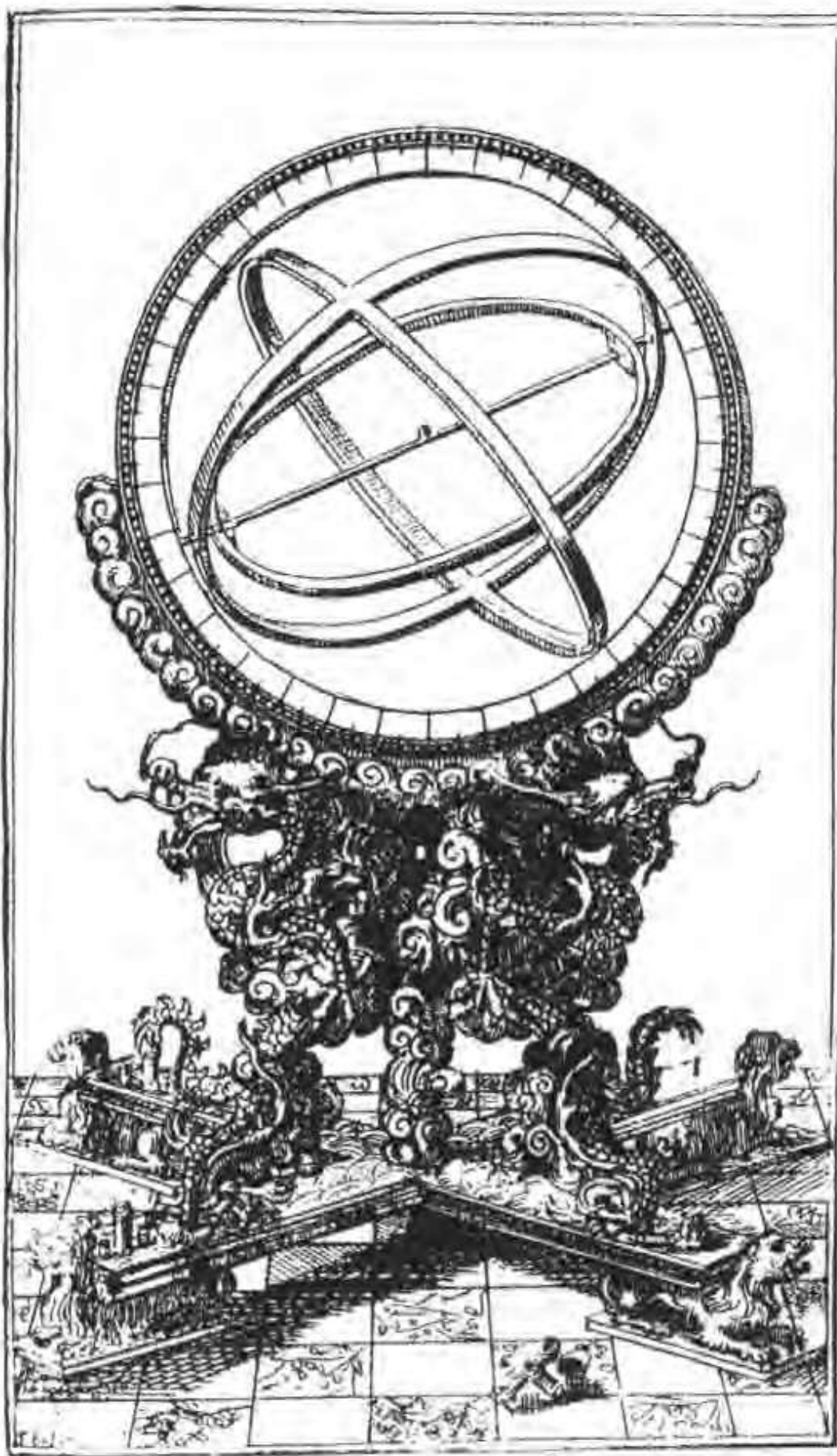
仪器由四个龙头托举,龙身经几番盘绕到达两根呈十字交叉的青铜柱的顶端,以承受机器的全部重量。选择龙这种动物,因为龙是组成皇帝纹章的动物。根据中国人对龙所形成的概念,四龙表现为在云的环绕中,龙角上覆盖着毛发,下颌有浓密的胡须,双眼圆睁,牙齿长而尖利,龙嘴大张并不断喷射着火焰。同样材料制作的四个小狮子蹲伏在四根柱子的顶端下,其头或伏或仰,依据用途通过下面的螺丝进行调节。刻度盘正反面皆分为360度,每度又用竖线分为60分,每分又用固定在上方的规板划分为每10秒一格。

第二台机器:直径为2法尺的二分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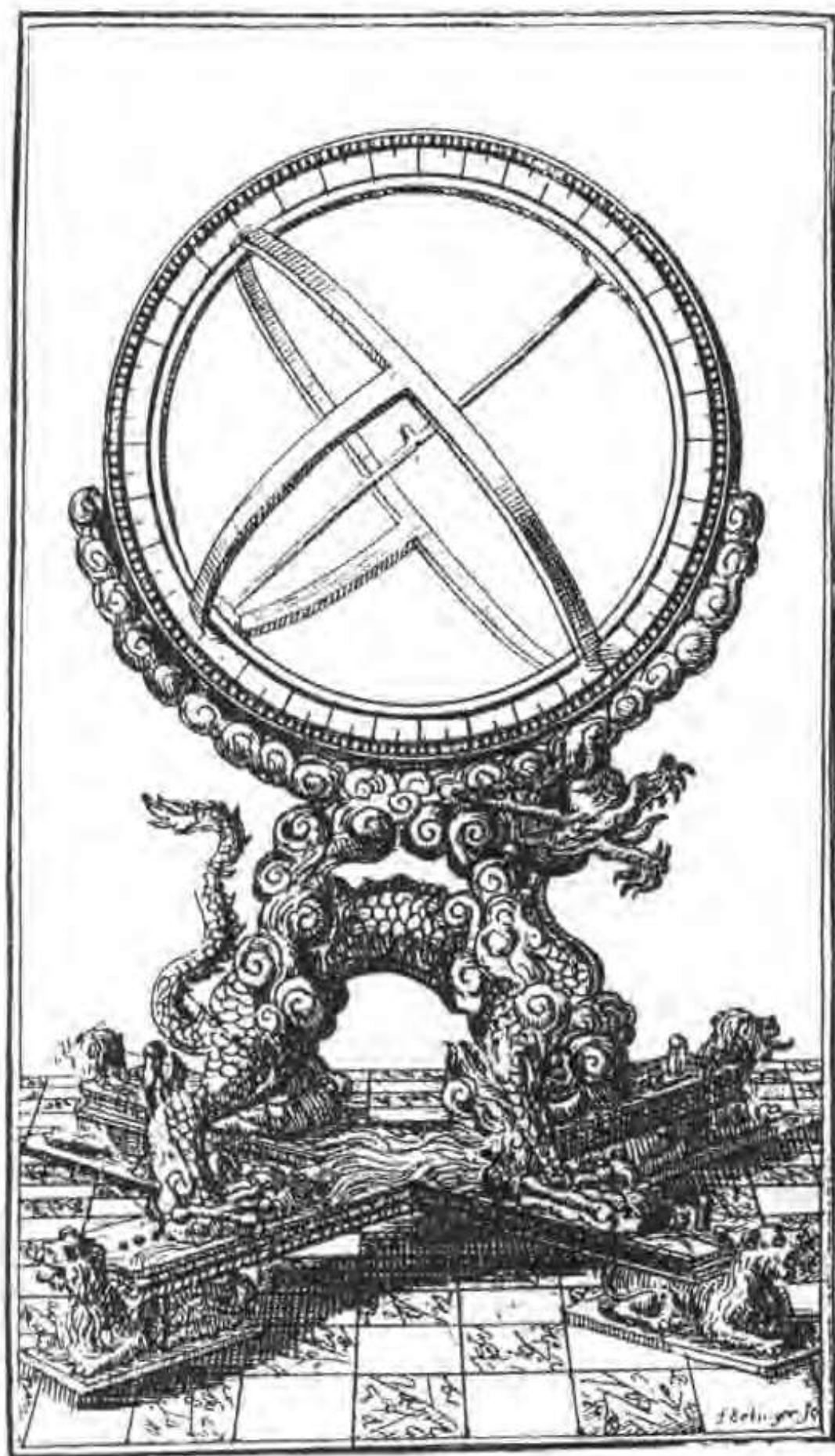
仪器由独龙弓身用背支撑,其四爪向相反的四方伸出,抓住底座的顶端。与前一机器相同,底座也是由两根铜柱十字交叉形成,顶端有四个小狮子以保持水平。制图大,但很精确。

① 钻有小孔的金属板,竖着置于照准仪的顶端,用作瞄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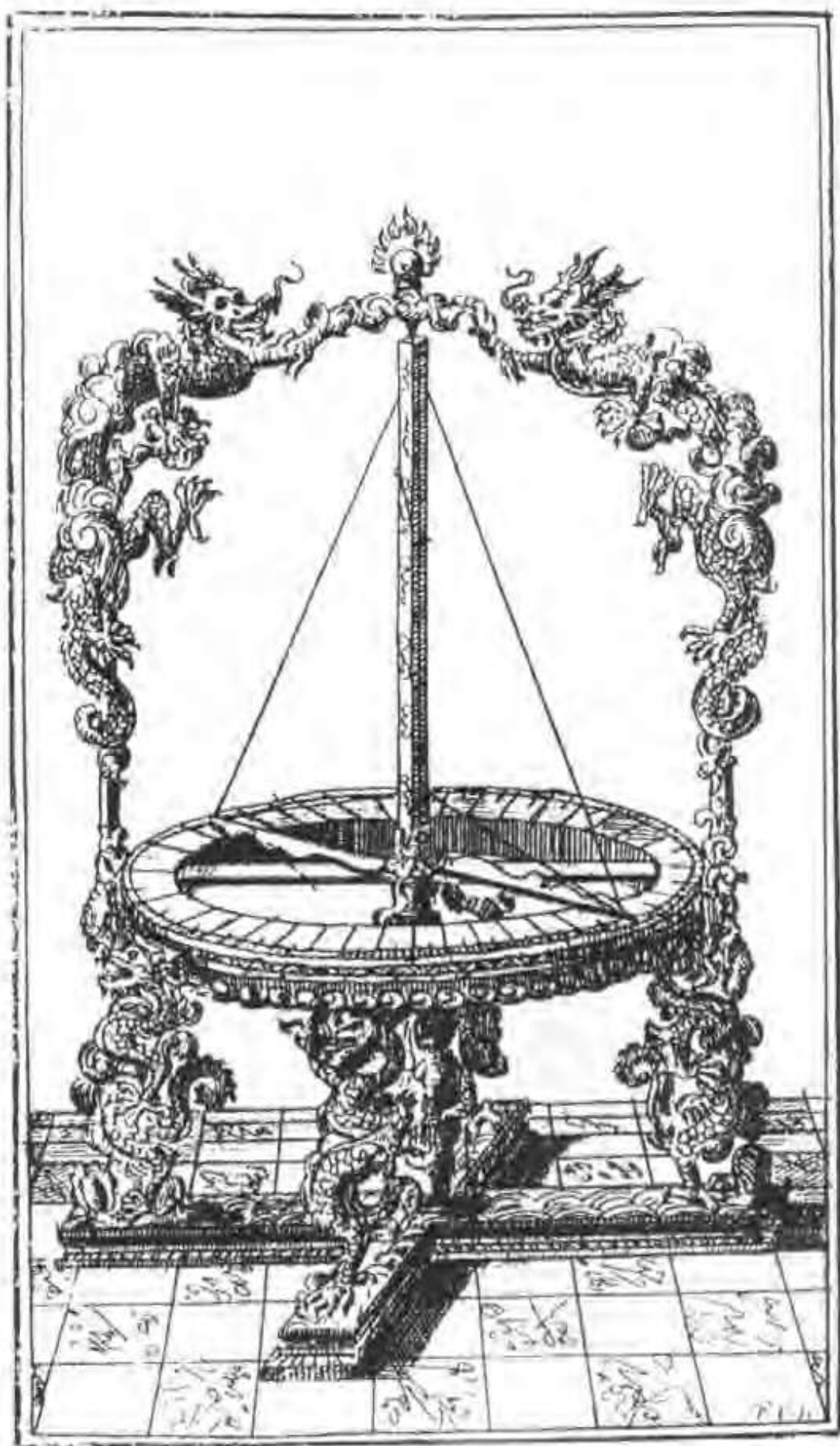
② 由圆瓣组成的球体,演示天空和宇宙星体的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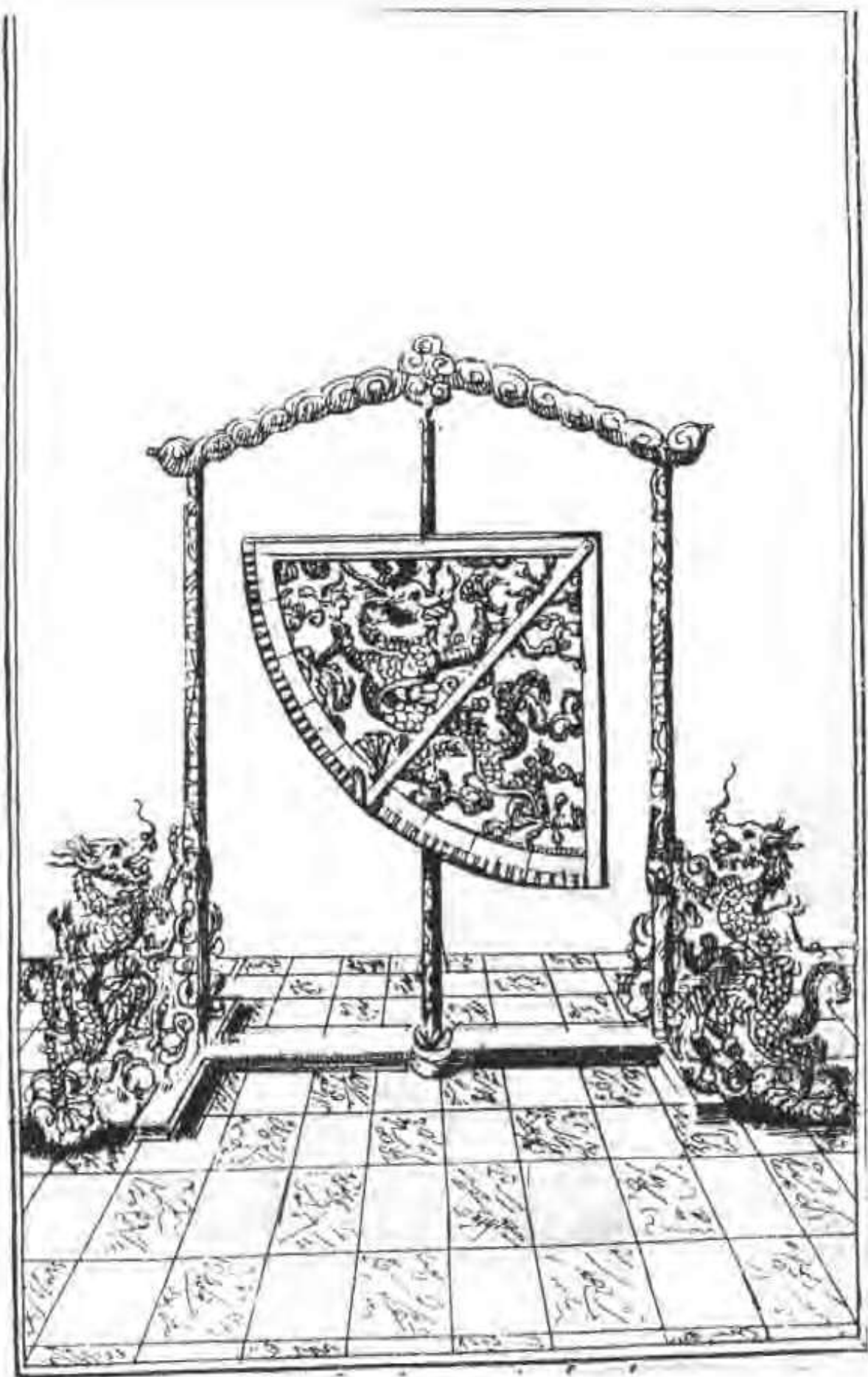
1. 黄道浑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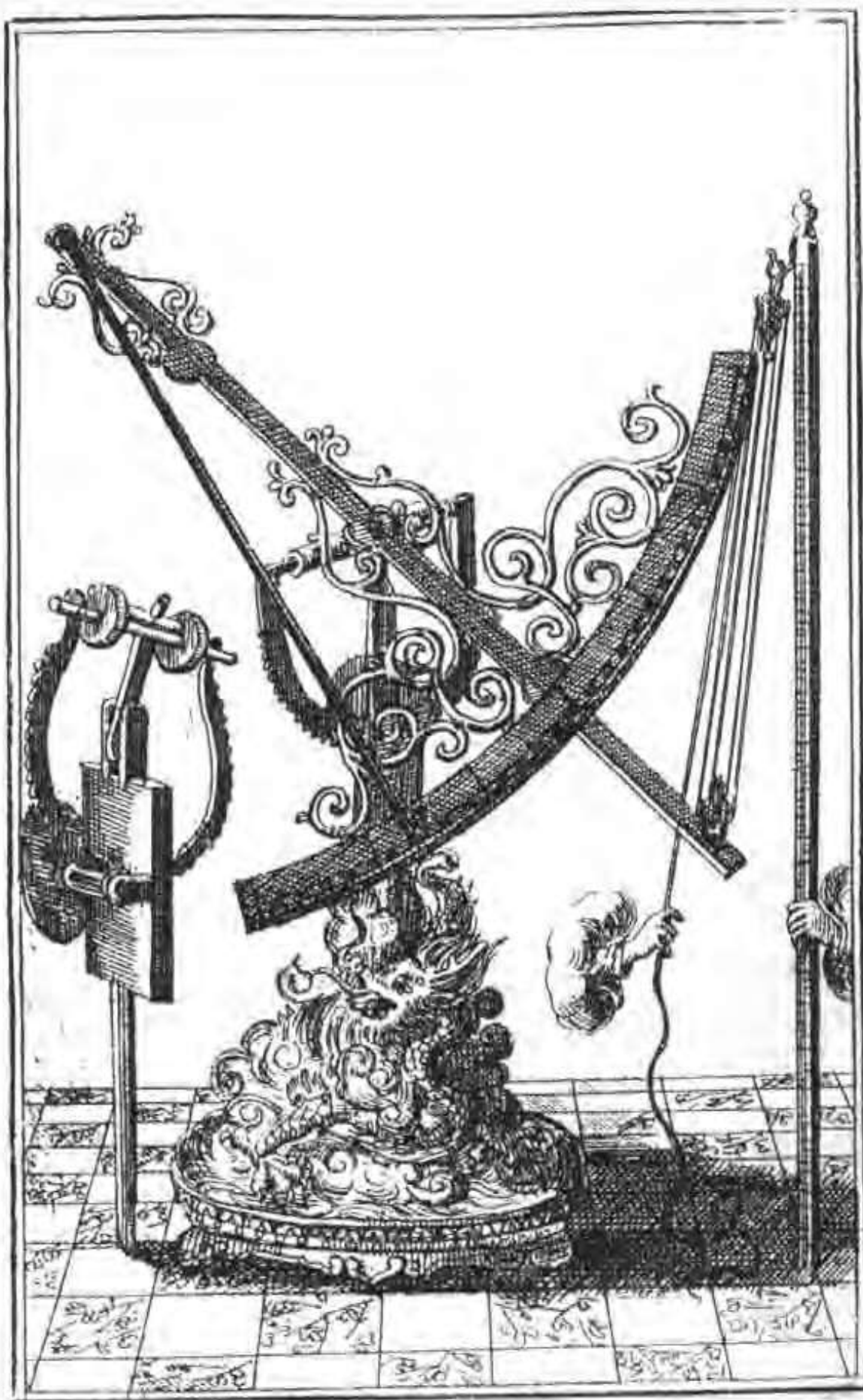
2. 二分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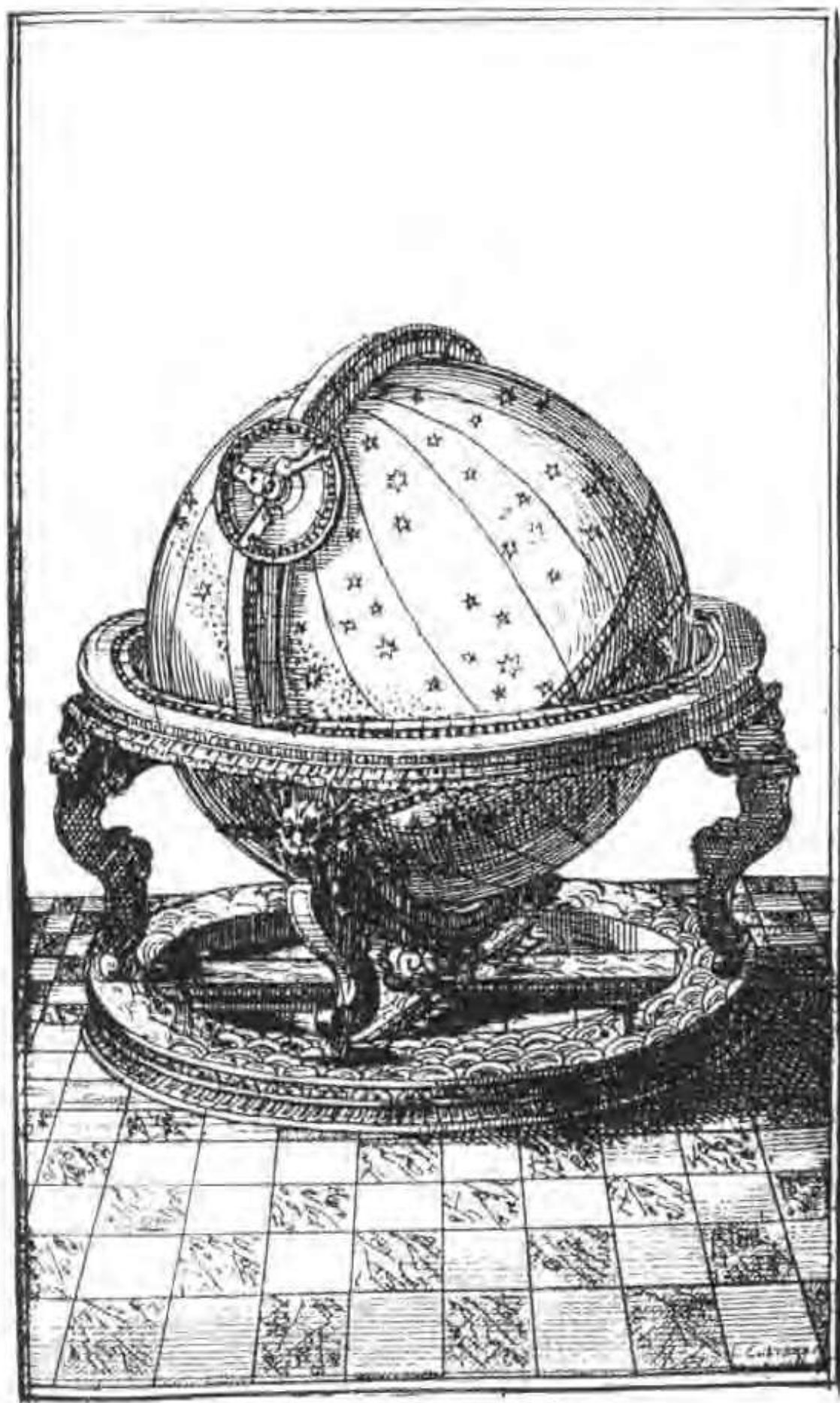
3.地平經度儀



4. 大象限仪



5. 六分仪



6. 天体仪

第三台机器：直径为6法尺的地平经度仪。

101 用于测量方位角的这台仪器仅有一个呈水平置放的大刻度盘。形成该仪器直径之长度的双照准仪，根据人们在上面标明的地平度数，在刻度盘上移动，自然形成一个线三角形，其最高点达到竖立在该地平仪中心支架的顶端。四条蜷曲的龙承托着刻度盘以使之稳固。另两条龙盘绕在两个小柱上，各自伸向一侧空中，几乎呈半圆形直至稳固地附在中间轴上，以使三角完全固定一动不动。

第四台机器：轮辐线为6法尺的大象限仪。

这块度盘以每10秒刻度划分。标志垂直位置的铅块重半公斤，用极细的铜丝悬挂中央。瞄准仪是活动的，可以在刻度盘上自由移动。一条云雾环抱的、蜿蜒的龙从四面抓住仪器的侧边，免得脱离同一平面。大象限仪的整体是悬空的，中间有一固定轴穿过，以此为中心，仪表向要观察的天体的各部分移动；由于仪器的重量可能引起某些移位或改变仪器的垂直状态，另两根轴从侧面立起。两轴下面用两条龙加固，龙由似乎自空而降的云雾固定在轴的中心。整个作品坚固而精致。

第五台机器：轮辐线约为8法尺的六分仪^①。

102 仪器是一个支架在轴上的大度盘的1/6。轴的底部形如一个大空盘，由一条龙固定，盘的中央有铜柱穿过，铜柱的顶端插入一个通过轮子使整个仪器运动的机械。在这个机械的中心支撑一个小铜柱，它代表六分仪的一条辐线，并把六分仪牢牢固定住。铜柱上部顶端是一粗圆柱体，这就是瞄准仪围绕旋转的中心；下半部延伸在度盘上约半米以启动度盘，根据使用者的需要，使之升高或降低。这些大而笨重的机器一般是很难启动的。与其说它是观测员的仪器，不如说这些大机器更多是用作天文台平台上的装饰品。

第六台机器：直径为6法尺的天体仪。

依我之见，这是我所描述的仪器中最美、制作最优良的机器。球

^① 仪器是度盘的1/6，用以在地平线上测量星球的角度。

体的主体是铸铁的,很圆,很平整光滑;星体的形状也造得很好,并按照自然的位置排列,所有圆圈宽厚比例适合。而且悬挂得很妙,只需极小的外力就可使其呈圆周运动,一个孩子就可将它作各种高度的调节,尽管它重二千斤^①。宽大的,铸成圆形的,四周呈沟状镂空的青铜底座,在等距离的四点上托着四条难看的龙。四龙竖起的鬣毛,悬空支撑着一个水平面。这个水平面很宽大,装饰和做工都十分精细,所以显得很华丽。支撑中间轴的经线支在由底座中心出来的云朵之上,在云彩的扶持下经柱依靠隐藏在下面的小轮而转动;这样,它带动整个天空给予必要的高度。除此以外,水平面、龙和在底座中心交叉的铜柱可随意转动而不改变底座的位置,底座是固定不动的,这就容易使水平面保持不变,并使之从正中把天体仪分开。对于远在六千里外的人能制造出如此气势恢弘的产品,怎么赞赏也不会过分。而且,我认为如果所有的度盘都由我们的工人加工,那么,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完美的呢?再有,所有仪器周围都修建了大理石的台阶,人们可以拾级而上,方便了观测者,因为大部分机器都有 10 法尺高。

108

不论新机器看上去多么奇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别命令,中国人依然不能决定优先使用新机器而放弃旧机器。古董,即使损坏了,对他们来说,依然具有至美至善的新东西所不能稍减的魅力,而欧洲人在这方面则大不一样,他们只对新鲜事物感兴趣。这点,我们大家都应自责,虽说时间对于事物的真美丝毫不起作用,但是,忽略人们因此形成的观念、想象力、习俗、成见等一切都可评价,惟有精神,尽管惟有它有能力区别真正的差异,却几乎也是惟一被排除在我们所作的判断之外的因素。如果仅限于世俗事物,这一缺陷可能不会招致什么重大后果,但是,遗憾的是,宗教在其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比如在欧洲,似乎一种理论,当它具有一种新事物的特征时,即使是错误的,都有权更容易地渗入人们的思想;中国人则相反,他们认为有

^① 法国古斤。各省为 380 克至 550 克不等。

理由抛弃基督教的理论,因为与他们的帝国相比,这一理论是不够古老的,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无知由于时效而得以反对真理;或由于几世纪的流行,迷信也不再是一种错误。

可能正是这对古代的迷恋和对古老习俗的热爱,才使中国人那么醉心于他们的天文观测,因为他们中有人随时都在观测,但是,他们很少利用观测的结果,这真是令人惊奇。四千年来,他们一直细心研究星宿的运动,他们应该对之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当我们的神父来到中国时,他们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并不大。尽管他们的数学家兢兢业业,还是没能制定出一份准确的历法;他们的日、月食的计算表还是那么不准确,几乎难以粗略地预报日食。^①现在他们在这两方面停滞不前了。现在,耶稣会士使帝国的历法确定下来了;^②而每年年初发放的历法,详细指出天体运动中可能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中国人并不停止他们的观测:每夜有五位数学家在我刚谈到的塔楼上工作,他们不停地观察天空。一个人致力于观察天顶方向的变化,另一个眼观东方,第三个望着西方,第四个盯住南边,而最后一个注视着北方,这样四方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严密监测。他们注意风雨和空气的质量,奇特的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行星的合与冲、彗星、流火、流星,以及一切可能有某种用途的现象。他们作详细的记录,清晨向监正汇报,以便被登录在礼部的册子上。如果这一切始终由博学和认真的人进行的话,我们将会有更多奇妙的记述了。但是,除了这些观测者一般都不甚机敏外,他们对科学的尽善尽美还很少关心,因此,只要他们的收入不菲,在人世,他们的境遇还过得去,还能照这样过下去,他们就难得为天天发生的变化担心,当变化非常明显时,他们也并不会疏忽,比如发生日、月食或有彗星出现时,他们就不

① 中国人中世纪时就已经建立了很先进的天文学,但是是在天赤道的基础上,而不是由耶稣会上于16世纪末叶引入中国的托勒密的以黄道为基础的体系。耶稣会士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他们的方法,与中国当时的科学相比,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倒退。

② 耶稣会士以含阴历和罗马历(格里历)的混合体系改革了中国的历法。

得不更认真些了。

自古以来,当老百姓见到日食或月食都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不了解造成日、月食的自然原因。要想解释明白,没有什么荒谬的理由他们想象不出来,这些世界上最早的中国天文学家,在此领域并不比其他民族更理智。他们想象出天上有一条其大无比的龙,它是太阳和月亮不共戴天的仇人,它要把太阳和月亮吞噬。因此,每当人们发现日食或月食开始,他们就会敲鼓击铜盆,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他们使尽力量敲鼓击盆,直至天上的怪物慑于声响松嘴为止。多少年来,上层的人士,由于读了我们写的书,已经认识了错误。然而,每当发生日、月食,尤其是日食,北京城依然按老规矩办事。这些老规矩有点迷信,又有点可笑。因为正当观测者在塔楼上忙于测定日食的初始、食甚及复出的时间时,礼部的主要官员则正跪在宫内的一个大厅或一个院子里,注视着天空的变化。他们不停地向太阳跪拜,其状有如对太阳表同情,或向龙跪拜,祈求它让天下安宁,不要吞噬对世界如此重要的一个星体。

数学家们的预报还必须得到证实。如果日食发生得早了,或比预报的大或小,时间长了些或短了些,钦天监的监正和下属就有失去职务的危险。但是,被委派观测的官员工作都井然有序,不论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会是最精确的,人总是和天意相吻合。

114

大人,我大约离题太远了。长期来您公务繁忙,您参加重大的谈判,或关心有利教会的事务,您大概对我们这种抽象的科学兴趣不大,它无法在您身上唤醒或增加您那种几乎只满足于高尚情感的伟大灵魂,我倒不如给您谈谈鞑靼人是怎么打仗和征服中国的。但是,除了本性使然,每个人很容易三句话不离本行外,我可能还会受长期和这里的大人物谈论这些问题形成的习惯的欺骗。我认为一个像您这么富有好奇心,有才智,什么事都能胜任的人,至少有耐心听听世界上最强大、最博学的皇帝之乐趣所在。

如果我不向阁下介绍北京的城门和城墙,那我就是遗漏了北京最迷人的地方。城门和城墙均极宏伟,与皇城匹配得当。城门并不

像中国其他公共建筑的门那样装饰有图像或浮雕。所有的美都在一个“高”字中，它们出奇地高，高形成了世界上无可比拟的美的效果。这是两座相背对立的楼阁，尽管互相不紧靠在一起，楼两侧的又高又宽的城墙却使之相连。这样，两楼之间留下一片练兵重地，可容纳五百多人在此操练。第一座楼阁像是一座要塞，面向旷野，直对大道。墙上没有开门，可通过侧墙进入练兵场，那里的门又高又大，比例匀称。然后，人们再向右转。第二座楼阁俯视着全城，它的正面是一扇与前面那扇同样高大的门，但是，更厚重，更深入，所以门道变得阴暗了。就是在这里，总是有一列门卫和一个小军械库以备军队之急需。

115

如果只考虑建筑物之精巧和建筑术的美妙之处，那么，巴黎的城门无疑是更美的。但是，当人们一旦接触了北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大建筑物，如果我能这样说，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尽管有些不像样子，却具有我们所有的装饰所不能与之相匹敌的威严气势。另外，城门的穹顶是大理石的，其他部分则是用很厚实并砌得很好的砖建成。

城墙和高大的门洞相当匹配。高墙挡住投向所有建筑物的视线，宽墙可供在上面骑马巡逻。每隔一段距离，大约一箭之遥，就有一些方塔楼作为护城。护城河是干的，但宽且深。一切都显得很规整，维修得相当好，像是随时随地都可应付一场围城战似的。

大人，这就是中国首都的简况。因它广阔的面积、城门的高大、城墙的瑰丽、宫殿的宏伟、十六万多驻军的要塞和众多的居民而成为值得称道的首都；其他也就不值一提了。

下面介绍帝国其他城市的情况。中国人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纯属从国家安全目的考虑的，称为道(ville de guerre)，另一类称为府(ville de police)。^①我在各地所见的道并不比一般城市强大，只是位置较好，并常因地势险峻使人无法靠近。边境地带，尤其是与鞑靼接

116

^① 欧洲人所如此称道的中国行政体制是这样的：在管辖几个省份的军事总督之下，设一巡抚为全省的行政长官；下面的行政单位是州，府（即文章中所说的 ville de police），然后是县。满洲和蒙古的行政体制是有所区别的。

壤的边境有些特别,传教士们向我肯定说,有些掩蔽地带防卫十分严密,几乎是不可突破的。我亲眼目睹过那些百十个人就可抵挡千军万马的地段。一般城市全部的防御工事只是一个牢固的围墙,一些箭楼,一堵砖砌的墙和一条大且宽的盛满水的沟渠。中国的工匠们不懂更多的东西,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因为随着攻击的队形和方式的改变,在使用迫使我们创造新的防御工事的大炮之前,我们自己也没什么更像样的东西。

大人,我向您承认,走遍中国居民认为是世界上防卫最好的那些城市之后,我时常欣慰地想到,如果上天让我们离中国更近些,使欧洲最强大的地方不过阻挡少许时日就不得不举起降旗的路易大帝,将会多么轻而易举地整个取下这些省份。上帝先知,早就妥善安排了一切事物。他仅仅给新世界一些平庸的统帅,因为那里本没有必要进行非凡的行动;但是,为了战胜我们凶残的敌人,我们恰好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英雄。

然而,人们尽可以否认,在防御工事方面,中国人在用以把帝国的一部分封闭起来的奇妙的工程中超越了古人。这就是一般称之为大城墙的工程,或按他们自己的称呼,万里长城,它从东海一直伸展到陕西省。这实际并非它真有这么长,但是,肯定地说,如果把它的蜿蜒曲折都计算在内,它决不少于五百古法里。再者,这并非一堵平常的墙;墙上还到处修有箭楼,这使之更为坚固,几乎相当于军事堡垒的城墙。而在易于打开通道的地方,人们注意加固了工程,垒起了第二道或第三道城墙,相互呼应,相互保护。城墙惊人的厚度,可以从四面八方保卫城墙并控制大道的箭楼,派去守城的众多士兵,这一切使得中国人能在这个方向抵御敌人进犯,得到安宁。

由于几乎整个中国和鞑靼以山相隔,人们把长城修得很长。长城蜿蜒着,沿着最高的丘陵地伸展,随着地方的布局和地势的不平,忽而高些,忽而低些,不应该想象,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长城到处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从山脉下降的低洼处,人们能把长城提高到山顶,再让它继续延伸。因此,当人们说长城出奇的高时,这并不意味着别

的什么,这不过是说它建在一块加高了的地方,因为,就其本身说,长城并不能与城市的一般城墙相比;就说宽度也最多不过4或5法尺。

整个建筑几乎都是用砖砌成,墙体建得很牢固,所以几世纪以来,它不仅延续下来,而且至今还几乎完好无缺。一千八百年前,始皇帝命人修建这条长城以抵挡鞑靼人的进犯。^①这一工程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荒诞的工程之一。事实上,是谨慎小心使中国人关闭了最便捷的通道。但是,把工程一直建到连鸟也难以飞过,连鞑靼骑兵也不可能登上山顶,那就滑稽可笑了。如果人们确信鞑靼人有足够的决心要使全军登上山顶,怎么能认为如此不坚固,如此低矮的墙能阻挡住他们。

至于我,我欣赏工人的灵巧,他们把必要的材料运上山,并实施了工程。在耗费了巨大开支,牺牲了连鞑靼军队的疯狂屠杀也不可能完全置之死地的许多人的生命后,这项伟大的工程才终于实现。据说,在汉人皇帝治下,有一百万士兵守卫着这座著名的长城;如今,皇帝也是鞑靼的主子,就仅在最开阔的防御工事和最好的通道驻扎有军队。^②

在帝国其他防御工事中,我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一流的要塞,其余的规模不大,甚至连名字也配不上有。但是,随处可以看到人数相当多的驻军,由此可以推断出帝国养兵的数字。然而,中国人并非在这方面超过世界上其他人民,而如果仅从战争这个方面看,是没有理由赞赏他们的。而当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府的数目、规模、城市建设的美丽、管理之有序,那才令人惊异不已呢。这种城市,也即府,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一百六十多座,第二类二百七十座,第三类一千二百多座,另外三百多座不计在分类中,尽管它们全都人口众多,商业贸易也很兴隆。村镇是无法统计的,尤其是南方的村镇更是不计其

① 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位令人敬畏的君主(公元前221—前209年),把长城的几段连接在一起,以保卫帝国抵御匈奴人(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的侵犯。

② 内蒙哈勒欣的部落在御林军将其从Olot(Elleuthes)的奴役下解救后,曾于1691年向康熙表示忠顺,Olot的领土(今新疆)于1697年被征服。

数。在山西和陕西,村镇也皆有围墙环绕四周,并有壕沟和铁门,农民白天守门,夜晚关锁大门以防盗窃,也同时防备连长官们也常常无法控制的士兵的不断骚扰。

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一样惊人。我有幸已经向您介绍过的北京与南京无法相比。南京现在人称江宁^①。过去南京有三道城墙,人们认为最外面那道墙周边长16古法里。现在犹可见一些遗迹,而且,似乎更像省界而不像城墙。当历代皇帝在这里建都时,肯定人口众多。它的位置、港口、周边土地的肥沃、便利商业发展的运河,这一切曾为它的繁华发挥过作用。那以后,它远不如前了。然而,如果将其近郊及运河上的居民统计在内,南京的人口依然高过北京。尽管在城墙内可见未耕作的丘陵、耕地、大片的花园及空地,占去城区巨大面积,但可居住面积之广阔,依然使南京不失为面积极其巨大的城市。

街道并不怎么宽阔,但石板路修砌得甚好,房屋低矮但清洁,店铺富有并备有各式各样的料子,以及其他值钱的商品。最后,如同帝国的中心一样,在南京,可以买到其他省份所有的最稀罕、最珍贵的东西。最有名的学士和卸任的官吏们也多到这里来安家;南京的图书馆林立,书籍都是一流的,印刷精美,工人更灵巧,言语更纯,语调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更悦耳。如果皇帝不是必须亲临边疆抵御国敌的话,可能没有任何城市比南京更适合作为他的长住之地了。

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使南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知名之城。

首先是长江,南京就坐落在长江边上。这是流灌中华帝国的江河中最长、最深、最适宜于航行的一条河流。它就在南京城的对面流淌着,河面宽约两公里。

第二件是位于一个高丘陵上的皇家观象台。人们曾在这里修了一座平台,上面安放了适宜观测用的几台机器,但是,后来机器被运往北京。现在那里只见几座古老的建筑,一个为感激康熙皇帝来南京巡视的恩宠而新近建造的方形大厅。这是官吏们为收敛钱财所惯

① 江宁是清代南京的名称。

用的灵活手段；因为借口为皇帝出巡修建纪念性建筑，可以从老百姓处搜刮到一大笔钱财，而他们自己则可乘机截留一大部分。

第三件是大塔，或称琉璃塔。在南京城外（并非像有些人说的在城内），有一座中国人称之为报恩寺的庙宇。这是三百年前永乐皇帝兴建的。庙宇建在一个砖砌的高台上，形成一个四周有大理石栏杆的高阶梯，栏杆是未经加工打磨的。人们扶着栏杆拾级而上，大约登上十至十二级台阶，就到达庙里。用作庙堂的大厅进身长 100 法尺，建在高 1 法尺的大理石地基上，地基四周突出形成一个宽 2 法尺的长凳。庙的正面装饰着一个有几根柱子的长廊。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房顶有两层，一个顶是从墙下伸出来，另一层盖在上面，房顶都是用闪闪发光的绿色琉璃瓦盖的。露在里面的房架是油漆的，上面架着不计其数互相交错的木条，这对中国人来说算是个不小的装饰。的确，这森林般的梁架、系梁、山墙、搁栅到处伸展着，具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奇特和惊人的东西，因为人们想象得出这样的工程要花费多少人力和财力。尽管归根结底，这么繁琐只不过源于工人的无知，他们还没有找寻到我们建筑物的美丽简洁，相形之下我们的建筑物显得牢固和美观。

121
大厅只能从门采光。东侧有三扇极大的门，穿过这几扇门，就可到达我所说的那座著名的塔。它是这个庙宇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座塔是八边形，宽约 40 法尺，所以每面为 15 法尺，塔身外距离约 5 米处修了同样形状的围墙，在围墙的不高的地方，有一个琉璃瓦的屋顶，像是从塔里长出来似的，并在墙下形成一个相当清洁的走廊。塔身共九层，各层在窗子起始线处修有挑檐，并以相似的屋顶以区别于走廊的屋顶，它们几乎不怎么向外突出，因为屋顶没有第二座墙支撑着。随着塔的升高，变小，它们也同时变得更小了。

在底层，墙至少有 12 法尺厚，到上面就只剩下 8.5 法尺了。墙上镶嵌着斜插着的陶瓷片，风雨尘埃已使它失去了美丽的光彩，然而，剩下的陶瓷片使人尚能看出，尽管粗糙，但它们依然是陶瓷片，因为建筑物有三百多年历史了，如果是砖的，就保存不了现在这样的光

彩了。

建在塔身内的楼梯既小又不方便,因为梯级特别高;各塔层均以横置的粗梁搭成,并构成一个小房间,天花板粉面上画着不同的画,如果说中国画能使房间显得更为充实的话,那么粉面得到了充实。高层的墙壁上凿了许多小佛龛,里面有偶像和浮雕,是一种很洁净的彩饰。整个建筑物是金色的,看上去像是大理石造或凿石面造。但实际上它们是模子制成的竖立着的砖。中国人有一种奇妙的技巧,可以在砖上印各种装饰,所用之泥质地极细,并经多次过筛,比我们的泥更适合用模子制作成型。

第一层最高,其他层均距离相等。我计算共有 158 法尺高,如果加上台基的高度和没有阶梯的第九层的高度和房顶,那么,我们发现从底层计,塔高为 200 多法尺。

屋顶架也是该塔的一个美丽之点,这是一个粗大的桅杆,它从第八层的地板竖起,一直向上伸出塔外,有 30 多法尺高。它像是插入同样高度的,车成涡形,离轴几法尺远的铁板里,铁板在空中形成一个光线可透过的镂空的圆锥面,在锥面的顶点上放置有巨大的金色球体。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瓷塔,而欧洲人可能会称它为砖塔。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制成,这肯定是东方最匀称、最坚固、最宏伟的建筑物。临塔顶远眺可见整个南京城,尤其是天文台的高大丘陵,距离瓷塔足有 4 公里远,位于塔的正北偏东半个方位点。

过去,南京还曾以它的大钟而闻名,但由于钟的重量超过悬挂它们的塔楼,整个建筑已坍塌成了废墟;大钟从此就落座在地而,无人准备再将它们悬挂起来。从我们的教堂去天文台的路上有一座大钟。下面是它的尺寸:其高为 11 法尺,钟耳 2 法尺,从宽处取直径(含边的厚度在内)为 7 法尺,外周 22 法尺。尽管越往上越细,但与欧洲的钟总不是同样比例,因为除了快接近中间处有一大的突起外,其外形几乎是一个圆锥体,中间的周长和边上是一致的。钟的四周有几道线脚。下部边缘厚度为 6 法寸半,往上逐渐缩小直至圆锥形的弯曲部分,所以,钟耳下方最大不过 2 法寸。这是可以测量得很准

确的,因为该处留有小孔,按中国人的想法,这样可以使声音更洪亮。另外,看来铸件不够纯,金属带刺并有结块。

124 这些人钟是3世纪前统治中国明朝的第一代皇帝命人铸造的。各自有自己特殊的名字。市内仅有三座,但是,中国地图标明在长江对岸还有第四座。如果假设立方体的铜重量为648斤,那么我们测量过的大钟,如果上下粗细厚薄一致,重约9万斤(90 milliers^①)。至于粗细,上下没有多少区别,但厚度呈均匀递减,至钟耳处仅厚2法寸^②,因此,如以4法寸或稍多一点作为平均厚度,假设合金比铜稍轻,那么大钟(含钟耳在内)重5万斤,也就是说,比基歇尔神父所说的世界最大的钟——爱尔福特大钟要重一倍。^③

但是,如果看看将近三百年前,永乐年间铸造的北京的另七座大钟,南京的钟就不值一提了。北京大钟各重1.2万斤。钟的开口处直径为12法尺,周长40法尺,高12法尺,至少有3法尺高的钟耳尚未计算在内。大人,这一切都是惊人的。如果完全值得信赖的南怀仁神父不是亲自准确丈量过尺寸的话,我们对此也难相信。

中国的大钟以其巨大的体积和重量超过欧洲的大钟,但音色却不如欧洲的优美,也就是说我们的金属质地更纯,更遵守合金的配比,也即无论外形还是铸造质量都较优于中国钟。然而,杨若瑟神父关于北京皇宫里那座大钟是这样写的:“声音如此响亮、悦耳和和谐,不像发自一座大钟,而像是从某种乐器发出来的。”^④因为这一切是通过比较去感觉的,可能我们的作者从未听见过更美的声音。至于我,我承认所有中国的钟发出的声音都似乎是发闷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因为这里敲钟不是用铁制的锤或其他金属钟锤,

① 1 millier 等于1000斤。

② 1法寸是1法尺(0.324 m)的1/12,下分为12法分(约合2.25 mm)。

③ 基歇尔(又译为克察, Athanase Kircher)很可能在他的著作《中华文物图志》(1670年法文版)中提到爱尔福特大钟。

④ 杨若瑟神父(Gabriel Magalhaens)在他的著作《中华新志》(1668年出版)中谈到北京的大钟。

而是用木锤。

无论如何(因为不值得花费更多时间争论),可以肯定,中国人在所有大城市都建有大钟用于夜晚守夜打更。一般一夜巡更五次,从晚上七或八点钟开始敲更鼓。一更时先敲一下,隔一会儿再敲一下,就这样重复敲两个小时,一直到二更天,敲两下,三更天敲三下,一直到四更天,五更天。每一更为两小时,依次递增敲击次数,就如同报时钟一样,使人随时了解当时的时间。还可以用击鼓报更,也和打钟一样,鼓巨大无比。 125

是否我刚刚向阁下您介绍的这两座皇城就足以使中国享盛名于天下,而其他城市却都平平庸庸呢?实际上,大部分省份的首府都很大,配得上作帝国的首都所在地。人称西安府的陕西省首府环城3古法里。我自己也曾出于好奇,亲自丈量过,要做到这点并不难,环绕城市的城墙的四个墙面都是笔直的。半干涸半盛水的护城河是很美的。城墙宽且高,与护城的方形箭楼一样,城堡的围墙也极宽,城门,至少其中几个,和北京的城门相似,也非常宏伟。城市被一道土墙一分为二,一侧是鞑靼人驻军的主要营地,在汉人居住的另一侧依然有很多军队。这里有一座古老的宫殿,里面曾居住过该省古代的君王们。他们不仅由于控制的地域广阔而强大,更主要由于屈从于他们的百姓的素质很高。任何其他省份的百姓都没有这里的居民更勤于劳动,没有他们身材高大、壮实,没有他们坚决果敢。至于住房,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他们的房屋低矮,建筑得相当差,家具不如南方省份的那么清洁,油漆也极粗糙,瓷器较罕见,工人也不如南方的灵巧。 126

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府,也是帝国最富有、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国人认为它城周有四古法里。我认为他们的计算与实际相去不远。街上行人和巴黎一样多;另外,由于城市近郊广大,不计其数的船只在运河上航行,覆盖了水面。我不认为该城人口少于欧洲最大的城市。驻军一万人,其中三千是汉人。杭州的运河水并不美,街道狭窄,但是,商店看上去很清洁,商人被视为极富有的人。

杭州城东面濒临大海，有一条宽约一公里的河流在此注入大海，实际上，这条河并不长，只需向上游走一段路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条无用的山水，穿行在无数的山石间。在西边，杭州紧靠着一个大水塘，其周边最多不过二古法里。湖水清澈见底，湖并不深，但足以承受中国人驾着有如水上旅店的大船游弋湖上。富家子弟在船上大吃大喝，或游玩。乘船游玩后，他们一般会登上一个湖心小岛。中国人在岛上建了一座庙宇和其他供消遣用的房屋。游记的记载把这个湖描写成一个迷人的地方。我读到说整个岸边都是华美的建筑物和宏伟的宫殿。这可能已成往事，但如果所写果真如实，人们则必须把这一切从记忆中消除，因为，如今已找不到任何昔日繁华景物的遗迹。如果只是因为人们把那些中国常见的木房子、柴泥房子也划在宫殿之列，那么，用不着必要的年头去摧毁，这些房子自己也会坍塌的。再说，杭州城即使不以它的建筑的华丽而著称，它的城市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由于惊入多的入口，四通八达的运河交通运输，以及世界上最美丽的丝绸的贸易，使杭州成为帝国最美妙的地方之一。

中国之所以奇妙，还在于当您去过这些大城市之后，您以为您得再跑许多地方才能找到与之相似的大城市。然而，您只须稍一迈步，您总能找到几乎一样的城市。比如，沿着杭州大运河前进，您就会到达离杭州并不太远的苏州^①。中国人估计苏州城周四十里，事实上它的面积大得惊人。这里设总督，是帝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与我上面所谈城市相比，我不认为它的人口那么稠密；但是，它的市郊以及各条运河上往来穿梭的难以数计的船只，实在令初见者叹为观止。当您耐下性子，在船上呆一阵，静观来自四面八方到此买进卖出的人们的嘈杂、拥挤，您会认为整个王朝都是靠这里供应的。而那些海关的官员们，尽管不算严格，也是忙于收缴关税，不仅从无一时闲暇，而

^① 苏州位于江苏省。马可·波罗称它为 sugui，那个时代，苏州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了，尤以丝织业为盛。清朝宫中非常喜爱丝绸，为了控制丝绸的生产，特将苏州划为自治行政区。

且常常不得不把一些商人安排到翌日,以便打发先来的货主。世界上最有利害关系的一群人不停地来来往往,定然造成没完没了的争吵,但是,治安状况很好,官员的命令也得到准确的执行,除了中国人那难以改变的互相辱骂的恶习外,还几乎从未听说过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128

离苏州不远,还有些相隔五六公里或七八公里的小城。一到长江,可以从位于长江边的镇江府过江。^① 镇江府仅西北城有一段整整一德里^②长的城墙。另外镇江府人口稠密,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就像正在举行什么盛大的仪式似的,要穿过人群,还得费不小的劲呢。到了对岸,就是与镇江府隔河相对的瓜洲,另一个纯商业大城,从那里可以望见紧邻的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扬州名城^③。当地人估计该城人口为二百万。

若不加以节制,我会就这样把帝国所有城市向您介绍一遍了。由于我仅想使阁下对这些城市的规模数量有个一般了解,所以,不须赘述。我只想向您保证,比巴黎大或至少一样大的城市,我在这里见过七八个,还不算我未曾去过、而中国地图标明的同样大小的城市。像里昂、波尔多那样的第一类城市有八十多座。在第二类二百六十座城市中,有一百多座像奥尔良那么大的城市。而在一千多座第三类城市中,有五六百座城市和拉罗歇尔或昂古莱姆规模相当。不计其数的村镇尚且未计在内,它们不论从而积大小,还是居民数量都超过我们的马莱那和圣让德吕兹。而且,大人,我这里丝毫没有夸大其词,也非道听途说,我亲自跑遍大部分中国,如果阁下相信我的诚实,我所走过的 2000 多里路程使我的见证不容置疑。 129

最后,我要谈谈中国的港口,在使中国昌盛和富有方面,它们也

① 现镇江市,位于长江岸边,离南京 70 公里。——译者注

② 德里比法里长,1 德里约为 5 公里。

③ 扬州位于大运河的左岸,是 7 世纪隋炀帝时发展起来的,炀帝经常在此小住,也是清朝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悲剧的发生地:1645 年,明臣史可法领导的反抗满洲人的运动被镇压,全城百姓遭受屠戮。

起了不小的作用。在中国皇帝的治下,外国人是不被允许去中国经商的。但是,更热衷于积累钱财,而不乐于遵循旧俗的鞑靼人仅几年时间就把港口向所有人开放了。

第一个位于南方的港口叫澳门。在从东印度的广大地区被荷兰人驱逐之前,葡萄牙人就曾在此经营巨资贸易,从而使之知名于天下。他们在那里还有一座要塞,驻军的确不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养很多的兵。另外,维持他们地位的最好方式就是与中国人睦邻友好,以盲目顺从他们的一切意愿的方式谨慎对待中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慎而又慎。如果能把几座聚集一起而没有围墙的房子称为城市的话,那么澳门城就是建在一片不平整的不毛之地上,在一个俯瞰大片海域的小岛的尖端。在这里,由于附近的许多岛屿的船只可以受到保护,避免风暴袭击。港口虽小,但安全方便。全部进口税上缴皇帝。尽管葡萄牙人还有一个所谓的政府,哪怕与中国利害关系再小的事务,他们也依然服从中国官员的指挥。

海岸这边的第二个港口^①是由一条宽阔的河流形成的,顺着这条河流,船只可以直上广州。这地方对外国商人十分方便,因为该城为他们提供各种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鲜食品。但是,中国官员不能忍受外商离他们的城墙那么近,或者总是担心受到袭击,或者他们更乐意阻挠和欧洲人的贸易,但暗地里他们却由自己的委托人,向欧洲人出售商品。

紧靠广州省的福建省有一个排位第三的非常有名的港口,人们称之为厦门,这是依形成港口的岛屿名字命名的。确切地说,这仅仅是夹在两块土地当中的一片海域,一侧是岛屿,一侧是大陆。最大吨位的船只也可安全停靠,只要愿意,就可靠近岸边,因为海水很深。几年来,外国人和当地人所进行的贸易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而且人们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所以近几年,皇上在那里维持着由一位中国总督指挥的六七百人的一支驻军。

^① 南投(Nantou)位于珠江口的东岸,现香港所在地。

第四个港口是宁波,位于中国的最东端,就是我们靠岸的港口。进入港口是十分困难的,大船也无法进入这个港口,因为入口处有沙洲,即使大潮时,水深也不足15法尺。中国人从那里前往日本只需很短时间,去长崎只有两天航程。他们运去丝绸、白糖、药材和白酒,换回铜、金、银。

宁波属第一类城市,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最近的战争中,厦门几乎成为废墟。^①但是,它总是又能恢复过来。城墙尚完整,市区和城市郊区人口众多,驻军也不少。街上还可见一座历史建筑,人称凯旋门^②,这在中国是常见的。

这是三座并列的大门,建在一条线上,材料是大理石。中间的一座比侧面两座高得多。大门过梁承柱是由四根粗柱或梁组成,有时是圆的,经常是方的,其中间横梁是一块整石,坐落在很平整的底座上。有的底基是看不见的,或因实际上并无底基,或因时间久远已被土埋没了。柱头一点也没显露出来,但柱身通过或甚至插入到柱顶过梁中,如果那儿块槽板和支柱上的条板也称得上是过梁的话。中楣却是很明显的,但是,与其他部分相比,似乎太高了。上面刻有题词、图案、惊人美丽的浮雕、突起的带饰,镂空的和相互交叉的、精工雕刻的花卉,特别是鸟类,几乎个个精美绝伦,以不同的姿态似腾空飞去。我觉得每一个都是一件精致的佳品。

我并不认为,这些牌楼上的所有装饰都同样精细,有许多也是极其粗糙的,实在不值得一提,但有些却是怎么提也不为过。人们在上楣前后安放了宽大的大理石板作为屋顶,构成其全部顶饰。另外,在宁波,这种横跨街道的牌楼太多了,有几处地方甚至堵塞了街道,没能起到美化街道的作用。尽管远远望去,一长串的门楼不失为一幅

① 由于支持明朝,反对满族入侵的郑成功海盗的进攻(Coxinga 这一名字更为众所知之),1662年,清朝政府决定从山东到广东沿海一线撤离居民。这一措施对于沿海各省商业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② 中国人称之为牌坊或牌楼。——作者自注。建筑这些门楼或出于纪念的目的,或立于庙宇的入口处,表示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过渡。

美妙的景色。

我只字不提南京港,依我之见,由于长江既宽且深,它本应该是第一大港,但是,船只不再进南京港了。我不了解是否沙洲本身堵塞了,然而,可以肯定,在最近的骚乱中,所有围困南京的海盗船都顺利通过了。^①也可能正是要阻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中国人才弃南京港而不用,以逐渐将这一事件忘却。

大人,这就是中国港口、城市工事及城市的大致情况。其城市数目之多,令旅游者难以分辨,因为它们一个接一个。正因如此,中国人始终确信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更大,他们就像先知所说的那些居民,他们说:“这个广阔、光辉的城镇这么多年来就是在此处生存发展的,而它说:我真正是一个城市,舍我,还有谁?”^②中国人表现出的这种情感尤其可以得到原谅,因为在他们的四周,只能看见日本海、鞑靼的森林;但是,当欧洲人让他们知道西方也有和他们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王国,甚至在许多事情上,西方还超过他们,这使得他们感到受了侮辱,看到有人和他们争夺四千年来他们独自占有宇宙的权利,他们显得恼怒不满了。

大人,对我们来说,得以自慰的是,这些号称世界之主宰的城防工事和华美的城市,都不得不向福音打开大门,并部分地屈从于信仰。“住在最高处的人弯下了头,上帝圣洁地挫损了最华美的城镇的锐气”。^③不止一次,正是这一切,在我疲于长途跋涉时,在我痛苦困倦时给了我力量。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留下基督教义的痕迹,而在魔鬼偶像的崇拜者的罪恶的人群中,我随处都注意到一个杰出的民族,它在精神上,也在实际上,崇敬上天和大地之主。现在,我们的教堂是多世纪以来遭到偶像崇拜玷污的城市的装饰;而在房顶高高耸立的十字架和迷信并存,并已受到偶像崇拜者的尊重。

① 1658年,郑成功曾试图进入满族人占领的南京。

② Soph. 2. 15. (NDA)

③ Soph. 16. 5. (NDA)

大人,轮到 we 竭诚努力以求完善配得上早期使徒们热情的伟大事业。如果由于胆怯或虚假的恐惧,而不竭力宣传我们令人生畏的奥妙,使这些城市没能充满一个“神圣的民族”,那么,就降不幸于教皇的关怀和欧洲国王的慷慨保护下的这些城市的人吧。至今,由于上帝的恩赐,耶稣基督的传教士们在偶像崇拜者的审判面前,没有为耶稣的教义脸红过。当他们由于被放逐而被迫多年离开他们的教堂时,每个人都能像圣·保罗那样对他的教徒说:“你们知道,我曾尽力极其谦恭地、满含泪水地在异教徒们的阴谋给我们造成的逆境中侍奉上帝,凡对你们有益的东西,我未曾向你们隐瞒一丝一毫,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告知你们,不论在公共场合或在私下,以使你们受到教化,劝戒大家向上帝赎罪,宣扬对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

我很了解那些曾经写过整册书籍以诋毁这些虔诚的使团的人, 134
是不会同意我所说的话的。一旦有人声称反对正确的理论,人们就会随声附和,群起攻击它,极力诋毁宣扬这一理论的人。但是,我们应该感到自慰的是,我们的对手不过是些敌视宗教的人,我们不过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指责,如果从他们的口中听到对我们的赞扬,我们反而会感到愤然。

然而,我们依然需要保护(那尘世上简朴的真理,无饰的清白,曾在何处获得过辉煌的成就吗?),那就是在您的身上,大人,我们期望找到一位热情而公正的保护者。您的思想、您的洞察力以及您的正直为人,在整个欧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您这样伟大的教会之尊做见证,是惟一能挫败谎言,使进谗言的小人哑口无言的保证。当人们获知您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有关我们的事情,您对我们的苦行抱有同情,您确信我们的善良意图,您为我们的建树做过贡献,谁还敢诋毁来华的使团?谁还敢指责我们在中国的行为举止?

谨向阁下致以深深的敬意

您谦卑顺从的仆人

L. J.

第四封信

致克莱西伯爵^①

关于中国的气候、土地、运河、河流和水果

大人：

在中国的法国传教使团受到您全家那么重大的恩惠，以至在我所负责的重大欧洲事务中，人们向我嘱托要办之事再也没有比向您表示真诚感谢更为至关紧要的了。

大人，我很清楚，尽管您已经给予我们坚定的友爱的支持，您为效忠国王倾心尽力的经常工作及紧急任务，并不总是允许您热心地关注事物的变化。

136

但是，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是要说，对您还能分身关怀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您的门第，您的声望，您的思想，以及其他难以尽数的高贵品质与您融为一体，使我们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整个旅行中，我们当中有些人计算已行程四万法里，我们每行一步无不在您的支持下，无不是受命于您。您的热心启迪我们的雄图大志，您的审慎使我们找到最可靠的方法去实践，您的勇气使我们面对逆境更坚定。我期望您那百折不挠的坚强信念，最终将使本世纪为宗教的利益，为科学的尽善尽美，为路易大帝治下所从事的最辉煌最崇高的事

^① 路易·韦尔瑞·克莱西伯爵(1629—1709)，国务秘书，曾多次被委派率外交使团赴德国和西班牙。其弟安托万·韦尔瑞是耶稣会上，曾是东方国家使团的财务总管。

业取得胜利。

因此,大人,当您使这一事业声震欧洲朝廷的同时,它也使您的大名响彻新大陆。在那里您的名字同样受到福音使者的尊崇,因为它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并得到它正在消除的偶像崇拜者的理解。我之所以乐于向您禀报它的功德,更因为我了解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如此令您欢欣。而且,如果我不是已经向您更为详尽地作过介绍的话,我确信您也就不会有兴趣听我继续讲了。

但是,大人,在使您朴实的情感得到满足之后,该是向您介绍些新奇事物了。我常对中国人谈到欧洲,他们赞赏欧洲的礼节、美丽和豪华;现在该由我向您介绍中国了,您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对它真正的重要性做出准确判断的人之一。大人,下面就是可能给您的有关中国的相当确切的概念并可能令您赏心的某些情况。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土地性质因地理位置而异,即根据其距离南方的远近而有所区别。但我仍能向您确切地说,这里计有十五个行省,其中最小的省也是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仅一省之辽阔,则足以形成一个相当可观的国家,担当这样国家的国君将握有足够之财富,驾驭相当之臣民以满足其十分节制的宏图大志。

犹如各国,该国有其山脉平原,但平原地带异常平坦,似乎从王国建立之初,人们就致力于平整土地,造就菜园果园。因为中国人以灌溉肥田,他们找到的使土地平均受水的最好方法,即是将土地置于同一水平面,否则,当高处土地尚且干旱,低洼地则已受淹。因此,他们沿用此法,丘陵地带亦不例外。从山脚至山巅,将山分成一层层、一级级,雨水则能各处均匀分布,也不致带走种子和泥土。

他们像是强迫大自然在其原本已形成的山脉之处,人工造就一些平原;望着绵延不断的、被层层叠叠的越来越窄小的无数梯田环抱,又像是被梯田做成的花环装饰着的丘陵,实在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而且这里的土地和耕作最好的平原同样肥沃。

确实,中国大部分山脉不像我们的山脉那样多石;泥土甚至疏松

多孔,易于粉碎。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省份的土层深厚,可掘至三四百法尺而不见岩石。土层的深度对土地的肥沃并非没有作用,因为不断渗出的盐类更新着土地,并使之恒久肥沃。

但是,各省山脉也并不一样,尤其是陕西、湖南、广东和福建的山脉。这些省的山脉,由于未经垦殖,遍布各类树木,又高又直,适于建筑用材,尤适于建造船只。皇帝有时着人经水路或陆路从300古法里远的地方运来奇粗的柱子,用来建造他的宫殿及公共设施。

商人也经营大宗的木材贸易。砍去树干的枝桠后,他们在树干的138 两端钻孔以便把树干牢牢地捆扎在一起。像这样八十至一百根扎在一起后,再将这样一组组的木材首尾相连,可形成约一公里的长链,然后经运河及江河,从一个省份运到另一个省份。就在这样编排好的木排上,他们建造多座相当方便的房子供商人携家带小,也供船工在长达三四月之久的旅途中住宿。

另外一些山脉由于蕴藏金、银、铜、铁、锡或水银而对百姓更为有用。确实,已经不再开采银矿,或许因为王朝已有足够的银子,或许因为不愿为如此艰苦劳役再牺牲百姓生命。

至于金子,山洪把许多金子带到平原,无以计数的人以找金子为惟一的营生。人们可以从淤泥或沙砾中找到金子,再者,其质地极纯正,不需任何技巧,像在秘鲁一般,就是不需任何特别技能,便可从石缝中采到金子。

如果很容易取得他们信任的中国人的话可信,他们的山脉里有着可观的财富。听他们说,有些山像是永远笼罩在云雾中,另一些山却相反,从无云雾缭绕,处于亘古的宁静之中。还有的山,上面只生长有经济价值的和有益健康的草类,其他草类则不能生存。有人肯定地说,陕西有一座山,其外形像一只大公鸡,有时鸡鸣之声可达3法里之遥。另一座山位于福建省,当天空孕育着一场暴风雨时,它就会震动,并且像风中的小树那样左右摇摆。

还有一些山终年积雪冰封。还有一座山名为龙虎山,道士们认

为,形如蛟龙的上部耸立于状若猛虎的下部之上。^①

人们特别赞赏福建的那座山。从整体看上去,那简直就是一座塑像,或者说一座偶像佛的雕像。它异常巨大,眼睛有好几海里大,鼻子竟有若干法里长。这显然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作品;否则他们会让它的鼻子短一些,因为他们把短些的鼻子视为美。

山西的那座山也不逊色:它迸发火花,喷着火焰;一旦有人在山旁击鼓或演奏其他乐器,它就会呼风唤雨。最后,湖广等地的山有着使想要盗走山中财宝的窃贼神志混乱,并使他们陷于山中无法脱身的魔法;而对于因其他原因进山的人,找到一条出山的路却易如反掌。

在中国有许多类似的奇闻轶事,欧洲的一些哲学家为之赞叹不已,也整日试图以大自然的情理予以解释。依我之见,还是留给中国人自己去遐想吧,很明显,中国人正是在遐想中才发现全部这些自然的奥秘。

他们尤其执著于幻像中的龙,并赋予它非凡的力量和至上的权力。它在天上,在空气中,在海底,而平日,它盘踞于深山里。中国人还相信在深山里生活着他们称之为仙人的人,因为他们都得到了长生不老的天赋。^②许多人迷恋于这个可笑的想法,钻进岩石丛中并坠人其中,期望终能长生不老。在多处地方可见一些著名洞窟,道士们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只有少数是在修行,其他无数人的劣迹令人厌恶,受到上等人的蔑视,老百姓也因他们的虚伪宗教狂热而不能相容。

最知名的道观均建于深山中。人们从300法里外远来朝圣,其人数之多有时在蜿蜒的山道上形成长长的队列。妇人们尤其为数不少;没有什么比女进香人的身份更受她们的欢迎了。由于没有其他

① 指江西省境内的龙虎山,道教圣地,源于道教的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张道陵的继承人各大天师们曾生活于此。本文中 *bonze* 一词一般指佛教的和尚,但是,此处指道士。

② 对道教的信徒而言,长生不老的人就是与道合而为一的人,道是宇宙的法则。

机会抛头露面,她们对于能以虔诚为名外出见见世面真是心醉神迷。但是由于这样的外出并不常总是能抬高她们的德行,做丈夫的由于担心随之可能发生的续曲,并不太热心于这种善会;因此,在此种活动中几乎只见一般小民参加,有身份的人则几乎总是强迫他们的妻妾把自己的虔诚闭锁在深闺厚墙内。

如果在浏览中国大山后,我们再去瞧一眼平坦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尽管对他们的王朝使他们形成的看法感到不满足,却难以创造出什么比自然给予他们的赠品更美的东西。整个平原都经过耕作。没有界篱,没有堑壕,几乎没有一棵树,他们太担心损失哪怕一寸土地。在好几个省份里,农作物是一年两收,甚至两次收割的间隔期还要种些杂粮五谷及青菜。所有位于北部及西部的省份,如北京、山西、陕西、四川都生产小麦、大麦、不同品种的小米、烟草^①和用以代替燕麦为马催膘的黑豆和黄豆。南部各省,特别是湖广、南京、浙江,因为地势低洼和多沼泽地,所以盛产稻米。农民先是无序地撒下谷种,然后,待小苗长至2法尺高,连根拔出,结成束,或结成小扎,用拉线的方式,棋盘格似的栽入泥中,以便以后谷穗互相依扶,在风中能相互支撑,以抵御狂风的袭击,整个平原更像一些宽阔的花园,而不是简单的土地。

土地适宜各类水果的生长。人们可以吃到梨、苹果、杏、无花果、葡萄,尤其是上好的麝香葡萄,还有石榴、核桃、板栗,以及几乎欧洲出产的其他水果。这里产的橄榄有别于欧洲的,并且并不用以提取油料,或许橄榄本身不适宜此用,也或许中国人尚未发现此用途。^②一般说来,除石榴及麝香葡萄外,其他和我们相同的水果,则是无法和我们的相比,因为中国人未掌握嫁接的技艺。但中国有三个品种的西瓜,全都是该类中出色的。有的个小,瓤黄,味甜,可连外皮吃,

① 烟草于17世纪经由福建的港口被引进中国。李明可能是谈到烟草种植的第一位西方作者。

② 此处指中国橄榄树的果实,或称青果。

犹如我们有时吃苹果那样。我仅于陕西见过。另一些极大极长,内瓢或红或白;果汁清凉甜美,但从不危害身体,酷暑季节可毫无顾忌地食用,人们称之为西瓜。在整个东印度群岛都出产这种西瓜,老挝至暹罗一带出产的西瓜,味道尤为鲜美。 142

除去我们欧洲熟知的水果外,中国尚出产许多我们没有的水果。味道最美的当数荔枝,产于广东省。果大如核桃,核长圆,外覆一层柔软的果肉,果汁丰富,味道甚佳;我不知道欧洲有什么水果与之相似。果肉包裹在似轧花革样的果皮内,果皮极薄,一端呈尖形,如鸡蛋般。如果食用过多,会感觉身体不适。荔枝性热,会使人浑身长疖子。中国人使之连皮晾干,果肉就会变黑发皱,像我们的李子干一样。这样就可备全年食用。一般放在茶中使之略带酸甜味,人们认为其味比食糖的甜味更佳。

在广东省及福建省还可吃到另一种个头小的果品,当地人称之为龙眼,即龙的眼睛。其树高如核桃树。果实外形正圆,外皮平滑呈灰色,底部近乎黄色。但是快成熟时,呈淡黄色。果肉为白色,微酸,果汁丰富,适于为无食欲者开胃,而不适于在饥肠辘辘时用以果腹;性清凉,对人身体有益无害。

中国另一特有的水果柿子几乎产于各省;如苹果一样,种类繁多。南方土地孕育的柿子味甜,可溶于水。山西、陕西产的柿子,果实更大,更饱满,更易于保存。南方柿子果皮娇嫩,平滑透明,红得鲜艳,尤其当果实熟透了的时候。有的品种像鸡蛋,呈椭圆形,但一般较大;有黑色扁平的籽核,果肉黏而透明,汁多,以至从一端吸吮,便可将整个果肉吸入口内,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食用它。经过晾晒,就会像我们的无花果一样,富含淀粉,表面渐渐覆盖一层糖皮,使之具有极好的口味。 143

正如我已说过的,山西的柿子果实更大,果肉近似于我国的苹果,但颜色不同;多在未熟时采摘以便使其在稻草中成熟,或浸于热水中片刻,以便去除在树上几乎总是留存的涩味和怪味。中国人并不花费多大劳力种植柿树,因为柿树可自生自长,适应各种土质。所

以,如果将技艺和自然结合,精心嫁接,我确信果实将会更为鲜美。

先生,我在此不再赘述那些来自东印度群岛,并由于我们的记述而在法国为人熟知的诸如凤梨、番石榴、椰子等及其他水果了。但我禁不住就柑橙再向您啰唆两句。在法国称之为中国橙,因为我们首次见到的橙子就是来自中国的。第一棵也是惟一的一棵橙树至今还保存在里斯本圣洛朗的园中。据说,我们最早的橙子就是这棵树的果实。我们真该为这美妙的水果感激葡萄牙人;然而,尽管在中国的橙子有多个品种,他们却只有一个品种。

在东印度群岛,人们最看重,并作为稀罕物馈赠的橙子大不过一个台球;其果皮为近似红色的黄色,细腻、平滑,特别好闻;然而我却认为大个的更好些,尤以广东产的为佳,其味甘美,对身体非常有益。通常把这种橙子给病人吃,并注意必须事先置于火上或放于热炭火灰中烘软;然后,将橙切开,填满白糖,糖渐渐与果汁混合,形成一种很甜、非常有益健康的汁液,没有比它对肺部更好的水果了。我不知怎样和我们普鲁旺斯的、原本来自葡萄牙的橙子相区别;中国橙比较实在,果皮与果肉不易分离,果肉本身又不像我们的橙子分成小瓣,除此以外,外表看上去,实无多大区别。

我在暹罗时,多数法国人对那些果皮又硬又厚,几乎是青色的橙子感到很满意,说不定他们会有兴趣知道相比之下是否中国橙更好。在口味上,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口味说不准,更不用说去适应别人的口味了;因此,很难找出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所以,可以说各个品种的橙子都是极好的。而我认为一般说来,最近吃到的橙子,在我们看来总是最好的。

柠檬以及东印度群岛人称之为柚子的水果在这里也很普遍,因此柚子大不如在欧洲那么受重视;但人们却精心种植一种特别的柠檬树,其果实大如核桃,圆圆的,青青的,酸酸的,用作各种调味品都极好,常被置于栽培箱中,用以装饰庭院及厅堂。^①

① 酸橙树,又称小中国人树。

但是,在所有中国生长的树木中,我认为那种结草乌果的树才是最奇妙的。这是相当令人惊异的、而且世上没有类似的树木。所以,人们开始把它视为一种变异。然而,这的确确实是一种树木。大人,您可能尤其乐于了解如此奇特的树木的性质及其特点。

该树高如我国的樱桃树,枝干扭扭弯弯,叶片心状,呈鲜艳的红色,树皮光滑,树干短壮,树顶呈圆形且枝叶繁茂。果实包在分成三瓣的球形果皮里,当果实成熟时,果皮像板栗那样从中央裂开,露出三颗大小如小核桃般的白色子实。此时,整个枝干覆满树叶和果实,红白相间,形成世上最美的视觉效果,那栽种着这种树的棋盘格式田野,远处望去像是摆满花盆和花束的大花坛。 145

但是,最奇妙的还在于,这覆盖果核的白色的果肉具有草乌的全部特性:色、味及稠度,所有的一切都完全相似;因此在将其溶化后,用以制蜡。仅需稍加一点水,以便使糊状物变得更柔软、更光滑。如果中国人像欧洲人提纯草乌一样具有提纯这种果肉的技术,我想他们的蜡烛会和我们的同样的质地优良,然而他们并不做那么多道加工,因此他们的蜡烛气味难闻,冒着浓烟,光亮度比之我们的差之甚远。

确实他们的灯捻也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不小的因素。尽管他们盛产棉花,他们的灯捻却不是棉花做的,他们用又干又轻的小木棒作灯捻,木棒上缠着灯心草内茎编的网,这个网有很多细孔,适于过滤被火吸出的草乌中的不燃烧部分,而正是这不燃烧部分使蜡烛维持光亮。点燃的木棒不仅减弱火苗的光亮,同时还加强了浓烟和臭味。

在众多中国特殊的树木中,我不能略去长胡椒的树不谈。这不是像我们欧洲常用的、仅印度向我们提供的那种胡椒,而是另外一种,其子实具有与胡椒几乎同样的特性。^① 它们结在与我们的核桃树一样高大的树上,大小如豌豆,色灰间红色的网络;成熟时,果实自动开启,露出煤玉般的小黑核。其气味极强烈,采摘时,不能在树上停留时间过长,否则就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因此,必须分多次进行,每 146

① 中国胡椒,或 clavalier,子实可入药。

次时间不长。其子实经晾晒,去掉味道太重太涩的内核,晾干的外皮,虽然不如我们的胡椒那么好,那么辛辣,却也不失为一种常用的炖菜的调味品。

先生,我还想再说几句以使您了解该王国土地的肥沃。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盛产蔬菜和块根类菜;这几乎是老百姓惟一的食物。由于尽是好东西,真是什么也不能省略不谈。我若想在此详细介绍,这封信将会没完没了。我仅在此向您说,除了欧洲我们已有的蔬菜外,还有许多其他我们欧洲所不知道的菜,并且我们感到比我们自己的菜更好。他们在蔬菜种植上的精耕细作超过至今我们乡间农业已教给我们的一切;如果说由于我们用许多装饰品使花园更美丽,从而使我们在园艺方面较他们更出色,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种植蔬菜方面却超过了我们。

尽管这件事本身很一般,不值得您注意,也几乎提供不了特别稀罕的东西,我还是情不自禁向您介绍一种我见过的葱头。它完全不像欧洲的葱头是种子长成的,而是生长到一定季节后,在顶端或叶茎上长出小小的丝状体,在中央形成一个白色的葱头,像在土里发芽长出的那个一样。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小葱头又长出一些叶子,就像托着它的一样,这些叶子本身顶端又托着第三个葱头,这些葱头的大小和高低随其距离地面面递减。由于不同层次排列有序和比例谐调,使这小小的植物看似一件艺术作品,或是大自然想告诉我们,在轻轻松松的嬉戏中,她也会比最精巧的、最匀称的艺术品更为完美。

147

如果有关荸荠的介绍是真实的,这将是一种更为美妙得多的东西,这是生长在水中的植物,一种睡莲或睡莲属植物,其根附着在一种白色的物质上,覆盖着一层分成几瓣的红色的莖皮。新鲜的荸荠,味道类似小核桃。人们说,在口中荸荠具有软化铜的功能,恕我冒昧重复别人所述:如果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能使铜成为“可以食用”的物质。

然而,荸荠榨出的汁清凉甘美,并不具有任何可腐蚀金属的特性,这就使可以软化铜的说法令人感到诧异。杭州盛产荸荠,所以一

到那里,我们就好奇地急于作软化铜的实验。我们取中国的双份铸铜,极易酸腐又极脆的铜和一块荸荠,我们当中牙齿最利的一位把铜咬碎成几块;其他人担心会不舒服,不肯用力,未能达到目的。

咬断的铜的碎块其实还很坚硬,这使我们认为荸荠的作用只在于,当它包裹着铜的时候,保护牙齿,并使牙齿更为有力,以便折断铜却不会感到牙齿不适。一点点皮革也能起到与荸荠同样的作用。为了验证我们的看法,我们使用了经过锻打的铜,无论牙齿还是荸荠都没能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在嘉兴城,我们多次重复同一实验,但总是取得同样的结果。真的,若想不受骗,对那些离奇的事物,必须听过不止一次,才能相信。

148

如果中国的土地土层不像我所介绍的那样质地良好,那么深厚,流灌其间的运河足以使其变得很肥沃了。除了带来土地的丰收、商业的便利外,运河还给大地增添了美丽。河水很深并且清澈透明,缓缓地、让人难以觉察地流淌着。一般说,每个省份都有一条宽阔的河道作为交通大道,河道两侧筑有堤坝。堤坝上覆盖着平整的石板或粗糙的大理石板,石板侧立,卡在同样材料的桩子间,通过沟槽把石板连在一起,犹如我们进行木加工时习惯的做法。

战争年代使王朝这条最美丽、用途最广的运河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年久失修,多处毁坏。然而,在限制河水并在为拉纤人提供行走的道路方面,它依然有很大用途。除堤坝外,为方便陆路交通,河上还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桥梁,有三孔桥、五孔桥和七孔桥。桥心孔非常高,船只通过时,无须放低桅杆。用大石方或大理石砌成的桥拱呈规则的弧形,桥栏杆很合适,而桥墩极狭窄,远处望去,所有的桥孔似乎悬在空中。这样的桥几乎随处可见。当运河一如既往,笔直流淌时,这一长串的桥就形成一条通道,美妙绝伦,巧夺天工。

大运河向左右分出许多小运河,小运河又分出无数支流,流向大的村庄,甚至流往相当大的城镇。有时,小支流聚成大盆地、池塘和湖泊,周边的土地得到浇灌。这条点缀着众多小桥的、河水清澈丰盈的运河,同样分布在宽阔平原上,河面帆影点点,而且请容许我大胆

149

地说,它还在无数村庄和城镇的环抱中。它充盈着村庄城镇的沟沟坎坎,规划城市的街道,从而形成了世界上不仅最富饶,也是最美的地方。

我为看到如此恢弘的景色感到意外,也惊诧不已。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我有时暗地里对中国抱有忌妒之意。欧洲应真诚地承认,在这方面她没有什么可以与中国相媲美的。法国曾常常以其巧妙地建立辉煌的宫殿、美丽的园林美化了她最蛮荒之地而自豪。如果此项技巧曾被用在大自然丝毫没有吝惜她的恩赐的中国富饶的田野,那将是何等景象?

中国人说,过去这里是汪洋一片,只是通过辛勤的劳动才将部分水引入大海,将其余的水留给人们四处开凿的众多的运河。果真如此,我真不知怎样赞赏中国的能工巧匠们的勇气和机智,是他们曾整省整省地开凿疏导,才使世界上最美丽最肥沃的,海洋般辽阔的平原得以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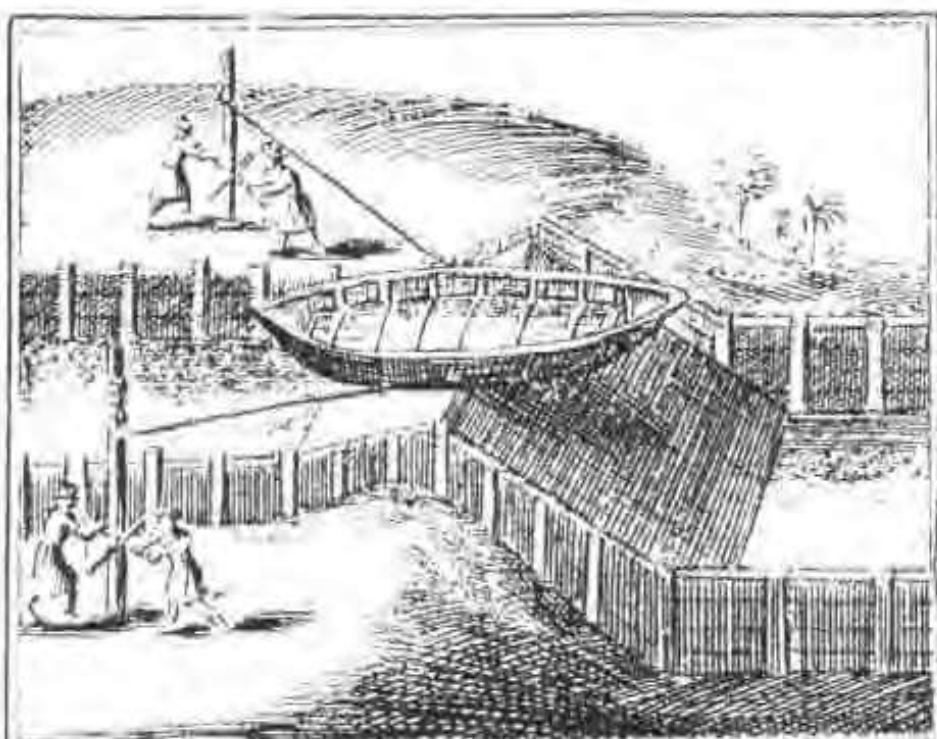
一些很少受到物理及水平测量原理教育的人,竟然能将如此伟大的工程完成得尽善尽美,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运河常是笔直的,布局有序。为了保养运河,人们开辟了与河流相连的通道,以及洪水时溢洪的出口。中国人的机智灵巧至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不容怀疑的。

南方省份的运河之一被称为大运河,因为它贯穿整个王国,起自王国南方的广州,通往位于最北部的北京城。^①途中只有不足一天的路程不得不走旱路以通过江西省边境的梅岭山。两条河流发源于梅岭。^②其中之一向南直通大海,另一条则向北流去,直至南京的江河,从此处,借助几条运河和黄河,就可以继续北上,直达鞑靼的山脚下。

① 大运河是7世纪初隋炀帝杨广修建的。(以上为原注。作者此处所述有误,大运河不是起自广州。——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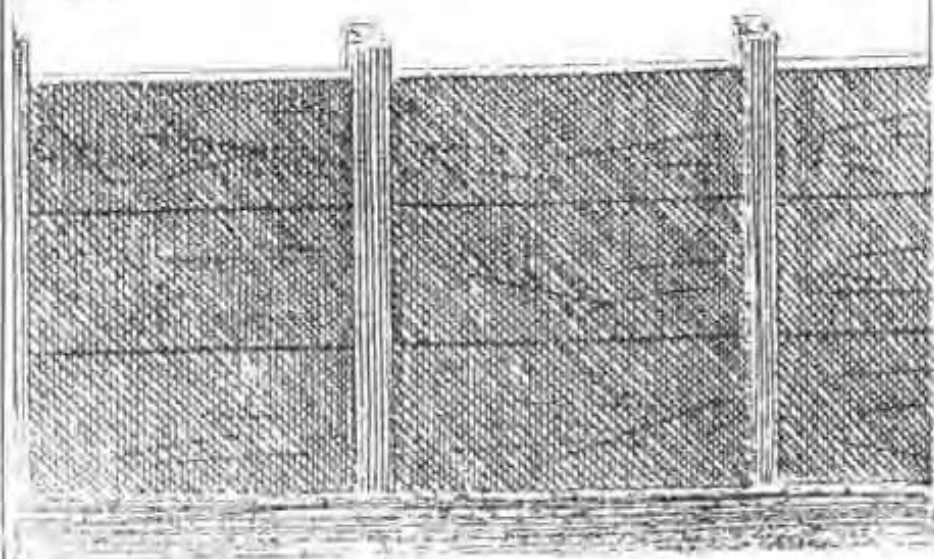
② 货物通过梅岭关运至广东省的南雄,从那里再重新装船。

但是,由于在四百多法里的大片面积上,土地高低不平,或者没有一个适宜水流的坡度,人们不得不修建了多个船闸。尽管和我们的船闸极不一样,但人们在谈及时均如此称呼。正是这些瀑布,犹如奔腾而下的激流,随着各个运河所处的不同的水平高度,或急或缓地



使船只从一运河过渡到水平面不同的另一运河的奇观

10. 11.
P. 180.



中国运河两岸的堤坝

从高处落下。为了把船从较低的运河提上来,雇佣了一些人为此目的在各船闸旁听候派遣。

为使船不致滑脱而在船的左右拴牢缆绳后,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几个绞盘,工人靠自己的臂力一点点把船提起,直至达到上面运河的高度,船只可以继续航行为止。这项操作费时很长,十分艰巨,并异常危险。如果他们能见到我们的船闸只需一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或关闭,使我们最长最重的船只或上提或下降安全通过闸口,他们该会多么惊奇啊!

在中国,我在多处地方见到两条运河互不相通;然而人们依然能使船只从一条运河过到另一条运河中去,哪怕它们水平面相差 15 法尺。这就是他们的做法。

在水平面高的那条运河的顶端,建立了两个顶端相连的向两侧水面延伸的泄水坡。当船只处于低水平面的运河中时,人们用绞盘将船提至第一泄水坡的平面上,直至由于提高而船体靠自身重量沿着第二面泄水坡而落在上面运河的河面上。船只在此行进片刻像是射出的箭。船只从上往下行驶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我不明白,当这些通常又长又满负荷的船只悬空在两面泄水坡相交的尖角上时怎么竟然不会拦腰折断,如此跨度下,长长的操纵杆定当承受极大的力的作用。然而,我却未听说发生过事故。我乘船通过船闸相当频繁,而当你不乐意步行过闸时,全部措施不过是牢牢抓住一根缆绳以免被从船首带到船尾。

大运河上并没有这样的船闸。因为大如我们船只的御船是人力所无法举起的,它势必在下降时被摔得粉碎。所有困难在于提升我前面所说的那股激流,而这正是他们的成功之处。但这也并非毫不费力、不耗费巨资所能做到的。

正如他们所称呼的,这条水路对于将南部省份的粮食布匹运往北京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人的话可信,有 80 至 100 吨位的船一千艘每年航行一次,全部运载皇帝陛下所需用品,即使不计私人船只,其数字也是可观的。当这些庞大的船队通过时,人们会说船上载

的是东方各王国向大清帝国的贡品,并说这种船队一次运载的贡物足够鞑靼生存几年所需;然而,北京自己独享全部贡品,并且如果外省不向这座大城市提供市民生存所需,这船队运来的货物还远远不敷所需。

中国人不满足于修建运河以方便旅行,还挖凿了许多储存雨水的沟渠,以便旱季时用沟渠的水灌溉他们的农田,北方的省份尤其是这样。夏季,我们看到全部农民忙于用他们的戽斗水车把运河的水提到他们在田间挖掘的无数沟渠中去。在另外的地方,他们修建了一些巨大的青草垛,以供不时之需,其垛底高于地平面。除此以外,在陕西和山西等省,到处都凿有深80至100法尺的水井。他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劳动从中取水。如果他们偶尔在当地发现了活水,请看他们是多么灵巧地利用这股流水:在高处,他们用堤坝把水圈住,然后再把水流引向各处,以使整个地方受益;根据每个人的需要,他们把这股水流劈成小水沟;这样整治合理的涓涓流水常使整省土地变得肥沃。

中国的河流也并不比它的运河逊色,特别是其中两条已因各种游记传说而赫赫有名。第一条叫长江,或扬子江,通常译为大海之子。但是,我认为是以讹传讹,因为中国人用以书写扬子江的“扬”字与海洋的“洋”是不同的,尽管二者在发音和声调上相似。在“扬”这个字的涵义中,过去所给予它的这个涵义对于我们有相当的意义。禹帝统治时期,^①“扬”是中国南部该河流域的一个省份的名字;而且以此命名该河流,还可能因为该王子曾将当时在中国全境泛滥的洪水疏导至此。^② 该河发源于云南,^③流经四川、湖广、南京,在方圆400法里的面积上流经四个王国后,于崇明岛对面流入大海,河口被它自

① 原文 yon, 根据史实, 似应为禹。——译者注

② 扬子江或称蓝色的江。根据中国古代传说, 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创造者传奇英雄大禹(公元前2223—前2206年)成功地治理了“泛滥的河水”, 并将国家划分为九个省份, 其中之一名为“扬州”。实际上写为“扬州”或“扬子”, 都用这个“扬”字。

③ 扬子江(上游称长江)实际发源于现今青海省境内的可可西里山, 于崇明入海。

已从远方顺流裹挟而来的泥沙锁住。中国人有句成语说：海无边，江无底。的确，在好几处，是见不着底，另一些地方，他们认为可达二三百法寻（1法寻相当于1.624米）。然而，我却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船舶驾驶员一般顶多带着五六十法寻长的绳子，从未留意探测到300法寻过，依我看，以他们一般的探测手段，是没有可能发现河底的，这才使他们把水深做这样的夸大。

我经常航行于这条河上，我甚至仔细记下从南京至另一条河的河口的水道、河宽，从河口处进入另一河流以便继续前往广州的行程。在南京前方离海30多法里的地方，有一段半法里宽的河道，通过这里是危险的，这段河道因每天都频频发生的事故而有名。在河道中，由于水流很急，形成了许多河心岛。由于盛产两岸所有城市用来取暖的、高达10到12法尺的灯心草，这些河心岛对于该省是十分有用的；因为人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木材修建住房和船舶。这些岛屿给当地提供了一大笔收入，皇帝也由此获取可观的税收。

有时山上的水量特别充沛，这条河流会变得非常湍急，经常会把河心岛冲走或削去半截；同时，也会在别处形成一些新的岛。人们惊奇于这些岛瞬息间的变化，就像这些岛潜入水底或迁往异地了。虽然并非总是这样，但是，每年都会有巨大的变化。为了不至发生错误，官员们每三年就要对此丈量一次，以便根据岛屿实际情况提高或降低税额。

155 中国的第二大河是黄河，也即黄色的河流，因为它裹挟的泥沙使河水呈黄色，尤其在雨季。我曾见过其他不少河流，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其河水很稠，充满河泥，更像泥石流，而不像真正的河流。黄河发源于四川省西部边界山脉的顶端；^①从那里进入鞑靼草原，在草原上，它沿着长城流淌，并通过长城进入中国，到达陕西省和山西省之间。然后，它流经河南，陆地流程达600余法里，在流经大部分北方省后，在距离长江入海口不远处进入东海。我曾乘船横渡，也曾在许

^①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境内的巴颜喀拉山脉。

多地方沿着它的岸边走过；各处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但河水不深，不甚利于航行。

这条大河在古代曾多次给中国造成灾害，至今还不得不在多处地方用漫长和坚固的堤坝约束那不驯服的河水。然而，两岸的城市依然对水灾的危害担心不已。因此，在地势低洼的河南境内，在离城墙 $1/8$ 法里的地方，人们小心地用土垒起一道覆盖草皮的堤坝，以备一旦河堤决口保护自己，就像五十年前所曾发生的那样。当时为了迫使长期严密围困河南城的逆贼撤退，^①皇帝下令决开部分河堤，水淹敌军。但是，他所给予围城的援助所招致的危害远远超过围城者的疯狂：几乎全省被淹，多个大城市和无数村镇成了汪洋一片，省城三十余万居民遭殃，也包括几名我们的传教士，他们在省城有许多信徒，他们因而丧生并失去他们的教堂。从此，这个低洼的地方就变成池塘和沼泽地。并非人们不想弥补造成的损失，只因工程浩繁，耗资巨大。主管公共工程的工部不止一次力谏皇帝派遣南怀仁神父前往，可能最终皇帝同意了；但是，他发现官吏们以此为借口企图使神父远离皇宫，目的在于使神父陷于艰巨的、足以使他丧身的工程中，或者至少永远不得体面地脱身。

156

中国还有许多其他不甚知名的河流，然而就商贸而言却有用得多。由于这些河流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先生，恕我不一一详述，否则太枉费您的耐心了。至于山泉，只有企盼会有更多更好的泉水了。肯定说，一般的水质是不好的，这可能迫使居民们，尤其是南部居民不得不将水煮沸了喝；但是，因为热水淡而无味或有异味，于是他们就想到在水中加些树叶以增添某种口味。他们感觉茶树的叶子最好，就都用茶叶沏水喝。恕我冒昧地说，既然上帝的意愿是那么普遍地向各个民族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并满足他们肉体的享乐和精神上的乐趣，上帝可能也不愿剥夺中国人生存所最需要的水。因此，为了弥补由于土质不佳，几乎所有的井水和泉水有咸味这一缺陷，上帝使

① 现今开封。效忠明朝的人自己决开了黄河的堤坝。

这里茂盛地生长出这种特殊的树木,其叶片不仅用于清除水中的异味,并使之美味可口,有益健康。

157 人们肯定地说,中国的泉水中有许多像海水一样,具有规律的涨潮和落潮现象;或许它们有暗道与大海相通,或许在流经某些土地后,水中充满适于引起这种涨落的盐类和特性。

既然我已开始谈及中国的各个河流,我就不能略去几乎各省随处可见的池塘和湖泊。那些在冬天由于山洪形成的水塘使田野荒芜,使得整个夏天颗粒无收,土地含沙,布满石子。来自山泉的池塘湖泊则盛产鱼虾,并且从中提取的盐使皇帝获得巨大的收益。其中之一(我想是在山西),湖心有一小岛,盛夏时只需将湖水从四面泼在岛上,用不了多长时间,岛面就覆盖一层喷香的雪白的盐壳。整个夏天,如此这般操作,收效甚大。所收之盐,几乎和海盐一样咸,足够供应全省用盐,这种盐更常用来腌制肉类。

尽管我并未亲眼目睹中国的著名的湖泊,但是,历史学家们认为产生了那么多奇迹,我还是可以向您汇报些,我绝对保证不了它的真实性,但它仍能令人了解该国的特性,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越是容易让人相信。

在福建省,有一个湖泊,湖水是绿色的,它可以把铁变成铜。在距此并不太远的另一湖泊岸边,人们修建了一座高大华丽的建筑物。每当天空预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时,从建筑物的各个房间就可以听见钟声。广东省的一些河流每年变换颜色。夏冬之季,河水清澈见底;秋天则呈蓝色,是极其美丽的蓝色,人们可以用来染布料。

158 就是在那里,人们发现一个布满洞穴的高山,其外表看上去就令人恐怖。山上有一个湖,其特点是,如果有人在里面扔一块石头,就可听见雷鸣般的轰隆声;少时,天空就会布满一大片乌云,并立即化为雨水降下。

但最有名的则是云南的湖了。中国人保证这个湖是在一次地震中形成的,这次地震把那块地方连同它的居民吞没在湖底。这是对当地居民罪恶的惩罚,他们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居民中惟一得以

逃生的是一个孩童,人们发现他漂在湖心水面,被托在一块木板上。

在海南岛——它归属中国——有一种水流,我难以断定这是湖泊抑或是山泉,它可以把鱼类石化。我本人带回几只螃蟹,它们尽管完全保存了原来的外观,却已变成石头,脚爪和身体变得非常坚硬、结实,与石子几乎没有区别。自然界的奇迹在中国并非那么特别,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东西;人们之所以不相信中国人讲述的这一切,往往并非因为他们的故事毫无根据,而是因为这些故事常常带有传奇夸大的色彩,让人甚至对真实的事物也产生了怀疑。

先生,有关鱼类,为了不有任何遗漏,我很乐意能够向您介绍河流湖泊出产的各种鱼,以及他们沿海可捕捞到的鱼类,但这方面我了解太少,实在难以详细介绍。我觉得,我们法国有的鱼,我在中国都见到过;我倒是注意另外好几种是我不认识的,我也说不出它们的名字。我所能说的仅此而已。除此以外,您大约在各种游记中读到过有关被称为金鱼和银鱼的鱼,我可向您证实,此鱼产于许多省份,是宫廷及豪门巨富花园中一种极其特殊的装饰品。

它们一般长一指,粗细相称。雄性从头开始至半身或更多部位呈大红色,其余部位及尾部为金色,一种熠熠发亮、鲜艳夺目的金色,真金饰物都与之无近似之处。雌性为白色的,其尾部甚至一部分身体完全银光闪闪。雄性和雌性的尾与其他的鱼尾不同,都不是单片和扁平的,而是成束,又大又长,使这小小的动物具有特别可爱之处,而其身体又是非常匀称姣好。

想要饲养此鱼必须百般精心,因为它们极其娇弱,对气候变化都很敏感。一般养在很深很宽大的鱼缸中,缸底覆置一侧面有孔的土钵,以便酷暑季节鱼儿得以藏身免受日晒之苦。水面则撒布一些特殊的草叶,这种草可保常青并使缸内凉爽。缸内的水每周更换二至三次;方法是每次清理鱼缸时掺入一些新水,永远让鱼缸有新水置换。如须将鱼挪缸,必须格外小心,千万不要用手触摸,用手碰过的鱼会立即死亡或失去光泽。为挪动鱼儿使用一个小勺网,勺网上端系在木制的小圈上,用此小网就可让鱼儿不知不觉地进入网内。当

167 鱼自己进入网后,要小心不要碰撞它们,而是将鱼保持在原来的水里,水缓慢漏出的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将鱼挪入新水。巨大的声响,如炮声雷鸣,强烈的气味,激烈的震荡都对它们有害,有时甚至会致死。正如我在海上常见的那样,我们常带着金鱼,每当放炮或融化沥青时就会造成金鱼的死亡。然而,它们却几乎不吃什么就能活命;水中难以觉察的小生物,或水中掺杂的泥土几乎足够它们生存。人们不时往鱼缸投些用面团做的小面球,但是,没有比一种不放酵母的面饼更好的饲料了,^①浸水以后,变成粥状物,金鱼对此食物十分贪吃,而事实上,这一饲料是非常适合它们天生娇弱的体质的。

在气候炎热的地方,它们繁殖很快,要注意随时把漂在水面的鱼子捞出,否则它们会把子几乎全部吃掉。捞出的鱼子置于曝晒在太阳下特备的鱼缸中,至热量使之孵化为止。刚孵出的小鱼色黑,它们中有些始终保持黑色,而另一些则渐渐根据各自不同的品种而变红,变白,变成金色或变成银色。金色和银色开始从尾部顶端逐渐形成,然后,根据它们特殊的布局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向外扩展。

167 先生,这一切以及其他宇宙间的奇迹,使我们随处可见上帝的旨意,为了对我们的爱,上帝以其千变万化的手法装点美化世界。他不满足于使天空放出光彩,使大地变得富有,他还下到深渊,沉入海底,留下他巨大智慧的遗迹,略去那些像是要使大自然惊奇的巨兽不说,他还造就了这些上面我向您描述过的神奇的小鱼。这些鱼虽小,却仍然以其独特的美引起我们的赞叹,并使我们体会到造物者的伟大。

先生,这就是扼要的概括,并作为我为自己设计的该国的旅游图。这只不过是些表面现象,恕我冒昧地说,是灵魂和精神广布于百姓心中的王朝的主体。或许,当您读完我给您的这封信,您极想知道哪些足够幸运的民族有造化得到这个世界最大、最美、最肥沃的一份赐予;这样,只要由上帝的子民耕种,居住着真正的犹太教徒,那么,作为一块真正的乐土已是万事俱备了。如果我们像希伯来人那样,

^① 用来做圣体饼的不放酵母的面。

只须跨越红海和几片荒原,可能四十年就足够使这块土地服从于耶稣的教义;但是如此宽阔的海洋,如此艰难而又无尽头的,甚至使摩西和先知们无法快行的陆路,有时会减弱耶稣基督使者的激情,并减少新使徒的人数。

像过去被摩西遣去寻找乐土的希伯来人,愿上帝欢喜我来到这里介绍中国可能给予福音使者的无尽的财富和珍贵的收成;可能见到如此丰盛的收成会把整个欧洲招引来。至少,我希望我提供的见证不至于完全无用,随我之后而来的人数不多的传教士巨大的热情将能代替如此广袤的王朝所需要的很大数量的传教士。

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卑贱顺从的仆人

L. , J.

第五封信

致外交国务秘书德·托尔西侯爵先生^①

中华民族的特点,其悠久、杰出之处及优缺点

阁下:

在国王赐予您的,而您又以您的才华如此出色完成的光荣职务中,全欧洲期待于您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外国人风俗习惯及特性的深刻了解,更有助于把您提高到完美的高度。既然如此,我确信,当您命我就有关中国王朝写信给您时,您可能特别希望了解中国居民的特点。的确,通过历代王朝的统治来判断未来,这些知识对您而言可能是没多大作用。至今为止,法国尚未与这些人民有过任何联系,似乎大自然把他们置于离我们那么遥远的地方仅仅为了完全把他们和我们分开,不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在路易大帝治下难道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吗?对于他,自然本身不是也曾经常改变自身的规律?而上天,似乎至今为止吸引了各个民族为它的荣誉而忙碌,难道它一点也不打算让那十分骄傲的中国为它的光荣做些贡献?

164

很明显,阁下,在您的领导下,我们会看到东方最伟大的王朝和欧洲最强大的王国的联合;如果没有影响远达世界另一端的决定命运的这场战争,可能您早已接见过一位从未承认过世界上任何君主的国王所派遣的使者了。这场为基督教的建立对您来说如此光荣而

^① 德·托尔西侯爵,让-巴蒂斯特·柯尔贝(1655—1748)是大柯尔贝的侄儿。

有益的,至今被时代的苦难所阻断的谈判很可能得到恢复;正是为使您对此有所准备,我冒昧地向您介绍可能派往您处的使者的特点。

中国人是世界上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正如我们几乎无从找到那些巨大的河流的源头一样,中国人的起源也是难以发现的。为此,必须追溯到比我们全部世俗历史更为遥远的年代。甚至拉丁文《圣经》为我们划分的时间,对于验证他们的年表也是不够长的。^①

的确,这个伟大君主国的历史不仅是可疑的,而且明显是错误的,从王国建立至今,其历史已超过四千年。但是所有学者约定俗成的历史是那么连贯,那么详尽,又是以那么恒远的传统建立起来的,所以怀疑这部历史势必被他们视为可笑,并且正如他们所述,会被视为异端。

根据他们所有学者都不置疑的这部历史,中国在四千多年前就有了自己的国王,并代代相传至今,从未间断过。并非总是同一家族在王位上:前后共有 22 个不同家族,236 个皇帝。许多大学士还将这个君主国上溯六百多年。但是尽管他们的见解很可能有根据,人们依然可以坚持第一种见解;这是件令人看到这一王朝的伟大和崇高的事情,因为多五六百年或少五六百年都不能削减它的历史的古老性。 1615

肯定,对这份古老的编年史检验之后,不允许我们对共同认同的历史有任何的疑问,特别是因为中国的编年史从未因有外国人插手而变质,因而是可靠的和无可置疑的。编年史写得毫不矫揉造作,文笔简练朴实,令人信服地具有说服人的真实感;由于才干、真诚和率

^① 中国历史的发现动摇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础本身,对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也不无影响。事实上,中国的编年史把创世纪提前到比《圣经》记载,特别是比成为正式文本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记载的时期早许多。自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末,神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曾试图协调两种编年史,他们用《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即《圣经》旧约的七十人译本,与之相比较,因为该译本编年较悠久;同样,他们把中国历史上文明开化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尧……)与基督教的长老对比,把大禹的治水与诺亚时代的洪水相比。

直受尊重的孔子从未怀疑过这部历史,甚至在耶稣基督诞生前 550 年,根据它建立了他的全部理论。编年史非常符合圣言中有关早期人类时代部分的描述,书中确定伏羲曾统治了 150 年,神农 140 年,黄帝 111 年,尧在位 118 年,如此类推,其他帝王,依据历史所载,在位的年代总是越来越短;最后,编年史上所载从古代就开始观察到的日、月食都确实发生了,只是他们是通过观察,而非通过他们的不够精确的计算。这一切使我们深信,如果我们能理性地怀疑中国的历史,那么世界上世俗的历史就很少会有可靠的东西了。

165

另外,此王朝有着所有其他王朝的命运,其起源总是没什么值得注意的。表面的迹象表明,诺亚的子孙的足迹曾踏上亚洲的土地,并最终进入中国的最西部,即现在称之为陕西和山西的这块地方。最初,他们生活在大家庭里,而国王由父亲担当,在漫长的岁月中,众多的家畜及其他乡间的财富曾赋予他们统治的权威。

伏羲是君主国的奠基人;他的智慧、才能、美德、威力,以及丰富的经验和年长人的风范使他具有好名声,人们听从他的意见就像服从上帝的意志。从个人生活到国家管理,以至宗教,一切均由他掌管,使国家在很短的期间就变得繁荣昌盛;他的臣民最初居住于河南省境内,几年后,他们开垦了一直延伸至东海边的全部土地。

似乎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感到自己与其他人不同;如同那些王子,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高尚气质,这使他们总是与百姓不同。或许由于四周的王国还未开化,或许不如他们机智。从那时开始,他们为自己立下的立国箴言是,只有当有必要接受外族的臣服时才与外族交往;当时,他们尚未以勃勃雄心追求统治权的象征,而是为了有机会向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展示完美政府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因此,当他们的臣属国中,某国不肯在指定时间出席,他们并不公开以武力迫使其屈服;相反,对它表示同情。他们常说,如果它总不开化,我们又有什么损失?既然它远离智慧,每当它因偏见或盲目而失败,它只能责怪它自己。

这一明智的政策使中国人在整个东印度群岛,在鞑靼海峡,在波

斯湾,被人们视为世界降示的神;日本人对中国人评价很高,所以当圣沙勿略去向他们传教时(尽管此时中国已大大不如过去那么正直诚实),他们反对圣徒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如此圣明,如此开明的王朝尚未选择这个宗教。

167

但是,这一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政策,最初可能是一个有益的箴言,随后却演变成为狂妄自大。他们自视为杰出的民族,上天使之诞生于宇宙的中心并发号施令的民族,是惟一有能力管理所有民族教化并使之文雅的民族。他们把其他人看成是庸才,是小魔鬼,是作为大自然的渣滓和废料被抛弃在地球边缘的;而中国人处于世界的中央,惟有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适当的外形和真正的高大身材。他们古时候的地图上画满了能使人产生对人类鄙视的图形和许多标记。

但是,当他们看到欧洲人受到的各种科学的教育,他们大为吃惊。他们说:“这些离我们如此遥远的人怎么会既有思想又有才干?他们从未读过我们的书,他们甚至不认识我们的字;他们完全不是按我们的规矩培养的,然而他们说话推理却和我们完全一样。”

我们的产品,如布匹、钟表、数学的工具以及类似的小玩意儿,更让他们吃惊,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才有能工巧匠。于是,他们知道我们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不开化,他们有趣地说:“我们过去以为其他民族的人都是盲人,大自然只让中国人长了双眼;这一般来说是不正确的。如果欧洲人不像我们一样看得那么清楚,他们至少也得有一只眼睛。”

我有时见到一些法国人,他们因受到中国人这种可笑的虚荣心触犯,忍不住要发起火来。其实,他们不如一笑了之,至少应该原谅中国人。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只见过鞑靼人或印度人,而且他们是从远处看西方,就像我们如今看澳洲的土地,加拿大的森林一样。如果我们在远离魁北克 300 法里的地方发现几个易洛魁人数学家或几个阿尔孔克学者,他们发明一种新的哲学,比我们的更明确、更完善、更具广泛的意义,我们不应比中国人少受指责,因为我们自以为高他们一等,至今还把他們视为野蛮人。

168

除了狂妄自大外,应该承认中华民族还是具有突出的优点的:在处世之道上温文尔雅,处理事物上通情达理,有条不紊,热心公益,治理政府有正确见解,思维敏锐,但是老实说,在思辨科学方面是平庸的,而在道德方面正直、可靠,他们始终保持非常符合理性的道德。

百姓致力于在家中教育孩子;重视农业高于一切,极端勤奋,喜欢并十分精通商业。城市里的法官和行政官吏外表装得严肃庄重,饮食有节制,判案公正,这使他们受到全体百姓的尊重和爱戴。皇帝本人则把能使百姓幸福记在自己的光荣册上。他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中的父亲,而不是一个大国的君王。

阁下,我向您介绍的中国人的特点绝非出于恭维,而是忠实地从历史中提炼出的结论。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长期以来作为统治灵魂的杰出智慧的无数例证。确实,内战,皇帝无能或暴虐,以及外族的统治等,曾不时打乱过大好的秩序。但是,或许因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卓越的,或许因为百姓生来就具有这种好秉性,这些不稳定的时期肯定是长不了的:只须对他们稍稍放松约束,他们就会恢复原来的行为准则;而现在,在内部纷争以及和鞑靼人贸易带来的大量腐败中,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古老廉洁美德的遗迹。

169

阁下,我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了解很多。我知道自己只是有幸给您写一封信,而不是撰写历史。再者,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把中国人留下的历史译成法文,我确信它将以其新奇和所包含的奇特的事物让您感到有趣。

我谨在此就其人民的风俗习惯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状况。我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地为您做个描绘,说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在欧洲的生活一样,吝啬、有野心、贪恋玩乐在所发生的一切中占有很大份额;商业交往中不讲信义,法庭上笼罩着不公正,王公廷臣之间勾心斗角,耍尽阴谋诡计。然而,有身份的人士采取许多措施以掩盖缺点,一个外国人如果不注意认真了解事物的真相,他会以为一切都安排得完美无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欧洲人是很相象的。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神情、语言、本性、礼节,以及他们的举止不仅和我们

的不同,而且也和我们注意到的世界其他国家不同。

阁下,您大约注意过画在中国瓷器及珠宝盒上的图形。我们的绘画总是把我们显得比本人更漂亮,中国人的画却把自己画得残缺不全,使之变得可笑。他们并不像他们自己描绘的那么不像样。确实,他们在思想上关于真正的美和我们所形成的概念是相符的。他们要求一个男人身材高大,膀大腰圆,有宽大的额头,细小的眼睛,短鼻子,耳朵稍大,嘴一般,长髯黑发。

法国人所那么看重的修长的身材,活泼的神情,自信的贵族的举止是完全不合他们的口味的。一个能把扶手椅塞满的男人——恕我冒昧——一个神情庄重,身体丰腴,从而具有肥胖和宽阔的形象的男人,就是长得好的男人。至于肤色,他们天生和我们一样白净,尤其是北方人;但是,由于男人很少爱惜自己,常常出门在外,头上仅戴一顶难以遮脸防晒的帽子,所以,他们一般和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人一样皮肤黝黑,甚至由于气候炎热,广东省和云南省的百姓几乎半身裸露地在露天干活,所以他们的肤色是黄褐色的。

170

男人越是在这方面不讲究,女人却越是精心保养身体。我并不清楚脂粉是否用得很普遍,但是听说她们每日清晨都用一种更易使皮肤暗淡无华而不能使其焕发新光彩的白色粉末扑面。她们全都是小眼睛,短鼻子;除此以外她们丝毫不比欧洲妇女逊色。但成为她们天性的谦逊无限地突出了她们的优雅风度:连接上衣的白色锦缎小领,紧束并完全遮住她们的玉颈,而小手则总是掩藏在又长又宽的袖子里,走起路来轻柔徐缓,眼下垂,头微倾,看见她们的样子,人们会说她们是修女或沉思的一心崇敬上帝的职业的虔诚教徒。因此,习俗经常比最严厉的道德在约束女性上有更大的威力;可以期望,基督教义的圣洁可能从这些女信徒身上获得的东西,要花上多少世纪以启发崇拜偶像的中国妇女才能得到。

这一谦逊的美德,并不能说她们不具有女人通常有的固执;越是对她们约束得紧,她们越是不甘寂寞。她们穿着华丽,清晨起床要花去几个钟点梳妆打扮,想着或许白天会被人瞧见,尽管平日她们只是

在家人前露面。一般由许多发圈组成，四周插满金银花束的发式具有极其奇特的韵味。但是，阁下，我不能也不打算对发式做一描述，因为我深知您并不期待我加以详细描述。然而我却认为，如果在法国见到这些发式，人们可能会试图摆脱现在所用来装饰的怪发团，而采取中国式的发型。

女人和男人一样身着缎子或织锦长袍，按个人特殊喜好着红、着绿或着蓝。岁数大的则穿黑色或紫罗兰色。此外，她们还在上面套上一件类似大擎样的衣服，袖子极肥大，如果不注意撩起，袖子就会一直拖到地面。但是，最使她们与世界上所有女人不同的，使她们几乎成为特殊女人的，是她们的脚，而这正是她们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这一点令人吃惊而又无法理解。这种不自然的做法有时甚至达到过分的程度，如果不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总是对最自然的想法占上风的古老习俗迫使她们，并使她们适应当地的习惯的话，她们真可能被视作发疯。

女孩一降生，保姆就精心地把她们的脚紧紧捆扎起来，以免她们的脚长大。女性好像天生就要受这折磨，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地将就了这一做法，看不出她们的身体受到什么伤害。她们的用金线、银线和丝线绣的缎子小鞋真是纤尘不染。脚虽小，她们走路时却总是设法把它们显露出来。大人，她们是在走路，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而且她们愿意整天都在走，如果她们能自由地出外的话。有些人确信这是过去中国男人的一项创举，为了使妇女不得不守在家中，他们使裹小脚成为一种时尚。我经常就此向中国人打听，他们自己甚至从未听说这个说法。其中一人笑着对我说，这是故事，我们的长辈和我们都太了解女人，所以不相信把她们的脚削掉一半，就会削去她们走路的能力和见见世界的愿望。^①

^① 这一习俗的来源未经查实，尽管传统的说法把它归于诗人李煜（937—978），说他要去看他的妻妾舞于人造的荷花之上而设想出将其双脚改变成月牙形状。事实上，从公元950年宋朝时开始，这种裹脚的习俗在社会各阶层是很普遍的。

只要稍微想看一下中国妇女神情和面部表情的关系，欺骗巴黎妇人的慈悲心就不会容易了。去年，她们收容了一个被遗弃的法国女人并向她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帮助，因为她自称是外国人，出身于一个中国最高贵的家庭。这一事件引起所有人的好奇。德·克卢瓦西侯爵先生曾向我表示，^①如果我能研究出此事的真相，他将会感到非常高兴。慈善事业，他补充说，对上帝也可算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尽管人们常对一些完全不配接受善举的人发慈悲；如果这里仅涉及在施舍上的单纯错误，可以借口迫不得已，就让上当者继续错下去算了。然而，这个姑娘自称是无神论者，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劝勉她信仰基督教，向她宣传教义；她已经，或装作已经了解我们基督教的奥义；总之，她想选择我们的宗教，人们也正准备为她举行入洗仪式。如果她是中国人，一切都很好，并且我们还应该感谢上天把她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带来使之投入教会的怀抱；但是，如果她是法国人，显然，她一出生就受过洗礼了。她想再一次受洗，这一滥用圣事是对神灵的亵渎。



^① 查里·科尔贝·德·克卢瓦西(1625—1696)是大科尔贝的弟弟，德·托尔西的父亲。

应受到惩罚,参加这一圣事的人自己也成了有罪之人了。

179 早有人告知我要特别注意这个所谓的中国女人;但是,除了克卢瓦西先生的命令外,我认为最好还是彻底弄清这个女人,以便使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醒悟。当她知道我想见她时,她可不是一般的为难。她说:“他不是中国神父,而是印度来的一个传教士,暹罗的革命使他不得不回来。”当去到她那里的时候,人们甚至费了很大力气找了很长时间后才终于发现了她,大家劝她出来见我。

用不着仔细研究,我一见她便一目了然:她面部的线条,走路的姿态,她的脚以及举止风度都使她露了马脚。她假装说不好法语;但是,尽管她试图把词乱连,词的搭配还是很自然的,这是一个外国人很难做到的。除此以外她还把几个字母读得很重,中国人是不习惯这样发音的,并且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发音。

开场白后,我问她是中国哪个省份的人,出身什么家庭,是什么奇怪遭遇使她流落到离她的国家如此遥远的地方。

180 我是京城北京本地人,她回答道,出生于皇室,在宫中长大,一个有封位的亲王的格格;就是说,嫡出自一位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王爷。这位王爷比皇帝本人更不受人约束,权力更大。他公务缠身,却照样寻欢作乐,从不受丝毫影响,朝廷情况好坏不关他的事,一生无大志,只图个人享乐,过着无所事事却快乐无比的生活。我和母亲登船东去日本为我家安排一桩婚事。途中,我们所乘船只遭到荷兰海盗的袭击。海盗掠夺了船只后,放火烧了船,并把我俘虏带走。那些野蛮人对我倒是百般照顾,若不是失去母亲的痛苦难以得到慰藉,他的关怀足以缓和我囚禁生活的苦痛;母亲就死在我的眼前,如此悲惨事件的情景日夜在我脑际萦回,使我几乎无法对他给予我的礼遇冷静掂量。

“然而我的境遇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凄惨。几天后,胜利的荷兰人自己被一个法国海盗所战败。我又一次成为俘虏并受到新船长极其残酷的对待,于是,我明白了,我的痛苦还会有增无已,此生此世我所受的苦从未如此巨大,再也不会比这更不幸了。这趟航行

对我比对任何人都更漫长,更危险,充满悲怆与苦涩。最后,我们到达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港口;我被带上岸,从一省拖着到另一个省地走了好几个省,最后遭到冷酷无情的遗弃。就在这个听说名为巴黎的城市里,我处于完全无依无靠的境地。

“的确,上天并未彻底抛弃我;北京是惟一使我可以让人知道我的祖国的词,为此我经常重复这个词,也是它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几位妇人仅仅听到这个词就为同情心所感动,把我收容在她们的家中,如此慈悲地待我,使我真不知是否还该抱怨把我带到这么好心的人这里的命运。”

事实上,她有理由为她的命运感到满意,这比她本来可期望的命运好得多。大家把她当做高贵人家小姐对待,几乎给予她有爵位的公主的身份,这一称呼在法国比在中国更知名,这一头衔在中国尚有待产生。许多人殷勤地讨好她,我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N先生已经以她的名义书写了三封极其雄辩的信,一封致皇帝,另一封致有爵位的王爷,第三封写给她家族的另一位亲王。他可能因此在上帝面前,甚至也在使他卷入此事的人们面前立下了功德;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有朝一日会因此感激他。

大人,对我来说,我承认这一事件的报道有点离谱,像是一本足以使那些过分的善举尚未完全蒙住眼睛的人醒悟的小说。我对于新大陆发生的一切的特殊了解,更是非常有助于我确信这种感觉。有爵位的王爷是一个虚构,甚至没有任何真实的痕迹。在一个只有太监的宫殿里诞生的小姐更是令人难以相信。荷兰人并没有和中国人作战,袭击中国船只和中国人闹翻对他们无利可图。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中国女人绝对不会在海上作如此长途的旅行,而所谓她们母女赴日本安排的婚事,并不比一个法国公主假装从布列斯特登船去东印度群岛下嫁一个暹罗官吏更可能是真事。

另外,我们认识所有从荷兰人手上得到的船,以及从东印度群岛到达法国的船只;我们认识船长,了解他们的掳获物,他们所经历的战斗,以及他们的种种奇遇;然而并未发生过我们的中国女人所叙述

的一切。如果她的确那么不幸而流落巴黎街头，身无分文，陷于绝境，举目无亲，她应该更加抱怨她的坏命运，而不是我们法国人的残酷无情。她在今生没有过好日子的运气。

为使参加我们会面的人更为信服，我又向她提了各种有关中国主要城市的问题。我就中国的钱币、书法、文字和语言向她提问。她对我说，她经常用不到三天的时间从北京到南京，尽管两地相隔二百多法里的路程；她说使用金币，尽管在王朝金子的行市和宝石在欧洲的行市相似；她说银币与我们的钱币一样，是铸成圆形扁平的硬币，上面依照东方的习俗铸有皇帝的纹章及各种图案。然而，银币并无规整的形状，而是铸成银锭，无纹章，无编号，也无任何装饰物，只是根据需要，切成大小不同的银块；是根据银块的重量，而不是根据皇帝的标记辨识银锭的价值。

我写了几个中国字，因为她自称知书识字；一个她这样身份的人可能不敢说自己不识字。但不幸她错了，把纸倒着拿，大胆地读着颠倒的字，好像那些字是端端正正的一般。而她读出的音与字的本义风马牛不相及。最后，我用中文和她说话；担心她理解上有困难，我用全国通用的，宫中一直使用的官话与她对话。她居然立即编造一种既奇怪又滑稽又没琢磨好的行话与我应对，足以看出她没有时间事先谋划。因此，由于她不能理解我对她说的话，要想说明她想对我说的话对我是十分为难的；如果她仍然想对我说些什么的话。

经过这次检验，她应该感到羞耻脸红，应该诚心诚意地承认自己的欺骗行为，但她始终脸不变色地应答如前，神情自信，这使得所有人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她的中国故事不是她所编造的第一个故事。

大人，我想您可能会乐于了解这个故事，除了它可以让您开心外，它还可以使您了解中国女人的神情、面貌及举止风度与欧洲女人无丝毫共同之处；而一个法国女人，当她在借用中国女人的名字掩盖下，自以为能够折服像我一样经常与这个和那个民族往来的人时，她是胆大妄为的。

在扯了这么一段离题的话以后，请您允许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



中国学生



中国武官



中国士兵



身着礼服的中国官员

男人的衣着和世界各地一样,与女人的衣着区别很大。他们把整个脑袋剃个精光,仅在后脑勺正中央处留下足够编扎一条长辫子的头发。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使用帽子,但是他们总是戴着一顶便帽,礼貌不允许他们脱帽。

根据一年四季的变化,这顶便帽有所不同;夏季使用的便帽是圆锥状,即是下面宽大但上面短而窄小的圆形,到顶上成了真正的一个尖。帽子有美丽的缎子衬里,外面则覆盖一层国内很贵重的非常细密的席状编织物。^①除此以外,帽顶还加上一大团红丝穗子由帽顶向四周散下直至帽檐;人一走动,红丝穗子就从四周不规则地摆动,而头部的不停运动使这一团红穗子产生一种独特的可爱之处。

有时,人们用一种马鬃样的东西取代红丝穗,鬃毛呈鲜艳的火红色,雨水也不能使其退色。尤其在骑兵中使用这种帽子。此鬃毛来自四川省,是长在一种奶牛腿上的毛;毛本色是白的,但是给它染色用的颜料使它变得比最美丽的丝绸还贵。冬天,人们戴长毛绒的帽子,四周是貂皮或狐皮,其余部分是用漂亮的黑色或紫色的缎子做成,顶上和夏天帽子一样也有一大团红丝穗子。没什么比这些帽子更具有特点的了,有时可卖到8至10埃居一顶;但是,由于帽子比较短,所以耳朵总是露在外面,在太阳曝晒下或在旅行时太不方便了。官吏们参加仪式时,帽子的顶上是一颗钻石或其他琢磨很差,但镶嵌在加工很细的金扣子里的宝石。一般百姓帽顶是一颗布的、水晶的、玛瑙的或其他什么材料的大珠子。

他们穿的是长袍,对文人是相当方便的,但对骑兵就拖累了。这是一件拖地长袍,衣服的前后两裾向前对折,一个压着另一个,上面的衣襟一直延伸到左侧,沿着左侧有四五个金的或银的小扣把衣服扣上。袖子沿肩膀处是宽松的,越往下越窄直至手腕处,类似我们教士在宗教仪式中穿的白长衣,但是袖子很长一直拖到手面,只把手指尖露在外面。人们用宽绸带束腰,腰带的两端很长可达膝部。鞞鞞

① 梳辫子是满人的习俗。1645年始被定为清朝的习俗,被汉人视为一侮辱性做法。

人在腰带两侧挂上手帕,刀叉套,还有牙签,一个钱袋以及其他梳洗用的小装饰品。夏天,脖颈光光的,这是很不优美的;冬天,脖颈上有连在长袍上的缎领,或裹着宽三四指的一条貂皮或狐皮,皮毛在颌下用一个扣子系住,很服帖稳妥,特别对骑兵来说。

除长袍外,人们还在上面套上一件外罩,袖子既短又肥,像法官穿的长袍的袖子一样;文人穿的很长;骑兵,特别是鞑靼人喜欢穿得短些,他们穿的马褂只有到衣袋那么长。至于内衣,夏天,他们只穿一条白塔夫绸的短裤,上身穿一件同样料子的很宽大、很短的衬衣;但在冬季,衬衣是布料的,下身则是粗缎的棉短裤,或生丝绸的棉短裤,这就更为暖和了。

这一切都是相当自然的,但是,大人,如果您听说中国人总是穿靴子,而若是有人突然造访,他们正好没穿靴子,他们会让人等着他们去穿靴子,您会感到惊奇吗?我们需要这个例子来印证我们一个古老的习惯;而我们的这个习惯比他们走得更远,因为人们曾见到我们法国人,不满足于穿靴子走在大街上,而且还在靴子上装了大马刺,以便骑士的装饰一样也不少。我们的审美观在这方面也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但是,表面看来,执迷于古代的中国人,还不会这么快改弦更张,而且这尤其是一件相当大的怪事,不敢不穿靴子进城,既然他们总是乘轿子进城。

冬季,这种服饰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靴子是绸缎做的,穿靴子的长袜由绉过的布做成,再加上棉衬,厚可达一寸,他们的腿因此而保护得很暖和;但是,在一个夏天极热的国度,世界上惟有中国人,为维持威严能下决心从早到晚把自己装在闷热的套子里。因此,真正卖力气干活的百姓是并不穿靴子的,或是为了舒适,免得脱来换去的麻烦,或是为自己省去一笔花销。

靴子的式样和我们的有些不一样,既无后跟,又无护膝。长途旅行时则穿皮子制作很好的靴子或绉过的黑粗布棉靴;但在城市里,一般穿带有宽宽的绒边或膝盖处有带子的靴子。老百姓在公共场合,有身份的人在家中都不穿皮鞋,而穿黑布厚底鞋或做得很合适很舒

适的绸缎鞋；鞋自然地就固定在脚上，鞋帮连脚后跟包住，而不需在前面扎住。

在中国，人们并不使用手套和护手笼；由于上衣的袖子很长，天冷时，人们把手缩进袖子以暖手。大人，我真不知是否该给您再介绍另一习俗，这一习俗在中国人中历史很悠久，却不大符合法国人的礼仪习惯。他们的大学士和其他文人把他们的手指甲留得很长很长，他们中有的人指甲不比手指短；在他们中，这不仅是一种装饰，而且是一个标志，通过它，我们可以知道由于社会地位决定，他们脱离劳作，而只知做学问。最后，由于他们无时无处不是装出庄严的神情以引起别人的敬意，他们还设想一缕长髯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他们就把胡须留起来。而如果他们的胡须不甚浓重，并非他们没下工夫。在这方面，他们天生条件不佳，他们无人不羡慕欧洲人，并在这方面，把欧洲人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大人，这是一个细节，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了解中国人的神情和举止风度。一天，一个我曾与之谈及此事的西班牙人对我说：“我不认为在法国会对此那么反感。很可能这些时尚曾在法国占过上风。难道有什么时尚能够逃过法国人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君主政体存在一千四百年来，有过一千四百种时尚。人们开发尽了各式各样的组合并浏览了各式各样的图形花样。因此，可能世界上不会有什么衣服会对您显得新奇了。当有人向您介绍的式样您不喜欢，我们能说的话就是，那个式样已经过时了。”

确实，中国人不像我们那么喜欢变化，但是他们把事物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与其放弃他们的旧衣服，他们甚至曾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反对鞑靼人的战争，大部分人宁肯抛弃头颅也不允许别人割去他们的头发。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民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还是令人赞赏的；因为，当鞑靼人进攻他们的时候，他们保持最早的服装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人们只能把这归因于管理始终具有一贯性王朝的良好秩序，而且在这里，在最细小的事物上法律也同样得到严格的遵守。

然而，我却深信这些举止行为不会让法国人感兴趣；同样，我们

187 所着迷的时尚在中国人看来也不会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美好。特别是假发,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而且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一些由于没有胡须就在下巴上粘上一缕一直下垂至膝盖处的假胡须的那种人。他们说这古怪的发式和这一大团乱乱的短而卷曲的头发在戏台上对那些想扮演魔鬼的人是可以的;但是像这么假扮,哪还有人的本来的形象?这么一来,差不多仅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礼仪就把我们视作野蛮人谴责了。

同样他们也难以相信长长的光腿,穿上拉得很直的袜子和紧身裤会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习惯于庄严凝重的神情,这给予他们不同的观念。他们对不戴假发的,穿着法官的长袍,脚着靴子的光头法官形象可能会习惯得多,而我们的骑士身材修长举止轻快自在,神情活泼无拘无束的打扮是完全不合他们的审美观的。因此,根据不同成见或习俗改变了人们的想象力,穿戴可笑会讨人喜欢,真正的装饰品却经常引起反感;然而,在所有这些服饰中,独立于个人喜好外的淳朴自然是生活必需和方便所给予人们的,除这种赤裸裸的简洁外,难道还有其他的美?

188 尽管上层社会的人严格遵照社会地位所确定的礼仪,无论天气多么炎热,也从不在公共场合赤膊光头,然而,私下里,朋友间,他们是随便的,可说是过分地随便;他们常常光着头,脱去外衣衬衫,打着赤膊,仅穿一条白色塔夫绸或其他透明料子制作的短裤衩。而这一点尤其让人吃惊,因为他们对于绘画中稍有裸露都要谴责,对我们的绘画中有裸露的手臂、大腿和肩膀都会感到愤慨。他们有理由对我们的工匠不太符合基督教义的放肆行为感到受到冒犯;但是对于在画布上或纸张上的东西那么横加指责未免滑稽,事实上,他们在自己身上是那么地随便和不适当地做着同样的事。

至于老百姓,在这方面,他们更是超越羞怯和廉耻的一切界限,在南方省份尤甚,那里的船民以及从事某些其他职业的人,可算轻率到极点;而事实上,最野蛮的印度人,尽管气候的炎热完全可以作他们的借口,但在这方面,依我看,其野蛮程度远远抵不上中国人。几

乎所有街头巷尾行走的工人及小商贩都仅穿一条短裤衩,光头,光腿,光脊梁,这使他们一个个皮肤晒得黝黑,常常呈黄褐色。北方省份的人较为谨慎持重,严寒也令他们稳重和克制。

大人,听了我向您作的有关服饰的介绍后,您可能乐于听听我讲讲他们的衣料。下面是我所注意到的一般情况。他们的丝绸无疑是世上最美丽的料子。几个省份都出产丝绸,但质地最优、加工最细的则首推浙江省的丝绸,因为当地土壤适于桑树的生长,空气又有一定的热度与湿度,更适应用以采丝的蚕儿的特性。所有人都从事养蚕业,蚕丝贸易极其昌盛,仅浙江一省即可提供全国所需的蚕丝,以及欧洲大部的需求了。

然而,最美的丝绸则出自南京省,^①那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工人。皇宫中自用或向亲王们馈赠的丝绸料子皆由此提供。广州的丝绸不失为优质的料子,尤其受到外国人的称赞,该省的绸料销售量很大,甚至居中国各省之冠。

尽管这些料子和我们生产的有许多相同之处,然而丝织物总是有某些不同。在中国我见过平绒、天鹅绒、锦缎、缎子、塔夫绸、重皱纹织物,以及其他许多种我甚至连它们的法文名称也不知道的织物。在他们中最常见的料子叫缎子,这是一种比我国的更结实,但不如我国的光亮的缎子,常常是平纹的,并经常以其花鸟树的图案、房屋和云彩的式样有别于我们的料子。

这些图案并不像欧洲工人所做的那样由于加了生丝而从底纹中突出,这一做法使我们的织物变得不够结实;全部的丝都是加捻的,而花样则完全靠颜色和色彩深浅明暗的不同而显得很突出。当掺了金线和银线时,就与我们的锦缎十分相像了;但他们的金线和银线是特别方式制作的。在欧洲,我们是把金子穿过拉丝模,非常巧妙地使之与线捻在一起,而中国人,为了节约原料,或尚未发现这个妙法,仅满足于把一张长长的纸涂金(或银),然后,把纸切成很细的纸条,他

① 指江苏省——译者注。

们就用纸条裹住丝线,而制成金线或银线。

这样做是很巧妙的,但金色不能持久,水或甚至潮湿都易使之失去光彩;然而,当织物从工人的手中刚完成时是很漂亮的,人们会视之为贵重的料子。有时,人们只是把细的金丝直接穿入织物,而不缠在丝线上。这样做,图案尽管清楚,也缠绕得很好,却难以持久;因此,锦缎要廉价得多。

190 在他们丝绸上表现的不同图案中,龙的图案是很普遍的。有两种龙的形象,一种是有五趾的,称作龙,仅仅用在为皇帝缝制龙袍的布料上;四千年前王朝的奠基人伏羲是第一个用龙为自己,也为王朝的创始者作为徽记的。第二种龙仅有四趾,称为蟒^①,2832年前统治中国的武王^②下旨世人皆可着之,从此以后其用途逐渐普及。

夏季,人们使用一种更为简单、更为轻薄的布料,中国人称之为纱,比我们的塔夫绸布纹更为稀疏,也不那么光亮,但柔软得多。尽管许多人乐意要单色布料,但大多数人穿着布满透空大花面料制作的衣服,镂空剔透如英格兰花边,花数很多,令人几乎难以辨认出布料本身。这些夏季服装十分舒适且雅致之极,因此,有身份的人都穿它。另外,塔夫绸价格不高,一块足够做一件长袍和大氅的面料还不到2个皮斯托尔。

第三类面料也是一种特殊的塔夫绸,用来做裤衩、衬衫和衬里,人们称之为绸子,布纹致密,然而很柔软,在手中折叠、挤摺都是白费力气,几乎永难让它起皱。这类绸子是按重量计价的,用起来也方便,可以像棉布那样清洗,不会使其失去多少最初的光彩。

除去我刚刚谈到的,欧洲也见得到的普通丝绸外,中国还有另一种产于山东省的丝绸。取丝的蚕是野生的,人们到树林中去寻找这种蚕,我不知道是否可在家中饲养。蚕丝的颜色发灰,毫无光彩,以

① Lam (Long)意为龙,并可指皇帝本人——真龙天子。Mam (Mang)蟒袍,明清时代通常指礼服,上面绣着这种四趾的龙。

② 武王,周朝的开国皇帝,公元前1121—前1115年在位。

至不熟悉的人会错把用这种蚕丝织成的料子当成橙黄色的布料或最粗糙的毛呢；然而，这种料子却受到极大的喜爱，比缎子价格高许多，人称茧绸。^① 茧绸经久耐用，质地密实，用力挤压也不会撕裂；洗涤方法同一般布料。中国人肯定地说，不仅一般污渍无损于它，甚至它还不沾油渍。

羊毛的使用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且价格极其低廉，尤以陕西、山西、四川为最，在这些省份都饲养无数羊群。但中国人却并不制造毛呢，英国人带来的欧洲毛呢在中国很被看重；但由于他们以比最美丽的丝绸料子贵得不知多少的价格出售，所以几乎无人问津。这样，由于没有更好的毛呢，中国官员们的冬天居家服是用一种棕色粗呢缝制的长袍。至于粗毛呢、哗叽和精梳平纹呢，我们的则不如他们的。这种料子一般来说由女尼编织，因为出家人自己使用。各处形成大的毛呢贸易。

除用途普遍的布料外，中国人夏季还使用苧麻布做长袍；但最受喜爱的料子，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料子，叫葛布。这种料子是用当地人称之为葛的草编织的，葛草产于福建省。

这是一种攀缘类灌木，其叶片比常春藤的大得多，圆形，柔软，里面呈绿色，外面微白有绒毛；藤子主体的茎可长得很长，人们任之在地里生长攀缘。有的茎粗如人的小指，和叶片一样柔软，有绒毛。当葛藤开始枯干时，将其割下浸于水中，使之像麻类植物样腐烂。人们总是将最外面的那层皮剥下抛弃，而第二层皮的质地细腻得多，工人用手工劈成很细很细的线，无须捶打，也不用纺，就可制成我所谈到的这种面料。它透明，相当柔软，穿在身上是那么清爽飘逸，感觉像没穿衣服似的。

所有有身份的人在盛夏之时用以制作长袍，外面套上一件纱外罩。春秋之际，人们穿绸缎，冬天穿缎子，即粗缎或锦缎。严谨的人穿一色的，其他人则穿有花色图案的；但除官吏们在上朝时或礼节性

① 即柞丝绸，又名山东绸。

的拜访外,没有人会穿着金银线织的锦缎做的礼服。一般穿着蓝色或黑色粗布衣的老百姓,在寒冷季节则在衣服里填充上棉花或加上羊皮作衬里;而有钱人则在上衣或外罩里衬上貂皮、白鼬皮、狐皮或羊羔皮,同样,也用灰鼠毛皮和平绒。

由于白鼬皮在中国十分稀有,人们一般只是用在上衣的四边和袖口;我在这里见到的白鼬皮看上去不很白。

在法国,貂皮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但远远不如在中国那么使用普遍,达官贵人都穿貂皮袄。一张长一尺宽四至六寸的貂皮(该动物体积很小)往往值10个埃居。但是,如果您要为整件衣服选购一些最优质的貂皮,那么,一件上衣的衬里的价格可高达5000至6000法郎,然而花上200皮斯托尔就可以买上一件相当漂亮的貂皮袄了。

199 狐狸皮的用途也很大,穿着讲究的人,仅取该动物腹部的毛皮,此处的毛较长,更细腻,也更柔软;用无数这样小块的皮子拼接起来,可做成一件完整的衬里。一件上衣和一件外罩的衬里一般要500或600法郎。

鞑靼草原还提供了许多其他种类的兽皮,官员们用以席地而坐,特别在宫中等待朝见时用。人们也把皮子铺在床垫下,这不仅为了暖床,还为了驱赶潮气。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我感觉很漂亮的毛皮,毛显得很长,柔软,极其丰满,是夹杂着黑色的美丽的灰白色,像虎皮样掺杂着黄黑道;人们用这种毛皮做成在城里穿的冬季大长袍,毛皮朝外;于是,如果官员又胖又矮的话——这在他们是很普遍的——而且,除里面穿着上衣和外罩两层皮袄外,再套上这么一件长毛的袍子,看上去和一只熊或长毛的动物几乎毫无二致;尽管他们自以为如此打扮很合适,自认为风度翩翩。

在所有毛皮中,最常见的就是羊皮了。羊皮色白,柔软,并且很暖和,但比较重,且新皮有浓重的气味,和散发皮革味的手套相差无几。我奇怪在法国不时兴穿皮袄;那些喜欢保持苗条身段和活动灵巧的人穿皮毛衣服或许是不会适应的,但是,在冬季,没什么比它更合适、更舒服的了。

另外,如果不精心保养,所有的毛皮都很容易受损,尤其在炎热和潮湿的地方;皮子会生虫,毛会脱落。为了保养好毛皮,每当夏季来临时,中国人就选择晴朗和干燥的日子把皮衣晾晒几天;然后用细棒敲打、翻动,以便将灰尘逼出;然后,将皮衣放进大土坛中,撒上胡椒粒,最后将坛口封严,直至冬季来临时才将皮衣从坛中取出。

除了日常衣着外,还有两类衣着值得了解。第一类是防雨的。因为中国人极好旅行,所以不遗余力地使旅行变得舒适方便。雨衣是用厚塔夫绸做成,上面涂了稠稠的油,这种油起蜡的作用,干燥以后,使布料变成绿色,透明,并且极其清洁;他们用这种制好的塔夫绸做成帽子、上衣和外罩,可以抵挡一阵雨水,但时间长了也会透水,除非衣服选得好并制作精心。短靴是上蜡的皮子做的,但是太小,长袜在膝弯处易磨损,除非像鞑靼人纵马时那样腿部裹上绑腿,马蹬又非常短。

丧服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帽子、上衣、外罩、长袜和短靴都是用白布做的,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卑贱的小手工业者莫不如此,谁也不敢用另一种颜色。在重大的丧事中,帽子的样子非常怪,很难确切地表述出来:是用土黄色的很稀疏的麻布做的,就和我们的包装布差不多。上衣用一根半捻就的麻绳扎住。中国人这么一装扮起来,开始时还装出心神不定的神情,而悲痛就像印在他们的整个外表;但是,由于这一切不过只是一种礼节,一种装模作样,他们很容易恢复原来的样子,并且我经常会见他们到他们在父辈的墓前刚刚哭过,转脸又笑起来。

大人,也许您还想了解传教士们是如何穿着打扮的,他们在此为使不信基督教的人归信我教而辛勤工作着。但是,这里的法律不能容纳任何外来的服饰,这就使最早到来的耶稣会士初来时穿戴袈裟。但这种服装尽管朴素庄重,却因那些坏和尚的愚昧和放荡生活面遭到诋毁,仅因着此服装就足以使我们失去和正直的人的交往。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着装更影响基督教的建立了,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大家认为穿着文人的服饰更合适,这种服饰,再加

上欧洲大学士的身份,使我们有可能具有一定权威地和老百姓交流,并有可能受到官吏们的接待和器重。从此我们可以进出各处,上帝降福给早期传教士的业绩,使福音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巨大的成功。

但是,在最近这次改朝换代中,神父们和中国人一样被迫像鞑靼人一样着装,就是我刚刚介绍的那样。在为基督教的利益而去拜访官员时,我们不能不穿上普通丝绸的上衣和马褂,但在家中,我们穿着哗叽和印花布的衣服。因此,在尽量保持符合我们身份的安于贫困的精神下,以基督的使徒为榜样,力图使自己适应一切情况,以便更为容易地将大家争取到耶稣的事业上来。我们确信对一个传教士而言,服饰、饮食、生活方式、外在的习俗始终应该与他自己所确立的伟大目标,即使全人类都信奉基督教这一伟大目标相一致。必须做到与野蛮人为伍则野蛮,与文明人来往则以礼相待,过一种欧洲更为普通的生活,和印度的苦修者在一起极端艰苦朴素,在中国着适当的服饰,而在马迪雷的丛林中就要半裸着身子,以使耶稣教义始终如一,经久不变,由良好的愿望和基督教的审慎所决定的习俗上的随和,已经做了有益的准备,基督的福音将更容易地渗入人们的思想。

大人,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您卑贱和顺从的仆人

L. J.

第六封信

致德布永公爵夫人^①

有关中国人生活的清洁卫生和雅致奢华

197

夫人：

公爵夫人殿下，您在了解在华使团现状上所表现的热情使我颇受教益；但是，坦白地说，在这新世界众多千奇百怪的事物中，您几乎是惟一关注有关中国人的清洁卫生和雅致奢华的，对此我的确感到有些出乎意外。我很了解这是女士们谈话的一般方式，所以，换另一位女士，我几乎不会期待任何其他更多的东西。

但是，对您，夫人，当我获知能有幸见到您时，我准备了些极其不同的材料。我估计您可能会谈精神，谈科学，谈论百姓的礼节；一般说，旅行家们都装出对异乡所见所闻喜好胜过他们本土的东西，我却乐于能够真诚地告诉您，法国的女士们（我此处所指的，是那些和您一样的女士，她们所受到的教养超过了几乎纯属女性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关心），甚至在政治科学领域，也比这个王朝所有的大学士都更有思想，更有才华，更有天赋。在礼节上，夫人，我不认为您会有什么疑问，并且用不着像您那样彬彬有礼，就会使东方最文雅的女士黯然失色。

但是，既然或出于偶然，或经过认真思考，您曾想局限于另一内

① 德布永公爵夫人，名玛丽·安娜·芒西尼（1649—1714），是马扎然的外甥女。

容,既然您现在甚至希望系统地了解我曾有幸对您叙述过的事物,那么,我将遵命而行,不仅出于我对您的身份地位的深深的敬意,同时也出于您对我的善举在我心中激起的感激之情。

中国人在住房上远远不如我们,他们的房子不如我们的豪华美丽。除了建筑物不那么美丽,套间布置不那么精致外,他们还不怎么注重房屋的装饰。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所有的官邸都属于皇帝,是皇帝决定他们住在哪儿;而在许多地方(我不了解在清朝各地习俗是否一致),是百姓给官吏提供住房。百姓尽量少花费,当官一任则力求不因装修住宅而耗尽资财,他们随时都处于被迫放弃自己住宅的危险中,因为他们的收入靠的是官俸,而这笔俸禄常会因一点小错而被剥夺。

第二个原因则来自当地的习俗:不在内室接待客人,而在专为礼仪而设的门厅处接待客人。这是一间完全开放的客厅,除了一排木柱子没有其他装饰,柱子或涂以彩漆,或仅涂清漆,是用来支撑房梁和屋架的。屋架常常在瓦片下裸露着,并没有天花板粉饰遮盖。所以,如果中国人在自己的内室省去那些多余的装饰,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因为,外人几乎从不进入他们的内室。他们没镜子,没挂毯,也没有填满稻草的软椅。他们不使用镀金装饰物,除非在皇帝的或某位亲王的居室里。床在我们这里是主要的住室装点物之一,在他们家里却从来见不着。把一位外人带进自己的卧房是粗野的不礼貌的行为,哪怕你正带着他参观你的房子。

这样一来,他们全部的讲究仅仅是些收藏的珍品,菜肴,油漆屏风;一些画,一些尺寸大小不一、上面写着道德格言的白缎子条幅,挂在房间墙上多处地方;几件陶瓷器皿,尽管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使用它们,因为在卧房里从来也见不着壁炉。

然而,如果懂得怎样精心摆弄这些装饰,这一切不失为非常洁净和令人赏心悦目。漆在中国是很普通的,所以到处都在使用。它可以调成各种颜色,可以掺进金花和银花,可以在上面画人物、高山、宫

殿、狩猎、花鸟、战斗场面,以及许多种图案,这使得其制成品更为出色,更招人喜爱。在这方面,中国人花费不大,却能显得富丽堂皇。

除了油漆本身具有色彩和光泽外,它还具有保护涂过漆的木料,使之更耐用的优点:不易生虫,潮气也几乎难以渗入,甚至也不会留在油漆表面。如果用餐时,桌上洒了油或汤,只须用湿抹布擦一下,就不仅看不见任何痕迹,而且一点气味也不会留下。

我们以为油漆是一种合成物,是一项机密,其实错了;它是一种树胶,差不多像树脂样从一种树干流出。^① 在用以存盛树胶的木桶里,它像是溶解的沥青,只是它几乎无任何气味。使用时,必须加入油脂稀释,稀释程度则视制成品的质量要求而定。 200

一般的桌椅只是涂二三层清漆即可,这种清漆很透明,透过油漆可见清晰的木纹。如果想要将整个加工的材料覆盖住,要反复涂数遍漆,直至最后简直就明亮如一面美丽的镜子,人们会把它当镜子使用。当制成品干燥后,可在上面用金、银或其他颜色的涂料画上不同的图案,如果愿意,还可再涂一层清漆,以使成品更加光彩照人,并更利于保存。

但是,那些追求完美的人仍在木面贴上一层由纸、麻刀、石灰以及其他搅拌得很好的材料组成的纸板样东西,清漆可以很好地与之结合在一起。这些东西组成一个又结实又极其平滑的底,在底上再渐渐地、薄薄地涂上几层清漆,待一层干燥后再涂第二层。和在其他行当中一样,每个工匠都具有自己使成品完美的秘密。但是,我认为,除了手的灵巧以及清漆要求既不太稠,又不太稀这个特性外,耐心则是决定事情成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在东京湾(Tonkin)做了几个很漂亮的作装饰用的橱;在这方面,来自日本的漆器丝毫不比中国的产品逊色。

至于瓷器,这是最普通的,几乎所有家庭的装饰品。桌上,柜里,

① 漆是漆树的树胶。

书房,灶房间,比比皆是;人们喝水用它,吃饭用它,这是他们常用的餐具。人们还用陶瓷制造大花盆,甚至建筑师们也用它覆盖屋顶,有时也用来代替大理石嵌饰建筑物。

201 在最喜爱的砖瓦中,可以见到三种不同的颜色。第一类是黄色;但无论土质如何细腻,黄色的砖瓦还是显得比其他砖瓦粗糙,因为这个颜色不会光耀夺目。人们用它盖皇帝的宫殿。黄色是皇帝专用的色彩,任何其他人都不允许使用。因此,可以说,在陶瓷上,王宫专用的色调是最不为大家所认同的。

第二类是灰色的,上面经常砍有无数不规则的互相交叉的小纹路,或者就像镶嵌画,是用碎片拼接的。我弄不清他们是怎样做出这些图形的,我难以相信他们能够用毛笔画出来。或许是在瓷器烧好还热时,被放在冷空气中,或是用凉水淬火,是凉水使之这样四面裂口的,有如冬天水晶体经常发生的那样。然后涂上一层釉子遮盖这些不规则的纹路,然后再放入小火中烧,这样瓷器就会平整光滑如初。不管它是怎么制造的,我认为这种花瓶具有特殊的美,我也确信咱们那些好奇的人会看重它的。

最后,第三类瓷器是白色,有用蓝色画的花鸟、树木等不同的图案,和欧洲我们的一样。这是所有瓷器中最普通的一类,并且无人不使用它;正如玻璃及水晶制品并非件件都美一样,瓷器中也是良莠不齐,有些非常一般,简直比不上我们的上彩釉的陶器。

内行人在对瓷器的评价上并非总是一致的。我注意到在中国和在法国一样,想象力起着很大作用。然而,必须承认,原料上等,色泽雪白,手感光滑,上釉均匀,图形精细,以及瓷器本身的形状等,四五个不同的工序协同一致才能使之完美。

212 当瓷器是透明的,说明原料上等,这方面,还须注意瓷器的薄厚。边缘部分一般较薄,正是应该从该处判断原料的质地。如果花瓶很大,就难以了解什么了,除非你愿意从上面敲下一小块瓷来;因为此时,只需看一眼里面的颜色就足以使你做出相当可靠的判断了,正如人们所说,一叶知秋;当把两块碎片完美地拼接好,还可发现没有任

何裂痕,这表明原料的硬度,从而证明原料是上乘的。

瓷器的白色不能与瓷器表面涂的釉料的光泽相混同,釉料形成一个镜面;以至于在其他物件旁看它时,物件的颜色就会映在瓷器上;而这一反射足以使人对瓷器天然的白色做出错误的判断。必须把它举到明亮的光线下才能看到它有多美,或找出它的缺陷。尽管釉料完全附着于瓷面并经久不落,它也会渐渐变暗,失去开始时的那种耀眼的光彩;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瓷器的白色会显得更柔和,更美丽;崭新的瓷器也是同样的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和古瓷有一样的色泽。

光泽取决于两方面:一是釉料的光彩,一是原料的均匀。釉料不能太浓,否则它会形成一个壳,不能很好地附着于瓷器的表面;另外光泽也会太强,太刺眼夺目。当瓷器表面没有任何突起部分,看不到粒状物和沙砾,没有凸凹不平处,说明原料是极其均匀细腻的。仔细想想,很少有瓷器没有一点这样那样的缺陷;不仅不能发现任何斑点污渍,还必须注意不要使有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光亮;有时是因为用笔涂釉料时使力不均;有时是因为涂釉料时,瓷面各部分干湿不一;稍有一点潮湿也会造成明显的差异。

上色也是构成瓷器之美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可以使用任何颜色,但通常使用红色,更多使用蓝色。我从未见过任何花瓶是很深的红色;这并非中国人没有亮丽的红色,而是可能因为这种颜色涂在瓷面上会变得暗淡,瓷土把红色中最微妙的,最鲜艳的部分给吸收了;因为不同的底色对加强和削弱色泽的光彩起着很大的作用。至于蓝色,他们有着非常亮丽的蓝色,但很难准确掌握住它的度——不浓不淡,也不太鲜艳。但是,工匠们所着力追求的只是最完美地确定图案的外缘,以免颜色洒出毛笔着笔之处,瓷器的晶莹洁白,一不小心会被流淌着的蓝色的水所污染,如果颜料没有研磨好,或者着色的胎体尚未干燥到一定程度,那么洁白的瓷器就会被颜料弄脏,这就犹如洒水的纸张所常发生的一样,如果纸是湿的,或者墨水不好的话,

纸张就会被弄脏。

但愿中国人画在瓷器上的图案会更美些。他们在瓷器上画的花是相当美丽的,但人物形象全是残缺不全的,他们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因为外国人只能通过这些东西了解中国人,他们以为中国人的身材真的就像画上表现的那样可笑,那么可怕。然而,这些正是他们最寻常的装饰。最正规的、最出色的画反而往往不如这些怪诞的受到他们的喜爱。

然而,他们对陶瓷器皿外形轮廓的加工却是十分高超的,无论器皿大小,造型均大胆,匀称,浑圆。我认为,在做大的物件上,我们最优秀的工匠可能比他们要出色。他们和我们一样看重古老的陶瓷器皿,但理由却有别于我们:我们看中它们的美丽,他们则更看重器皿的古老。事实上,并非现在的工匠不如过去的灵巧,现在的原料不如过去的质地好,现在也有很好看的陶瓷器皿。我曾在几位大官府上见到成套的器皿,其精致考究真是巧夺天工。但是,欧洲的商人不和好工匠来往,自己又不在行,中国人给他们看什么,他们就收购什么,中国人在东印度群岛有瓷器零售。另外,谁也不会费心提供图样,或特别订做产品^①。如果康斯坦斯先生还在世,我们在法国就能知道我们在中国并未失去生产瓷器的诀窍;但是,这并不是他的逝世带给我们的最大损失;宗教在东方所遭遇的一切,几乎不允许我们关注它在艺术和贸易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还有一个原因造成瓷器如此稀罕。在生产瓷器的省份,有皇帝特派的官员负责为皇宫挑选最美丽的器皿,并用很低的价格收购。这样,工匠们由于挣钱太少,就不勤于生产,不愿为不能使他们致富的行当白费力气。^② 但如果某个人雇佣他们,又给予不菲的报酬,那么我们就得到与过去同样美丽的中国瓷器了。

① 从18世纪开始,欧式图样的瓷器生产才得到发展,尽管某些这类产品可上溯到16世纪。

② 景德镇御窑(位于江西省),始建于明代,自康熙朝始,由于景德镇所实行的分工政策,以及手工业者所受到的严密监视,陶瓷制造业开始衰退。

来自福建的瓷器真配不上这个称呼；又黑，又粗糙，还比不上我国上彩釉的陶器。人们看好的瓷器出自江西，原料产在一个地方，水则取自另一个地方，因为那儿的水更清澈，更洁净。也或许因为人们舍弃其他的水而使用的这种水，含有某种宜于净化黏土并使之变细，205或使之更富黏和力的特殊盐类。石灰也是这样，当它里面掺某些水时就不好，掺另一些水则能使它黏得多，更牢固，更有附着力。

另外，认为准备瓷器的原料必须一两百年，并且合成也是很难很难的，这都是误解。果真如此，瓷土就不会这么普通，这么廉价了。这是一种比普通的土质更为坚硬的土，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白色的软石，在江西省的采石场就可采到。请看如何准备原料：经过清洗石块，分离沙砾或其他可能掺杂其中的别的土后，将石块研磨成极细的粉末。无论看上去有多细，还得不停地再研磨很长时间。虽然用手触摸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然而他们还是确信粉末确实更细了，微小的部分相互间更松散了，成品会更白，更透明。然后，将细粉和成面团状，搅拌、捶打以使“面团”更柔软，水更好地与瓷土结合。当瓷土搅拌并揉搓好后，他们就开始做胎；表面上看他们并不像在一些陶瓷场那样使用模子，但是，很可能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在转轮上制作瓷胎。当他们对自己的成品感到满意时，早晚时间，他们就会把它晾晒在阳光下，阳光太强烈时要收回，以免过干出现裂纹。这样，瓷胎慢慢地干了，当认为底色已适合上涂料，可随时往上涂；但颜料和器皿都没有多少光彩，他们用瓷胎同样的原料瓷土和成很稀的糊往瓷胎上涂几层，使瓷胎具有了光泽和特殊的白色。206这就是我称之为瓷器釉料的东西。在暹罗王国，有人向我肯定地说，上面涂的是普通涂料，其成分是蛋白和发光的鱼粉，这不过是想象而已；而福建的工匠和江西的工匠干的是一样的活，并无其他招数。完成这一切准备后，即可将瓷胎放入窑内，燃起均匀的文火烘烤瓷胎，使不致烧裂；为防止外面的冷空气损坏烧好的瓷器，只有等瓷器完全坚硬，从容不迫地冷却许久后，才从窑内取出。

夫人，您看，这就是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瓷器的奥秘。天意

和宗教的恩赐让我走遍中国大部分国土,却未能把我带往出产制造瓷器原料的江西,因而我自己了解的情况不足以描述瓷土的性质及其特殊的性能;或许它和法国几个省份所产的某些软石并无多大区别。如果好奇的人想要实验一下,并认真对待,如我所述,在软石中加入不同的水,成功也并非是不可能的。^①

除去装饰华丽珍品的收藏柜和这些陶瓷器皿,中国人还喜欢用绘画装饰自己的住房。因为他们不精通如何配置,他们在装饰艺术上并不出色;然而,他们却勤于绘画,他们热爱绘画,在中国,有无以计数的画工。有些人装饰他们的天花板,并在房间的墙上用宽宽的线条表现一种很不像样的柱型作为柱基和柱顶盘,这样的线条从上到下占据整个墙面,其后面隐藏着立着的距离相等的柱子,除此而外,再无任何其他建筑装饰。另外的人则仅仅把房间的墙涂成白色或在墙上糊纸。他们在墙上不同地方挂着祖先的画像、地图和上面画着花鸟、山水、宫殿的一块块白色的缎子;在另一些白缎子上则用大字写着道德格言,经常是一些阐释规范道德行为的箴言和尽善尽美治国的准则的鸿论;室内摆放着漆饰过的桌椅,几个橱柜、花盆和悬挂在天花板下的小红灯笼;这一切安排有序,摆放得完全对称,他们在这点上是相当精通的,这使得房间十分整洁。

尽管外人不会进入他们的卧室,他们的床第却依然布置得很漂亮。夏天,他们用的布帘是白色塔夫绸的,上面有用金线和丝线绣的花鸟树木。来自南京省的产品特别受到喜爱;至于家具,我在中国没有见过任何更豪华的家具。另一些人则有很细的纱帘,不影响空气的流通,但又密得足以防蚊,夏夜蚊子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冬季人们使用粗缎挖花织物,依每个人一时的喜好,图案可以是龙也可以是其他什么形象,装饰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几乎不使用羽绒床垫,但他们的床垫填满很厚的棉花。床架一般是装饰有各种形象的细木工制品,我曾见过一些雕刻精美而考究的床架。

^① 欧洲在1708年,由波彻尔,一名德累斯顿的手工业者,发现了瓷器制造的秘密。

通过我刚刚介绍的一切,夫人,您完全可以看出,中国这个民族只满足于生活必需品和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为豪华装饰操心劳神,他们的房子内部装饰是很有节制的,甚至非常一般。在花园方面,他们更显得漫不经心,他们甚至和我们有着极不相同的观念:除了用于祖先墓地的地方留为荒地外,一心只顾修建花坛,种植花草,建立清幽小径,修剪无用的小树丛,他们会认为是违背常理的。公共利益要求一切都是封闭的,大大胜过公益的个人利益更不允许他们贪恋美观而不顾实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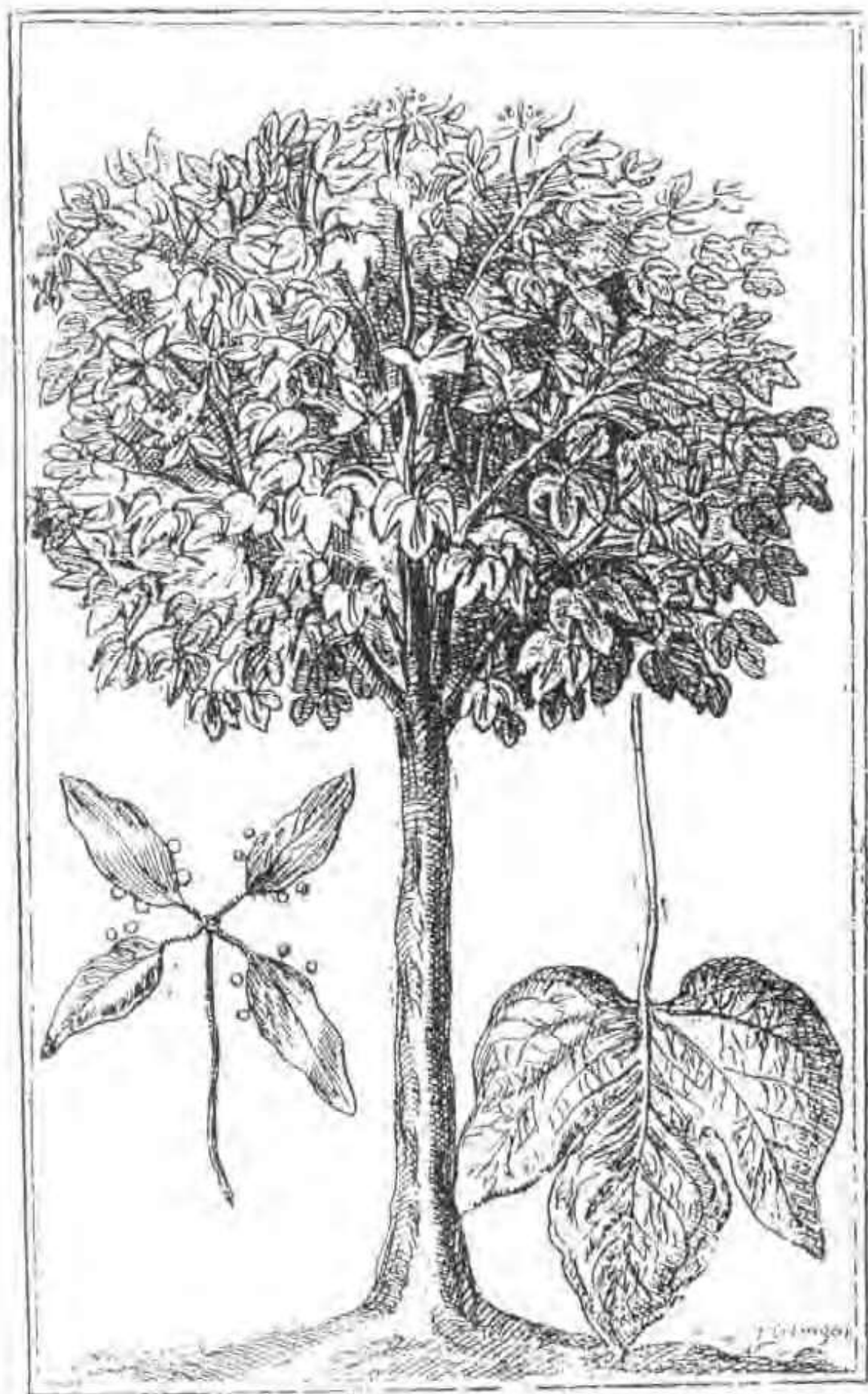
208

确实,当地的花是根本不值得他们一顾的;因为没有什么漂亮的花,尽管也可找到许多与欧洲类似的花木,但他们种植技术极差,真是令人难以辨认。倒是有些地方的树,如果他们懂得如何布置的话,可以形成花园中极其壮观的点缀。这些树不结果,几乎常年长满大红色或浅红色的树叶。叶片不大,与小榆树的叶片相似,树干不规整,树枝扭扭弯弯,树皮光滑。如果用以构成树间幽径,像人们很容易做到的那样,与橙树相间而种,那将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物了;但中国人很少有散步的雅兴,小径并不合他们的口味。

在可用于园林的其他树木中,有一种叫梧桐树的,类似埃及无花果树。树叶长宽达八九寸,系于一长达一尺的叶柄。树叶异常繁茂,一簇簇的叶片互相挤在一起,阳光都无法透过;尽管树可称大树,果实却奇小。其生长情况是这样的,近8月时,或7月底,在树枝端部长出一簇簇与其他叶子不同的叶子;它们颜色更白,更柔软,也更宽阔,并取代了花朵;在每片叶子的边缘长出三四个豌豆大小的子粒,内有一种白色的物质,味道相当美妙,类似尚未成熟的小核桃的味道。由于此树外形美丽,且果实成长的方式非同一般,我想,夫人,您不会因看到我请人画的这张画而感到懊悔的。

209

很少下工夫整理自己的庭院,并在庭院中精心布置些真正的装饰的中国人,却依然能在庭院中寻找乐趣,甚至也舍得为它花费。他们在庭院中搭建些洞穴,垒起微型的人造山石。他们运来整块山石,又一块叠一块地垒起来,没有图纸,只是仿照人自然的样子。除此以



中国人称之为梧桐树

外,如果他们能找到必要的足够的水浇灌自己菜园子里的白菜和青菜,他们就一无所求了。皇帝有欧洲人发明的喷泉,但一般的人只能满足于自己的池塘和水井了。

即使中国百姓在家中可以不修边幅,却没有人比他们在公共场合装扮得更豪华体面的了。政府在其他方面不鼓励或指导消费,但却同意百姓穿着打扮,而且在这种场合还给予协助。其缘由待我向您道来。当有身份的人接待客人或外出拜访他人,当他们穿过大街小巷或游山玩水人在旅途时,特别是当他们要觐见皇帝或去求见总督,总是热热闹闹,十分排场,令人惊奇不已。

穿着富丽堂皇的朝廷命官,坐在金色敞篷的轿子上,由八个或十二个轿夫抬着,四周有其管辖下的官吏簇拥着,他们举着各式顶盖及他们官品的其他标志。走在前面开路的两两并行,抬着轿子,举着用于杖刑的棍棒和油漆的木牌,上面用金色大字写着与他们官位相应的荣誉称号,还有一个人手持一金属盘,敲击的点数则依他们在省里所居地位而定;人们不停地呼叫,并喝开人群以闪出道路。其他官员则依次有四五个骑兵殿后。有这么一个官吏,他一出行,便必是六十个随从和八十家仆跟随其后。

211

武官出行一般骑马,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每当出行,必有二十五或三十名骑兵随从。在北京,亲王出行是由他的四名官员开路,自己则夹在杂乱走着的随从当中。另外,在中国,随从们是不着号衣的,但家仆则依主人的地位身着青缎或印花的布衣。尽管马匹不美,驯养也不好,鞍辔却十分考究:马嚼子、马鞍、马刺都是镀金的,甚至是纯银的。缰绳不用皮子,取而代之的是两三条宽两指的凸纹粗缎带。马颈下,靠近胸脯处,悬挂两团用来覆盖帽顶的美丽的红鬃,鬃毛嵌在镀金或镀银的铁扣子里,并用同样的金属环悬挂。这使行进中的马匹显出一种气派,但在长途行进时,尤其在奔跑时,马会受到羁绊。

不仅王公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在公共场合前呼后拥地带着随从,就是一般人家上街,也总是以马代步或乘坐遮得严严实实的轿

子,后面跟着仆人或保镖。鞞鞞女人有时也乘坐两轮轻马车,但几乎不使用四轮华丽马车。

中国官吏的奢侈豪华特别突出表现在乘船旅行中。他们乘坐的船只出奇的大,可与军舰的大小相媲美。清洁,雕梁画栋,船舱装饰得金碧辉煌,随从官员和水手的数目众多,他们高贵身份的各种标志光芒四射,还有官品的徽饰、旗帜及彩旗,这一切使得他们和从来在旅行时比平时更不在意、更不整齐的欧洲人形成天壤之别。

212

此外,中国人有他们破费颇多以资庆祝的节日。每年的头三天全国都沉浸在欢庆中:穿着华服,互相拜访,向所有朋友或因某种利害关系需照顾的人赠送礼物。赌博,盛宴,看戏,占去大家的全部时日。节日到来前十多天,常会发生多起小偷小摸的案件,那些分文不名的人要弄几个钱,并且不惜代价地要弄到钱,以满足节日娱乐所需费用。

元月十五是更为隆重的日子。^①这一天称灯日或灯节,因为是日人们在家中和街道各处悬挂数不胜数的灯笼,简直是一种狂热,而不是简单的节日。这一天可能要点燃二百多盏灯笼。夫人,通过我下面的介绍,您会看到,他们把一个庆祝活动夸张到这个地步,以迎合老百姓的心血来潮,其实它本可以像许多其他习俗一样受到容忍,而出于一种可笑的迷恋,已成为上流社会人们最庄重的娱乐活动。

灯节这天,人们展示各式各样值钱的灯笼;有些价格可高达2000埃居。有某绅士全年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轻车简从,就为的是灯节能风光一番。并非材料贵:金光闪闪的装饰,雕刻,绘画,丝绸和彩绘,这一切构成灯笼的美丽;至于大小,灯笼是极大的。我们见过直径25到30法尺的大灯笼。真是些大厅堂,大房间;有这么三四个就可构成相当不错的套房了。所以,夫人,听说在中国可以在灯笼里用餐、睡觉,接待客人,排演戏剧和跳芭蕾舞,您定会大为吃惊。

为了照亮这个大灯笼看来不得不在里面燃起节日的篝火,像我

① 灯节是新年期间庆祝活动的最后一项。

们在广场悬挂灯笼所做的那样,但这又会给人们造成不便,于是人们只是在里面插上无数蜡烛或灯盏,远远望去,形成极其美丽的效果。这一天,还有各种节目表演以娱乐大众;还有人藏身于幕后,通过许多小机关使与真人大小一般的木偶演戏,其动作非常自然流畅,即使了解个中奥妙的人也常常会闹笑话犯错误的。至于我,夫人,我是没有出过错的,因为我从未看过这种节目;我向您说的那些全是根据中国人的叙述,和根据某些知名作者所写的游记的记载,我这里并不想责备这些人。

213

除了这些巨大无比的灯笼外,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普通灯笼,关于这些,我谈起来倒有把握。我不仅亲眼目睹了一些相当不错的,还见过一些十分华美的。它们一般由六面或六块镶板组成,每侧形成一高4法尺,宽1.5法尺的框,涂有清漆,并有金饰。框上绷一层透明细纱,纱上作画,画有花草,树木,山岩,有时也有人物形象。绘画精致美丽,色彩鲜艳漂亮,而当烛火点燃时,烛光散发的光芒使作品十分赏心悦目。

六块镶板拼接组成一个六面体,顶端有六块雕刻板作为顶饰。在灯笼四周悬挂彩带状的各色宽缎带,以及其他绸缎装饰从各角垂挂下,丝毫遮挡不住画面和光线。有时我们也用灯笼装饰教堂,中国人则将灯笼挂在窗前、院内、大厅中,有时也挂在广场。灯节还以它的焰火而著称,此时在各城区都有,没有人会不放烟花的。有的人曾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焰火。据说,烟花常常是整棵布满树叶和果实的树;可以辨别出有葡萄、苹果、柑橘,不仅从形象上看得出,还可从它们各自特殊的颜色辨认出来;一切都惟妙惟肖,所以人们以为是夜晚照亮的真树,而非人们制作的树木造型和外表的焰火。

214

在某些中国游记中可以读到的这些描述,使那些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有了想要亲眼看一看这些美景的强烈的愿望。我十分希望能像其他人那样亲自了解这一切,我曾经屡次寻找机会,但未获成功:因为这些焰火并非如想的那么随处可见,为了找到它,大概我们要上溯至记述它的那些作者的时代了。居住北京,并目睹皇宫放过焰火

的神父们告诉我,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实际上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十分特别的玩意儿。

然而,夫人,因此而责备这些作者,说他们是不可信赖的人,也是不公正的。这是一些正直的传教士,他们不会随意将自己的观感强加于我们;而我在印度,特别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所见所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他们的记述。这里的烟花的确能表现各种形象,但不是用像我们的烟火一样的、一到空中就炸裂的烟花(依我看对烟花的描述那么确切,说可以辨认葡萄和树叶是不太可能的,更不用说模仿水果各种天然的颜色了),而是用含硫磺、樟脑及其他成分的材料涂在做成十字架、树木、花朵或某种他们喜欢的形式的木料上来表现罢了。

只要一点燃,这块涂了涂料的木头就会像煤块样四周燃起火来,直至完全燃尽,同时显现出木块原来被制成的形状。因此,人能制造火树金花并非奇迹;我想,人们如此赞不绝口的中国焰火就是类似的东西。

并不是因为这类焰火不美丽,它们的颜色很特别,这是最美,最鲜艳,同时也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柔和的颜色,除此之外,这也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装饰,在大庭广众的灯饰中表现火人火马,显示着它们建筑术的水平。有明亮的边饰和纹章的灯火通明的宫殿,以及无数欧洲人比东方人能更准确得多地表现的画面,在远东,工匠们既无伟大构思的天才,也缺乏完美操作的机巧。

夫人,或许您好奇地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设立一个像我刚刚向您描述的那么怪异的节日。由于这一节日已有相当古老的渊源,其起源已朦胧不为人知。一般百姓把原因归结于发生在一位知名达官家庭的一次事故。这家的小姐在河边散步时落水遇难,悲痛的父亲带着家人前往搭救。他让人点燃无数灯笼,当地居民成群结队举着火把跟随他前往。人们彻夜寻找着,却是无功而返,而对于该官员惟一的安慰则是看到了善良民众的热情相助,每个人都像失去了自己的亲姐妹,因为他们都把官员视为自己的父亲。

下一年的同一天，大家在河岸上点起灯笼火把；以后，年复一年，同样的仪式延续了下来：到这一天，每个人都点起灯笼，渐渐就形成了习俗。中国人在这方面是相当迷信的；只是失去女儿这一种小事会在整个国家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似乎不大可能。

一些中国的大学士则认为这一节日起源于一个故事，他们是这样叙述的：3583年前，中国处在第一家族最后一位叫桀的皇帝统治下。上天曾赋予桀可能成为英雄的品质，但他却沉湎于女色，放荡无羁，淫逸的生活占据他的全部身心，使他成为危害国家的魔鬼，整个自然界令人厌恶的东西。 216

他有思想，有情趣，勇气过人且力大无比，可用双手折铁。但这个参孙荒淫无度，有好几个情妇，以致很快他就精疲力竭。他的荒诞行为之一就是据说他耗尽全部钱财，用宝石建造一座宝塔以纪念他的一位嫔妃，以酒代水灌满池塘和三千童男在池中淫荡地沐浴，寻欢作乐。这些放纵的行为以及许多其他令人憎恶的举动使他宫中圣明的臣子不得不依照习俗向他进谏；他却把他们处死，他甚至将力图把他从放荡生活挽回的一位封臣毒死。最终他做的一件事毁了他自己，也败坏了他的家族。

一天，正当他淫乐至极时却慨叹生命之短暂，他对他十分宠爱的王后说：

“如果能让你永远幸福，我该有多高兴；无奈用不了几年，或要不了多少天，死亡会不随人愿地打断我们的享乐；我全部的权势不足以给予你比我最卑微的臣民期望的更长的寿命。这一想法令我十分烦恼，并在我的心中播下一丝苦涩，使我无法享受生活的甘露。我怎么不能统治万代千秋呢！既然星宿可以永不熄灭，为什么一定要你受制于死亡？你在地上闪耀的光辉远胜于所有星星在天上发出的光亮。”

这位狂热的王妃回答道：

“的确，老爷，您不能使你我二人长生不老，但是，忘掉生命的短暂，生活得像是生命永远不会结束，这一切却取决于你自己。我们何

须日月计算生命的长短？每日清晨升起的朝霞，每晚降下的夜幕时刻提醒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的时日周而复始地流逝着；我们的时日急促地开始，也会匆忙地结束。

“老爷，请相信我的话，不要再把目光投向在我们头顶转动的星球。这一回，您是否真想摆脱您的幻想？为自己营造一个永远明亮，永远晴朗的新天，使您永远成功地享受生活，我们再也不会感觉任何人间事物的变幻无常。您可以轻而易举地建造一座巨大而华丽的宫殿，四周封闭，使阳光不能透入。您在四处悬挂灯笼，其长明不灭的光线定会好过太阳的光芒。

“让人运进可资享乐的一切；而为避免哪怕只是片刻的分心，断绝与其他一切人的交往。我们二人走进这将由你封闭的新世界，我就是你的一切，你一人给予我肉体的享乐胜过旧世界所有人所能为我提供的；而为你我变化更新的天生丽质会使你我比天上的神仙还快活。在那里，我们会将日夜的更迭完全置之脑后。对于我们，不再有时间的概念，不再有困惑，没有阴影，没有乌云，生活中也不会有变化；只要老爷你自己始终不渝，我的幸福就是持久的，而你的快乐也将是永恒的。”

皇帝听了此番话，或许认为的确能自欺欺人，或许为了讨好皇后，着人建造了这座极乐宫，然后把自己和她深锁在宫中。转瞬间他在宫中度过好几个月，沉湎于奢侈逸乐，完全沉醉于他的新生活；至于老百姓，由于不能为自己提供同样的享乐，迫使王朝一位贤明的王爷起来宣布反对他。^①

当皇帝得知有人突然出现在旧世界谋反，尽管他已经厌恶它，但旧世界比起新的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却显得更为重要。他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讨伐反叛者，但是，因为他自己早已远离了人民，人民已经抛弃了他，他只好落荒而逃。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他从一省逃到另一省，隐姓埋名，穷困潦倒，随时处在被人发现的危险中；似乎上帝

^① 成汤，殷朝的创立者。

想以终日惊恐不安和动荡不定惩治他过去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曾以为自己从这舒适的生活中找到了长久的享受和永恒的幸福。

然后,人们捣毁了他的宫殿;为了让后代永远记住这一不齿于人类的行为,特在全城各区悬挂灯笼。这一习俗年复一年地重复,并成为全国的巨大的节日。在扬州,这一节日的庆祝活动热闹非凡,胜过任何其他地方。传说当年灯饰十分美丽,由于不敢公开离宫去逛街看灯,一位皇帝竟把自己和皇后及几位嫔妃的命运托付给一位魔法师,他向皇帝保证能用很短的时间将他们送到扬州:黑夜里,他让他们坐在华丽的由天鹅驾御的宝座上,霎时间,他们就抵达了扬州。

皇帝由祥云托着停在空中,云彩缓缓下降到城市的上空,他就可以随意观赏节日盛况;随后他又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华丽随从,在皇宫中人们并未发现他的出游的情况下安然返回。这并非中国人叙述的惟一神话传说,他们有各种传说。因为他们极为迷信,而在魔法巫术方面,或真或假,世上没有任何民族可与之相比。

不管怎么说,他们把举行盛大灯节活动作为娱乐这点是肯定的。而他们的一代皇帝,由于自身的优秀品德,已成为他的臣民爱戴的偶像。他认为要想更好地表达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建立一些类似的节日。因此,每年,一连八个夜晚,他敞开宫殿的大门,宫殿里精心点燃无数灯笼和焰火。他本人不带侍从,混迹于人群中,并不担心会被认出,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说话,玩耍,欣赏宫中不同的音乐会。

219

这一行动使这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出了名;但是,如果他们身处凡尔赛宫各个配殿中,最善良、最强大的国王经常在这里汇集众人,举行基督教教义所许可的一切有益的娱乐活动,尽其努力以便使朝野上下和他共享快乐,与他一样幸福,那么,他们又会怎么说呢?如果他们看到这些焰火灯饰、音乐会、娱乐活动、丰盛的宴席,这位国王本人努力使自己和他的臣民打成一片,如果不是他那伟人的气质,使他有如鹤立鸡群,怕是不会有人认得他的,但这种气质并非由于他地位显赫,完全是天然生成,与他浑然一体,是他摆脱不掉的。

夫人,既然我现在谈及中国人的豪华享受,如果我不想遗漏最根

本的一点,那么,我就不能略去有关他们帝王的豪华生活。皇帝只是像神一样在公众场合露面,环绕他们的是足以引起百姓尊重和崇敬的光彩。过去,皇帝很少出行,但如今在位的鞑靼人比起来要更得人心,已故皇帝在位时凡出行并不那么铺张,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维持一个既使他的民族满意,又不完全让汉人不满的状态。然而,与过去的皇帝相比,他更温和稳健,可以说,他从不率军队出行,或在军队前呼后拥下出行。

220 每当外出,必是宫中全体王公大臣随从,只见绸缎绫罗,穿金裹银,珠光宝气,灿烂一片;爵位纹章,马匹鞍辔,遮阳顶盖,彩旗飘带,以及上百种其他表示皇家显赫地位及各位王公特殊身份的标志,在队列中四处熠熠闪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集会中,没有什么比这一人群更井然有序的了,而在别处往往是一片混乱。每人都清楚了解自己在哪一行,哪一列;因为这关系到那位可能不经意搅乱行进次序的人的脑袋和命运。

当今在位的皇帝视察外省,一般乘驿车旅行,只带少量侍卫及几个可靠官员随行;但在他沿途经过的城市以及艰险路段,有许多军队处于战斗状态,使得他像骑马穿行于一支庞大的军队中。

他经常去鞑靼草原狩猎玩乐,总是带着众多随从,犹如前去征服一个新王朝;他的随从不少于四千人,他们一般都要吃苦受罪,或因天寒地冻,或因盛夏酷暑,因为草原野营很不方便舒服;在一次这样艰巨的狩猎中损失的马匹经常会超过一个战斗日的损失量。

陪同他前往狩猎的神父们说他的生活奢华从没有像狩猎时表现得那么充分。他们有时能见到三十至四十位鞑靼小王公来讨好皇帝或向皇帝进贡;其中有几个甚至具有可汗的头衔,即皇帝称号。他们像一品的官员一样向他领取俸禄,他招他们为驸马,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他们,以使他们更加依附于他,他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以抵御经常来骚扰的西鞑靼人。^① 这些鞑靼人具有不时对中国进行有效

① Les Olot (Eleuthes)伊洛特人。

打击的一定力量。

当这群王爷、贝勒、额驸出现在皇帝的营地时，宫廷气派真是豪华无比；而且，为了向这些野蛮人显示中华帝国的威势，官吏的车马扈从，穿着打扮，帐篷营盘，一切都是奢华的，富丽堂皇达到几近挥霍的地步。传教士们就是如此转述的，这是他们亲眼目睹的。我认为可以相信他们的叙述，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叙述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而且他们所叙述的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特性。

新近译出并附有同样博学而又有教育意义的注释的安文思 (Magalhaens) 神父的游记，同样记述了当今皇帝前往天坛向上天进行祭祀^①时威严排场的出行，这次出行有些特别之处，值得在此重复谈谈。特别因为所记述的事物既不能凭空假设，也不能无端夸大，人们所遵循的法定仪式的程序尽人皆知，并且由古老习俗严格规定，皇帝本人怕也不敢增删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

盛大的典礼由列为两行的镶有金环的二十四把大号和二十四面大鼓震耳欲聋的声音宣布开始；二十四位手握 6~8 法尺长，金光闪闪的油漆棍棒的大汉，以同样顺序，同样的队列紧随其后；然后，行进着的是手执配有新月形半圆铁环的华美长戟的一百名士兵，再后面是一百名持权标者和两名军官，他们手中涂有红漆的梭镖上装饰有金色的花朵与图案。

第一纵列后，人们举着四百盏制作精美的大灯笼，四百支金色木柄，像我们的火把样燃烧着的火炬，两百把带着大丝球的长矛，二十四面上面画着黄道十二宫图案及五十六个其他代表天上星座图案的旌麾。还可见二百余面绘有龙和许多其他动物的金色的扇子；二十四个更为华丽的华盖和一个由宫中官员抬着的餐具橱，橱中的餐具都是金子的。

紧接着的是皇帝，他骑在马上，衣着华丽，十位骑着白蹄马的骑

① 皇帝每年两次前往天坛祭天：一次是冬至日，皇帝要向上天报告过去的一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另一次是在元月，皇帝向上天致敬，以“获得上天佑护”。

士，一百位宫中侍卫和年轻侍从在前后左右簇拥着他。在皇帝前面，有人撑举着一顶华盖为皇帝和坐骑遮阳，华盖因人们为美化它而发明的各种装饰而熠熠闪光。

紧跟皇帝后面的是亲王贝勒、一品官员、总督以及宫中的皇亲贵胄，一律着礼服；紧接着的是可称之为宫廷侍从的有成千跟班陪同的五百名贵族组成的队伍，他们穿着布满金星银星的浅红色绣花丝绸袍。这是真正的皇帝的家族。

这个行列以其前导和后随而更为不同寻常，紧随其后，三十六名大汉抬着一顶像是彩车样的敞篷轿子；一百二十人抬着另一顶轿门紧闭的轿子，其宽大看上去像一整套房间；随后出现的是四辆马车，前两辆由大象拖曳，后两辆则驾的是马；每顶轿子和马车后均有由五十人组成的扈从队；驭手着装华丽，大象和马都覆盖着绣花鞍褥。

229 这一富丽堂皇的队伍由两千名文官和两千名武官殿后，所有人都着装阔气绚丽，依次前进，并按照他们的习俗，个个神情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这倒不须朝廷为此耗费巨资，只要皇帝欲往献祭，满朝上下总是准备好以此阵容相随。夫人，我不清楚在我们的骑兵竞技表演中或节日盛典时是否有比这更壮观的了。

但是，如果我大胆地说，中国的王者从来没有在他接见外国使节时表现得那么神圣，那么至高无上。这支人数可观的军队，此时则全副武装；这群难以数计的官员，身着礼服，依等级爵位分开，依次就位，井然有序，肃穆无声，神态庄重，表现得如同在他们的神庙中似的。各部大臣，各主权国君王、贝勒、额驸，王位继承人在皇帝的面前都无比谦恭，而当他们高居于百姓之上时则非如此。皇帝本人，高踞宝座之上，面对跪伏脚下的这群崇拜者；这是惟有中国才有的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气魄，而基督的谦卑甚至不允许欧洲最辉煌的朝廷的国王追求它。

如果我想详细介绍中国人如何展示他们豪华的公共盛典，我将永远也结束不了这封信了。夫人，我想，我所说的话已经足以给您一个准确的概念了。请您允许我在结束此信时，再与法国相比较，说一

说我自己的想法。在法国,无论个人的财富,还是个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华方面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走得更远,而中国人在一般活动和公共场合几乎都超过我们,看上去更为讲究排场,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里居家过日子,我们的居室却是无比富丽堂皇,有钱人数目虽少,生活却过得更轻松,装束打扮更舒适,饮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说,费用支出更稳定平衡。

谨此,即致崇高敬意

您卑微顺从的仆人

L. J.

第七封信

致法国第一重臣、大主教兰斯公爵 大人阁下^①

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

大人阁下：

在关于中国王朝各方面的特点占去您许多宝贵时间后，我想您不会介意从书面了解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以及他们的道德观念。某些历史观点如果不事先有所准备，势必不易触及实质，而特别是当人们必须向您这样一位具有凡事必追根究底，溯本求源的性格特点的人，介绍必须准确无误，条理分明，而这在口述中几乎是从来也做不到的。

我深知，大人，当您的一位学问最渊博的高级神职人员向您做了介绍之后，在这方面再想增加任何一点新知识都是何等困难。中国的道德尽管那么优秀美好，那么源远流长，不过是一缕非常微弱的、局限的、理性的光，一旦与宗教为我们揭示的，在其笼罩下，您长年累月通过不断诵读圣父教诲及教规、教谕而汲取智慧的神圣光芒相遇，就会变得暗淡无华。

然而，尽管目前这个久负盛名的国家的全部哲学并不能给我们教诲，但是了解一下过去也没什么坏处。当世纪上其他民族还处于

^① 夏尔·莫里斯·勒泰利埃(1642—1704)于1671年任兰斯红衣大主教；他参与了他那一时代教会的一切事务，并与博絮埃一道谴责中国的礼仪。

蒙昧或野蛮时代时,它已经具有完美的科学了。语言和文字是学问的根基之一,这是我所注意到的,我们就从语言文字谈起吧。

中国语言与目前世界通用的语言都没有任何类似之处,无论在说话的声音上,在字的发音上,还是在概念的组合上,都无任何共同之处。在这种语言中,一切都是那么神秘。大人,当您得知,尽管必须经数载学习才能会说中国话,却可以仅需两小时就可掌握其全部的词,您定会感到吃惊;您可以会读所有的书,并完全理解这些书,但当另一人高声朗读同一本书,您却可能如坠五里雾中,什么也听不懂。一位大学士极尽高雅之作,其本人却不能用一般的谈吐给予恰如其分的解释;一个识字的哑巴能用自己手指,无须写字而表达思想,其速度自如而不致使他的听众厌烦;最后,同样的字经常表现相反的事物,而且出自两人之口的同样的字句,这人说出来是恭维话,那人说出来就变成令人难以忍受的辱骂的话。这些不合常情的现象不管表现得如何让人感到意外,却不失为是真实的,只需大人您屈尊劳神对我荣幸为您写的东西看上一眼,您就会同意我的见解。

这种语言仅有330个字,^①或330个字左右,全部为单音节,或至少由于发音方式很紧凑,所以听上去几乎永远只能辨出一个音节。尽管阅读我下面所写的一切是件让人头疼的事,我还是不得不这么写,一方面是为了使您了解它们的声音,一方面是使您能高兴地一眼就看出蕴涵在仅仅一页纸中的这一如此古老而知名的语言,而且是如此雄辩的语言。 227

想要轻松容易地表达各方而事物、各种题材、内容,为科学艺术提供词汇,为支持演说和著作的雄辩(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各具特色),如果没有找到增加词义而不增加词汇量的办法,这数量不多的字的确是不够用的。这个办法特别表现为使每个字具有各种不同声

① 三百个音。中国语言所包含的音要多得多,但是最初罗马字母的拼音并未区别硬辅音和送气的辅音。

228

调上。因此,中国语言,准确地说,是一种音乐,它含有一种真正的谐音。正是这种谐音构成中国语言的本色和特色。然而,大人,您已经看到,由于发音不同,330个字就变成1665个字。除此以外,还可以用平声发音或每个词都送气;这是很寻常的事,这样,又将词量增加二分之一。有时,像我们把字母组合成词一样,人们会将这些单音节的词连在一起构成不同的词组。还不仅如此,经常一个整句,由于它位处另一句的前面或后面而具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个词汇量如此贫乏的语言,这个表面上如此局限的语言,实际上非常丰富,有相当大的容量,足以使中国人能不费力地表达思想。

但是,外国人要积攒语言上如此丰富的财富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不知是否很多传教士宁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数载如一日地辛辛苦苦致力于学中国语,这真是一个人所能够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了。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后,我不明白还会有别的什么感觉。我承认,当我读到安文思神父的新记叙文,他说中国语比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所有其他欧洲语言都容易时,我真是感到吃惊。他并且说,用不着怀疑,如果我们都认为学习语言的困难在于记忆的话,那么,比之其他语言来说,仅有很少词的中国话,几乎可以不费任何工夫,而在一天内掌握它。

229

如这位神父推理般,那么学音乐可能只需我们花上一个小时。七个音符,七种声调并不会让记忆感到负担沉重,只需有一副柔润的嗓音,好像不用花费多大气力就全能学会了。然而,我们常见有人三十或四十岁才开始涉足音乐殿堂,那么除非他在音乐上确有天赋,否则,他几乎可以注定永远也学不好音乐;并且经过千般勤奋和长期演练,到头来也还是一个蹩脚的音乐师。那么,当一个人想流利地与人谈话,或当他必须听懂对方,而对方说话急促且每句话的语调和声调几乎没有明显区分时,自己还要用六声和三百多个他不认识但却须立即想起词义的词相组合时,其境地又将如何呢?

此时此境,起作用的当不是记忆力,而是想象力和听力,而听力

之于某些人则是从来辨别不出他人的声调。语言技巧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些人记忆力相当不错，用不了几天就能背下一本书，然而他用上一个月去学一个词的发音则是累死也是徒劳；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出生在我国的某些省份，无论怎样注意，说我们的语言也永远不会有好语调，惟有在非常年幼时离开的另当别论。

然而，为了让别人听懂自己说的中国话，必须把每个词的特殊音调读出来，稍一变化就可能落在另一声上，而造成可笑的误解。以至于，比方，把想称为先生的人，叫成了畜生，因为用的同词不同义，义之不同只是因为由于声调的不同。因此，在这种语言上，真正可以说，声调决定一切。

使中国话比其他语言更难显然还有原因。当一个受教育不多的外国人说法国话时只要他有些话发音好，别人可以容易地猜出他说得不好的部分并理解他的意思。但在中国，一个词发音错了，一般来说足以使整句变得意思不清；而说话开头一个句子理解不正确经常会影响对下文的理解。因此，当某人突然来到一个会场，而人们又已经开始谈论某件事情，迟到者会相当长时间里摸不着头绪，不知所云，直到别人一点点地，可以说，把他引上道，他才能像大家一样进入谈话的正轨。

除了我上面刚说过的以外，这个语言还具有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其他语言。首先，书面语和口语截然不同，而最文雅的口语一旦印在纸上就会变得粗野而令人反感。为了文章写得好，必须运用更精练的术语，更典雅的短语，使用一些平时不常用的，而适合于书本中使用的特殊的技巧，文笔上与通常的选词用词法之不同，更甚于我们最晦涩的拉丁诗人之对于最平淡无奇，最自然的散文。

其次，口才不在于某些和谐复合句的排列，像我们的演说家所追求的那样，为使听众折服，常常用许多空话使其难以应对，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话要说。中国人的口才表现在使用生动活泼的熟语，典雅的隐喻，大胆而不空泛的比较，尤其善于引用在他们当中颇有影响的古人的数不胜数的警句和名段。他们说话简洁，用词不多，

表意深广；文笔精练，深奥莫测，晦涩难懂，且不甚连贯。他们几乎不运用我们口语中用以装饰和上下连贯的虚词。有时好像他们说话就是让人听不懂，或他们自以为哪怕他们不说话，人家也能理解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在少量的字中包含着那么多的意思和思想。

的确，对于那些对文字理解达到尽善尽美地步的人，这种晦涩难懂则完全消失一空；一个熟练的人读一本著作是很难出错的。但是，在说话时，就要经常停一下；我亲见一些大学士，在日常会话中，为了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不得不用手指在空中描画着那个表达自己话语的，而字义通过发音又不易确定的特殊的字。

第三，说话的声音相当悦耳，尤其在南京省，那里的声调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听，许多声调在那里发为不同的声，差别十分细微，外国人是难以觉察的。除此以外，人们从不使用小舌擦音 r，这使语言变得柔和多了。然而，不得不承认，大部分中国人由于想把话说得准确无误，在言语中，常常有一种我说不出是什么的，让人反感的東西。有时，他们把他们说出来的词拖得长长的，让人难以忍受；尽管这些词都是单音节词，听上去，他们使之成为永无止境的词，就像是一个个完整的句子。

他们还有一个经常反复出现的词尾，也就是我们一般用双“l”表现的音。这个声音从喉头深处发出，既难听又不太自然，真是一个苍蝇坏了一锅汤，仅此一个音就足以毁了一个最美丽的语言。但是，正如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语中某些强迫送气的音，并未使西班牙人对自己语言的兴趣稍减一样，同样中国人也确信让我们反感的喉音正是中国语言的真正点缀，而且这些比其他更强更具阳刚之气的音使他们的语言更具厚度，少了它，中国话可能变得稚气而柔弱，顶多不过在妇孺口中说出还显优雅而已。

第四，比起我们用字母，他们缺少很多音。因此，他们发 a, b, d, o, r, x, z 这些音，和我们在法国的发音方式不同；而当人们强迫他们发这些音时，他们总是改变些什么，并用一些在他们的语言中相近的音代替，几乎不能准确地表达。在过去，这在中国神父中形成一个

特殊的困难,他们为接受圣体用拉丁语举行弥撒时总是说着可笑的、不规范的语言;后来,花费很多精力培养他们,最终算是达到目的。以至于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拉丁文和葡萄牙人的拉丁文的差别,不会大于葡萄牙人的拉丁文和我们的拉丁文之间的差别。

大人,我以上所说的一切应理解为指的是在整个王朝通用的,并普遍在各地都听得懂的官话。在福建省,老百姓除说官话外,还说一种特殊的语言,与官话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人们对待它就像我们在法国对待巴斯克语或布列塔尼语一样。

至于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同样特别。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包含语言的成分和原则的字母表。他们甚至不理解我们怎么能用每一个都无任何意义的,这么少的图形,在纸上表达我们全部的想法,并编写成数不尽的书,充实整座整座的图书馆。把字母组合而构成字词,把一个个的字词组合成无尽的意思,对他们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奥秘;或因他们与自己的邻国来往不多,或因对所有外国的发明创造不甚尊重,对于所有其他国家是那么普通的事,在他们这里从未发生过。

222

他们没有字母表,开始,他们使用的是他们专用的象形文字。他们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画字,通过他们在纸上形成的事物本来的形象,他们试图和别人表达和交流他们的想法。因此,为了写一个鸟字,他们画一只鸟的形象;而为了表示树林,他们就画很多树;一个圆圈表示太阳,而一个蛾眉形就表示月亮。

这一写字方式不仅是不完善的,而且是很不方便的。除去不能完整地表达思想外,所表达的那仅有的一点也从来不会完完全全组织好,不弄错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需要整叠的纸才能写一点点事情,因为图画占的篇幅很大。后来,中国人渐渐改变他们的文字,形成了尽管不太逼真,却更为简洁的图形;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些图形以表达用图画无法表达的概念,如:声音、气味、感情、激情等,以及其他成百上千既不成形体又无形象的概念。然后,用许多简单的笔画构成一些组合字,并用这个方式扩充文字的数量达到无限,因为他们可

以对每一个个别的词造出一个或甚至好几个字。

299

依我之见,这数量众多的中国字是中国人无知的根源所在,因为把一生都用于识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研究其他的科学,当他们知书识字后,自以为已是相当有学问了。但是,要认识全部中国字还差得很远:在许多年不懈的学习之后,可以认上一万五至两万字就很不错了。一般文人知道少些也便足够了,而我认为从未有任何大学士能完美掌握高达八万字的中国字的一半。

对于外国人,人们难以想象学习中国字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厌烦;被迫用一生时间(一般说,学中国字,一生也不算太长)往自己头脑里不停地装这数不尽的丑陋的图形,并总是忙于辨认那些东西和意义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并不完善的象形字,简直是个沉重的十字架。在这当中,人们感受不到任何像我们欧洲科学中,尽管让人疲倦,却依然使人乐于动脑筋的那样的诱惑。为了不灰心丧气,由于缺乏天生的兴趣,必须在中国找到更为高尚的动机,并使自己高兴地想到,尽管学习艰苦而又显得成效甚微,但并非完全没有成果,因为这是使人了解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可靠的途径。

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我们得以使学者们听我们布道,并渐渐渗入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在思想上准备接受基督教的伟大真理。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期望有效地宣布福音而增长了勇气和智慧。我们也同样确信,我们的主正以一种特殊的祝福伴随着我们诚心诚意的努力;很可能如果没有上天非凡的帮助,传教士们永远都不会在这门学科上,取得使该王朝最能干的大学士为之惊讶的出人意外的进步。

299

在这些字中,有许多不同的字体。第一类是一些几乎不使用的字,保留它们不过是以其古老为荣。第二类,大大不如前一类古老,仅用于公共场所的说明文字;需要时,可以查阅书籍,借助于字典,很容易辨认。第三类规整得多,也好看得多,用于印刷,甚至也用在一般书写中。然而,由于一笔一画都要写得很规矩,写起来费时颇多;正因如此,人们找到第四种写法,其笔顺互相衔接较紧密,区别不甚清楚,使之容易写得更快些。因而以草书名之。后三种书法相互有

许多相似之处,并与我们的大写字母、印刷体字母及一般书写体字母相应。人们不用钢笔,而是用毛笔写字。手握一支毛笔,但不像我们的画家斜握画笔,而是直直地握着,好像要刺穿纸张一样。中国人写字总是自上而下,在我们结束的地方他们开始写第一行字;因此,要读他们的书,必须先找着最后一页,这在他们来说,才是书的开头。因为他们的纸很薄,几近透明,他们不得不将纸折起用,担心在反面写时会造成字迹模糊。折成双页的纸上那么平整,让人难以看出是双层纸。

在中国,书法不好从未像过去在法国那样是贵族的标志。所有人都在上面下工夫,不写好不罢休,而在参加会考被选拔进入文人的第一等级前,必须证明自己已是一个好录事了。作文中,作品里,奏折上一字之误都是大错。常常一笔之多或少,可以是意思完全相反,差不多就意味着大学士级考试的失败,并且其后果是毁了前程。因此,所有的官员都有好笔法,而皇帝本人在书法上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出众。

印刷术虽然是诞生于欧洲的一门技术,却几乎一直在中国得到运用。^①然而,与我们的多少有些不同。由于我们只有极少的字母,而且把它们组合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书,对我们来说,用不了多少字母就够了,因为,用于前几页的字母在其他各页中依然可以使用。中国字的不可思议的数量妨碍人们这样使用,除非在某些极少的字可以进入的有关皇宫及皇宫的登录楹联等极为局限的方面;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他们找到把字刻在木板上的更为方便的办法,而花费也便宜多了。

他们的操作如下。想印书的人首先请一位出色的书法大师为其抄写。木刻师将每页书粘在一块非常平滑的板上,然后用雕刻刀依

^① 7世纪始,当人们发明了使翻印变得迅速而不太昂贵的木刻印刷术后,印刷业得到发展。16世纪末的传教士惊奇地注意到在中国书籍在传播思想和知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不会忽略书籍的利用。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用中文书写的厚重的基督教文学遗产。

样一笔一画认真刻在板上,忠实到刻在板上的字与原文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以至于印刷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是否雇佣了一个好书法家。木刻师的技巧是如此高明,当使用同样的纸和同样的墨时,简直不能辨别哪个是印刷的,哪个是手写的。

236 这种印刷方式的确有其不方便之处,有多少页纸,就得制刻多少块板,一般的房间竟然难以盛下用以印刷一厚册书的全部小木版。而且,当木刻完成后,并非必须同时把全部书册印出来,视是否会因仅能售出一半而造成无益的支出而毁了自己而定。中国人随着售书情况而印书;而木板,在印过两三千份后很易于修改,还可用于许多其他不同的印刷。不仅不需要校对,因为只要每页纸抄写正确,木刻师是难得出错的,这可以说是个不一般的长处了。

中国纸看上去很细,所以法国人以为原料是丝或是棉,但是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洁净。业中之人对我肯定地说,丝的细线不能挤压粉碎而成纸张所需的均匀的纸浆。所有中国纸都是用竹子的外皮做的。竹子是一种树木,它比接骨木更光滑,更粗壮,更直,更韧;先去除外面的第一层皮,因为它太厚也太硬;下面的皮质地更洁白,更柔韧,加清水碾碎,用作造纸的原料,然后,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做成人们认为合适的长宽的纸张。有的纸可制成 10 至 12 法尺长,纸质和我们的一样白净,且平滑得多。

人们在纸上涂明矾以代浆糊,这不仅可避免纸张洒水,有时还可使纸色光彩夺目,显得像是镀了银或是涂了釉。纸张在钢笔下非常柔软,在要求纸面平滑的毛笔下更是如此;因为如果纸面凹凸不平,毛笔的尖就会开叉,而字也就没法完成了。

然而,中国纸并不耐用,易折断,易沾染潮气和尘埃,并且由于纸张是用树皮制成,如果不注意经常拍打和曝晒,不可避免地要遭虫蛀。因此,在中国不能像在欧洲那样保存古老的手稿,要不断更新那些仅仅因为是一些古老原本书的忠实抄本才成为古书的藏书。

237 既然我向大人谈了有关中国人书籍和印刷的一切,您不会认为我谈一谈他们使用的墨的质量是个坏主意吧。中国墨实在太妙了,

法国人竭力仿效,而直至今日一无成果。南京的墨是最受喜爱的,被做成条块状,那么洁净,那么香气浓郁,当它们不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时,简直会令人产生收藏几块墨的兴致。

我所说的是一块块的墨,不是像我们那样的墨汁。它是固体的,和我们的矿物颜料类似,但要软得多。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最普通的是方形的,但长度比宽度大,厚度仅两三法分。有的是金色的,带有龙、鸟和花草等图案。为此,人们制作一些小木模子,做工精细,我们可能难以在金属上做出这么细致的东西。

当人们要写字时,就在桌子上放上一方光滑的大理石,在一端挖一小洼恰好盛一点水。把墨的一端蘸水,并在大理石平滑处轻轻地摩擦;稍顷,根据摩擦程度,形成多少有些黑色的液体。用毛笔尖蘸着就可以用来写字了。这样研出的墨有光泽,很黑,尽管如果纸张过于薄会透,然而从来不会洩过毛笔的笔画,以至不论笔画多粗,字的边界都会十分清晰完美。这种墨还有另一个优点,用它作画妙极了,这是因为它可浓可淡,尽随人意。并且,如果不使用这一色调,有许多事物是不能逼真地描绘出来的。另外,它的制造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困难,尽管中国人是使用从不同材料中提取的煤烟制成,然而,最优质的还是用猪油在灯上燃烧后的油烟制成的。人们在其中加入一种油类使之软化,并加入令人喜欢的气味以避免油类和脂肪的臭味。使之凝固后,做成小块放入模具;一开始,墨是很沉的;但等到干燥变硬,重量会减去一半,人们说是一斤的墨,一般只有8至10盎司。

中国书籍的装帧虽然远远不如我们的完美,依然有它可爱之处。书心的切口从不涂金,甚至也不往上泼色。通常书的封皮是相当整洁的灰色纸板。如果乐意,可以用细缎或用一种市面上卖得很多的,专为此用途生产的廉价的,带花的塔夫绸装订;书籍装帧的形式总是一成不变,但花费却是取决于使用的材料的优劣。

大人,如果我不了解您这样已经熟悉最基本的学科的有学问的人,一个细节并不总是没意思的话,我永远也不敢随便描述这些琐碎的事物。下面是一些您肯定阅读过的,更为确切的事物,我仅在此用

不多的字说一说以唤醒您的记忆。

世界上的第一部史书无疑是《创世记》，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所有书中，中国书是最早问世的。人们尊称为“五经”，而且中国人视为神圣的莫过于其中教导的理论了。距今四千三百年前，黄帝在创造文字以后，又创立了天文、算术、音乐和医学的条律。

239 大约三百年后，人们收集了各种条律，并写成尧帝史。由于他的孝道、贤明，也由于他为在一个国家里建立一种管理的形式所作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一位值得推崇的皇帝。他的后继者舜和禹也与他齐名。他们安排了向上天至上之主及主宰河流山岳的下级神祇所应敬献的祭祀仪式。他们将王国划分为行省，他们根据天上星宿记载他们所处的不同的位置；调整百姓应缴纳的赋税，颁布许多其他有益于美德并对公共秩序所必要的条律。所有这一切均书写记载下来。这三位皇帝留给后世的一切始终被作为神谕受到中国人的重视。

然而，最初的律条并不能囊括一切；耶稣基督诞生前 1776 年在位的皇帝经过慎重的审议，并在他们最明智的大臣的建议下，认为有必要增加新的条律。传说高宗，一位由于对宗教的热爱和虔诚使其得自于天性的优点无限升华的皇帝，在梦中看见一个人的形象。梦醒后，这一形象依然活生生地刻印在脑中，于是，他命人寻找此人，最终在泥瓦工中找到了他。此人一旦全神贯注于政府工作，就好像有了灵感，并制定了多项很不错的规章，完善了旧有的条律，这些条律在后继的朝代也都有增改。所以后人把所有条律收集而编成中国人称之为《书经》的第一本书，^①就政治国家而言，《书经》享有崇高的威望，犹如摩西和先知们在崇拜上帝和宗教的形式方面之对于犹太人所享有之威望。

第二本由于它的古老而备受推崇的书是第三代治下编写的一系列颂歌和诗歌，书中描述了从属于皇帝的统治外省的中国诸小国国

^① 《书经》，又可译作《文书档案经典》，该书收集了发生在公元前 5 世纪至 11 世纪间的重大事件的有关记载。在可能由孔子收集整理 100 章中，只有 33 章留传到今天。

君的道德习俗。^① 孔子谈及该书时颇多褒词,这便可以判断出,后来许多滥作混进而使该书遭到破坏,因为书中可见一些可笑的或甚至大逆不道的诗句。君主国的奠基人伏羲在许久许久以前,曾经作过类似的诗;但是,这些诗是那么晦涩难懂,不管作出多大的努力以图赋予这些诗一个恰当的概念,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可理解的。任何学者的智慧都无法理解的晦涩,使人们产生种种迷信的猜想。和尚们则随便利用它们以说些他们想说的话;对他们说,这正是他们用以骗取百姓信任而编造异想天开的空想和寓言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本钱。人们把它编辑成册,在经典书籍中占据第三位。^②

第四本书记载了数位国君的历史,他们的优点和劣迹,他们治国的格言,由孔子编辑成书,并由其弟子注释。^③

第五本书论述习俗和礼仪。书中介绍寺庙、祭祀、祭器、子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应尽的义务、真正友谊的规则、宴会的礼节,论述了接待、音乐、争执、葬礼以及其他千百种有关社会的礼仪。^④

这五本书是非常古老的,所有其他在王朝有一定威望的书不过是这五本书的抄本或评注本。在不计其数的曾为这著名的原著付出劳动的作者中,没有任何人比孔子更杰出。人们尤其看重他所收集成“四书”的有关古代法律的书,并视其为完美政治的准则。书中论述了治理政府的伟大艺术、道德和不道德的中庸思想、事物的本性,以及共同的义务。然而最后一册并非孔子的著作,而是他的弟子孟

① 第二本书称作《诗经》。——作者注。《诗经》或称《颂歌经典》是一部诗选,集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间的诗歌,民歌和宗教颂歌。传说是孔子收集成集的。传至今日的《诗经》是后汉时期(25—220)重编的。

② 第三本书名《易经》。——作者注。《易经》或称《变化的经典》可能是一本古代占卜的书,由64个八卦组成。创造这一最初文字形式的功绩,人们归之于神秘的国君伏羲。

③ 第四本书是《春秋》。——作者注。《春秋》或《春秋编年史》记述了公元前727—前480年鲁国的历史,孔子就生于鲁国。

④ 第五本书是《礼记》。——作者注。《礼记》或《礼仪之书》是一本有关礼仪的论文集,成书于公元1世纪。

子的作品。虽然弟子的一生不如老师的生活那么有规律,但其风格却更具说服力,更具吸引力。^①

除去这五本书外,还有几本其他非常重要的书,如《帝国通史》^②,其真实性在中国和我们欧洲最著名的历史书一样,是确定无疑的。关于儿童教育、服从、忠诚的书应归功于孔子。还有一些论及医学、农业、植物、军事艺术、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特殊历史、哲学、天文,以及其他几门数学学科的书。最后,他们还有小说、戏剧,以及我本人将之列为由僧人写的无数有关对于当地神的崇拜的论文。对于神的数量可以或增或减,随意变化,完全随着僧人们欺骗百姓或增加自己收人的需要而决定。

244 用以上这些书,人们建立了许多大图书馆,其中有几座图书馆藏书量超过四千册;但是,全部这些古人们殚精竭虑创作的,个人耗费巨资收集的杰出的著作,却在有关皇帝的专制命令下毁于一旦。孔子逝世后三百年左右,也即耶稣基督诞生前二百年,以其具有的卓越的才能和武功超越前人,并且名声远胜于为保卫他的国家抵御鞑靼人人侵而建立万里长城的始皇帝,决心销毁一切科学;他不满足于非人道地处决无数大学士,还下令焚烧王朝除农业、医学以及巫术外的全部书籍,其臣民敢违抗者则以死罪论处。^③

文学的共和国所从未遭受过的最为严重的这把大火,几乎毁了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君死后,在人们心目中热爱科学的精神苏醒了,它促使中国人奋起弥补这一沉重的损失,如果不是这样,很可能使这个最文明的国家沦为一个最无知、最野蛮的王国。

依照中国的习俗,老人们从年轻时开始,就背诵了几乎全部书籍,此时,他们受命把这些书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人们在坟墓中还发掘出一些书,可以说是使之重见天日。这是那些最热心于科学的

① 此处指孔子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② 《帝国通史》系根据原文直译。可能指《史记》或《资治通鉴》。——译者注

③ 秦始皇(公元前 221—前 206)效法法家理论治理国家,对于思想生活及社会生活施以严厉的控制,并迫害抵制他独裁统治的儒学家。

人隐藏的。有些书是从沟渠、墙洞中挖出来的,已经受损,受潮,遭虫蛀,但对负责图书复原的人仍然有些用处;因为在这些书上已经模糊得无法辨认的字句,在另外的书上可能还完整无缺。

所有这一切努力并不能避免新的作品有缺陷;许多地方还会缺文短字,在另外的书上,人们嵌入了原著中没有的外来的段落。中国人自己可以辨认这些错误,以及某些不甚严重的差错,但是由于他们对于从前人那里接受的东西是那么虔诚,甚至连其缺点也十分崇敬。

大人,孔子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光辉所在,如果不就他做专门的介绍,那么,我对您所做的介绍就不可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因为这正是他们理论最清纯的源泉,他们的哲学,他们的立法者,他们的权威人物。尽管孔子从未当过皇帝,却可以说他一生中曾经统治了中国大部分疆土,而死后,以他生前宣扬的箴言,以及他所作出的光辉榜样,他在治理国家中所占的位置谁也无法胜过他,他依然是君子中的典范。他的生平已有多人写过,我这里仅向您简单介绍如下。

孔夫子,中国人称之为孔子,他出生于敬王(kim)第三十七年^①,我主诞生的483年前,生于山东省。^②他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这使他得到 Tcesse 的称呼,意为“忧伤之子”。他的血统源于帝乙(Ti-yi),第二代的二十七位皇帝。尽管这一家族因数代为王已是辉煌兴旺,但孔子这一伟大人物的生平使家族更为荣耀。他使所有的祖先失去光彩,但却给予后代两千多年后依然久盛不衰的荣誉。中国所承认的真正贵族,也同样受到君王尊重的惟此一家而已,君王们从他们的知识中汲取治国之道,老百姓都热爱这一家族,为百姓的幸福,这个家族曾进行了何等有益的辛勤劳动。

① 孔子诞生于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文中称孔子生于敬王三十七年,有误。——译者注

② 传统记载的日期是公元前551—前479年。孔子生于称为春秋时代的鲁国(今山东省),关于他的生平我们了解甚少;本书所引传记材料源自中国美化传记主人公的传统介绍。

孔子并没有经历童年那通常的阶段：他表现得比其他人早熟得多，他一点也不喜欢孩子们能为之花上许多时间的一切。适合他的年龄的游戏、闲逛、消遣几乎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神情庄重而严肃，使人对他肃然起敬，从那时起就预示着未来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最使他与众不同的还是他那体贴人的，循规蹈矩的孝道。他孝敬父母，他努力在各方面仿效当时得到举国拥戴的祖先，人们还注意到，每当他要进餐，必先跪拜，并首先向至上的上天的君主供奉祭品。

尚在儿时，一天，他听见祖父的叹息声；他走上前去，按照当地的习俗几次躬身敬礼后，对祖父说：“如果不算失敬的话，我能否请问您为何忧伤？可能您担心您的子孙忽视道德修养，并因他们的腐化堕落而辱没您的声誉？”孔氏问道：“何人使你有如此想法？何处学得如此讲话？”孔子回答道：“正是您自己。每当您讲话，我必用心倾听，我经常听您说，为人子，一生不能维护祖宗的声誉，反而败坏祖宗的好名声，是不孝子孙，是不配继承祖先的名姓的。当您说此话时，您是否想的是我？难道这是令您这般经受折磨之事吗？”

善良的老人为这番话所感动，痛苦顿消，从此不再忧心忡忡。

祖父去世后，孔子拜在当时著名的学者陈氏门下。在名师教诲下，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在古代知识上大有长进，从此，他把古人奉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对古人的热爱使他有一天险些为之送命，尽管当时他仅仅十六岁。一天，他与一位身份地位很高的人谈话，此人谈到中国书籍的晦涩难懂和废话连篇，这个孩子就对书籍应有的尊重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孔子对他说：“您所谈论的书籍中包含深刻的理论，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深明其义。百姓们如果自己看懂这些书，他们可能不会尊重它们。这种精神上的依附，通过它最粗野之人依附于最开明的人，在文明社会中是十分有益的。如果各家各户都一样富裕，一样有权势，可能就不会有政府这个形式存在；而如果大家都一样有学问，那更是天下大乱，所有的人都想要统治别人，不会有人认为自己应该服从他人。”停了一会儿，这聪明的孩子又补充道：“一个下层百姓这样对我讲话，我不会感到吃惊；但是，一个像您这

样的博学者像一个下层百姓般讲话真令我惊讶不已。”

这番议论本应该得到这名官员的敬佩,但是,因为被一个孩子弄到如此尴尬境地,深深刺痛了他,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报复。他让家仆把孔子的房子团团围住。如果不是皇帝本人得到禀报,下令他撤回,很可能会演变成极端的事件。

当孔子年纪稍长时,他把古人最美的格言编辑成册,并依此身体力行,启迪百姓。当时各省分别是一个个王国,其王侯尽管从属于皇帝,却按照各自的法律统治着自己的王国。他们征收人头税,支配各种捐税,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宣布战争或停战媾和,小土侯之间纠纷不断,连皇帝本人也惧他们几分,缺乏足够的权威使他们俯首称臣。^①

当时,功利、野心、虚伪的政治等等统治着所有这些小朝廷,孔子确信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老百姓永远不能安居乐业,而这正是他主张贤明政府的目的。于是他决心周游列国游说一种朴实的道德准则,启发人们轻视财富和淫逸,而尊崇公正、克制及其他美德;主张要具备为人类所敬重的伟大的心灵,甚至对最伟大的君王也没有丝毫伪装 248 的诚恳;总之,宣扬一种克制各种欲望,而仅仅修养理性和美德的生活。

值得人们赞叹的是,他亲历亲为而不是夸夸其谈地宣扬他的主张,因此,所到之处效果斐然。国王以他的主张约束自己,百姓尊他为圣人;所有人都颂扬他,包括那些并不以他的榜样的人,也为之赞赏不已,但是,有时他过于严厉,弄得连朋友都对他敬而远之。

他在鲁国出任一项重要官职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惊人的变化,国都和各地均旧貌换新颜。邻国的国君都十分羡慕。他们认为,一国之王在这样性格坚毅的人的辅佐下,国家很快会变得十分强大,因为没有什么比治理有序和律法谨严更能使一个国家繁荣

^① 孔子时代,周王朝的国君已经权势日衰,演变成霸主各据一方;各诸侯国受封于皇帝,并轮流执掌大权。但争夺权力的斗争,以及公国间连年不断的战争,把中国推向了混乱的局面。

昌盛的了。齐国的国君召集他的大臣,提出要遏止鲁国发展的建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他们想出以下的对付方法。

他们选出很多美貌而有教养,并且受到取悦于人的一切手法完美教育的年轻女子。然后,借口派遣使团,把她们作为礼物赠送给鲁国的国君及朝中的主要的王侯。礼物被欣然接受,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人们一心只想使外来的美女开心,一连数月大摆宴席,歌舞升平,朝廷中无人理政,惟有娱乐占据了所有人的所有时间。

孔子察觉到国事荒疏,竭力挽回人们的精力;但是,人们迷恋于享乐,孔子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只好违心地看朝纲废弛,任朝臣们对这些美女百般殷勤逢迎,生活荒淫无度。因此,他认为长期羁留于理性丧失之地是与他的名声不符的;他向国君辞去官职,准备到可能采纳他的主张的公国。

但是,他到处碰壁,阻碍重重,长期奔波于各国之间,却几乎一事无成,因为政治家惧怕他,朝臣们则不愿意有一个可能降低自己权势或夺取自己信誉的竞争者。在各地碰壁,不受人欢迎的情况下,他面临或衣食无着冻饿而死,或被坏人阴谋陷害而亡的绝境。然而,所有这一切背运和不幸,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初衷,他常常说为维护高尚的事业,不应该为其后果担忧;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势可以损害它,而当一个人出于对尽善尽美的诚心追求而上升至天界,完全用不着担心暴风雨的来临,甚至连下界人世的声也充耳不闻了。

因此,他诲人不倦,教化爱好真理的人不厌其烦。在他收为弟子的无数人中,他把几个弟子培养得颇具文采;其他弟子则专心致力于正确推理,具有雄辩之才。他要求他们致力于研究形成良好的治理国家的思想,尤其对于特别得意的弟子,他更是竭尽全力,倾心教育他们修身之道,要他们通过沉思默想培养自己的才智,通过对道德的热爱荡涤心灵的丑陋,达到心境的净化。

他经常对弟子们说:“人的本性来自极其纯净,极其完美的上天;然后,无知、欲望和坏榜样腐蚀了它,使之堕落;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旨在使它恢复它最初的光彩;而为了变得完美,我们必须回到

我们开始下降的起点。遵从天意，一切按照主宰的命令行事。爱人如爱己，永不容许把你们的感觉作为你们行为的准则，而是一切听从理性的指引：它会教会你们正确思考，说话谨慎，行为圣洁。”

他派遣五百弟子去王国各地以改善百姓的风尚习俗；因不满足于仅仅为自己的祖国做好事，他常常亲自四处出游，宣传他的理论直至海角天涯。无论他的孜孜不倦的敬业热情，还是他纯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几乎已达极致。有时，像是一位新律法师在说教，而不是一个在自然法规退化中成长的人在说教；使人信服的是在他的谈话中没有丝毫虚伪，他的行动从不违背自己的信奉的准则；而且他在处世为人上的庄重，和蔼，严格节制的生活，他被视为全王国饮食最有节制，生活最朴素的人。他轻视世上的一切财富，随时检点自己的行为，还有我们古代的贤人们所没有的品德，谦恭和虚心使人认为这不是一位简单的主张理性的哲学家，而是一位受到上帝启示创造新世界的人。

中国人告诉我们说，孔子经常说：“真正的圣人在西方。”这句格言深深镌刻在学者们的脑海，所以，六十五年后，当我主降生于世，Nimti 皇帝有感于他的话，还有挥之不去的睡梦中出现的来自西方的那人的形象，于是遣使去此方向，并命令使者一直向西去，直到遇见上天让他认识的那位圣人。

这大约正是圣托马^①在印度群岛宣扬基督教义的时候；如果这些使者认真执行命令，可能中国就会受益于该圣徒的讲道，但是，他们所惧怕的海上的风险迫使他们滞留在他们遇上的第一个岛屿，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偶像佛即佛教，它几世纪前就已经以它的可恶的理论使印度堕落。使者们学习了当地的迷信，回国后，在整个王朝散播了偶像崇拜和无神论。^②

① 圣托马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据说曾经在波斯、印度传教，在印度被人用长枪刺死而殉道。——译者注

② 当明帝（汉朝）遣使至中亚细亚之后，佛教被引进中国，传统的确记载着公元 65 年这个日期，但是，特别从公元 4 世纪始，佛教的理论才在王国上下广泛传播。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晚年的他生活在苦痛中，他眼见百姓生活在混乱中。人们经常听见他说：“天塌地陷，礼崩乐坏。”为了强调他耗费那么多心血在各个王国所建立的伟大的完美的社会正处于半坍塌的状态，在临终前的一天，他说：“国君们不愿遵循我的准则，我已不再对世人有用，因此，是我离世的时刻了。”从这一刻起，他陷入昏睡状态，一直延续七天，最后，他在弟子的怀里命归西天。

整个王国为他而哭泣，从此以后，全国上下敬他为圣人，并鼓励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这种感情显然将与世长存。国君们在他死后在各地为他建立庙宇，学者们定时前去致以政治的敬意。在许多地方可见大字书写的荣誉称号：致大师，致第一学者，致圣人，致皇帝和国君之师。然而，非常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造成一座神，而他们却曾给予那么多不如他有名望的官吏以神的品质，或正像他们所说的，是一些十足的神明。似乎上天让他到世上来移风易俗，并不想使这样循规蹈矩的人死后给人们提供从事迷信活动或进行偶像崇拜的机会。

252 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至今保存着一些把孔子真实介绍给后人的古迹，和历史留给我们的相当吻合。他并非美男子；他的额头上甚至有一块不招人喜爱的隆起的肉疙瘩，他经常让别人注意这个疙瘩以示自己的谦卑。然而，他的身材很好，很匀称，神情庄重，声音洪亮，只要他稍一兴奋，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深受感动，而充满敬意地倾听他的讲话。

孔子在他的著作中所传播的，或由他的弟子精心整理的道德箴言，是他颇为自命不凡的内心的写照。要想把这些箴言全部介绍给您，可能需要写上一厚册书。下而是我所了解的一些，部分摘自现今在北京当朝高官之一所编的一本书。

箴言之一：美丽的外貌并非贤人所企求。

孔子去见一省的国君，看见他正和他的宠臣，一位相貌堂堂的爵爷在一起。王公一见他进来，就笑着对他说：

——如果人的面孔可以改变,我很乐意把这位年轻廷臣的全部美貌赏赐于你。

哲学家回答道:

——陛下,此非我所欲也;人的外貌对公众的利益用途实在不大。

王公又问:

——汝所欲者,究竟为何物?

他说:

——王爺,我所欲者,乃陛下所有大臣均有如此完美匀称的身材,以增政府之美,并防止国体变形。

箴言之二:要想完美,必先克己。

当孔子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立即回到鲁国以尽最后的孝道。他痛哭失声,整整三天水米未进。这可能有些过分。然而,这个国家的一位哲学家却认为这并不够。

他对孔子说:

——以我来说,我的双亲去世时,我七天七夜未进米水;您是一位圣人的嫡孙,众人的眼睛看着您,为了向您学习,而您却仅仅三天时间节制饮食。 254

孔子回答道:

——礼节自有古人制定以约束不得体的人和激励卑怯的人。如果我们不愿犯错误,我们就应该依礼行事。难道智慧和贤人不正是存在于这确确实实的平庸中吗?为了永远不出格,请记住,美德绝不是过分,完美有其局限。

箴言之三:人应该经常改变,如果他想永远是智者。

一天,一位有身份的人对孔子说:

——您的祖先从未对大人物失礼过,然而,他的学说,尽管圣洁,却并没有时兴过。您怎么认为您的学说一定会被人遵照,您严肃得



孔子，中国哲学之父，卒于耶稣基督诞生前 478 年，享年 73 岁。

拒人千里,有时甚至表现得傲慢自大,这不是能受到王公朝廷欢迎的方式。

孔子答道:

——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礼仪。我祖先的时代,王公和臣子都很有礼貌;人们热爱有序的生活,每个人各据其位;为了打动他们的心,必须有礼貌,并像他们一样处理问题;如今,人们只崇尚勇气和骄傲,王公们竭力鼓励他们要勇敢,要有自豪感。必须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变化,以便征服世界。如果一个智者像古人一样行事,那他就不再是一个智者。

箴言之四:王国里的大人物并非总是国家最伟大的人。

孔子来到一个国君的宫中,他受到极高的礼遇。国王在宫中接待他,在宫中让他住宿,亲自陪他参观王宫,而后他对孔子说:

——您来我的国家不会是无所事事吧。看上去,您打算为我做些好事。

孔子答道:

——陛下,我是一个相当没用的人;但我承认,如果陛下您乐于按照我的建议去做,您会有所受益的。我打算向陛下推荐几个智者以承担国家的主要职务。

王公欣然说:

——好,那么是哪些人呢?

——陛下,李安,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是一个您可以信得过的人。

国王大笑起来,说:

——怎么?农民?我朝廷里的职位还不够给我的王公贵族分配呢,您怎么竟然建议我任命一个农民做我的手下?

哲学家平静地回答道:

——美德属于任何出身的人;而且一般说它更与出身平庸的人有缘。我们王朝中有两个公国是由农民建立的,一个这样的人治理您的公国又有何不可呢?请相信我,陛下,贵族们向您输送了相当多

的佞臣,您就忍受下层给您提供一个智者吧。您觉得您已没有足够的职位以安排周围的王公贵胄们;如果美德是惟一应得到补偿的,您就会在您的宫中找到更多的职务,而不会人浮于事;那时,您会被迫召唤农民承担这些职务。当王公贵胄向国家提供不出伟大的人物,就必须从百姓中广纳伟大的人,让他们成为朝臣的主体。

箴言之五:瑕不掩瑜。

一天,孔子建议魏王起用某知名武将统领他的军队;但是,魏王借故拒绝,说此人还是一名小官时曾拿了农民两个鸡蛋。他说:

——滥用职权的人是不配指挥军队的。

孔子答道:

——陛下,您作为一国之王有这种公正之心令人敬佩;但是,这个武将的稳重同样值得赞赏,他不过是偷过两个鸡蛋。一个人一生中只有这么小的过失表明在他的身上有突出的优点。一个机智的国王任用他的臣民,正如一个木匠利用木头盖房子,木匠不会因一根栋梁之材有小小的斑点而弃之不用,只要它相当结实足以支撑大厦;我也建议陛下,不要因两个鸡蛋的丢失就放弃一位伟大的统帅,他可能为您征服两个王国。

箴言之六:太有思想的国王,或总是头一个说出自己想法的国王,是听不见任何建议的。

一天,孔子参与一位魏王召集的国务会议,会上魏王极富见解地纵论天下大事,大臣们为他鼓掌欢呼,并赞同他的全部观点。后来魏王对孔子说:

——对上次会上商议的主张,你意下如何?

哲学家对他说:

——陛下,我还未发现此事进行过讨论。您的大臣们致力于讨好您机智的论断,非常忠实地重复着您的话;他们说的是您的想法而非他们自己的想法;当您宣布休会时,我正等着您展开讨论呢。

几天后,这同一位国王征求他对当今政府的意见。孔子回答道:
——没有人说坏话。

国王说: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孔子又说:

——陛下,这不应该是您期望的。一个命在旦夕的病人,人们还反过来夸他身体健壮,已是离死不远了。必须使人们像对病人坦率指出他身体上的病症那样,对国王说出他的缺点不足。

箴言之七:智者超越别人许多,因为直路总是最短的路。而坏的政治家费时很多才能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总是放着正道不走走邪道,放着大道不走绕远走小道。 257

一天,魏王向孔子坦承没有什么比掌握智慧更美好的事了;但是,获取智慧的困难使最勇敢的人望而却步,并使最有决心的人迷失方向。他又说:

——对我而言,获取智慧是徒费工夫;我决心不再这么折磨自己;对于好政府所必要的智慧,只需来点政治手段就可弥补了。

孔子回答道:

——陛下,智慧的确高不可及,但攀登之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难以行走,随着你的前进,道路会逐渐变得平坦;而当你达到顶点后,你就没有后退之路,否则你就要冒落下悬崖的危险。因此,一个智者也不能停滞不前,除非他以某种方式强迫自己不再前进。但是,您是否认为,当一国之君靠采取过分诡诈的政治迂回手段使其政府运转就没有困难了呢?您想没想过所有绞尽脑汁去办的事都阻碍智力的发展,妨碍摆脱种种困境的手段的识别呢?人们往往怀着恐惧进入迷宫,因为担心会迷失其中;而当人们终于走出迷宫时,往往是在经历了无数错误和疏忽误解造成的精神上的困扰和不安之后。您尽可以采取您喜欢的主张。至于我,陛下,我确信,在老百姓拥戴的政府里,牢固永恒的道德比最精到的政治更有发展前途。

箴言之八：想要最佳状况的人并不总是追求完美，但求其悠然自得。您是否愿意加入在这一群人中？请牢记，过一种新的生活，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从一个痛苦走进另一个痛苦而已。

受到孔子生活方式的感动，皇太子感到内心深处第一次产生了对智慧的追求，这是通常当年轻人尚未受到世人待人接物的坏影响时，在好的教育与好榜样的引导下产生的追求。于是，他去求教于孔子说，他决心放弃一切，成为他的弟子。他又说：

——因为我终于深感在我的出身使我注定过的生活中，有着众多的悲伤要去经受，而非您那样的生活，在我看来您的生活充满了平和。

孔子回答道：

——既然您在我的境遇中寻找的是平和，我建议你不要投入这种生活。常常越是逃避苦难，越是会遭遇苦难。上天启示我安于我自己的生活，却使您生为人君来统治国家。切莫追求平静宁和的生活；相反，如果您不愿失去您的国家，那么，就向您的敌人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如果您不想堕落，就要以更大的勇气与自己的种种欲念以及对安逸生活的贪恋作斗争。

箴言之九：勤奋的人，想做一切事情的人，懂得把许多事情放在以后去做。

一天，孔子的儿子对他说：

——我专心认真习学百书，一门也不放过，以使自己才思敏捷，为什么我进步不大？

聪明的父亲对他说：

——若能放弃一些，你会有长足进步。你可曾见长途徒步跋涉的人有谁会跑步前行吗？一切事均须循序渐进，仅拥抱你的臂长所及的一切，否则，你就会白费力气。圣人们皆是首先着手最容易的事；成功给予他们勇气和力量再去从事艰难的事；渐渐他们就成了完

人。像你这样的人总想一天之内完成所有的事情,结果令一生一事无成;相反,专心致力于一件事的人最终发现他们完成了所有的事。

箴言之十:智者在道德的修炼道路上行进迟缓,坏人在变坏的道路上却走得飞快,这是没什么可奇怪的。情感诱人,智慧引导人。 229

孔子的一位朋友抱怨自己道德修行进步太慢。他说:

——多少年来我努力模仿古代圣人的榜样,可是,我至今依然很不完美。可哪怕我稍一留意坏人的样子,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很像一个坏人。为何修身追求完美不如耽于邪恶那么容易?

孔子说:

——这不足为奇。道德身在高处,而邪恶却是最低下的。要登高,就要费力花时间,而掉下悬崖不过是刹时间的事。然而,我请你不要受这表而上的容易所欺骗。决心向善的确比决心向恶要容易得多;但是,既然事后总是后悔莫及,说明做好事比坚持做恶事还是容易些。

箴言之十一:真正的高贵不在于血缘,而在于功绩;当德行阻止我们像别人一样在地上爬行时,我们是属于十分高贵的等级。

看见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条鱼,孔子叹息了一声,对问他为何叹息的人,他说:

——这条鱼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贪恋那骗人的诱饵,却送了命。缺乏理性是它贪婪的借口,但道德比生命更要可贵得多,君子无德会让世上的财富和虚荣的钓饵所俘虏,这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如果你了解你的追求,你可以取道别路去获得它。你想发财,不可取之于他人。你想变得高贵,那么就要蔑视一切,甚至蔑视别人可能对你表示的轻视。当谣言和辱骂都不能损害一个人时,这个人就是一个在其他人之上的很有修养的人。 260

箴言之十二: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坚持向善并不意味着不失

败,而在于每次失败之后都能重新振作起来。

一天,孔子正在教化的几个官吏对他说:

——您已经到达道德顶峰,您是最幸运的,您很长时间都不再犯错误了。而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想要成为善良的人,却没有一天不犯上几个大错。

孔子回答他们道:

——尽管一切错误皆应受到责备,但你们并不像想象的因为犯了很多错而不幸。你们的生活和我一样,都是一段长长的旅途,道路是艰巨的,而且我们被情感压得奄奄一息的理性只为我们提供了很少一点点光线指引我们;这难保不偶尔失足跌进黑暗中去。当你重新站起时,旅行被跌倒耽搁了,但并未结束。对我们说,像坏人那样只摔一次跤将会是极大的不幸,因为碰上的第一座悬崖峭壁就会使他们再也爬不起来;但是,好人还要继续前进,所以会经常摔跤。

箴言之十三:没有人不是掩饰了自己一半的缺点;然而,尽管他为此而沾沾自喜,如果把只给自己看的自我展示在别人的眼前,他也会脸红的。

一天,有人在众人面前抱怨说,大自然给人以眼睛,使他可以发现人体的美,却不给他能透视人的思想,揭示内心秘密的眼睛。因此,人们常说在世上善与恶是交错并存的。

孔子对他们说:

——如果没有这一层遮挡以掩盖我们的弱点,你们和我一样会感到异常尴尬的。我们从中获益之大超过你们的想象,我确信哲学家暴露他的弱点比坏人暴露他的邪恶受的损害更大。

箴言之十四:永远不要对人谈论自己,不自夸,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你有那么好;也切莫自责,因为人们已经认为你要比你想说出来的坏得多。

于是,一天,他对喜欢随时自责的弟子们说了这番话;并补充道:

——当人们责备自己时,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虚心;向朋友暴露自己的缺点,这是坦率,是信任;自己检讨自己的缺点,这是谦虚。但是,如果不注意,用以去向大家劝戒,那就是傲慢。

通过对孔子道德观的举例说明,大人,您可以得出结论:理性随时随处可见。塞奈克没有对我们说过什么更好的了;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也有时间把我们的哲学家的箴言编辑成集的话,可能人们会发现孔子具备可以与我们的古代的贤人并列的一切必要的条件。大人,至少我希望,我上面向您所做的描述不致丝毫引不起您的兴趣。如果至今他还在世,尽管身为哲学家,我确信对您给予他的赞许他会感动的。您的赞许总是那么睿智,那么坦诚,定会使最伟大的人物为之欣然。可能至今,法国对整个东方形成的对孔子的看法还不很在意;但是,一旦您以您的敬重给予他荣誉,所有人都会确信,历史并没有欺骗他们,中国奉孔子为大师和博学者是对他的功绩的正确估价。

大人,我谨致崇高敬意

您卑微顺从的仆人

L. ,J.

第八封信

致国务秘书德菲利波^①阁下

关于中国人思想的特点

大人阁下：

如果在我荣幸地给您写的这封信里，仅谈及中国人思想的特点，并非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向您准确汇报我们旅途所获得的其他知识；但是，我认为我只有首先谈谈一定会使您感兴趣的事才能更好地开始完成这一任务。一位将军会更乐意听人谈论战争和鞑靼人的勇敢，而一个朝臣则乐意听人讲中国人的礼仪；但是，当一个人像您那样有才智，又是一个以科学精神著称，一个以处理重大事件的洞察力著称的家族的继承人，我想没有研讨这个问题对您更合适，更令您愉快的事了。

264 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自称具有才智的，在这方面，最野蛮的人也自以为高过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每当我们想到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厌恶感，人们难以把他们算作人类，然而就连他们也把欧洲人看成奴隶，并把荷兰人看成在治理国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么开明的人。

^① 热罗姆·德菲利波(1674—1747)，蓬查特兰之子。1693年被授予海军枢密局职位承继人指定权。

法国人是相当熟知暹罗人的相貌的,在东印度群岛他们的心灵和外表真是天造地设。他们常说,上天在进行天生的优点的分配时给予法国人战争的勇气和艺术,给予荷兰人经商的天赋,给予英国人航海的本领,给予中国人治理国家的真正的智慧,但是它却把机智给了暹罗人。如果他们不提醒我们,可能我们就不会考虑这一点,我们应该感激他们的发现。除此以外,如果中国人把东方的民族全看成是缺乏理智的,而自认为比别人优越,以为自己毫无疑义是天下最有思想的民族,这也无须表示惊奇。

他们确实有思想,人们不能怀疑这一点。依我看,似乎我们对他们的性格特点了解还不够。看看他们的图书馆、大学,他们学者的令人吃惊的数量,天文台和他们认真的观测,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不仅机智,而且在科学的各个门类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民族具有洞察力、创造力和各个方面的天赋。然而,虽然四千多年来,人们建议奖励科学家,而且无数人的财富也取决于他们的才干,但是,尚未有一人在任何思辨科学上有非常的建树,哪怕只是一般的深入研究也没有。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平静地享受着世界上最博学者的声誉,因为他们看任何人都比他们更无知。

因此,我认为可以肯定,在上天分别分配给世上各个民族的优点中,中国人并未得到那些努力认识自然的人所必需的洞察力和敏锐性,这样说对他们没有任何不公平。我们过分讲究的逻辑学,在法国已经提到完美程度;而被视为人类思想杰作的几何学,却永远进不了他们的学术殿堂;尽管他们天生傲慢,但他们会毫不为难地承认,在这些学科上,很明显,欧洲人永远会是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哲学,他们确定了某些原则以解释人体的组成,它们的功能,它们的作用,他们在解剖学方面并非是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认识到存在着血液和体液的循环;但是,他们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那么浮浅、混乱,并通常是错误的,所以,我就不在此细述了。

他们的算术是不那么差的,尽管他们并不像我们用零来运算,其实零在运算中作用很大;他们在运算时不使用计算尺,但是,他们借

助于一个用一法尺半长的木板组成的工具,木板横向有十至十二根平行的小木棍,每根木棍上串着很多可滑动的圆珠。把几个圆珠组合或拨下几个圆珠,就几乎可以像我们用筹码运算一样,而且使用极其方便。所以,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跟上人读账本的速度,不论此人读得有多快;最后,人们得出运算的完整结果,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方式进行验算。^①

中国人的几何学是很肤浅的,仅限于不多的命题和某些代数题,他们不根据什么定律解题,而仅仅依靠归纳法。

他们自诩为乐谱的创造者,并在过去把它提高达于极致;但是,或者是他们弄错了,或者是他们已经完全失去完美的乐谱,因为目前他们使用的乐谱极其不完善,甚至称不上是乐谱。

至于天文学,我们不得不承认世上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它那样长期致力于天文学的研究。这门科学得益于他们无数的观测成果,但是,这些观测的记载并未注意细节的叙述。细节可能使如此伟大工作的成果得以深入,因而是十分必要的。这些记载对于后人并非完全无益,我们手中持有四百多次观测记录,有日月食、彗星及月球与太阳的记录,这肯定了他们的年表,也有助于完善我们的编年学。

尽管他们的年表不尽完善,却依然可以用来计算时间;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天文学家不得不进行校正,因为表格所示与天空的显示不能准确吻合,一直到本世纪初,他们才对我们的天文学有了一些认识。欧洲人在那以后全面改革了中国的历法,这使得他们大为出名,并成为国家不可缺少的人物。什么也比不上欧洲人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保证我们的宗教在中国的地位上更重要的了,在宗教所遭受的各种迫害中保护它,天文学所做的贡献太大了。

如果说中国人缺少杰出的数学家,他们至少还有卓越的占星家,要在占星术上取得成功,只需是一个机灵的骗子就行了,只需撒谎撒

^① 早在古代,中国人就会使用竹子做的小筹码进行计算的基础演算。第一架算盘出现于14世纪初。

得妙,这一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中国媲美。许多世纪以来就有职业骗子,他们以认识星宿向人们预示点石成金和长生不老的秘诀。每年,在历书里都要标出造房、婚娶、出行的吉日和忌日,而实际上,类似行为的成功与否更取决于人类的智慧,而并不决定于上天的各种影响。

传教士们因为是历书的编写者,担心人们把这些蠢事和可笑的迷信行为归咎于他们,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以说明他们在其中微不足道的作用;他们抗议说,他们是绝对反对迷信活动的。并不陷人这种偏爱的皇帝曾经很想,甚至曾强烈地被告知他们将就此问题作出说明。

267

医学没有被忽略;但是,作为医学基础的物理学和解剖学一直是他们的缺项,他们在医学上从未取得过巨大的进展。然而,必须承认他们获得了对脉搏的独特的认识,这使他们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四千多年前,黄帝写过有关的论著,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医生就把这一科学看成是整个医学的基础。

他们摸脉的方式对那些不熟悉的人来说很可笑。医生将四个手指用力和均匀地压在病人手腕的动脉上,然后,逐渐放松,直到血液在压迫下停流后,再恢复正常的流动。过片刻,他们再像原来那样按压手腕,这样,他们反复多次,持续相当长时间。像一些人弹琴那样,他们不断地抬起或压下手指,一个接着一个的,轻轻地按或使劲地按,有时快一些,有时又慢一些,直到动脉血管回应医生的按压,脉搏的强、弱、不规律以及脉搏其他症状完全表现出来。

他们认为,凡有异常情况在体内出现,血液的流动势必会有变动,而血液就会在脉管里产生某些不同的反应。在这个学科里,学习的理论和长期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经验比思辨能更好地发现所有这些奇妙的变化。

当人们长期专心倾听通过脉搏的跳动表现的自然的声,就完全能感到跳动的不同,而差异是极其细微的。失眠症或嗜眠症,厌食症或食欲亢进,头疼或胃弱,实症或虚症,所有这一切都是某种天时

268

不正到达血液里的结果或原因。

因此,脉搏的跳动,就会或慢,或快,或强,或弱,脉率均匀或脉率不整。有时,这将是一种由整个体液的沸腾引起的心率紊乱,感觉和一口敲响后还在震动的钟差不多。有时,脉管并不跳动,而是一点点充盈起来。手指按压在血管上,人们还可以发现许多仅仅靠触摸感觉不到的效果;因为,可以用手指按压的轻重使血流中断或减缓,而当它更强地恢复流动时就可以对心脏的情况、心脏里产生的律动、心脏里血的质量、阻止血流的障碍、血液中携带的未经吸收的物质、使血管变得过于纤细并促使汗液分泌的物质的性质等等,作出不同的诊断。中国医生认为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已经可以分辨全部不同的脉象,并且掌握各种脉象一般与哪些病症相关;因此,他们按着病人的手长达一刻钟,有时是右手,有时又是左手,并经常双手同时进行。然后,犹如受到启示,他们扮演着先知。他们说:“您并没有头疼,而是头沉让您昏昏欲睡。”或者说:“您胃口不好;两天后,胃口就好了;今晚太阳下山时,您的头就会清爽多了。”“从脉象看,您下腹疼痛。您肯定是吃了什么不好的肉,不舒服要延续五天,然后,就不疼了。”以及他们发觉的或他们相当准确预见的其他一些疾病症状,如果他们很机灵的话;对别人来说,通常这都是一些伪先知。

有了我们所掌握的这些证据后,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确实在医学上有异乎寻常的、有时甚至是惊人之处。然而,对他们必须要提防一点,怎么小心也不会过分,因为他们在给病人看病前利用各种手段探听病人的身体状况。为了给自己赢得名声,他们甚至编造出一种病,或是随后他们引起的一种病。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请了一位医生和一位外科医生为他治疗伤口,一个说所有病痛都是由钻进他肉里的一条小虫子引起的,如果不用药把它弄出来,这条小虫子将给他造成坏疽;而当地只有他掌握这一奥秘,只要付给他一笔巨款,他就为他用上这个药。病人接受了他的要求,并预付了部分款子;但是,这个骗子,在用了各种全无疗效的药物后,竟然巧妙地把一条小虫放进膏药,一小时后,他胜利地把虫子取出,就像是从创口里取出的一样。他的伙伴

后来因为在这场骗局中一无所获而揭发了他,但为时已晚。比起病人损失金钱来,外科医生很容易地就不再为声誉的败坏而痛苦。

不论中国医生的医术如何,他们更容易说出病人患了什么病,却不那么容易治好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像各处一样,病人常死在他们手上。他们自己准备药剂,通常是药丸;这些药丸有的是发汗的,有的是清血和清理体液的,有健胃的,有消解气郁的,有收敛的或促缓泄的,但几乎不用催泻来起作用。他们不放血,只是在和澳门的医生有过交流后才知道使用灌肠的方法。他们并不反对这个治疗,但是,他们称之为野蛮人的治疗法。他们不仅把水蛭贴伏在肩上,还放在病人肚皮上以减轻腹泻引起的疼痛。

270

他们几乎全都确信大部分疾病都是由钻进人的肌肤里,对身体的各部分产生坏影响的恶风、邪风引起。最可靠的祛风法,就是在身体的不同部位,用上红色的针或拔火罐;这是他们通常使用的治疗法。一天,我对此表示出惊奇,一个中国人暗指放血对我说:“在欧洲,你们用铁器虐待人,我们这里则用火折磨人;方式不同目的一样,因为医生感觉不到他们给我们造成的痛苦,而不论是折磨我们还是给我们治病,他们都不会少挣钱。”

中国人是从印度人那里学会这种野蛮的治疗法,或是印度人从中国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这我不得而知,但是,在东印度群岛,人们认为火可以治疗一切疾病。这种信念每天造成无数不幸的人,哪怕只是有一点不舒服,医生就用小火烧他们。然而,有些疾病只能用这个办法才能治愈。这个国家的人,特别是那些受奴役的人,都易患一种葡萄牙人称之为 Mor-detchin 的严重腹泻。这种病是由肠胃消化不良引起的,常伴有连续不断的呕吐;有强烈的肠绞痛,疼痛常可使人失去知觉。如果不使用我下面所述之方法治疗,患者必死无疑。

人们将--烧红的铁铲轻轻贴近病人脚掌,如病人表现出有点感觉,就不要继续了,病人会痊愈;如果病人对这第一步治疗没有反应,就更使劲些,继续用力压铲子,无情地烧,直到见到骨头也不放手,一直烧到病人哼出声来这才结束治疗,病也就治好了。

但是,如果不论火有多猛,病人却感觉不到,人们对此治疗就绝望了,而病人也就不久于人世了。

271

在中国的药物中,没有什么比滋补药更受重视的了。滋补药有很多品种,而且多是天然产品,因为大部分都是用草、树叶或植物的根茎制成。他们的草药数量很多;如果该国人的话可信,这些草药都有特殊可靠的疗效。我这里带来近四百种的画图,这是仿照皇帝着人为他的书房绘制的图画,色彩是本色的,形状是天然的。陛下 1685 年派往中国的六神父之一的刘应神父正致力于《中国植物志》的翻译,该书对各种植物的性能和特点都作出了说明。这位神父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他将在书中加上他个人的见解;而我一点不怀疑,他的有关论述定将丰富我们的植物学研究,使好奇的人得到满足。

草药中,有两类特殊的药,我首先加以介绍。第一类是茶叶,^①或最好称之为“茶”。这里,大家对茶的特性可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肯定它有优点,有益于身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纯属那些总是看重新鲜事物,对自己不了解的一切东西都评价甚高的欧洲人的想象,是他们自己醉心于此。在这方面,如同对大部分事物一样,人们总是意见不一致,我认为还是折中的做法为好。

272

中国人不易患痛风、结石和坐骨神经痛,有人认为经常饮用茶水使他们避免得这些疾病。鞑靼人因食生肉而常患病,他们如不喝茶,就患消化不良症;为了得到大量的茶叶,他们把自己几乎全部的马匹奉献给皇帝用来建立骑兵。当人们头晕或醉酒使头脑不清时,一旦习惯于喝茶,就会感觉极为轻松。在法国,不少人感觉喝茶对肾结石、消化不良、头疼有好处;而且,一些人认为已经神奇般地治好了自己的结石病,茶的作用是多么快捷和明显啊。所有这一切说明这只是一些人对茶的迷恋,并非什么神奇的东西。也有一些人喝过茶以后睡得更好,这证明茶并不适合提神和消除酒意;有的人,消化功能紊乱,并且长时间里,在吃过生冷食物后,感觉胃胀满,饭后饮茶总是

^① “ché”是福建省一个令人讨厌的字,必须说“chá”,这是官话的用词。

感觉不舒服；另一些人则感觉不论是结石还是坐骨神经痛都未减轻。很多人说茶可以利尿，可以使人消瘦，可以使人变得苗条，并且说如果茶有某些益处，大部分树叶几乎会有同样效果。这些实验至少证明茶的功能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包治百病。

因此，我认为谈到茶应该适度，谈好处也谈坏处。可能开水本身就是治病的良药，而人们全都归功于茶的疗效。有的人很多小毛病都和他无缘，因为他习惯于热饮。然而，可以肯定茶本来就具有侵蚀性，把茶放在肉中同煮，可使硬肉变软，所以它有助于消化，也就是说，它有助于消化肉类。这一点正可证明，它起的作用不是阻塞，而是剥下或更容易地带走附着于血管壁上的一切杂物。这一特性还有助于消耗多余的体液，促进停滞和腐坏的体液的流动，排出造成结石和坐骨神经疼痛的体液。因此，审慎地饮用的茶是一剂良药，尽管它并不是那么有效，也并不那么包治百病。某些人的体质，病痛的严重程度，某些玄奥的准备方法经常可能使药效不能及时发挥，或甚至使其功能变得毫无用途。

为了有效利用茶叶，最好彻底了解它，因为茶的品种并不单一。²⁷³ 陕西省的茶叶加工粗糙，有涩味，不好喝。鞑靼人爱喝这种茶，因为他们食生肉，他们需要比一般中国人喝有更强烈的溶解力的饮料。茶在中国有很大市场，而半公斤只售三个苏。^① 仍是在这个省份，可以买到一种特殊的茶叶，它更像苔藓，而不像一种树的叶子。人们把它保存很长时间，而且认为越陈的叶子对急症越有效。另外还给病人喝一种茶，叶片很长很厚，保存时间越长而质量越佳；但是，这并不是日常饮用的茶。

在中国，人们日常饮用的茶并没有特殊的名称，因为它是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采摘的。好茶冲出来水色是带红色的，口味平淡，有点苦；老百姓在一天中随时可以饮用，是最普通的饮料。

① 苏，法国辅币名，一个苏，旧时相当于 1/20 古记账货币，今相当于 1/20 法郎，即 5 个生丁。——译者注

但是,有身份的人则饮用在中国很知名的另两种茶。第一种茶名松露(Soumlo);这是采摘这种茶叶的地方的名字。^①叶子较长,新鲜时,冲出来的呈绿色,水色清亮,口味很好;法国人说,它有点紫罗兰的味道,但是这个香味并不是天然的。中国人曾屡屡向我保证,好茶不应该有任何香味。这种茶是平常用来敬客的,但是,它是非常有侵蚀性的,不能空腹饮用,否则时间长了会不舒服。可能法国人喝时加的糖改变了它的刺激性;但在中国,人们喝清茶,不加糖,这种茶喝得太多可能伤胃。

271 第二种茶名武夷茶。^②小而稍黑的叶片使茶水呈黄色。口味柔和,最弱的胃在任何时候都可适应。冬季,要喝得适度;而夏季,喝多少都不算多。长途跋涉后,长跑或其他什么激烈运动后出汗时喝它尤其好。人们也给病人喝些这个茶,那些对自己身体很在意的人只喝这种茶而不喝别的。当我在暹罗时,我经常听人谈到茶花、御茶,以及许多其他品类的茶,其价格之不菲更胜于对特性的吹捧;但是,在中国我没听说过类似的茶。

一般说,要想茶的质量好就要早摘,当叶子还小,还嫩,充满汁液的时候就要采摘。根据节气的早晚,通常在三四月份开始采集。然后,把茶叶摊开,用沸腾的水蒸气熏蒸使树叶变软;待树叶被熏透后,再挪放到架在火上的铜板上,使叶片慢慢干燥直到叶片被烘成黄色,并卷缩成我们所见到的茶叶那样。如果中国人不那么骗人,茶会更好些;但是,他们经常会掺进别的树叶,以不多的支出增加分量,并且从中获得更多的盈利。

茶树通常生长在山谷和山脚下。最优质的茶来自多石的山上。种在疏松的泥土地里的茶树产的茶是二流的。茶树中最差的是长在黄土地里的;但是,不论种在什么地里,都要注意南向栽种。有的茶树更茁壮些,从播种到出叶只需三年。它的根像桃树的根,而花则像

① Soumlo 山位于今安徽省内。

② 武夷茶产于福建省境内武夷山上。

白色的野玫瑰。茶树有各种高度,从两尺到一百尺;也有很粗壮的,两人合抱都会觉得困难。这就是《中国植物志》有关茶的记载。也是我所见到的有关叙述。

在进入到福建省界时,人们第一次指给我看长在丘陵斜坡上的茶树;茶树只有五六尺高。好几根有拇指粗的茎,互相缠绕着,在顶端却分成好几个小树桠,形成一种树冠,和我们的香桃木差不多。树干表面枯干,却长着绿莹莹的树枝和树叶。这些尖端伸长,相当细的叶片长一寸半,四周有齿。最老的叶子外表有些发白,较硬,易碎,味苦。相反,新叶柔软,折而不断,色微红,光滑细腻,透明,口味相当柔和,尤其在口中咀嚼片刻更好。 275

由于这是在九月份,我看到有三类果实,在新枝上长着软的小圆豆,外皮是绿色,里面装满黄色的种子。在另外的树枝上,籽实有蚕豆粒大小,但外形各异;有圆的,内包一颗豆;另外一些是长的,里面则有两颗豆;一些三角形的内有三粒豆,很像包着草乌柏树种的颗粒,这在中国是很有名的。包裹果实(或颗粒)的第一层外壳是绿色的,很厚,表面不光滑。第二层皮是白色,更薄些,里面非常薄的第三层膜包着一颗类似橡栗的东西,或者像一颗非常圆的核桃仁,靠着一根纤维连在外皮上,并吸收营养。新果实有点苦;但摘下一两天后,就变干,变长,变黄,甚至像老核桃样起皱;再后来,就变得像浸过油似的,味道苦极了。另外,我还在这些树上发现第三种果实,又老又硬,第一层外壳黑色,半张开,露出一层硬的、易碎的壳,完全像栗子的皮一样。敲开后我几乎看不到果肉的残留物,因为它已经又干又瘪。有些果实已经粉化,有些可找到一个很小的干透了的仁,半遮着它的第一层薄膜。

在这些果实中,可以看到很多并没有胚芽,人们说这些是雌性的。有胚芽的可以用来播种,可长出树苗。但是中国人通常用嫁接的办法,得到供扦插的树苗。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树的特性,我曾好奇地品尝树干和树枝的外皮。我也嚼过木头和纤维,我觉得两者都没有任何苦味,甚至嚼到最后,有些类似甘草的相当美好的味道,不 276

怎么明显,只是在经过一番品味后才发现的。尽管这一细节可能会令那些对植物科学不大感兴趣的人扫兴,但我却确信。好奇的人还希望了解一些更为专门的东西,比如这些花的彩斑、木头纤维的排列、枝桠和根茎的形状,以及构成解剖标本的上百个其他特点;但是,这必须有更多的时间,而我仅有一刻钟研究我有幸向您介绍的这棵树。

在中国,有另一类大大不如茶普及的,因而也就更为贵重的药草,人称人参。“人”即男人女人的“人”,“参”就是植物,或草药。这称呼为人参的草药,是因为草药的外形像人。那些至今仍作另一种解释的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人的性格,而仅此几个字就蕴涵着词语的真正意义。中国的学者们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它一些别的称呼,足以表明他们的重视,如称它是精神上的草药,土地的纯洁精华,海的油脂,通向长生不老的药,以及其他很多此类性质的称呼。

277 这是一个约有小拇指一半粗,两倍长的肥大的根茎。茎分成两枝,这使得它的外形很像人的两条腿。颜色近乎黄色;在保存一定时间后起皱并变硬。它的叶子很小,顶端是尖的,枝桠是黑色的,花是紫色的,梗上覆盖一层茸毛。传说人参只长一支梗,这支梗只分三个杈,每个杈上的叶子四片一簇或五片一簇。人参长在荫蔽的、潮湿的土地上,但生长很慢,要长长的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完美。人们常在和埃及无花果相差无几的,叫 Kiachu 的树下找到人参。尽管许多地方都出产人参,但质量最佳的人参过去出自 Petcij。^① 现在,人们使用的人参是辽东产的,这是位于东鞑靼的,附属中国的一个省份。

在所有的滋补药中,没有什么药能比得上人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人参味甘讨人喜欢,虽然有一点苦味,但药效神奇。可清血、健胃,给脉弱增加动力,调动人体自身的热,并同时驱除体内的

① Kiachu,直译可为“加树”,可能是五加子科树之误。北隰(Petcij—Beichui)作为地名无法考证,可能指我国北部边疆地带。——译者注

湿。医生们谈起它的功能真是滔滔不绝；他们还有整大本的书介绍人参的不同用途。我手中有一本他们使用人参的方剂手册，如果不担心会使您厌烦，我会把整册给您带回来的。以后，我可能把它和另外一些有关中国医学的论文一起付印。除上面给您的介绍外，我仅补充一些在出现有衰弱或昏厥的疾病治疗中，也即当疾病来自某种突发事件或是由年老体衰引起时，医生使用人参的方法。

取一格罗^①人参根茎（开始时必须用小剂量，然后，根据最初服用后产生的效果，再考虑增加用量），垫纸在火上烤干或浸入酒中直至浸透。接着用牙（而不是用刀切，铁会降低人参的功效）咬成小块，焙烧后根据病情的许可，将粉末用水或酒送服。这将是一服极好的滋补剂，连续服用，您会明显地感到身体强壮。

278

如果您极为虚弱，取同样量的人参或更多些，分成小块后，浸入半杯滚开的水中，或放在水中一同煮沸，喝下这杯水，可有同样效果。人参根还可反复用第二次，但效力就不如前了。可以用人参煮汤，或制成人参软糖、人参膏、人参糖浆，这都是治疗各种疾病的极好的药。

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根药，在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人称之为 Pao-China^②，是一种极好的发汗药，非常适合用来清理体液及受到病菌感染的血液；但若要描述所有这些数量可观的草药，会让我走得太远了，也不适合一封这么短的信。

中国医生并不用药剂师配药，他们自己开处方，同时自己准备药，如有可能，有时就在病人的房间里配药，或在病人家里配药。他们对欧洲人的不同做法感到奇怪，欧洲人把治愈病人的主要工作托付给并不关心病人是否痊愈的人去做，这些人对药品的质量好坏不甚重视，只要对自己有利可图就交差完事。但是，在中国有一种比他们指责我们的更为危险得多的混乱。这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行医，就像从事其他手艺一样，没有考试，也不去了解他们的水平。于是一个

① 格罗 (gros)，法国古代度量衡单位斤以下单位，相当于 1/8 盎司，即约 5 克。

② 可能指 pachyme（中文称茯苓），生于地下的菌类，中医里用得很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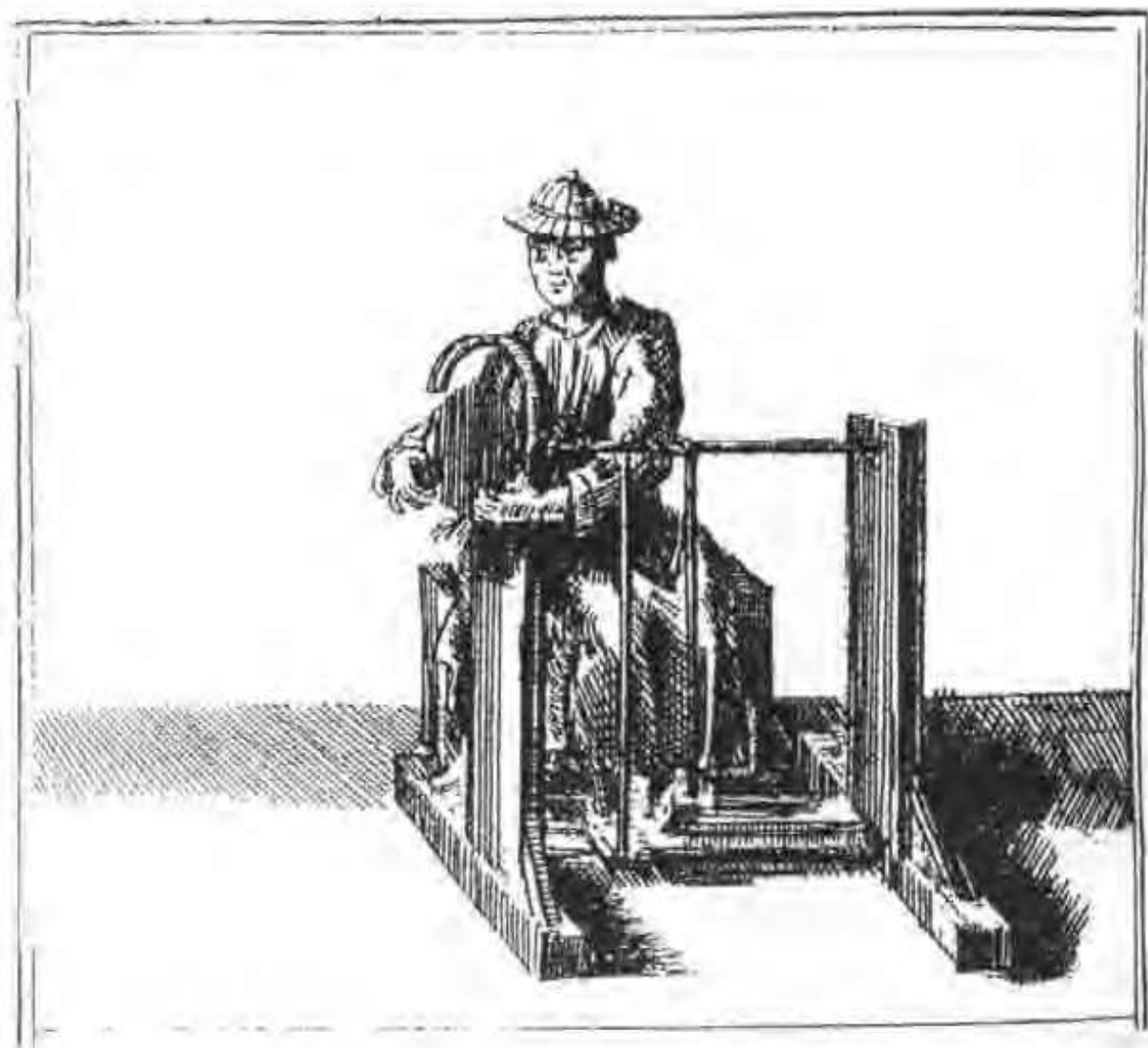
279 贫苦的人不知干什么好,没有工作,要饿死了,就拿起一本医书,学上两三个月,就这么靠着他们宁愿杀死也不愿对之负责任的病人养活自己,一步登天成了颇有权威的医生。老百姓尽管受到折磨,也还是执迷于这些骗子的医术;当他们感到不适,如果他们不会死于,或他们没有使自己的亲人死于另一途径,而是死于这种自然的途径,他们会责怪自己吝啬,然而,有时人们也承认犯了错,但已为时太晚。我记得苏州城有个居民失去了女儿,其主要原因是医生的无知,而非由于病情太严重无法救治。于是他十分愤怒,就让人印了一张小字报,在上面尽述这所谓的医生的恶行,以及其他足以使他声名扫地的许多看法;在所有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张贴,在主要的衙门公堂也有人散发。这一报复行为,或如他自己所说的公益行为的热情取得他预定的全部效果。医生在声名扫地的同时,还失去所有的行医的机会,并走上他自己也明白不能再涂炭生灵的穷途末路了。

280 在科学方面表现平平的中国人,在艺术方面却大有成就;尽管他们还不能达到像我们在欧洲所见到的尽善尽美的水平。他们知道这不仅对日常生活上用途很大,即在使生活舒适方便,美观,在各种排场讲究的交际场合也是必不可缺少的。如果不是政府对等级规格有所限制从而控制了他们,他们在这上面的花销远不止于此。工匠们极其勤奋,尽管他们还不像我们那样轻松地创新,他们还是可以不费力气地模仿出我们发明的东西,并仿造得相当好。目前,在王国的好几个地方都在生产玻璃制品、钟表、手枪、炮弹,以及许多其他多亏我们他们才造出来的产品;但是他们历来就有火药、印刷术,并使用指南针,这些在欧洲是新技术,而且是我们应该感激他们的发明。

他们仅将指南针表盘分为 24 格,而不像我们把它划分为 32 份。他们始终认为指针不论在哪儿都指示着真正的极地;只是在我们当着他们的面做了多次不同实验后,他们才注意到磁针的偏斜。^① 几

① 中国人早在公元初就发现了磁铁的特性,11 世纪初就发明了第一个指南针。与李明神父所说相反,中国人认识磁偏角问题甚至早于欧洲发现极性。

乎所有的省份都产磁石，他们还从日本进口磁石；但是他们使用磁石最多的是在医疗上。磁石是论重量称着卖的，而质量最优者一盎司也只卖8或9个苏。我带来一块一寸半厚的磁石，尽管加工得相当差，还是可以提起十一斤重的重物；而当它处于原始状态时，却可吸起十四或十五斤。再有，中国人裁凿磁石真是轻而易举；在法国，我们可以把磁石裁成各种形状，但那可是耗工又耗资的。而在南京，我的那块石头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裁好了。他们使用的机器很简单，如果我们的工人乐意使用这种机器，会大大缩短工时的。我想，大人，您不会为看看机器的图形而感到懊悔的，下面是说明：



磁石切割机

机器由两个3~4法尺高的立柱组成,立柱又由两根连杆倾斜支撑着,连杆被立于中间的方材分开,方材用榫头连合在底板上。在立柱的上方,侧立地置一直径为一寸半的小滚筒或一圆柱体,此滚筒(或圆柱体)依靠系于中部的绳子可作循环转动,绳子悬垂的两端系在工匠放脚的一对踏板上。

在圆柱体的一端的中部嵌有一块很薄、很圆、四周磨得很锋利的直径约八寸的铁板,铁板以很高的速度,并根据工匠升高或降低踏板而时上时下地运转着。而工人一手执磁石送上,一手握着用来使铁板降温的用很细的沙子和的泥;由于高速旋转的磁石切割机铁板强力地向四周喷射泥沙,有可能伤害在机旁工作的匠人的眼睛造成失明,于是,人们在铁板正上方设置了车成半圆的木板,它挡住沙子向外喷射,同时也保护工人不受沙子伤害。

航海是表现中国人机敏灵巧的另一例证,我们欧洲人并不一直是像现在这样的精干勇敢的航海家。因为会长时间看不见陆地,古人并不轻易去海上冒险。加上当时还未曾使用指南针,他们有可能判断失误,于是,这使得所有的驾驶员变得很审慎。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早在我主降世之前已经遨游东印度诸海,并发现了好望角。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他们很早就有上好的船只,虽然他们后来没有完善他们的航海术,也没有发展科学,然而他们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要多得多;即使是现在,他们也可以和葡萄牙人一样安全地在海上航行。

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各种大小船型,只是船的样式不甚美观,全是带底肋材的。船首是截开的,没有船首冲角。船尾从中央处分开,把船舵安放在此,如同封闭在一个房间里,以保护其侧而不受海浪冲击。船舵比我们的要宽得多,用两根绳子牢固地固定在艄柱上,绳子从船下沿船身一直穿过至船首,然后用绞盘拉紧。^①另两根类似的缆绳在船尾上面腾空支撑着船舵,使舵手在认为合适时能抬高或降

^① virevault, 即 treuil, 绞车, 绞盘; 卷扬机。

低船舵。舵柄根据需要确定长度以便能轻松地依照情况掌舵,加之还有系在左舷和右舷上、并缠绕在舵柄顶端的索具,舵手可以握住索具,并根据需要收紧或放松,以便推动或制动船舵。 283

前桅设在船头,而主桅则离我们一般立前桅的位置不远。根据风向的变化从左舷移到右舷的一根粗绳被他们用作桅的支索和侧支索。很不坚固的艏斜桅和后桅则在左舷,距离我们通常习惯设立的船的中部很远。他们使用的顶桅很短,但主桅则异常高,异常粗,它从纵梁直至船尾后甲板的上方并由一对鱼尾板牢牢地固定着,这使它非常坚固,甚至使之免去某些我们特别赋予我们的主桅的作用,因为通常主桅是用来为船只提供风力,以加速船只前进的。

横帆是很厚的席子,整个横向上每隔两尺有板条或很轻的木头做的长杆;横帆的纵向上用数个斗链固定在桅杆上,但不是系在中央,而是在帆角索一侧横帆宽约 $3/4$ 处,以便和风向相适应,并根据情况转动横帆。还有相当数量的索具挂在帆的边沿上,都是组装好的,从桅桁拉开距离摆放,并且在帆角索上绷得紧紧地,因此占据了帆的纵向的全部位置,从而在需要转向时方便了帆的转动。

这些帆极其笨重,要把它们升起还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降帆则比升帆相对容易些,因为它们是由多个不同的面组成,犹如一面屏风的各面一样,降下时就相互叠在一起。如果他们备有第二层帆和第三层帆,那么这些帆通常是粗棉布制成;但是,风暴天气从不使用。当船顺风行驶,或刮满后侧风时,船只行驶得很快,可与我们的帆船相媲美;但切风行驶就只能偏航,顺风漂流。 284

至于捻缝,人们并不使用沥青,而是用石灰和油搅拌的混合物,或更确切说,一种特殊的树胶,里面还掺有碎竹的韧皮纤维。用这种材料不必担心火灾,捻缝非常严实,所以船只几乎不会渗水;因此,他们从不使用水泵,舀一两下就可以使底舱干燥了。巨大的船只的锚是铁的;一般船的锚用的是坚硬结实的木头,人们只是满足于把锚爪用金属加固,但是我注意到这样是不够的。当船底不够稳定时,一次大的潮涨潮落或一阵风都可能把船吹走;为了节省一笔铁锚的开销,

人们常常要冒海上迷失的危险。

至于缆绳,他们有用椰子纤维编的,也有用麻和藤条编的。藤条是一种很长的杆茎,可编结成绳子。藤条编的缆绳通常是扁形的,比其他材料更结实;但是,由于藤条在水下碰上岩石容易折断,所以只是在内河使用藤缆绳,来拖曳逆流而上的船只。^①

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在船上设一船长;但是,他的注意力仅限于规范他的水手恪尽职守,并为他们提供食品。当人们看不到陆地或到达陌生的地方,驾驶员 *marque le rhum* 并放置指南针;但是,一旦舵手们认识了海岸,或船只进了港口,总是由他们指挥操作,并按他们的意愿发号施令。水手们个个精神抖擞,专心致志,甚至不等上级发号施令就能恪守职责。

285

大人,通过我上面的介绍,您可以看到我们在海上航行技术上远远超过中国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内河以及运河航运上,他们具有一种我们所没有的特殊机巧。他们在内河及运河上使用不多的水手运行着与我们的船只同样大小的船。在南方所有省份都有很多的船,总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艘船装备好供皇帝随时使用。老百姓就是这么说话的,在他们的语言中,这种说法比用一万这一简单的数字更为夸张,像是数字也更大。让他们承认自己的数字不准确是很困难的,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船只数量之大,简直难以数得清究竟有多少艘。这是些清一色的带遮阳游廊的平底船。船的帆和桅与我上面所述区别不大,但是样式却不相同。船首和船尾同样宽的船体具有两个甲板;第一个甲板上,也即上甲板上,从这端到另一端,建有一些小舱间,高出船沿 7~8 法尺或将近 7~8 法尺;船舱内外粉刷,上漆,涂金,四周洁净得令人赏心悦目,足以使长达四至五个月的不间断的旅行也不觉得其长而烦。人们饮食起居一切事务皆在这华丽的船上;三五官员结伴而行是常有的事,没有什么比在这种船上度过的时光更为美妙的了。他们在船上亲如一家,无拘无束,唱和游戏,这

① *touer* 牵拉缆绳使船只前进。

样的社交生活对他们特别轻松愉快没有一点约束,不像在别处要拘泥于礼节,也不担心引起别人猜疑,而在城市里,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举动,如此自由随意的交往则总会惹是生非。

这种船只硕大无比,几乎总是张帆行驶或用纤绳拉着前行,有时候,当船穿过大的河流或越过湖泊,还是依然要使用长桨。至于普通的船只,船桨的使用方式和欧洲人并不一样,而是在船尾更偏向一侧船沿处固定一杆长桨,而且有时也在船首固定另一类似的桨,就像鱼摆动它的尾巴,船夫把桨推开或拉向自己,从来不须把桨举出水面。一拉一推的桨的操作使船产生不停顿的横向摇动,但是,它的好处在于桨的动和定从不间断,而我们用于举桨的时间和力气则白白失去,成了无用的功。

中国人在激流中航行时所表现的机智灵巧是惊人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几乎是强迫大自然顺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毫无畏惧地在有些地方航行,这些地方其他民族甚至连看上一眼也会心惊肉跳。且不谈那些瀑布,他们靠赤手空拳溯流而上,以便从一条水道过到另一条水道,而这些激流,在记述中,人们仅仅称之为船闸。而我说某些从60或80法里外,穿过数不尽的岩石流淌着的,更确切地说,是奔腾而来的河流。如果我本人未曾亲历这危险的激流,我将难以相信他人介绍的这一切。对于旅行者来说,哪怕稍稍了解一点情况,都会觉得冒这样的危险是卤莽轻率的;而在以这一行为生,随时都有丧生危险的水手们,这简直就是疯狂。

我所指的这些激流,而当地人称之为 Chan 的这些激流,^①在王国的各地都有;从江西省首府南昌去广州的沿途便可见到许多。^②第一次我与洪若翰神父同行路过那里,一天,我们被一股急流带走,水手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抗拒。我们的船被抛在激流中失去了控

① “Chan”我国江西或广东省一带的方言,指一种激流,汉字无法确定。——译者注

② 现今南昌,位于鄱阳湖之南,赣江右岸。赣江是广东与中国北方的一条通道。

287 制,在河流的千折百回中旋转,最后终于带着奔溅的水花,极其猛烈地冲向一块岩石,其势迅猛异常,房梁粗的舵像块玻璃似的撞得粉碎,而船体被水流整个地抛到岩石上一动不动。如果不是船尾触岩,而是船舷触岩,我们则必然没救了;但是,这还不是最危险的地方。

在福建省,无论从广州过来,还是从杭州过来,都有八至十天处于一个接一个的危险包围中。激流自上而下倾泻下来,又被成千上万林立的狼牙般的岩石拦腰阻断,几乎没有足够宽的航道可供船只通过,有的只是数不尽的曲折弯道,瀑布般的激流和互相碰撞的旋涡逆流,裹带着船只顺流而下。如果舵手不是以他惊人的机巧从随时面临的沉船威胁中得以脱身,那他也总是面临着一步一块礁石,躲开这一块又来一块,前面还有第三块等着的危险困境。

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旅行,也惟有中国人对此有足够的兴趣,不会因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而有丝毫胆怯。没有一天不是因有几起沉船事件而闹得远近皆知的,我甚至对不是所有船只都会遇难而感到奇怪。

288 有时,船只侥幸会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出事,就像我遇上的两次那样;这种情况下,就只有靠游泳自救了,只要有足够的力气就能从急流中脱身,一般说急流都相当窄。有时船被激流裹走,并一下子在岩石上撞开,和旅客一样搁浅在岩石上。但是,在某些湍急的河流拐弯处,常常在来得及辨明处境前,船身已撞得粉碎,船员早已落水;有时,当船随着由河流形成的瀑布从高处突然落下时,船首扎入水中,并顷刻间不知去向。总之,这些旅行实在太危险了,我觉得十年中在世界最动荡不安的海上所进行的一万二千多里的旅行中,所冒的危险也比不上我十天里在这种激流中所冒的危险多。

那里使用的船只是用很薄很轻的木材建造的,这就使得船只更适合人们希望它们的性能。船底一般分成五或六个“舱”,用结实的隔板分开;这样,当船的某一部分撞上岩石的顶端,只有船的某一部分进水,而其余部位全好,从而有时间堵塞已注进水的船舱。在河水不很深的地方,为减缓船行速度,六名水手,三名在左舷,三名在右

舷,每人手持一长杆,一直探至河底,逆河流方向用力,然后再通过一端固定在船上,一端绕在长杆上的一个小索具逐渐放松,靠长杆困难地滑动不断地增大摩擦而减缓船只的运动速度,没有这一预防措施,船有可能被湍急的河流裹挟而下。所以当激流直而平时,不论水流速度有多迅猛,都要像在最平静的运河里行船一样缓慢地航行;但是,一旦河道变得曲曲弯弯,这个预防措施就一无用武之处了。此时只能借助于做成桨式的双舵,舵长40或50法尺,一个在船首,一个在船尾。一船人的命运就全取决于船夫的机巧和这两支大桨的作用了。船夫们根据水流给予它们的相互的冲力和对它们摇动的掌握,推动船只前进或适时转动,使船只恰好顺流而行,或躲开一块礁石而不致撞上另一块,或横渡河流,或顺激流而下又不至于猛然冲下;所有这一切使得船只千姿百态地在急流中迅速旋转。这简直不是在航行,而是在作马术表演;并且没有哪匹经过训练的马在马术演员的手下能比这些船只在中国船夫的手中那样以更大的激情工作了。因此,如果他们出事了,这并非由于他们不够灵巧,也不是他们力气不够;而如果把一般一条船上用八名船夫改成用十五名,那么,无论激流有多凶猛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把他们卷走。但是,这在世界上人们总是宁肯拿人的生命和财产去冒险,也不愿支出微不足道的一小笔款项,认为这项支出是绝对可以省去的。在中国尤其是这样。

大人,既然我谈到中国人在内河航行上的机智灵巧,我不能不让您注意他们在渔业方面的巧妙。除了在垂钓、撒网,以及我们欧洲使用的一般机器和我们使用得同样好以外,他们还有两种很特殊的捕鱼方法。一种是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他们驾着很窄很长的船,船沿从这头到那头钉着一块约两尺宽的木板,板上涂有一层很匀很亮的白胶。木板向船身外倾斜,并几乎碰上水面;使用时,注意将船身转向被月光照射的一侧,以便光线的反射更增加木板的光泽。在船周戏水的鱼,会错把木板的颜色当成水色,经常在这一侧跳跃,没想到落在木板上,甚至掉进船舱里。这样,渔夫用不了多少时间鱼已满舱,而自己几乎可以丝毫不费力气。

第二个捕鱼的方法更为美妙。在许多省,人们饲养鸬鹚并驯养它捕鱼,正像我们驯养狗或甚至训练鸟打猎一样。一个渔夫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一百只鸬鹚;他使鸬鹚安静地栖息在船沿上,耐心地等待他发号施令,直至到达捕鱼地点。一声令下,每只鸟都振翅飞向自己被指定的方向。看鸬鹚之间如何分别负责整个河面或湖面,真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它们寻找着,上百次地潜入水底又回到水面,直至找着自己的猎物;于是,它们用自己的长嘴叼着猎物的中部,并将它立即带到它们的主人那里。如果捕到的鱼太大,它们也会互相帮助;一个叼着尾巴,另一个叼着头,结伴而行直至主人的船上,到了那里,主人向它们递上长长的桨;它们叼着鱼栖息在桨上,直到它们又接到去捕鱼命令时,才会将口中的鱼交给主人。当它们实在累了,才让它们休息一小会儿;一直要等到捕鱼结束才喂它们。捕鱼时,它们的喉咙用一根细绳扎着,以免它们吞食小鱼,从而不想接着捕鱼了。

大人,我并不向您介绍他们在丝绸制品,在他们的瓷器、漆器、建筑上是多么灵巧,多么雅致大方。这方面的材料,那些个人游记里谈论得太多了。我们相当了解中国的布料不仅漂亮,而且质地绝对优良,他们的瓷器的雅致和材料的纯净都是无可比拟的,他们的漆器及其在书房里,在桌子上,在屏风上等的使用,都受到整个欧洲的赞赏。至于他们的建筑,尽管他们的爱好和我们很不同,而且距离我们认为的完美也还差得远,但是,必须承认,在中国可以看到制作精美的雕塑品,而公共设施,如大城市的城门、宝塔、桥梁等等都具有某种很美,很高贵的韵致。最后,中国人在艺术方面是灵巧勤奋的,并且注意收集别的民族的创造,模仿力很强。但是很特殊的是,他们在所有这些制作过程中,很少使用工具,使用的机器十分简单,不像我们欧洲的工匠操作起来要用几乎数也数不清的工具。

为了使您更好地了解他们思想的特点,我还要补充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适合经商,并对商业了解更透彻的了。当必须深思熟虑,小心地把握机会,或采纳人们向他们提出的建议时,简直

想象不出他们的灵活和精明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获取的欲望不断地折磨着他们,使他们发现了上百种挣钱的新方式,而这不是靠想得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一切东西都有用,一切东西都是珍贵的,因为没有什么他们是不会利用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会进行最艰难的旅行;正因如此,在中国,一切都在运动中:在街上,在大路上,在河流中,在沿海省份的海岸沿线,可以看到一个旅行者的社会,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商业是人民的灵魂,是一切活动的原则。

如果中国人在他们的勤奋和天生的灵巧上稍微加上点诚意,特别是对待外国人,那么,在培养聪明的商人方面,他们是什么也不缺少了。但是,他们的本性就是,只要能骗就骗,许多人并不隐讳这一点,我听说有些厚颜无耻的人,当他们骗人时被抓个正着,他们却对自己的不够机灵进行辩解,说:“您瞧,我还没有掌握个中奥妙,您比我强;但是,可能下一次我会更幸运或更灵巧些。”他们在几乎所有出售的东西上弄虚作假,只要这东西上是能做手脚的。听说特别在火腿上他们的造假几近乱真,人们常常会上当。买来的火腿,煮了很长时间后,待到吃时才发现原来是猪肉皮裹着的一截粗糙的木头。外国人自己买东西,不管如何谨慎小心,总会上当,这是肯定的;必须雇佣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可信赖而且生来会耍诡计的中国人;只要买家和卖家不合伙损害你的利益,分摊赚头,你就算够万幸了。

如果借钱给他们,必须取得担保,对于他们的口头保证,了解他们的人是不大会信赖的。曾经有人借一笔很小的款子,答应按时还本,还附上厚利。在约定的日子,他们准时将本利送上以获取讲信义的好名声。然后,他们又借一笔数目大些的款项,依然毫不延误地本利归还。他们就这样数年如一日地继续借款还款,直至促使人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借给他们数额巨大的款项,此时,他们的时机方为成熟,于是携巨款远走高飞,永无音信。

当他们想要得到好处时,他们并不一股脑儿地表露出来;有的人为达目的多少年前就着手准备,他们给主人送礼,给这家所有人送礼

以讨好他们；他们甚至对别人的诚意也不信任，但却不表现出来。但是，当人们接受了那些总是认为可以受之无碍的不值钱的玩意儿时，他们就开始露出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此时他们已经紧紧把他们的对手攥在了手心，于是，几乎总是万无一失地得到他们所要的一切。

欺骗的技巧在小偷的身上更是异乎寻常。他们能不出声响地在最厚的墙上打洞；他们利用一个可以轻易将木头点燃而不冒火苗的机器使大门燃烧，并在门上钻洞；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最隐蔽的套间房，当人们清晨醒来，才惊奇地发现自己睡在无帘帐无被子的床上，室内已四壁空空：桌子、柜子、箱笼、碗盏，一切一切均被洗劫一空，除了小偷携全部家什细软穿行的墙上的窟窿，一般再也找不着任何窃贼曾经光顾的痕迹。

228 如果人们抓住他们，而他们又携带武器，就可以将他们处死；如果他们未带刀枪，不能伤人或杀人，可根据他们盗窃物品的价值对他们施以其他某种体罚；如果在被捕时，他们还未窃到任何东西，法官也就罚打三十或四十大棍而已。听说这些小偷有一种我不知是什么药，其烟可使人昏昏沉沉，这就给窃贼时间和方便大偷一把；而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出门在外的人总让店家在客店的房间里搁上一盆清水，这是可靠的解毒剂，可消除烟的令人昏沉的作用或烟的魔力。

这样说，并非我们看不见有时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有诚意，甚至大公无私的精神（且不说基督教徒，宗教已经改造了他们身上天生的坏癖）。记得我第一次抵达中国时，我和我的外国同伴，互不相识，但面对贪婪的官员，并没有任何人对我们作出一点点不公正的事；我觉得更为了不起的是，一次当向贪财又总是关心利用这种机会的海关官员奉上礼品后，却遭到他的拒绝，无论我们怎样坚持，他都说只要他在担任公职，他就不会收取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处于另一种状况下，他会乐意收下我们给他的欧洲的新奇东西的。总之，这样的例子是罕见的，并且这也非该民族之特性所在。

由于中国人有经商之天赋,同样,他们也很有处理国家事务的才干。长期以来,令他们的思想转向政治,转向谈判的,并不是被他们看作野蛮人或他们的臣属的外国人,王朝自古继承来的傲慢自大早已妨碍他们与外国人宽容相处;而在他们自己人之间,是由于利害相关,是他们的命运把他们投入到共同的事务中的。像欧洲任何一个朝廷一样,在王朝的诸亲王或其他王公贵胄间也有谋略权术;他们致力于相互间不停地揣摸打听对方的见解、癖好、习性、计划,他们越是掩盖自己的意图,佯作对他人之事漠不关心,越是在研究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对谁也不得罪,甚至对自己的敌人也以礼相待。

由于粗暴行为和决斗并未在中国形成风气,一切报仇都是通过说理和秘密进行。很难说明他们要通过多少曲折迂回,策划多少计谋,去设法消灭对方而又要显得自己并未参与。他们不仅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很有耐心,表现得无动于衷,直至有利时机到来才表明态度,并保证一举成功。但是,由于他们和对手保持尽可能的审慎和节制,以便轻易地麻木他的警惕,他们经常会粗暴地对待他们最好的朋友,担心太明显的亲近交往会连累他们,把他们裹进坏事中来;和我们的野蛮的友谊实在相距甚远。在欧洲,常会因友情把我们最忠诚的友人牵连进个人的纠纷,并把一个我们本该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全力保护的生命,毫无结果地置于危险之中。

朝廷中的爵爷们、总督、军队的将军们都在不停地变动,以保住或获得国家的主要职位。他们靠金钱,靠获得宠信,靠搞阴谋而出人头地;而由于法律并不根据个人的申请、个人所掌握的财富以及个人的雄心壮志而决定一个人的升迁,而是完全根据功绩,最机敏的表现得最谦虚谨慎,而同时,他们也千方百计,以上百种隐蔽的诡计以得到皇帝的宠幸和重视。

最终,如果比鞑鞑人更为强大、更具头脑的邻国能使他们像欧洲不同民族之间那样签订一些协定,我确信政治和谈判会比那座他们努力建成保护自己的壁垒的神奇的长城,比那些用来抵御敌人而至今毫无成效的庞大的军队更为强有力,足以保卫他们反对他们的敌

人。

225 总之,我上面所说关于这个民族的特性,以及对他们应有的尊重,大人,由您自己去判断。一个人像您那样有品位的人,不仅考虑问题细致,而且判断力更坚实准确。]因此,我想不会有人认为我把中国人介绍您审视是不对的。如果他们了解自己思想上的缺陷正如同我们了解您的思想的敏锐一样深入的话,他们自己怕是不会赞同的。但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才华横溢的民族,我肯定他们会乐意被交付给一个全法国开始赞赏的人物来审视,更为重要的是,路易大帝特别尊崇他给予他荣誉。大人,您将会注意到,中国人身上有些不可原谅的缺点;我为他们向您请求的恩宠就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过去比现在更有学问,更有诚意,而没有现在这么腐化。他们曾致力于培养并对形成他们的理性作出无限贡献的道德,曾把他们铸造成当时全宇宙最有智慧的民族;由于道德是稳固的我并不怀疑他们是当时最有思想,最有理性的民族。

不管怎样,在目前他们所处的状况中,您可能还依然要尊重他们,您还会发现,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多少天赋足以和我们的学者相媲美,但在艺术上,他们丝毫不比我们逊色,他们在礼仪方面和我们不分昆仲,而且可能在政治和政府的管理上还超过我们。

大人、谨此致以深忱的敬意

您卑微顺从的仆人

L. J

第九封信

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①

论中国政治及政府

大人：

自我万分荣幸地向您介绍了中国的现状之后，我曾夙夜思忖是否应当向您谈谈中国的政府形式。世人无不感到政府形式微妙难解，而对我等一知半解的人来说更是高深莫测，只有具备政治头脑，像您那样阅历丰富的人才能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然而，如果我忽略了这一问题的话，会对中国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因为这是他们幸福的源泉，至善至美的政治经典之作。因此，先生，当我要冒失地去揭示这些奇迹，要进入上层建筑的殿堂时，我知道欧洲人会对我说东道西，但只要得到令我钦佩的中国人的认可并对我多少有所感激就够了。

在古代形成的各种政府思想中，可能没有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完美无瑕的了。这个强大帝国的创立者当初倡导的君主制跟今天几乎一模一样。根据世界上事物消长的正常规律，其他帝国在幼年时期都是根基薄弱、极不完善的，跟人类一样需要经过各种年龄段才能臻于完美。中国似乎并没有受普遍规律的约束，好像上帝就是她的缔造者。298

^① 红衣主教恺撒·德斯泰(César d'Estrées, 1628—1714)，受国王之命负责了好几个外交使团的艰巨任务，尤其是与罗马教廷的权力之争。

造者,虽然经历了四千多年的风雨,当初的政府与目前相比具有同样的威力。

物换星移,岁月悠悠,中国人对共和国这一称谓闻所未闻。不久前当我们谈起荷兰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如坠五里雾中。他们觉得我们讲述的一切都不可思议: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怎么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呢?共和国不是动荡时期由勃勃野心、造反运动和堕落的人性共同孕育出来的九头兽还能是什么?

中国人虽然远离了共和政府,但更反对暴政,说暴政的根源在于君主犯下的天理王法所不允许的出规逾矩行为,而不在于绝对权力本身,因为君主并不能过分地为所欲为。中国人相信,君主不能滥施权力的信条足以让他们安身立命,而不是横遭毁灭;同时适度地克制自己的激情,也并不有损堂堂天子在人间的权力,因为他原本就不能肆意妄为。

299 法律既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要求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温和适度,这是长此以来支撑中国君主制广厦的两大支柱。中国人民的首要情感便是对君主的尊敬,几乎达到了崇拜的程度。皇帝被称为天子或人主,他的诏令是金科玉律,他的话语是金玉良言,他的一切都超凡人圣。臣民们很少能一睹龙颜,向他进言时只能跪在地上。朝中显贵、同姓亲王、皇兄御弟拜见皇帝本人时不仅要三叩九拜,见到龙椅御座时也要照行礼数。不管皇帝是否临朝,每周或每月的固定时辰,文武大臣们都要集中到禁苑中的一处宫殿举行朝会,毕恭毕敬地行君臣之礼。

如果皇上龙体欠安或者病情危急,各品官卿便身着朝服入朝,整日整夜地跪在一个宽敞的宫院里,以显示自己的悲痛之情,同时也企盼上天尽快治愈皇帝的恙疾。风雨严寒及特殊情况都毫无借口。当皇上身受折磨、生命垂危时,于民们不应该觉得人世中还有比皇上驾崩更可怕的事情了。

每个人都想巴心巴肝地讨好皇上,这样便产生了深深的忠君情绪。皇上一旦登基御宇,便大权独揽,所有子民的生杀运命都由他裁

决。

首先,他掌握着举国官员的升迁任免,可以自己做主给宠幸者封官授爵,因为他根本不会去兜售官职。功勋业绩,即为官清廉,学识超拔,阅历丰富,人品端正等等,都只不过能得到好感和帮助鉴别良莠而已。皇帝不但选拔官吏,当对臣僚的政绩品行不满意时,还可以随意撤换革职。昔日,官吏们的一个小小闪失便足以让他们身败名裂。据说,某知府因为有一天在接见治下百姓后得意忘形而丢了官。皇帝认为这种德性的人不配为官,更不配代行皇权。

我在北京亲眼目睹过行使这种泱泱皇权的实例,奇怪的是并没有什么轰动。三位阁老^①(即三位位极人臣的显贵,相当于国家部长)在任上中饱私囊,最后事情败露,皇上知道后立即查抄了他们的财产,并迫令其辞职。前两位是怎样处理的我不知其详,第三位是朝中元老,德高望重,也被判加入普通御林军行列,把守宫掖大门。

一天,我看见备受屈辱的他跟普通门卫一样在值岗。路过的时候,我也像别人那样给他屈膝下跪,大家对这位不久前还身居高位的人依然保持着崇敬之情。

然而,当我领教过亲王被罚的情形之后,这位阁老人身所遭受的严厉惩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有一位亲王迷恋游乐,酷好观看斗鸡(斗鸡在东方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娱乐方式,雄鸡头披利刃,顽强英勇,上蹿下跳,进行生死搏杀,酣战起来格外有趣)。皇上认为,该亲王花上几个时辰斗鸡也无可厚非,毕竟人人物跟凡人一样都要玩乐消磨一些时间,回到童稚时期天真无邪的乐趣中去也是人之常情;况且为了消烦解闷,严肃的人更应该留心些小玩意儿。但是,当亲王夜以继日地玩这种与年龄地位极不相称的游戏时,皇上便不能不痛心疾首了。当一再警告都徒劳无益,皇上认为只能杀一儆百了,于是宣布取消他的亲王头衔,并撤走仆从,查抄财物,剥夺封号,诏告全国说亲王不配为王。

① 阁老:部院大臣。

皇上觉得亲王数目太多,即便少数人腐化堕落,所有亲王也都会受人鄙夷。他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传旨说没有他的明令许可,任何人不得拥有亲王头衔,而只有品行端庄、才具出众、恪尽职守的才有资历封王。

类似的处理在欧洲可能引起人心动荡、举国混乱。而中国人却轻松地默认了,只要皇帝顺乎民意,而不是发泄个人恩怨和好恶,就绝对万无一失。另外,只要皇帝德行端康,人们更不至于怀恨于心。

几年前,皇上发动的与鞑靼王的战事更好地说明了我所说的绝对皇权。势单力薄的鞑靼王竟然胆敢掠夺帝国的几个土邦,皇帝便派遣自己的一个兄弟统率雄师进行征讨。鞑靼军瞄准战机,及时出击,以少胜多地打败了王者之师,官兵全面败北,溃不成军。

国丈原系鞑靼人,深谙领兵作战之术,他的言辞和表率激励了一群勇猛善战的部下,他指挥的炮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国丈和部下都战死疆场。人们指控率兵作战的将军首先从前线撤退,进而导致了全军的败局。好大喜功、假充好汉的皇帝关心的不是战争的失利,而是兄弟的丢人现眼。他在宫中召集亲王会议,命令该皇弟立即进宫听审。

这位德行操守都不错的亲王,就像军中一名卑微的下级军官那样,服服帖帖地进了宫。还没等到宣判,他就自请死罪。

“你咎由自取,”皇帝道,“但是为了将功补过,你应该战死沙场,而不是死在北京,死在我们旁边只能使你更加蒙羞受辱。”

尔后,皇帝又想宽恕他,亲王们却觉得这件事极不光彩,纷纷怂恿皇帝运用大权惩处他。当时有一位皇叔也在场,对待他的方式极其可恶,要是一位朴实的法国绅士遇上那场面,不伤心得寻死觅活才怪呢。

皇帝可以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于死地,庶民百姓就更不足道了。法律让皇帝成为了众人之主,没有朝廷的圣旨,在全国范围内,任何总督、内阁和各部都不敢对犯人行刑。预审在省一级进行,判词都将上呈皇上御览,并由他根据自己的好恶批准或撤销原判。

他一般都尊重原判,但均要适当减刑。

其次,尽管每个人掌握着一定财物,可以安享自己的土地,但如果皇帝觉得国家急需,便可以增派贡赋。然而,皇帝很少行使这一权力,因为对外作战时法定赋税尚比较充裕,如果是内战的话,沉重的赋税则会更加激怒老百姓。皇帝甚至还有每年给一两个省份减免赋税的传统,尤其是那些遭受灾害、疫情和歉收的省份。

诚然,法定的赋税是十分繁重的,要不是中华大地肥沃富庶,要不是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全国上下很快就会像大部分印度王国那样饿殍遍野,乞丐成群。皇帝靠着这些巨额收入而财大气粗,供养起庞大的军队,统治自己的子民。

要想知道帝国的总收入究竟有多少并不容易,因为除了现款之外,还有作为实物支付的大量食物,可折合成巨额款项。我仔细分析过人们的传言和书本的记述,却不相信国库每年进账二千二百万两白银(葡萄牙人称为 taëls)一说,一两白银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 4 法郎。但是,每年在全国征收的稻谷、小麦、食盐、丝绸、布匹、清漆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物品也价值五千万两白银之巨,也就是说将全部收入折合成白银作出最精确的估算,皇帝的正常年收入达到二千八百万法国斤银。^①

3174

第三,皇帝可以自由宣战、停战,或在保持帝国尊荣的前提下按自己属意的条件缔约。这些特殊决定是言之不渝的,各部及督抚接旨后将立即记录颁行,全权生效。而内阁和尚书的决定只有通过朱批和钦定之后才具有效力。

第四,皇帝有从皇室成员或臣民中选择继位人的权力。昔日,我们的国王也如此实践过,表现出令人倾慕的智慧和慷慨,深得教会的赞誉。有些国君不从众多的皇室成员中挑选具有帝王之才的子弟,而是任命出身低微、德才兼备的人作为自己的继位人。这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也是为了子孙的福泽,他更愿意子孙们过平头百姓

① 1683 年,法国的国家收入增加到 116 00 万斤银两。

的日子,而不是高居王位,接受黎民的监视和诅咒。^①另外,他还说,如果显赫的地位能给一无是处的人平添优点,那我们这样做肯定错了;但通常它只会使我们的瑕疵更加彰明显著,我们爱护自己的子孙,不得不分清是非。

然而,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凤毛麟角。好些世纪以来,皇位总是在皇室内部传承,但继承大统的并不一定都是皇长子。当今御宇的聪明睿智的圣上便不是长子,皇兄们见了他也像一介小民那样俯首称臣,毕恭毕敬。在欧洲,丁口兴旺的皇室贵胄总让人提心吊胆;而中国的皇室间相互却很少防范,上上下下秩序井然,天下治平,这无疑是皇权的威力。最后一位汉族皇帝殉国的时候,分封各地的王族已逾万数,皇帝轻而易举地统治着各地王储,他们又管辖着各自的封地。

另外,皇帝在册封太子之后,只要有言之凿凿的理由和北京内廷的赞同,照样可以废旧立新。如果皇上一意孤行,则将是千夫所指,众望难孚。

第五,历代皇帝的绝对权力并不仅仅限于现世,他可以像对待生者一样给死者以追封和贬谪,从而褒扬或惩治他们的后人或家庭,可以给死者追加伯爵、侯爵或其他类似的封号,恕我不能一一用法语加以解释了。他可以敕封圣人,正如他们所说的地地道道的神,有时还为其建庙配享,如果他们功德圆满,则将令子民们像对其他神灵一样加以祭祀。异教中早就引进了这种流弊积习,但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建制以来,君王始终被视为宗教领袖,而且他还要公开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

第六,还有一点表面上看来无足轻重,但同样昭示了皇帝无与伦比的权力。他可以废除旧文字,创立新文字;可以变更行省、府道和

^① 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并没有禅位的原则:尧(公元前2357年)选择了贤良的舜作自己的继承人,舜又选择了禹(公元前2207—前2197)。就儒家的传统来看,这些都是堪作楷模的君主。禹后来建立了禅让制度,并且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

家族的称谓；可以下令在谈话、作文、著书时避哪些讳，用什么词。我们欧洲对这种文字上的习惯怨声载道，强大的希腊和罗马人都难以将之推行天下，有的人甚至称之为主宰苍生和国君的稀奇古怪、变化无常、荒谬不稽的暴君，而在中国却由皇帝颁布法令实行了起来。

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统治中似乎也会产生一定的恶果。确实如此，万事万物都有其不足之处。因此，法律也制定了许多对策，预防措施曲尽其妙，如果皇帝贪功好利或巡幸游乐，他根本不可能长期颐指气使。

如果要考虑自己的声誉，三方面的原因可以使皇帝平心静气，无欲少念。首先，古代的立法者从君主制建立伊始就确立了仁治的原则：好的统治者应该是子民的衣食父母，而不应当是高踞宝座受奴仆供养的主子。因此，自古以来皇帝又被称为大父，在所有的称号中，这是他最乐于接受的。这种思想在庶民百姓和文武百官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只有皇帝爱民如子，人们才会对他歌功颂德。中国的哲人学士们不厌其烦地写道，国即是家，能齐家者方能治国。如果皇帝在实践中背离了这一古训，即使他能征善战，治国有方，博学多才，也得不到臣民的景仰，那些东西实际上一文不名。衣食父母的品性丧失了，皇帝的声誉亦将随之黯然失色；如果发扬光大了，声名也会如日中天。

其次，每一位大臣都可以指陈皇上的过失，但必须言行谨慎，举止谦恭。具体方式如下：有就皇上治国方略进谏的官员先草拟一份奏折，向陛下深致敬意后，再委婉地请求他反省一下先王们的旧制和事例，最后指出皇上在什么地方出规逾矩了。

这种奏折与其他日常奏章一样都上呈御案，皇上必须过目。如果皇上照旧我行我素，心忧天下、刚直无畏的大臣还会不时地旧事重提，敢于上干龙颜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抵达北京之前，钦天监的一位官员斗胆向皇上作了类似的进谏，说教育皇子时人们不是让他读书识字而成为饱学之士，而仅仅满足于让他习武射箭，操练兵器，身手矫健。另一位官员也提醒皇上，

说他频繁出宫且在鞑靼地界盘桓过久,有悖先王习俗。该君王最自命不凡,也最有作为,他似乎虚怀若谷地接受了这些意见。但是鞑靼之旅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亲王们都请皇上不要在乎那位大臣的荒诞无稽的主意。

那位奢谈皇子教育问题的数学家被革了职,同僚们尽管毫不相干,也被罚俸一年。这样的事情自古始然。历史表明,尽管大臣们这样进谏极其危险,但如果皇帝背离自己的职守,要让他重归正道也没有更有效的法子了。

第三,如果皇上贪图功名,撰写实录却是惟一可以约束他们的办法。那些被选拔的博学之士不偏不倚,要仔细地记下皇帝的一言一行,他们各司其职,用活页纸将事情逐一记录后投进一个留有小孔的柜子,而绝不能到处张扬,善恶好坏一律如实记载:“某日,皇上龙颜大怒,言辞欠雅,有失体统。他一时冲动,不顾律例,惩办了某官员。他未能秉公执法,推翻了刑部的判决。”或者是:“为了保护子民的身家性命和帝国的尊容威名,他发动了战争,赢得了和平,这是对子民的护佑。尽管一片阿谀奉承之声,圣上依旧谦逊平和,言辞得当,深得满朝文武交口称赞。”诸凡治下的活动都登记在册。

皇帝在世期间抑或该皇室执掌江山社稷期间,这个柜子永远也不会打开,以免他们担惊受怕或者被寄予厚望。通常江山易手之后,人们才将这些特殊的备忘资料收集起来,比较勘定,钩沉史实,编撰皇帝实录。如其治国有道,则将作为楷模以资后世借鉴,如果是混世魔王,则将供万人唾骂。如果君王希望光前裕后,如果他懂得谄媚之徒的阿谀顺旨并不能强加于老百姓的话,他在位期间就会躬行有节了。

实际利益有时比虚名更能打动人心,同样也促使皇帝谨守良好的习惯并遵从法令。在中国,皇帝要想违反法律就有可能减损自己的权力,要想推行新法律就有可能使整个国家面临造反的危险。尽管朝中文武或朝廷各部崇尚传统,但并不是说就打算造反,或利用微弱的朝廷来削弱皇帝的权力。尽管历史上也不乏其例,但毕竟鲜见,

且都有特殊的缘由。

但是,当一个皇帝残暴无道,喜怒无常,不问政事,长期放纵不拘时,中国人往往就要揭竿而起。官员们觉得君王昏庸时,也就认为自己有权统治治下的省份和城市了。各部尚书卖官鬻爵,任用一些无能无德之辈。总督成了小暴君,巡抚在执法时也再无公允。草民们备受蹂躏压榨,生灵涂炭,自然要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盗匪肆虐,啸聚山林,一时间,整个泱泱大国,纷纷割据称雄,打着各种幌子,伺机扰乱帝国的安宁。

我们发现,这样的开端无一例外都有轰轰烈烈的延续,新天子往往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皇帝要想坐稳江山就只得奉守法律,四千余年的历史正好证明了法律的长处。

311

下面是法律对普通政府形式所做的一般规定。皇帝有两个内阁,一是由亲王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一是由称为阁老的朝廷大臣组成的普通内阁。^①他们负责处理重大事务,草拟奏章,接承圣谕。此外,在北京还设有分工各异的六部,其权力延伸到全国的各大行省。下面是六部的名称和职能:

吏部监督管理和任免所有的文官。户部收取贡赋,管理财务。礼部负责保存古代礼仪,处理宗教、科学、艺术和外交事务。兵部管理军队及其将官。刑部则终审刑事案件。工部颁令营造公用设施和皇家建筑。各部下设好几个衙门,有的达十五个之多,首席衙门由尚书和两位侍郎组成,所有重大事务都由他们最后裁定。其他衙门都是从属性的,有一名郎中和数名员外郎,他们都听命于拥有决定权力的首席衙门。

皇帝既担心他们权力过大而削弱了皇权,又担心他们对国家图谋不轨,首先便对他们进行了分权,使之彼此约束,相互制衡。有战事的时候,兵丁的数目、将官的任免、军队的行进由兵部负责,而军饷

311

^① 这种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清朝所特有的: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会议实际上掌握了一切决定权;普通内阁只有一个表决权。

的支付却隶属于户部的职能范围。因而,国家大事一般都与好些名官员有关,有时还牵涉到所有的官员。

第二点防范措施是委派一名官员到各部监督日常事务。该官员不属于各部编制,但他要参加各种朝会,人们得向他汇报政务。这完全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巡视员。他既可以暗中给六部提出警告,也可以公开指陈官员们在政务上和私生活中犯下的过失。他审视官员们的行为举止,言语辞令,礼仪风范,可谓明察秋毫。据说,为了不至于让他们姑息养奸,就让其始终担任同一官职,这样便不会因偏袒庇护某人而运气亨通,也不用担心直言指陈而遭到报复,祸从天降。这些官员被称为阁吏,^①连亲王也畏之三分。我记得有一位当朝显宦修建的府邸超过了规制,一听说谏官要弹劾他,就主动拆毁了屋宇。

312 地方行省则直接由巡抚统治,每位巡抚统治一个行省。因此,在北京、广州、南京和京城附近的一座城市里都有一位巡抚。此外,这些行省还要接受总督的管辖,总督治理两三个行省,有时甚至还达到四个。欧洲没有哪个国王的邦国有这些总督统治的地域广阔。尽管他们的权力看来很大,但根本不影响巡抚的权力,他们的权限分工明确,从来不会有权力冲突。

巡抚在其管辖的部门中也有相当于北京所设的六部,但衙门并不多,且都根据巡抚颁布的命令和布置的任务而汇报或处理公务。行省下属的层次各异的三类城市亦有地方行政长官和一大批主持公道的官僚。第三级城市从属于第二级城市,第二级城市又隶属于第一级城市,第一级城市则根据公务的性质而听命于总督,所有办理民政事务的官员都归代理皇权的巡抚统辖。他不定期地召集辖省内的知府、道员和官位相对卑微的知县,了解他们的政绩,然后写成密奏传送北京朝廷,上达圣听,皇上再据此对其革职查办或传命述职。

另外,巡抚的权力可能受到身边其他高官们的左右,当他们认为

^① 监察官分为两类:监察官负责监督地方各级官员;谏官负责向朝廷和皇帝进谏。但是在清朝,他们的职务形同虚设。

要为国家利益着想时便可以弹劾巡抚。但更让巡抚小心在意的是，老百姓有权直接向皇帝抱怨官员们的不是之处，当他们遭受虐待压迫的时候，还可以请求撤换巡抚。对于巡抚来说，行省内任何起义暴动都难脱其咎，如果起义持续三天的话，他就得主动请罪。法律有规定，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是他的过错，因为他是一省之长。他应该规范下属官吏的品行，以免百姓受苦受难。人民对主子满意就不会想着要摆脱他，枷锁轻便也还乐意戴着。

但是民生疾苦要上达朝廷又谈何容易，况且亲王们也不是经常能听到黎民的怨声，因为在中国，知府很容易就用钱贿赂了总督，总督又可以收买朝中文武。于是，皇帝就只好派遣为人机敏、廉洁刚直、乔装打扮的钦差大臣到各省巡视，巧访士农工商，了解当地官吏为政的情况。通过明察暗访，一旦抓住把柄且证据确凿的话，他便公开自己的钦差身份，拘捕罪臣，亲自审问。过去，钦差的权力包罗万象。但从满洲人入主中原以来，由于钦差滥用职权，或包庇罪犯而聚敛钱财，或无中生有而加害无辜，所以派遣钦差也越来越少了。但如果这一做法执行得好的话，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当今圣上爱惜子民，觉得有必要御驾出京，体察民情，他办事认真，官吏们不寒而栗，而老百姓却欢欣鼓舞。他巡视中发生的逸闻趣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据说有一天，他远离了车驾随从，看到一位慈祥的老者在痛哭流涕，便上去询问他哭泣的原因。

“老爷，”那位素昧平生的老者对他说，“我只有一个孩子，他是我的幸福所依，原本靠着持家立业，一位满洲官人却夺走了他的性命。我现在无依无靠，看来只能这样了此残生，我年老体弱、贫穷拮据，哪能去找知府伸张正义啊！”

“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吧！”皇上说，“上马吧！骑在我后面，带我到那位丧尽天良的凶犯家中去。”

这位可怜的老者只好从命，赶了两个时辰的路，到了那位官人家中，官人万万没想到会有这次奇特的登门造访。随后，皇上的护卫侍从和随行官员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将皇上驾临的

宅院围了起来。皇上以老者指控的该官员行凶为由,判其立即斩首。然后转过身来对痛失爱子而备感痛楚的老者说:

“为了全部挽回你的损失,”他语气庄重地说,“我将刚刚死去的这位罪人的官衔授给你。你应该比他更加行事谨慎,忠于职守,你要为人表率,从他的罪愆和惩罚中吸取教训。”

此外,还有一种办法使得督抚们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一个共和国抑或哪位严厉的立法者曾经采用过类似办法。督抚必须不定期地向朝廷上奏折,态度诚恳、恭恭敬敬地检讨自己明里暗里在工作中犯下的错误。这种尴尬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检讨自己的过失本来就十分恼火,因为即便皇上从轻处罚,却也从不饶恕每一个错误;另一方面隐瞒实情更加罪在不赦,如果御史的密奏上已经记录在案,官员们任何细小的遗漏都可能使他们丢掉性命。因此,要么实话实说,要么花钱赎罪。在中国金钱有赎罪的作用,可是,对一位中国人来说,这种补救措施也并不轻巧。因而,单单对这种惩戒的畏惧心理也就让人们格外谨慎了,有时还不得不身不由己地去修炼德行。

除了上述预防措施外,法律还允许官员按照如下程序处理官司。不管官员品阶高低,一概不需要向当事双方了解案情,这些手续都毫无用处。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他看见出了乱子,就可以惩罚人们。街头也好,路上也罢,室内亦然,他可以逮捕赌棍、拘禁莽汉,可以命随行差役杖责二三十而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起诉。随后,他又照旧赶路,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人们还是可以到高一级衙门告状,案件在那儿会重新审理,一般也会进行新的惩罚。

当事方可以就一般案件向任何一名官员申诉,即便初审也是如此。例如,住在第三级城市——县城的居民可以直接向省会的巡抚甚至总督告状,而不经知县的审理。如果有高一级的官员参与审案,下属官僚则不敢贸然打听情况,尤其是审理结果还没有下达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是终审的话,巡抚还要根据案情的性质请示北京的刑部。刑部各衙门负责案件审查工作,而后再就详情汇报尚

书。尚书征求完侍郎的意见后,就将判词转呈阁老,以供御览。有些时候皇帝还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有时候他却马上朱批判词。刑部以皇上的名义确定逮捕日期后,则通知督抚宣告执行。此类判词一般是不可更改的,人们称之为圣谕,也就是说是不偏不倚、公正无误的。 316

说起来有点玄乎,皇帝哪有时间去审理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的案件呢?其实,战争和与外邦谈判的事儿皇帝都不用操心,而在欧洲的朝廷中这些均主要靠国王拿主意。何况各种案件早已经过了详细审理,皇上可以轻而易举、一目了然地作出判决,因为中国的法律简单明了、毫无内容。所以皇上每天花上两个时辰就足以批阅所有判词,而如果中国也施行其他法律的话,三十个国王也不为多。中国人的法律确实有规有矩,简洁朴实,约定俗成,与本民族的精神和特性契合得天衣无缝。

为了让大人您有一个整体概念,我仅仅举出三件事例,这些既是他们社会安定的法宝,又是政府统治的灵魂:第一是向所有子民灌输的道德指南;第二是人们在方方面面已确立的治平法则;第三是人们奉行或被迫奉行的纯政治箴言。

第一项道德准则关系到千家万户,它教导子女们要爱护、孝敬、尊重父母,不论子女受了什么虐待,不管子女地位有多高,年龄有多大,都不得悖行这一准则。我们都不敢相信他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首要情感推到了怎样登峰造极的程度。父母根本不用要求子女来屈服顺从,子女也必须终生赡养父母,死后还要没完没了地哭灵。子女得在父母的遗体前磕上许多次头,又像对生者那样祭上肉食,以表示家中所有的财产都属于父母,他们真心实意地希望父母还能够来享用。子女对父母的葬礼安排得场面隆重,花销巨大,他们还要定期到墓地前去哭拜。在家中也虔诚地保存着父母亲的画像,时常洒泪拜祭,或供上祭品,或顶礼膜拜,以示孝顺之情,宛如父母依然健在一般。君王在孝道上也照行不误,当今圣上就是这样做的,不单单对本家族的皇帝如此,对其他前朝君王也一视同仁。有一天行猎途中,他 317

远远望见一座雄浑壮丽的建筑,那是父皇为崇祯营建的纪念物,崇祯是最后一位汉族皇帝,^①在农民起义中既丢了皇位,又丢掉了性命。皇上跑过去跪在陵寝前,感叹起崇祯的多舛命运,不禁失声而哭:

“哦,陛下呀,”他说,“时运不济的皇帝啊!你知道,你国破家亡都不是我们干的,你命丧黄泉也不是我们的罪孽。只有你的子民才是罪魁祸首啊,是他们背叛了你,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应该遭到上天的报应啊!”

然后他就命人点烛焚香,其间他始终以面触地,直到所有仪式结束才拂袖起身。

一般来说,丁忧期为三年,中间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所以,文武官卿都必须辞官归里,尽表哀思。如果说父亲在死后就像被神话了一般,那么生前他在家中就更像国王一样得到遵从,他以绝对权力管理着家庭,他不仅绝对掌握着财产权,可以随便给自己喜欢的人,而且妻妾子女也完全由他控制,倘使他对某人行为不满意时,还可以随便卖人。父亲向官吏状告儿子的过失,也不需要任何证据。人们觉得父亲始终是有道理,只要他不满意,儿子就肯定有罪。父权那么人,若要将儿子诉诸法律,那是非丢命不可的。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很诧异。他们却说,父亲养育儿子,教导儿子,多年来儿子的一言一行也都看在眼里,谁比父亲还了解他呢?何况也没有人比父亲更疼爱儿子,对儿子那样一往情深了。如果既疼爱又了解儿子的父亲都要控告他,人们哪还能替他申辩,对他宽恕呢?我们坚持说,不管是哪一位父亲,有时都可能对儿子心生厌恶之感,形同外人一样。他们回答说,我们可不像野兽那样没有人性,野兽尚且不吃自己的幼崽;再说人类中即使有禽兽不如的人,子女们也应该恪尽孝道,温柔体贴,任劳任怨地去感化他们。他们最后又说,父爱是深入人心的,普通的厌恶情绪是抹杀不了它的,除了气急败坏或者丧失人性。

如果出现这种十分罕见的情况,即儿子鲁莽无礼、辱骂父母,或

^① 崇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者大逆不道弑父杀母,那就会引起全国一片哗然,而发生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的省份更会是群情沸腾、惶惑不安。皇帝将会御审罪犯,所有相关的官员都会受到起诉,尤其是该地方的父母官,因为他们没有能很好地教化民众。罪犯的邻里亲属也会受到严惩,因为他们平时没有训斥教导罪人。人们觉得,像这种忤逆不肖的家伙在其他时候也免不了流露出这种习性,只有日积月累、得寸进尺才会堕落到行凶害命的地步。人们更是要极尽酷刑惩治凶手,要将他凌迟处死,再烈火焚身。还要捣毁他的房子、屋基,拆毁街坊邻居的房子,四处修纪念物以警醒世人,以免人们忘记这种过分的倒行逆施。

皇帝本人也不敢对父母滥用君权。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永远教人行孝的例子。有位太后与大臣偷情,这种事情传出来既让皇帝脸面扫地,也有损国威,皇帝就怀恨在心,将母后流放到了一个偏远的省份。他知道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不会同意这种做法,便不许任何人就此上谏,否则以死论处。大臣们以为皇帝会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行为,一时间内也都平心静气,没做反应。可是皇帝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大臣们压抑的不满爆发出来,不愿再忍受这样可恶的事例:

第一位勇敢上书的人很快被处死了。危险并没有吓倒其他人,几天之后,另一位官员又挺身而出,为了表示至死不渝的决心,他叫人将棺材抬到了宫门前。这种大义凛然的行为非但没有使皇帝感动,反而让他更加气急败坏。皇帝不仅要了他的命,而且为了杀鸡吓猴,还对他进行了百般折磨。官员们似乎不应该固执己见了罢,而中国人却有另外的想法,宁愿前赴后继地以死相求,也不愿默默地忍受这种不孝之行为。

第三个人又献了身。他也像第二位官员那样叫人将棺材抬到宫门外,然后向皇帝抗议,说再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犯罪了。

“陛下,”他说,“我们在死去时见到的不是一个让人生恨的君主还能是什么呢?既然您不愿从谏如流,我们只好追随您和太后的列祖列宗了。他们会倾听我们的怨言。可能在冥冥中,您会感知到我

们的身影,听到我们一致谴责您的过头。”

皇帝自称从未受过臣民如此傲慢无礼的玷辱,他让这位大臣受尽了极刑。这些例子鼓舞了其他官员去面对同样的痛苦,他们也无一例外地做了捍卫孝道的烈士,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后来这种英勇无惧的决心慢慢感化了残暴无道的皇帝,不知他是害怕出现更加恼人的后果,还是从良心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像子民的父亲那样开始后悔了,后悔自己误杀了孩子们,而且身为儿子也不该长时间地虐待母后。于是他便召回了太后,一切恢复如初。后来,他对太后越敬重,子民对他也就越爱戴。

.321

第二条道德准则要求人们习惯于将官员们看作皇帝的代理人。为了得到民众的尊敬,官员们抛头露面时总是仪仗威严,神态庄重,让人敬畏。他们乘的是华丽美观的敞篷大轿,前面有差役开路,周围簇拥着显示其身份地位的标志。小民们见了官都要停下步来,分列左右让其通行。上堂告状申冤时,当事双方都只能跪着;官员有权随时杖责小民,所以小民们走近他们时总是战战兢兢的。

过去当一位官员出行时,所过村庄的所有居民都要成群列队前去欢迎,为他效劳,庄重地护送他到达其他地界。现在,当一位深得民心的官员卸任时,人们仍然会对他感恩戴德,连感情迟钝的人也会动情。一到离任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聚集到大路上,从他要经过的城门直至两三里外一字儿渐次排开,沿途摆满了漆得明亮鉴人的桌子,上面放着果点、美酒和香茗。

不管他愿不愿意,经过时人们都极力邀请他入席就座,提箸举杯。这里送了客,旁边又接着,人们欢呼雀跃,仪式要持续一整天时间。有趣的是,大家都想得到他的一点东西留作纪念,有拿靴子的,有拿帽子的,有拿氅披的;人们也送他一些礼物作为回报,他还没走出人群,可能就已经收到三十双花色不同的靴子了。

人们称他为恩人、救星、父母官,人们会为他的死面悲伤哭泣。如果某位官员冷酷无情,人们是不会轻易掉泪的,因为哭是爱的极好体现,人们是不会强迫自己那样做的。若大家对官吏心怀怨恨,当他

离任时,人们也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像与不相干人的生离死别那样。

子女对父母谦恭孝顺,百姓对官员敬畏尊崇,这样便维持了家庭的安宁和城市的稳定。我以为,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够秩序井然,主要得益于上述两点。 229

第三条道德准则是教化民众,要谨守礼仪,为人谦逊,彬彬有礼,要让人觉得和善可亲。他们说,这才是人之与禽兽,中国人之与外方人的区别所在。他们还说,有些民族野蛮凶残的禀性对国家祸患无穷。在家庭纠纷中产生这种心理,则将丧失伦理,长幼无序,既糊涂可笑,也容易滋生事端。我觉得,他们非但互不猜忌防范,而且知道隐忍、掩藏和克制自己的仇恨心理,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由年龄、身份和功勋确立起来的等级关系,他们喜欢等级秩序,从不莽莽撞撞地摒弃自己的义务。

中国人不仅遵守这些教条,有时候还十分夸张,大家都不例外。工匠、仆从、农夫之间也和和气气,诚心诚意。我曾经多次看见仆人们离别时也相互下跪,村夫们请客赴宴时所致的颂辞比我们公共仪式上的还要繁复,这一切都令我十分诧异。水手们地位低下,生活环境肮脏龌龊,他们也很粗俗无知。但他们相互之间待如兄弟,干起活来也彼此照应,就像亲密无间的友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似的。

国家出于政治考虑,始终觉得这是安抚人民至关重要的一点,对打招呼、见客人、赴筵席和写书信都作了规定。普通见面礼就是抱拳于胸前,稍稍颌首即可。当想表达更多的敬意时,就要双手作揖至地面,整个身躯深深弯曲。当你从一位高官身边经过或在自家接待客人的时候,必须单膝下跪,直到对方将你扶起,这也是对方应该做的。当一名官员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不守礼节随便招呼他那是要受惩罚的,除了他人主动想讲话外。人们应该退后一些,垂首屏息,双手下垂于身体两侧,等待他经过之后继续赶路。 229

密友间相互拜会可以无拘无束,普通人还是要保持传统习俗。首先得派上一位家奴,呈上红纸作成的名帖,上面写着姓名和与拜见

者身份相当的一些恭维话。名帖被接纳之后才能进门,然后按身份高低等着接见。主人有时在客厅待客而不出门,权高位显的人甚至连身也可以不起,有时候主人到大门口等待客人,有时候也到天井里或大街上迎接。

只要主客彼此一望见对方,就都得快步迎上去,各自鞠躬行礼。寒暄固然不多,礼数却有固定的套式,彼此都知道该讲什么话,该如何回答。此时,人们决不会为那些客套话感到尴尬,而去找些新的字眼。在每一道门前,照例要向后面的人谦让鞠躬,但所有的谦辞也不过两句话,一是“请”,一是“不敢”。大家三番五次地重复同样的话,最后客人只好遵命。到了下一道门口,双方又重复刚才的礼仪。

到了该止步的厅堂,人们就在门边排成一线,轮流作揖和叩首,避让迂回,一会儿居左,一会儿居右,然后是椅子(对椅子也和对待客人一样,得用衣襟拭去尘埃,在前而恭敬地弯腰)。主人请坐时,客人总要谦让出主座,一切井然有序。中国人都精于此道,在你推我让的繁文缛节中既不尴尬,又不混乱。

然而,累人却一点不假,行完各种礼节要一刻钟时间,当大家开始就座时,确实也该休息了。椅子始终是一对一地摆放,就座时身体要平直,不能靠在椅背上。目不斜视,双手平放于膝盖上,双脚平行前伸,不翘二郎腿,神态要严肃稳重,不要急于开口说话,似乎对中国人来说,拜会根本不在于谈话,而在乎外在的礼节。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人去见别人的时候总对他说:“我来拜见您。”确实如此,拜的通常比说的还多。

一位教士肯定地对我讲,有名官员来拜访他时一句话也没有说。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对交谈并不十分热衷。有时候,当两个人不苟言笑、沉默寡言时,人们就说那是两尊泥胎,或者说舞台装饰用的两个道具傀儡。

他们一开口也是满嘴的谦让之词。他们从来不说:“我感谢您对我的恩德。”“我冒昧地送您一些我国的古玩藏品。”“您国您省的东西既干净、又精巧。”而是说:“老爷、大人给鄙人之恩”或“弟子不

胜感激”。“弟子斗胆向大人讲述鄙国的奇闻趣事。”“贵省贵国的东西既干净又精巧。”凡此种种,依此类推。人们不说第一二人称的我、您,而说“小人我”、“弟子我”、“臣下”;不说“您”,而说“大人所说”、“大人所为”、“皇上有旨”。如果使用其他辞令,就会显得粗陋浅薄,当然对仆人讲话又另当别论。

会客期间,一般要进两三次茶。至于端茶杯、饮茶,以及将茶杯递还给仆人,又有形形色色的礼节要遵守。告辞时跟初到时一模一样,这场闹剧的收场和开场一样繁复,不熟悉角色的外方人通常要破坏整幕剧的条理。理智些的中国人笑话过后也会原谅他们,而其他的人却觉得很糟糕,希望外国人在当堂出丑之前学习学习这些礼仪。因而在皇帝接见之前,使节们要花上四十天时间演礼,以保证在礼节上万无一失,演礼期间还有专门的礼宾官来训练。

举行宴会更是难以想象了。赴宴会可以说不是作为宾客去吃东西,而只是去扮怪相。人们不会送一点食物到嘴中,不饮一点酒,只是丑态百生而已。那就像我们的乐队一样有人击节拍,掌握节奏,所有客人都不约而同地夹菜,再送到嘴里。同时捡起类似于我们的叉子的小筷子,又同时放回原处。每人有自己的桌子,没有桌布、餐巾,没有刀叉、汤匙,菜都是切好了的,用一双银筷子就可以夹起来,这是他们统一的餐具,用起来十分灵巧。

吃饭总是从饮酒开始,人们同时向客人敬上一小瓷杯或银杯的酒,客人必须双手接住。客人将杯举起,几乎与脑袋平行,默默地你谦我让,将酒杯举到嘴边,以动作敬请别人先饮酒。直到别人先饮为止,只要作出这种虚动作,饮不饮都自便了。

第一道程序结束之后,每张桌上则端上一大碗炖肉。客人都得依照主人的动作,随他亦步亦趋。根据主人的示意,客人便握住一双小筷子,举起后传达一种意思,其繁复冗长难以解释。然后将筷子伸进碗中,从中灵巧地夹起一块肉,吃的时候必须不紧不慢,抢在别人之前或让别人久等都不礼貌。再次举箸时亦复如是,然后又将其放回桌上原来的地方,客人们必须遵守节奏,入席和退席都同时同步。

过一会儿又要添酒,然后按先前的套路饮酒。接着再上第二道菜,吃菜的方式也与第一道菜相仿,宴席总是一块肉一杯酒地交叉进行,直至上满 20 或 24 道菜,饮过 24 巡酒。但是,就像我说的那样,客人喝酒时可以自便,而且酒杯也很小,酒性也不烈。

当所有的菜肴都上齐后,就不再斟酒了。这时吃东西可以自由一些,可以挑不同的菜,但还是得主宾同步,有条不紊地进行。随后就开始上米饭和面食了,因为此前吃的还仅是肉食;另外还上一些清汤、肉汤和鱼汤,可以伴着米饭吃。

因此,人们就餐时只得正襟危坐,严肃有加,连续三四个小时不言不语。当主人发现客人不再进食时,便示意起身离席,到花园中或客厅里去谈上一刻钟。然后再次入座,此时桌上已摆满了各种点心和干果,以便饮茶时享用。

这些繁文缛节既井然有序,又令人不胜尴尬,人们自始至终都得规规矩矩,吃起来极不自在,只有起身离席的时候才觉得有点胃口。那时候真想回家大吃一顿,可一队优伶又登场表演喜剧了,拖沓啰嗦得跟酒席上的表演一样乏人身心。一般来说,剧情都平淡无奇,演员们又无一定的规矩,时面叫,时而唱,时而啸,中国人对朗诵简直一窍不通。但是,这种场合绝不能嘲笑揶揄,只能称赞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和她千年因循相传的神圣礼节,人们说这是祖先们创立的,子孙们都得奉行不悖。

中国人写信也有一点讲究,跟其他东西一样神神秘秘。书面语跟口头语截然不同,字体的大小,必要的行距,与对方身份相符的客套语,纸张的形状,根据不同地位而使用红的、蓝的、白的不同颜色的信封,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规矩,有时让饱学之士也颇感棘手。的确,并不是所有文人都会按正确的格式写一封书信。

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普通阶层,如果你不想被视为野蛮不化,那就得老实地遵守各种各样的世故法则。尽管在有些场合这并不是真正的礼貌,而只是滑稽的矫揉造作,但我们亦不能否认,中国人陈陈相因的风俗习惯使得人民具有了温良恭顺的品性和井然

不乱的精神。

子女要孝敬父母；臣民要尊敬皇帝和官员；为人要谦谦有礼，光明磊落。这三条道德准则十分有效，因为它得到了一种明智且受拥戴的政治支持。大人，下面便是他们主要的箴言。

第一，决不让官员在本省做官，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因为品阶不高的官员常被了解其家庭底细的人瞧不起；^①二则因为有时过于照顾亲朋好友，可能引起人民的不满，或者至少他的大公无私、秉公执法会受到阻碍。

第二，管辖各省的督抚等达官显宦必须将子弟送到宫中，借口是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实际上是充为人质，以防其父辈对皇帝有贰子之心。

第三，皇帝乐意任命的钦差有权审理任何一个人，即使犯人官高位显亦不能违抗。只有皇帝对初审不满意时，才可以叫其他法官重新审理，直至与朝廷的判决一致。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有些人是死有余辜的，但想花钱或打通关节而保全性命也并不难。人们还说，不害怕皇帝有时刚愎自用，有失公允，一时性起误杀忠良。重要的是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常用方法，以保帝国不落人奸人之手。

第四是不卖官鬻爵，而是按功行赏，即对于那些生活检点、孜孜以求学习法律礼仪的人以嘉奖。因此，决定一位官员的升迁的时候都得了解其生活品行，当然更要通过许许多多的办法测验和考察他的学识，人们实施的那些教育措施是不可能回避的。

当人们决定让子弟读书时，便为其延请一名老师。中国的城市里有许多学堂，在那里启蒙识字和写字，进行为期数年的学习。当子弟学业大有长进时，便将其推荐给一位普通官员接受考察。如果他握笔正确，书法优秀，便可接纳为诸生，研习经典，以图科举。科举共

① 指未达最高品位的官员。

分三个等级,即秀才、举人、进士。^① 中国人的运命全部取决于他们的才能,因此许多人终生皓首穷经。他们付出的劳动令人难以置信,对经书都能倒背如流。他们阐释经典,从6岁起直到60岁终生不懈地作文、习辩,了解和模仿古代文人,同时还要学习近人的优雅多礼。有个别人精力旺盛,心智超拔,学习的时间很短。我见过一些正当少年的进士,其他人在那个年龄只刚刚能粗通文墨,他们是中国人中的精英,可谓百年难遇。

330 科举考试十分严格。本省的官员即任秀才主考官,朝廷也派考官到各省主持秀才考试,只有会试在北京举行,各省举子云集,以期金榜题名。有的举子缺乏川资,人们就为他资助必要的盘缠,免得因贫穷误了他的功名,也免得国家遗漏了一位好官员。

举子的才能一概由文章定高下,届时他们将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除了书写用的纸张外,无其他书籍和纸张。应试期间,不得与外界诸人有任何联系,试院外有卫兵把守,考官们也尽量不与其参与作弊。复试时防范更加严密,为了不让朝廷选派的主考官自己舞弊,在考试结束前,决不允许他见任何人,与任何人谈话。

331 皇帝有时也亲自选拔进士。当今圣上比任何人都受到敬畏,他阅卷又公正,又准确,是帝国最具判阅才力的人。进士揭榜后就将拜见皇上,由皇上给前三名赐绣花官帽或其他使之与别人区别开来的荣誉性标志,皇帝从进士中点选数名以充实翰林院,出院时就将担任高官显位了。一中进士便可以富贵,亲朋好友都会送上很多贺礼,大家都希望以后能沾光受荫。为了今后能在学业和仕进上更上一层楼,为了不使学业荒疏,他们还不得不继续参加考试。如果他们遗忘已学之课业,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在才识上更有进取,则将受到奖励。

这种政策十分有利于统治。青年人松弛懈怠,免不了要堕落,而

^① 科举的顺序是:秀才,举人和进士。这种科举考试制度引起了欧洲哲人的钦佩,对法国1791年后建立的考试制度不无影响。

孜孜不倦的学习可以帮助他们免入歧途。如果学习之余只有歇歇气的工夫,哪还能想那些足以让他们任意恣情的东西呢?其次,学习可以塑造人的心灵,使人彬彬有礼。如果一个民族不知书识礼,它永远都是粗俗的。第三,官员们都是聪明灵活的人。即便阻止不了他们的贪财和腐化,阻止不了他们的不仁不义,至少也可以防止由愚昧无知和心机不纯带来的恶果。第四,既然官员是任免的,皇帝亦可轻易撤掉他认为那些不称职之辈。有时为了买回性命,一下子搞得他们家财一空,残酷之极。对犯罪的惩罚则根据事实决定。但对一位官小职低、无所作为,但为政仁厚或吏治严峻的官员自然会宽恕的。但如果某官员的职位是皇帝封赏的,那么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撤他的职,而赏于另外的人。

最后,审理案子不要酬金。法官这一官衔并不值钱,他有固定的薪俸,不能向当事双方索取财物。穷人打官司倒得到了方便,不致受到强人的不义欺压,也不至于入穷气短而听凭对方为富不仁。

中国人政治上的第五条准则是丝毫不能容忍外国人在他们帝国的领土上居留。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瞧不起外国人。他们担心华夷杂处会让自己也变得卑微下贱起来,又担心引起蜕变和混乱。在他们看来,不同的民族必然具有不同的习惯、语言、气质和宗教,于是也就产生了特别的分歧,最终会拉帮结派,继而暴乱迭起。他们说,不是一家的子女,情感不同,想法各异,就算花了心血去培养教育,顶多也只算得上养子,不会像亲生儿女对生身父亲那样盲目服从、体贴入微。哪怕其他民族比他们有更多的优点,他们还是觉得,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不得不对外国人敬而远之,何况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别人比他们强。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允许少许传教士留在中国,对基督教的格外开恩不能不说是奇迹。

229

无疑这是一种明智的政治。因为某些伪教总是宣扬反动情绪,它们本身也是在邪恶和捣乱的心理驱使下建立起来的。但是将基督徒与之区分开来却很正确,基督徒的谦谨、和善、忠君都只会让人民更加平和、团结、仁厚。中国人花了整整一个世纪审视我们的宗教之

后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幸运地,或者说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对政治统治有益的宗教,而且他们觉得这对永久救赎也很必要。

他们确立的第六条准则是,不承认世袭贵族和因升官而获得的世袭爵位。孔子家族是一个例外,中国其他的人要么是民,要么是官。土地都不属于平民,即使和尚和寺庙的产业也概莫能外。因此,神也跟人一样要承担国家的赋税,也必须通过缴纳人头税和一般税收,承认帝国的神圣威严。督抚去世之后,子女们也与别人一样得兴家立业,如果没有父辈那样的德行和才具,即便他们家的姓氏多么显赫,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一官半职。

国家从这一做法中获得的首要好处是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因为游手好闲的贵族常常对商业起着破坏作用。其次,所有田产都得缴租税,增加了皇帝的收入。城市中缴纳人头税也由来已久,人人如是。再次,贵族的光环不能始终照耀着一个家族,因而就算是那些品行败坏的人,也不怕他们在地方上搞危险的小政权,使皇帝难以将他们约束在合法范围内。最后,为了得到尊崇,中国皇帝就得统治子民,而不是统治些小霸王。

第七,和平时期跟战争时期一样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以使邻邦臣服,而且随时都可以镇压国内的起义,或者更主要是防范人民起义。旧时,单是守卫长城一线就有百万兵士。边塞重镇的戍卒和大城市的驻军也不在少数。现在,人们只派军把守最险要的要塞了。此外,每省的兵丁数也不下于十五万至二十万,由各地总兵统领;还不包括守卫台湾和海南岛的军士。单是北京的驻军就有十六万骑兵,按照该国的旧例,给养和装备都不错,配有军刀和弓箭。其中步兵很少,步兵中更是没有矛兵,但有少量火枪手。

这些军队看起来十分漂亮,战斗力却不强。鞑靼人几乎都汉化了,汉人照例是老样子,也就是说懦弱无力、不善战斗,只有在检阅时或行进中才容光焕发,而在战斗中并不能技高一筹。鞑靼人交战之初总是士气饱满,横冲直撞;敌人一受挫,他们就抢占乱军混战之利;但如果对方重整阵容或突然反击,他们的攻击也并不能持久,更谈不

上一而再、再而捷了。前些日子,我有幸与皇帝晤谈,他说的话都很有道理,就如同他掌管的重大事情一样,他用了两句话来概括打仗。他说,碰到弱敌便有强兵,碰到强敌便是弱旅。 227

第八条准则涉及到奖惩制度。于国有功的大人物没有不受奖赏的。但是,即便君主富甲天下,也没有足够的资财对臣民的服务一一付酬,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皇帝就赐赏封号,这不须他花一文钱。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九品官阶,每品又分正从两级。人们说自己是一品大员,或者说皇帝授他正二品官衔,如此等等。这种尊荣完全是名誉上的,使人们在上朝、会客和朝会上都有尊卑高下之分,而并无实际收入。与颁发奖金相比,人们更愿意采用这样的奖赏方式,甚至对已经入土的死者也封官授爵,敕封给他们与当朝显贵一样的荣誉品位,哪怕生前皇帝并没能给他们任何地位。有时候,国家和君主还出钱为他们修建漂亮的坟墓,礼部根据其功绩确定所需的开销。

这样的荣耀通常还伴有皇帝手书的诏谕,可以在后世光耀他们的门庭。最卓越不凡的恩荫是受封为圣人,为他们修庙祭祀,如同该国的神灵一样。于是,古时的帝王常常确立起了异教别宗,亲自动手建立场所,反过来对那些一生中乐于在他们脚下叩头作揖的人顶礼膜拜。 225

有些行为虽然就个人说声名大噪,对国家却并无益处,同样也可以得到奖酬。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人们为那些终生守节的女子修建寺庙,以为纪念。我自己在好几个城市都亲眼见到过当地生活艰辛的老百姓为她们树立的贞节牌坊,上面刻着颂扬的铭辞,好让大家了解她们的德行操守。

如果说中国人喜欢扬善的话,他们对那些细小过失的惩罚也未尝没有道理:各种罪行都有相应的惩处办法。最普通不过的是杖刑,挨的杖数不到四五十时,便称之为笞罚;不管是臣子还是庶民都免不了要挨打,这甚至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执刑以后,罪犯还得跪在法官面前,只要身体还行,就必须长跪施礼,老老实实地感谢法官对自己的教诲。

这一刑罚也很残酷，身体羸弱的人挨上一板子就会昏死过去，为此而死去的也屡见不鲜。当然，在刑部行刑的时候，也有办法使自己的苦痛得到减免。最容易的就是给打手们行贿，一般都有好几位打手一块儿执杖，每5杖就得换人，目的是打得更重更沉。他们一旦被买通了，下手时就得顾着点儿。他们深谙量力而行之术，就是当着监刑官的面，打下去照样很轻，几乎没有感觉。

另外，衙门里还有一些人等着雇佣，他们与差役串通一气。只要行刑令一下，他们就巧妙地取代罪犯的位置替他受刑，而罪犯却溜到人群中去了。这种用金钱移花接木的事情比比皆是，且还是一种职业，中国有不少的人都是靠替人受刑而讨生活。

因搞宗教迫害而名闻遐迩的杨光先^①也玩弄了同样的伎俩，最终躲过了法律的制裁。他暗中向一名无赖许诺了一笔可观的钱，让其进衙门冒名顶替自己。他赌咒发誓地说顶多不过是受受杖刑而已，假使被投进了大狱，一定得设法保他出来。这位可怜虫乔装打扮一番后进了衙门，当衙役大声传唤杨光先的名字时，他居然理直气壮地高声应答：“我就是。”接下来法官宣判他为死刑，差役们早就被收买了，这时候也毫不犹豫地拘捕了这个替罪羊，按照习惯堵住了他的嘴巴，定完刑罪犯也就无权讲话了。后来，这个冤大头被押上了刑场，活生生地受了刑。

第二种是枷刑，即将罪犯绑在十字路口或城门口示众。虽说比不上杖刑那么难受，这却是奇耻大辱，如果某人受了枷刑，他一辈子也抬不起头，终生都名誉扫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死刑。身首异处在中国人看来是十分丢脸的事情，草民们也就常常被斩首；相反，有头有脸的人则通常是被缢死，这标志着身份的高贵，如果他的罪行十恶不赦，也会落得平民一般的下场，头颅也会被高悬在大路边的树上。

反贼和欺君之罪均以凌迟论处，就是他们所说的千刀万剐。劊

① 1664年的宗教迫害是由于杨光先的指控而发起的。

刽子手将罪犯绑在木桩上之后,就从头盖骨周围剥下头皮,用力撕扯直至盖住眼睛,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受刑时的惨状。随后,刽子手就东一刀、西一刀地乱捅,厌倦了这种野蛮行为时,还可以叫上地痞流氓或者罪犯的仇人冤家来越俎代庖。

犯人时不时地也要受笞刑,打起来既慢且狠,直到犯人毙命才罢休。更为残忍的是用刑时还要捆住罪犯的手脚。

第九,中国人认为禁止妇女抛头露面做生意是一项明智之举,他们说与其让女人经商,倒不如让她们闲着,女人操心的就是家务活,主要是相夫教子。女人们也不做买卖,街头很少有妇人的踪影,似乎她们都十分乖顺,足不出户。皇后既无权继位,也无权摄政;如果皇帝暗中采纳她们的建议,大臣也会觉得不大稳妥。我认为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缺乏理性,其实智慧才识并无性别的差异,君主要想开明就得发掘人性深处的宝藏,也只有会利用它才能做到事事审慎。

最后,第十条箴言是全国上下普遍重视商业。各种政策都以发展财富为中心,而财富本身又是人民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旦商业凋敝,人民的生活也会随之而一筹莫展、捉襟见肘。不仅老百姓经商做买卖,几乎所有的官员也不例外。官员人都出钱给有信誉的商贾使自己的财富增值。引满洲人人关的吴三桂就这样秘密经商,最后富可敌国,长期拥兵自重,与清朝分庭抗礼。

中国历史上向来就闭关锁国,但为了发展商业,他们现在也允许外国人进入港埠地区。中国人遍布东南亚,经营丝绸、陶瓷、药用鸦片、食糖、漆器、酒类、陶器和其他各种特产。他们到日本或马来亚都只有数天的行程。他们从那里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也带回了从墨西哥到菲律宾之间茫茫太平洋的富饶物产,运抵广州后再分散到全国各地。

但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却是境内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就像一个个王国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财富。湖广产稻谷,广东产糖,浙江盛产精美的丝绸,南京行销各类美轮美奂的产品,陕西和山西则富有铁、马、羊、骆驼和皮货,福建产茶,辽东产鸦片等等。这种大规模

的商品交易活动把民众紧密联系起来，大城市因之繁华富庶。

大人，中国的政治准则远不止这些，诸如此类真是不胜枚举。我拣取出来讲述的不过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最能反映中国政治贤明的东西罢了。

339 在庞大的国家中，治安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这或许就是天下大治、政治清明的首要准则。城里乡下都有规章制度，以期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我对这些都有所耳闻。中国的一切都有条有序，从君主制问世以来，可谓事无巨细一律有章可循。

身居高位的人从来不争权夺位，自己份内的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六七年前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位亲王和阁老为了名誉问题而吵了起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法律规定阁老见了亲王要下跪，但习惯上亲王得马上将他扶起。

这位亲王不以为然，认为皇家在各种场合的做法太谦逊了，有损自己的权力。他一直让阁老跪着对自己讲话，并不示意让他起身。阁老对自己长久保持那种侮辱性的姿势百思不得其解，就去向皇帝诉苦，皇上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前在上流社会还从未发生类似的事情，于是大家找遍了礼仪典籍，寻求答案，真是煞费苦心。

内阁因循守旧，觉得该遵守仪规，阁老见了亲王照例要下跪，只是希望亲王能够温和有礼，不要让他们老那样跪着。

“你不懂得抬举亲王，”人们对那位阁老说，“你应该不失时机地向亲王表示你的敬意才对。”

340 皇帝对那位引起事端的亲王说：“亲王比其他人的地位都要高，应该爱惜人民，不能有侮辱别人的意思。你应当温良谦恭一些。当给你荣誉而你本人推却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你名至实归；如果你刻意要求的时候，大家就会当仁不让地与你争了。”

这样双方都挨了一顿训，也就不需要另立新规了，依旧按习惯办事。

一切有关亲王和官僚的事宜都有严格的规定，诸如薪俸、府第、仆从的数目、坐椅的形状、地位的标志等等。只要他们一抛头露面，

人们立马就知道他们的尊卑,就知道该怎样尊敬他们。当汉人一统天下的时候,这种等级区别从上到下一直延伸到庶民百姓,所有文人的地位和身份都是通过服装的式样和颜色来体现的。

城市也有固定的形制,即四四方方,四平八稳。只要地势条件允许,城门就得尽量朝向大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住宅也毫无二致,如果房门不准确地朝向这四个方向,就不符合习俗。

城市的大小一般根据其级别而定。省会周长约三四里,府城约二里,道、县均依次递减。但这并不是金科玉律,也有例外的情况。街道通常都整齐划一,笔直宽敞,地面平整。上流社会的人全都骑马坐轿,街上因此并不干净。房屋全都较低,几乎一般高矮。天性嫉妒的丈夫容不得邻居的宅院高过自家的房子,免得透过邻家的窗户看见自家的院落或花园。

整个城市被划分为很多片区,每十户人家设一个甲长,负责监视甲区内发生的事情,并且向长官汇报有哪些人吵过架,有什么新鲜事儿,来往过什么陌生人,等等。街坊邻里均必须互相护卫,一有警报,大家都得帮忙照应,夜里发生了偷盗案件大家都得负责。另外,如果家中子女不和、仆从斗殴,父亲还得承担责任。

城门向来秩序井然,无论有没有战事,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得关闭城门。白天,城门口驻有兵士盘查人城人等。外国人、外省人、外乡人的口音、容貌、穿着都与本地人略有差异,一眼就能认出来。兵卒一发现意外或产生怀疑,就将行人扣下,并汇报长官。欧洲传教士的仪表容颜与中国人迥乎不同,一到城门口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往往难以继续行程。

有的地方,比如北京,夜里在街口要道架起了铁链,大街上有兵丁巡逻,真可谓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城墙上的守卒亦全副武装,来回巡逻,可苦了那些离家远的人。中国人说,晚上出门聚会、参加歌舞和探亲访友都为流氓强盗提供了天赐良机。所以善良的军士晚上就得照顾市民们的安全,只有白天才能得到休息,他们换来的是千家万户的休息。

官员百姓一律禁止赌博,尽管人们还是照赌不误。有人赌得倾家荡产,把孩子老婆都押上去了,中国人想赢钱、想发财的激情无以复加。尽管满洲人人主中原后认为这是一种放纵行为,但人们还是想方设法偷着干;尽管禁赌的法律明明白白,赌博的风气还是无孔不入。

我说过中国人可以赌押、买卖女人,这是中国的婚姻由政治而非宗教规定的最好脚注。跟我们这儿不同,想结婚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因为男女有别,只得求助于父母或者媒婆。可以这样说,媒婆都是收了别人好处而专门撒谎的,几乎不可能实实在在地描绘人们物色的或叫她们考察的对象。

女方父母都要给媒婆一定的好处,好让她们美化自己的女儿。只要有人吹嘘女儿美丽、聪明、灵巧,父母自然会受益,因为中国男人都是买老婆,就像其他商品一样,质量好坏不同,价格也高低有别。^①

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一致之后,就签订婚约,支付礼金。接着双方开始筹备婚礼。婚期到了,新娘坐着精美华丽的大轿,前面唢呐笙箫,鸣锣敲鼓,后面亲戚朋友一路簇拥。新娘随身带的只有婚衣、饰物和父亲送她的家具。新郎打扮得衣冠楚楚,在门口恭候,然后亲自揭开关得严严实实的轿门,将新娘接进一间卧室,由几名专门邀请的妇女陪伴,她们整日价地欢宴娱乐,新郎则到另外的屋里陪朋友。

新郎新娘均是第一次见面,双方常常对命运的安排并不乐观,婚礼往往也只是来宾高兴,新婚夫妇发愁。卖掉女儿的父母不能反悔;夫家可不是那么客气,当新郎官迫不及待地打开轿门迎接新娘时,如果对她的长相举止不满意,就会马上关上帘子,把新娘子连同其父母、朋友、宾客打发回家,停止婚礼。宁可白白花上一笔钱,也不愿娶一个上不得厅堂的老婆。

当满洲人上次占领南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汉人觉得十分好

^① 习惯上,男方给女方的父母一笔钱用于置办嫁妆;但在民间,通常是父母自己筹办。因此,传教士们在介绍这种习俗的时候常常看成了一种“买卖”契约。

玩,尽管他们也很不幸。占领者搞得省内一片狼藉,形势大乱,据说他们主要是想抢女人,然后卖钱。一攻下省城,他们就将这些女人与其他货物一道乱七八糟地关进仓屋里。妇人那么多,老幼美丑,形形色色,全部被装进袋子里,运到市上脱手。每个妇女卖2~3埃居,价格一致,条件是不能打开袋子。因此,向来见钱眼开的士兵都趁火打劫,一来到这座世界上最文明的都市,比起在满洲森林里更加野蛮无礼。

开市的日子,买者云集。有的是寻找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有的则是贪图便宜,想碰碰运气。总之,这种破天荒的新鲜事吸引了无以数计的人。有一个社会渣滓倾其所有也只有2埃居,他也像别人那样买走一个袋子。可能是好奇,也可能对袋子里唉声叹气的人产生了同情,他一走出人群,就禁不住打开了袋子。里面是一位老妇人,已是风烛残年,哀苦不堪,又遭遇到非人的待遇,看上去丑陋无比。他的同情心一下荡然无存,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就想将老妇人连人带袋子扔进河里面方才解恨,才觉得自己的钱没有白花。这位老嫗却对他说:

“孩子,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想开些吧!你已经交好运了。你只要放我一命,我会让你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幸福。”

这一番话使他息了怒。他把那位老嫗带到旁边的一座房子里,老嫗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份和财产。她是邻近城市一位显官的内眷。她马上给夫君写了信。随后,丈夫派了与之地位相符的车驾仆从来接她,她把自己的救命恩人也带回了家,后来还回赠了他很多好处,使他一点也不后悔花了那2埃居的钱。

再回到中国人的婚姻问题,我还有一点要补充。除非妻子通奸或其他少数几种情况,丈夫不能休妻。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可以将妻子卖给喜欢她的人,再另外买一位。有身份的人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普通小民却一般都这样做。谁敢无端大胆出卖妻子的话,买者和卖者都将受到严厉惩处,但并不要求前夫领回妻子。

每家只有一位合法妻子,但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纳妾;孩子们都

被视为正妻所出,都有继承权。孩子们都称呼她为母亲,实际上她就是家中惟一的主妇;小妾们都得伺候主妇,得尊重她,听凭她发号施令。

345 我们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习俗截然不同,他们觉得很奇怪;但他们也承认,我们在这一点上更有节制。我们说,家中妻子多了,自然免不了要争风吃醋,吵架斗嘴,冲突纠纷。他们回答说,凡事都有不足之处,哪儿都会出乱子,一个妻子说不定比几位老婆麻烦更多,最好的办法是一个都不要。

中国男人的嫉妒心特别强,甚至不让老婆与自己的亲兄弟私下里说话,不像欧洲女人那样可以尽显好奇和风情;但有些丈夫也比较宽厚,允许妻子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甚至还有专门为这结婚的。陷入到这种困境的人(有的人本来以此为生),无能力阻止坏人利用其妻子生性轻浮、行为放纵的弱点而上门骚扰。中国人看不起这种家庭,认为可耻,不管他们的孩子多么有能耐,多么有成就,也别指望加官进爵。

346 所有的政令中,最让中国人感到繁复的就是皇历和节令了。皇帝养着百多号人,一年一度制定新的历法,然后颁发各省督抚。历法规定了月数,太阴历应该与太阳的运行相符,一般都是十二个月,有时是十三个月。皇历确定了春秋二分、冬夏二至以及各种节气。皇历上也标有北京和各省城发生日食、月食的时间。各行星的运行、它们在黄道上的位置、冲与合、靠近什么星座,诸凡天文学上最奇妙的东西都有精确的计算。另外,皇历上还有无知和迷信的占星术,标有吉凶和婚娶、造房、出行的吉日。百姓通常随着这些提示亦步亦趋,但皇帝自己和聪明人却并不拘泥于这些约束。

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有公共的时钟,但一天还是分为24个小时,从午夜开始计算,每一时辰都有具体的名字。人们说,以前是将一天分为12个时辰,每个时辰再划分为8刻,计算的时候将一天精确地分为96个时刻。在日晷上(他们使用的日晷很古老),由四个交接区将其分为四大部分,每一区域又划分为均等的24时刻,整个日晷

圆周上共分为 100 个均等的部分。

我看他们也并不愿使用这种独特的做法。从接受传教士的新历法以来,他们参照我们的日晷进行了改革,计算也与我们大致一样。只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通常将两个小时算做一个时辰,这样就可以使用十二个时辰名了,这十二个地支加上十个天干组成六十年一转的甲子,甲子循环使用以区别不同的年份。^① 大人,我不能讲得太详细了,否则十分乏味,而且在前面的天干、地支关系中已经解释过了。

普通百姓常常粗枝大叶,只满足于观察日落、日出和正午就够了。夜里,人们要打更、击鼓,分别报道五更。 347

中国流通的货币也比较特别。人们使用中间开孔的圆形铜钱,铜钱上面铸有几个汉字,还可以一串一串地穿起来。铸造钱币用的金属不但不纯,似乎还没经过锻打,用手指使劲一掰就可以折断。十文钱是一钱,十钱又组成第二个货币单位两,葡萄牙人在印度称之为 taël,等于 4 个法国古币,2 个苏,2 个旧时的法国辅币。

这种钱币与我们欧洲用的钱币不同,它不是用模子铸的,中国流通的银两没有特别的形状,要么是一些银条,要么是一些不规则的银锭,按重量收取,如果对其真假表示怀疑,还可以切开看看成色。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假币的流通,他们习惯于鉴别钱币的真假,只要是按他们那种方式铸造的钱币,看上一眼就清楚是真是假,决不会搞错。

有三种方法可以鉴别真伪:一是看颜色;二是看钱币在熔炉中留下的印痕;三是看铸造时正面留下的不同圆圈。如果颜色发白,印痕小而深,则成色很纯;如果不符上面这三个特征,其中或多或少都有杂质。

可以这样解释,他们将钱币的成色分为 100 等份,就像我们把金子分为 24 开一样。日常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成色从 80 到 100 不等,

^① 从周朝开始(公元前 7 世纪),中国人就运用干支计算年、月、日。传说这是黄帝的发明。干支计算法里面包括用于计时的十二个地支(也代表黄道十二宫),每一个地支有相应的动物表示不同的生肖年份;另外十个是用于排序编号的天干。

348

成色太低就不能使用,用假钱都要受到处罚。法国流通的货币只按95的成色来衡量,就算行家也只能估到93。在我们的货币中,100两含有7两杂质,实际只值93两的价钱。

中国人从来不将金子与货币等列,宝石亦不例外。金子跟其他商品一样用来买卖,对欧洲人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好买卖,中国的金子与货币相比简直就是以一当十,而在我们欧洲更高达十五倍之多,因此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的利润。

一切买卖都按重量来计算,中国人使用一种便携式小秤,小秤装在一个十分轻巧干净的绒布盒子里。这种秤与罗马秤异曲同工,有秤盘、秤杆和可移动的秤砣。象牙或楠木做成的秤杆,样子、粗细和长短都跟一杆笔差不多。秤杆的三面都刻有很小的刻度,每行圆点的尽头还挂着丝线,用来称不同的重量。这种秤十分精确,只要是秤杆稍微长一点的秤,千分之一埃居就可以使秤盘明显地倾斜。

秤分为两种,一种最精确,一种最接近礼部保存的古秤,就像我们的货币一样增加了第六等份,每一等份刚好是一苏。用这种秤称出的72个中国苏恰恰等于我们的埃居。但是普通的秤在民间最为流行,它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为了更好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注意到的是,它通常相当于埃居的73等份。

349

跟我们法国差不多,中国的斤分为十六两,每两为十钱,每钱为十分,每分为十厘。此外还有其他单位,逐十递减,我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些词,不能一一解释了。尽管这些小的度量单位对于秤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大型市场上照样用它,积少成多,最后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假设一埃居等于三钱或者二十一分八厘,那么中国的一斤则等于法国的十九两三钱二分十三厘。相反,按我上面解释的单位来换算,法国的一斤只相当于中国的十三两一钱四分。

说起帝国的统一长度单位,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他们都使用各省自己的长度单位,所以各不相同。我进行过仔细研究,觉得应该以南怀仁神父的长度单位为最终标准,因为钦天监里都在使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一尺与法国的一尺——也就说皇家的一

尺——并无太大的差别。如果单从比例关系上看,我们的一尺比中国的一尺要长出一厘米;但是应该这样想,中国人使用长度单位时远不如我们精确,这点细小的差别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也就忽略不计了。长度单位不是想带来争端或者吹毛求疵,只是为了方便老百姓罢了。

在中国境内,城市里、大道上都有驻防士兵,又是点缀,又是治保。大运河上的很多地段都砌有大型石码头,还有鳞次栉比的小桥,连接着村落和陆地,这些都是为了方便行人。在中国南方,几乎所有的城市里面都引进了水系,城壕也就更加安全,街道也更加宜人了。在低洼地段和水乡泽国,还建有与陆路相通的长堤。另外,只要山间的雄关要塞一关闭,要想再找到便道就不那么容易了。

350

从西安府到汉中的道路最奇妙不过了。我并没有去过,只听说道路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建而成,支柱全都安装在石头里面,依山建成的悬空栈道就像一条空中走廊。不习惯的人一踏上去便胆战心惊,总害怕出事;当地的人胆量却很大;土生土长的骡子也一样,在这让人不寒而栗的路上走起来如履平地,就像走在平坦大道上。在别的一些地方,我有时盲目地跟随着向导前行,也经常会上十分危险的道路,简直有如临大敌之势。

就是普通的大路,人们也要花费不少的心血,好使其更加方便实用。路宽80尺左右,土质松软,下过雨后很容易就干了。在有些省份,大路的两边还为行人设有椅子,就像我国的桥梁一样。大路两边参天大树连绵不绝,有的地方还砌有8到10尺高的土墙,免得行人随便到田野里去,这些土墙也有出口,一般是在岔路口或者是村庄口。

每隔半里地,路上便有一座木结构牌楼,高约30尺上下,共有三个门洞,门洞上方的匾额上用大字写着所经城市和所到城市的距离,百步之外也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就算没有向导,也照样可以知道要到达的城市和刚刚经过的城市叫什么名字,走了多远的路,还有多少路程要走。

351

他们用绳子测量距离时小心在意,十分精确。但有时候也并不

相同,略有出入,因为各省的长度单位“里”有长有短,各不一样。有些地方的牌楼损毁后,重建时不一定就是原地不动。但总的来说,牌楼是可以作为里程碑的,当然有的地方也完全是用来装饰的。

在驿路的两旁,每隔半里就建有一座土楼,上面插着黄龙旗,旁边的屋子里驻扎着兵士或守卫的农民。一有暴动,就可立即遣用兵士;平时主要负责传送邮件,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缉拿沿路的盗贼。

凡是携带兵器的人都必须自报家门,申明从哪儿来,受谁的命令,去干什么差事。紧急时刻,卫卒们还要帮助行人,抓捕可疑的或被人指认的小偷。中国居民众多,好像随时都有盗贼被捕,确实有些人生活捉襟见肘,十分艰辛。但是,在中国旅行还是像在法国一样地安全,我旅行计两万余里,足迹遍布几乎各大行省,却从未遇到过被盗的危险。一天,有四个骑马的汉子尾随了我一整天,但是路上人马川流不息,他们始终下不了手。

跟欧洲一样,全帝国内的驿站组织得有条不紊,但是全部开销都是由皇帝支出,而且还养了无数的驿马。邮件从北京出发,再传达各省省会,总督们在当地就可接受到朝廷的公文函件,而后继续通过其他函件传达到道、府和下属的县。这样,各大行省和各大城市之间都有联系。尽管这些驿站不是为私人设立的,但是人们可以利用它为自己的上司邮寄东西,所有的传教士也都利用它,而且跟我们法国一样安全可靠,花费还要少得多。

驿马传书是否准时事关重大,所以地方官员必须维护所有的驿道,以保畅通无阻。皇帝为了有效地督促地方官员维护驿道,有时故意放出话说他要到某些省份巡游。这样,巡抚就会不遗余力地修桥补路,如果掉以轻心,轻则会被查抄家产,重则会丢掉性命。

有一天我途经陕西省的一个小县城,听说知县在失望之余刚刚上吊自杀,因为皇帝要取道当地回京,而他已来不及修路了。但是皇帝最后却没有经过那里,如果那位地方官不那么着急,其实也没有多少危险。中国人为了方便行人,十分注重维修官道驿路,但交通还是

不太方便,他们也无能为力了。

路上行人熙来攘往,有步行的,有骑马的,有骑骆驼的,有坐轿的,有乘车的。加之路上的泥土又十分疏松,一到夏天,行人过处,尘埃升腾,沙尘滚滚,随风飘扬,如果不戴面罩的话,有时候几乎视线模糊,昏天黑地。真可谓紫陌红尘啊!穿行其中,就得整天吸沙吃土。一遇天气炎热,逆风劲吹,也只有本地人才能忍受了。有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不得已而只好掉转方向。 957

在所有的统治政策中,赋税政策是最有利于统治的了。欧洲的税吏税官已经人满为患,中国却大不一样。国家组织丈量土地,清查人丁,然后计算出各家交给皇帝的赋税和人头税。税赋直接交给地方官员或知县,此外并没有专门的税官。如若不怕使别人倾家荡产,不交税也并不会被没收财产,但坐牢是免不了的,或者要受杖刑,直打到他们心服口服。

地方官将税收情况汇报给省一级的官员,再由他上报户部。绝大部分税收都是由各省自己消费,诸如封赏、薪俸、军饷以及兴建工程,造福于民;余下的要上交北京,供宫廷和京城支出。皇帝养有十六万正规御林军,每天都要给军士和其他朝廷官员发放数量不等的肉、鱼、米、豆和柴火,还不算月月照领的薪水。

每年在南方各省征收的贡赋都要由皇家的船队经大运河漕运到京城,其实所收的粮食也仅够这笔开支而已。但是人们特别害怕粮食短缺,北京的粮仓里有三四年的余粮。只要注意通风和翻动,粮食可以储备很久;尽管陈米没有新米那样中看中吃,人们却认为更加有营养,更加养人。

中国一直有很多军队护卫皇帝,他们装备精良,收入丰厚,纪律严明,在全亚洲都是顶呱呱的。但是他们平时闲散无事,缺少实战经验,就像他们本身羸弱的天性一样,战斗力已经日益衰弱了。从人数上讲西鞑鞑军队不足挂齿,但他们却不无嘲讽地说,就是西鞑鞑的一声马叫,中国军队也会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遁。 958

然而,大家还是千方百计想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只有勇猛敏

捷、会行兵布阵的人才可以做军官；而且还要举行定期考试，就像文进士一样，还设有武进士。这些武官要定期操练军队，组建军营，他们有自己的营盘，他们要练队列，要演习，一有号令就得集合，他们还能舞刀弄棒，开弓射箭，但是一遇战事就手足无措，一遇进攻就阵脚大乱。在法国，只要小孩一懂得兵器就要向他们灌输荣誉感；中国人却不一样，谈的都是正正经经的事，谈政治，谈法律，谈政府，给孩子们看的都是经书和文字，从不让他们去习剑。这样一来，他们的青年时代就只不过处理了一些日常的事物或者诉讼官司，哪还有勇气大胆地去抵制邪恶呢？所以他们参军当兵也不过是希望平安无事，没有战争罢了。通过这种教育，中国政府倒是有效阻止了国内的混乱，但同时一遇外侮，中国人的危险也就更大了。

大人，这就是对中国政府一番走马观花似的介绍，我描述的时候不免流露出私心艳羡的情绪。但是，我倾慕的不过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沿革，大智大慧的政治准则，简洁明了、整齐划一的法律制度，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孝子贤臣，在内忧外患中依旧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就像世间万事万物一样，中国也有很多缺点，诸如外省频仍的动乱，某些皇帝滥施大权、昏庸无度，文武百官贪婪成性，搜刮民脂民膏，边境侵扰不宁，主仆尔虞我诈，革命风起云涌，假如有比鞑靼更加开化的民族紧邻中国国境并且想建立政权，中国可能已经江山易手了。

大人，真不敢说我的长篇大论对你有多少裨益，因为你可能从历史中，从欧洲人见多识广的谈话中，从你经手处理的重大事务中，从古今圣贤和各国人士中——这样说吧——更重要的是从你自己的智慧灵光中早已获得了更多更好的了解。

但我可以相信，你轻而易举就能发现，良好政治的可靠准则在东方世界并不陌生。如果说中国没有培育出阁下您那样声名显赫的人，但他们至少能够感觉到您的价值，如果认识您就会以您为榜样，虚心学习。

大人，鄙人诚惶诚恐，不胜景仰之至。

第十封信

致红衣主教布荣^①

论中国古今宗教

大人：

大人很乐意听有关中国的事情，我自然不会大惊小怪。作为殿下，本来就应该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判断各个国家的力量强弱。上帝创造了人，组成了政府，同时也赋予了各个政府以不同的特征。大人，我斗胆向您谈谈近几年旅行中在这方面的所见所闻，不过我绝对没有向您说教的意思，更主要倒是听听殿下您的判断。

如今有幸向您讲述宗教，那更是千真万确，这可是与您切实相关的领域啊。这么说吧，凭您的资历、精神和学识，您可以做我们的裁判官；鉴于您在教会的显赫身份，诸凡涉及到的圣事，我们都必须倾听您的意见，作为我们的权威，我们征求您的意见。

大人，基于这个原因，我打算现在向您介绍那些一鳞半爪的回忆，我既耳闻目睹了中国人的风俗礼仪，也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对他们的宗教问题或多或少有些想法。近一个世纪以来，那些最博闻强识的传教士在这一问题上众说纷纭，长期争执不休，那么最好的办

^① 奥弗涅塔的埃玛纽埃尔-泰奥多兹，布荣红衣主教（1643—1715），法国 1671—1685 年间伟大的指导神父。1697 年被任命为国王事务特办大臣，在礼仪之争中支持耶稣会士的立场。

法就是让殿下您自己做判断了。

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宗教始终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整个精神和心灵没有对外在神灵的寄托和敬仰,国家本身也就难以为继。人原本就迷信,常常受到信仰的驱使,而缺少理智的支配。古代统治者大都打着上帝的幌子抑或偶像崇拜的骗人说教,使野蛮愚昧的民族落入他们的奴役之下。

草创之初,中国也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高明多少,他们几乎是从人类的起源中寻觅到了神灵和宗教的最初事迹。诺亚的儿女散布到了东亚大地,很可能建立了这个王国;大洪水时期,他们领教了造物主的威力,从而也认识了造物主,连其子子孙孙都对他有莫名的畏惧。时至今日,从中国人的历史中还可以找到那些雪泥鸿爪,所以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伏羲是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之首,他在家中精心喂养了七种动物,用来祭祀苍天和大地,所以也有人叫他“庖牺”,即牺牲的意思,这是新旧约全书里那些大圣人们乐于接受的名号,且只有为圣人和罪人牺牲的人才能享有这样的名字。

黄帝是第三个皇帝,他为天帝修建了一座庙。如果说犹太人更胜一筹,把供奉救世主的祀庙建得更加富丽堂皇,甚至也很庄严神圣,中国人却在举世最古老的祀庙里祭祀造物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荣誉。^①

第五个皇帝颛顼认为,祭祀活动不应该仅仅限制在某一个地方。于是就任命了神职人员和礼仪官,到各省主持祭祀仪式。他要求祭祀活动必须虔诚,必须遵守各种宗教仪礼。^②

其继承人帝喾对宗教还是一如既往,同样热心。史书上说,他的后妃没有生育,于是他就在祭天的时候虔诚地向上帝求子,事后不久

① 这种说法遭到了巴黎大学的谴责。

② 中国古代宗教中,只有皇帝才祭祀上帝(皇天上帝),上帝掌管四季,授予君权,惩治邪恶,治理魂灵。

其后妃产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非常有名，他的家族统治中国达四十年之久。后来尧、舜两位君王相继即位，他们严守孝道，治国有方，名闻遐迩，他们治下的宗教似乎更加繁荣。无疑，随后的三个王朝依旧尊崇上帝，历八十四帝近两千年。中国学识渊博的翻译认为，佛教亵渎宗教的迷信思想影响中国之前，民间不存在什么偶像泥塑。毋庸置疑，在此期间，人们一直向皇帝建议，要遵循尧的信条，其精髓就是有关上帝的祭祀。有些人大逆不道，甚至背道而驰，威胁上天并进行疯狂挑战，这些人都被视为异端；而其他人都打上了重重的宗教烙印。

武王建立了第三个王朝，他照例按古代的习俗祭天。他的兄弟十分爱护他，认为江山社稷离不开他。一天，他见武王病得快要死了，就跪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治愈他。

“上帝啊！”他哭着说，“你把他带给了黎民百姓，你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主宰。如果天下大乱，谁能比他更强呢？谁能将我们引上康庄大道呢？我们为人处世也不偏不倚，全都遵照你教授他的方法，那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失去他呢？”善良的亲王又接着说：“我活在上世上没多大用处，如果你需要祭品，我真心实意地愿意牺牲我的生命，只要你能保全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国王、我的兄弟。”

有史为证，最后这个亲王心满意足了。祈祷后不久他就死去了。由此可见，宗教情绪不仅在民间广泛存在，而且人们还遵守着最慈善的信条，这样使得宗教更加完美，并且赋予了仁慈的特征。

武王的儿子和继承者是成王。在生命尽头的当儿，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虔诚，我讲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中国古书中是这样讲的：成王自始至终按天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五十岁上——也就是在位第三十七年——他患了重病。他明白自己病情危险，于是召集朝中文武百官，宣布自己的继位人。人们扶他坐上御座，他偏偏站了起来，不想破坏这种场合应该遵守的规矩。他叫大家给他洗脸净手，然后穿上王服，戴上王冠，倚着宝石镶成的桌子，对臣下说了下面一番

话：

“我的病情日益严重，这是天意啊！我担心大去之期不远矣，所以得让你们知悉我的遗愿。你们知道，我的先父先祖都有好名声留传后世，他们给百姓树立了彰明较著的德行楷模。我不配与他们相提并论，可还是继承了王位。老实说，我又无知，又平庸，所以，可能正因如此，上天要缩短我的统治时间。就像别的事情那样，这一点我还是要服服帖帖地认命，你们都有目共睹，我一直都谨守天命，实在诚惶诚恐，满怀敬畏。我千方百计恪守天意，从不违抗，甚至不敢稍加忽视。我一生都牢记着有关上天和子民的祖训。在这两点上，我问心无愧。倘使我的一生多少还有些光彩，这得归功于我的温驯，因此也得到了上天的保佑。这是说给你（他对他的长子说道）听的啊！继承祖先的德行吧！不要满足于继承我的帝国和强盛，我要让你继承大统，这就是你从我这儿得到的一切。做一位贤明有德、无可指责的君主吧！这就是我对你的要求和整个国家对你的期待。”

话一说完，他就示意旁人把他抬到床上，第二天就平静地薨逝了。

362 这位伟大的君主和他的儿子康王统治的成康时期，天下太平，信仰虔诚，正气蔚然。囚徒甚至还常常被派去耕地、割麦，根本不必担心他们会潜逃；收割了庄稼后，他们又按官吏的吩咐自己回到监狱服刑。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此后三百年的周幽王时期——即耶稣诞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① 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

人们精心为寺庙饲养动物，还专门供养了一些祭祀官。人们不

^① 周幽王(781—770)统治之后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动荡和无序的时期，其特征是周朝日趋衰落，各诸侯群雄逐鹿。如果说这些诸侯之间的争斗给古代的宗教以致命的一击，但是却带来了思想的百家争鸣。（原注有误。周幽王，生年不详，公元前781—前771年在位——译者注）

但推崇内在的信仰,对外在的每一个祭祀仪礼也都一丝不苟,确实起到了感化众生的效果。后妃们也亲自养蚕,亲手织布,用于装饰祭坛和制作祭祀礼服。帝王要亲自耕地,收割庄稼,酿制酒液,以供祭祀。祭祀官必须戒房事三至七天之后才能举行公开祭祀活动。如果收成不好,洪水泛滥,地震频繁或者外敌入侵,还得有专门规定的斋戒和公开的祈祷。

皇帝准备出兵、继位和出巡的时候都必须举行这些宗教仪式。为了使上天保佑他的各种活动,就必须征询臣民的意见,看自己哪些地方有待改进和完善。他们始终认为,统治不善是遭受灾难的直接原因。我在史书上看到了一个相似的例子,这里禁不住要给您讲一讲。

历史上曾经有一次连续七年的灾荒肆虐全国。^① 人民已是山穷水尽,祈祷、斋戒和其他忏悔方式全都无济于事,君王也不知如何才能结束子民的饥荒。他祭祀上天,并且决定牺牲自己来作祭品,希望它能够息怒。

他把朝中显贵全部召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褪去王服,穿上一件鹑衣。他这样一打扮,蓬头跣脚的,就像罪犯接受法官审判一样。他带领着朝臣来到远郊的一座山峰上,然后向天帝行了九叩大礼,说了下面一番话:

“上天啊!您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困境啊!这都是我的过错,只是苦了我的子民。今天我来到这里,当着黄天后土,我要老实地承认我的过错。苍天啊!能告诉我哪儿冒犯了您吗?好让我改过自新。是因为我的宫殿穷奢极华了呢?那我就将宽余的部分拆掉吧!是我生活奢侈,锦衣玉食,才招致了人民的饥馑吗?那我今后一定生活简朴,适可而止。法律允许我拥有后宫佳丽,您觉得我的妃嫔太多了

① 这一时期与圣经中所说的七年灾荒不远。如果仔细考证的话,这一点还可以变更或确证我们的历史:该君主死于公元前1753年,圣经中所说的第七个荒年是公元前1743年。在商朝的创立者汤统治时期(前1765—前1759)。

吗？那我随时准备减少后宫佳丽。如果还不足以让您息怒，您还需要祭品，上天啊！我愿意以身为祭，只要您可怜可怜无辜的老百姓。降降雨吧！好减轻他们的苦难。让雷电来劈我的头颅吧！好昭示您的公正。”

君王的虔诚感动了上天，霎时风卷云涌，普降甘霖，全国又大获丰收。每当中国的偶像崇拜者对耶稣之死嗤之以鼻的时候，我们就反唇相讥说，你们的君王可以屈尊降贵，为子民做牺牲，你们还由衷地敬佩他，把他作为后世帝王效仿的楷模，你们怎么就不赞同耶稣极尽仁慈的做法呢？耶稣也是屈尊降贵，为所有的人赎罪，为了有朝一日让我们享受到他的荣光和圣洁。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民间都留有这些名副其实的宗教遗痕。当然我们也可以作另外一种思考，借此来证明宇宙中的上帝。有时候，我们又觉得很奇怪，自耶稣诞生以来，中国和印度始终都淹没在偶像崇拜的迷雾之中，而希腊、部分非洲国家和整个欧洲却笼罩在基督信仰的光环之下。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洁的道德准则；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堕落。^①

在分配财物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偏心。宛如太阳的光辉在世界各地朝升夕降，上帝恩惠的光芒有时候可能更加耀眼夺目，因为各地民众的好坏善恶不尽相同。

大人，不知道是否可以冒昧地说，上帝的恩惠就像太阳一样周而复始，有些地方的人能看见，有些地方的人则看不见；但从全年来看，全球任何地方都能沐浴到太阳的光泽。上帝传播到人间的信仰之光也对所有的人民进行了一番分配，只是时间不同，方式各异。尽管上帝对地球上芸芸众生进行了巧妙的分配，但中国人却没有理由抱怨，因为还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受恩眷呢？^②

① 这一段受到了巴黎大学的责难。

② 这一观点受到了巴黎大学的指责。

康王之后的好几个世纪,人们对上天的认知依旧存在,甚至孔子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还继续存在,但已不再纯洁如初了。偶像崇拜占据了人们的心灵,道德开始沦丧,上帝信仰也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人们再也不能对上帝进行正确判断了。目前,帝国境内主要有两类迷信思想。

李老君^①是第一类的创始人,他是孔子之前的哲学家。如果相信老子传人的说法,那么他的出生也是一个奇迹,其母怀胎达八十年之久,直至母亲临死前老子才从她的左肋降生出来。这个怪物生存了下来,却是国家的不幸,不久他就以歪理邪说而名扬天下。但是,他也写了几本有益的书,谈论道德、道德沦丧、鄙视财富以及退隐遁世。他经常反复说这句话,说这是真正的智慧之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看来他似乎对三位一体有所认识。

366

他教导说,上帝是有形的,统治着其他神灵,就像国王统治着子民一样。他沉迷于化学,有人还声称老子是化学的奠基人。他酷好炼丹术,相信服丹后可以长生不老。传人弟子们为了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纷纷陶醉于这种魔法。不久之后,这样的歪门邪术倒成了上层人上绝无仅有的科学。人人都怕死,于是都来炼丹,妇女们也好奇地希望延年益寿,开始参与这种怪异之举,做出了各种大不敬的事情。

专门宣扬这种害人的教义的人称天师,他们聚众而居,有自己的道观;此外,他们还到处给祖师爷建立寺庙。上至国王,下到百姓都对他们相敬如宾。尽管许多事例都表明了他们的荒诞无稽,但是他们还是近乎疯狂地追寻着连祖师爷自己都没有得到的长生不老。

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后来,做假骗人的天师成了一种风尚,人数众多。那装神弄鬼的种种影响,离家出世的生活态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魔力法术迎合了一批乌合之众。说到底,谁也不会真正相信他们的教义,更谈不上寄希望于长生不老了。

① 老子,道教创始人。

367

有一名天师曾经声名远播,皇帝还授予他专门的封号“上帝”,这是真正的上天才能拥有的称号,意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①这种亵渎神灵的做法给古老的宗教信仰以致命的一击。此前,尽管中国人奉行偶像崇拜,但始终要将上帝跟其他神灵区别开来。就因为对上帝的不公待遇,皇帝一统天下的江山很快也就气数将尽。中国从前都由汉人自己执掌政权,如今却沦为女真人的奴仆。这是一位著名的阁老在书中讲述的事情,他不由自主地做了如下的评论:“那时候,徽宗皇帝违背常理,将上帝的封号授予一个凡人。所有神灵中最神通广大,最让人敬畏的上帝觉察到了这种侮辱行为,就严惩了皇帝的不敬之举,断送了他家的江山。”^②

中国的第二大宗教比道教更危险,更具影响力,普天之下只信奉一个被称为佛的偶像。耶稣死后三十二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其流播是从宫廷开始的,随后蔓延到各大行省和城市。中国庞大的躯体本已被道教的鬼怪神灵和亵渎行为弄得千疮百孔,偶像崇拜又火上加油,这样中国就成了一个地道的、恐怖的罪恶渊藪。中国人信神话,信迷信,信投胎转世,信偶像,还信无神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些思想在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现在传播基督教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些荒谬愚昧的教理。

368

我所谈到的佛^③究竟出生在什么地方,人们也不大清楚(我之所以说是偶像,而没说是人,因为有人认为他是地狱的幽灵转世)。有些人则倾向于认为他也是人,耶稣诞生前两千余年出生在印度一个靠近边境的王国,可能在孟加拉的北部。据说他是太子,最初名叫释迦,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叫佛陀。母亲从右肋下生了他,而自己却难

① 更确切说是上天的统治者。

② 这大概谈的是对玉帝或玉皇大帝的崇拜,道教诸神中地位最高的神仙,宋真宗(997—1022)建立了对它的崇拜。徽宗(1100—1125)皇帝十分信奉道教,又给它上了太上开元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的封号。徽宗统治时期,女真人入侵中国并建立了金朝。徽宗在流放中死于北国,其子孙偏安于南方各省。

③ 乔达摩一悉达多,释迦牟尼(前565—前486)是佛教的创始人。

产而死。分娩前不久,她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头大象,所以印度王国崇拜白象,为了争夺大象还经常爆发残酷的战争。

据说,这个怪物一来到世上就能站立,走了七步之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开始讲话,像是表明自己所禀赋的精神:“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他十七岁时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随后又形同路人一样遗弃了儿子,跟着几个被他奉为修行师傅的印度哲学家去过苦修生活。三十岁的时候,他突然大彻大悟,精神豁然开朗,就像进入了一种超凡人圣的境界,万事万物了然于胸。此后,他一跃而成为了圣人,开始不断显灵显圣,得到了人民的景仰。他门徒众多,所以印度深受这种祸害不浅的教义的影响。暹罗人叫做达拉班(音译),鞑靼人叫做喇嘛或喇嘛僧,日本人叫做僧侣,中国人叫做和尚。

最后,这位沉思默想的圣人终于明白,自己跟凡夫俗子也毫无二致。他于六十九岁上涅槃。生前他建立了偶像崇拜,临死时却又极力宣扬无神论,其褻渎行为简直无以复加。他对弟子们说,自己的说教全是谜,离开了空来谈佛法大义是错误的。他说:“空能生万物,万物复归空,这是修行的终极。”

369

这个大骗子说,他生前愚弄了世人,死后也不值得后人信奉。但是,邪恶往往比正义更能吸引人,僧侣中也因此形成了一个无神宗派,其依据就是佛陀的遗言。其他人则难以摆脱以前的成见,还是坚持先前的谬误。还有的人极力调和,宣扬一种双重信仰,即内法和外法。一种占据主要地位,但也必须接受另外一种。人们还说,修炼就像是修建房屋的穹顶一样,一旦修建成功,就马上使它崩塌毁坏。

这个恶魔利用人们既单纯又滑头的双而性格,极力来愚弄他们,试图抹掉人们心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真理烙印。除了崇拜佛陀,另外还建立了一种伪善的野兽崇拜。在不同的地方,猴子、大象和龙都深受喜欢,人们的借口是佛陀曾经先后变成了这些动物。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加迷信,偶像崇拜的人数众多,现在的寺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动物,还继续欺骗着单纯的老百姓。

但是,那些神灵也并不是一直都受到应有的尊敬。时常会有这

370 样的事情发生,百姓烧香拜佛后得不到自己祈求的东西,他们就很泄气,认为神仙不灵验,甚至还有人瞧不起神仙了,满嘴脏话,拳脚相加。他们也许会说,你这牛鬼蛇神,我们给你修建了精美的寺庙,给你塑了金身,烧香祭祀,顶礼膜拜,对你无微不至,你却忘恩负义,拒绝我们的必要需求。

接着把他五花大绑拖到街上,滚得一身泥土,满身污秽,好让他抵偿烧香的花销。此间,如果人们又意外得到了自己祈求的东西,又会按照仪规把神像擦洗干净,重新搬回神龛上去,然后再磕头作揖,表示忏悔:“只怪我们太急于求成啊!但您该不该这样为难我们呢?我们怎么会无缘无故地作贱您啊?您好心好意给予我们恩惠,岂不是更加高尚吗?可是,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了,只要您忘掉过去,我们给您再塑金身。”

前几年,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待神灵的态度。有一个人的独生女儿生了病,百般医治无效,想到了求神拜佛的主意,祈祷、祭祀、募捐、上供全都使遍了。和尚早都被人们喂肥了,他们往往以菩萨的名义来答复,十分夸大其辞。但是,这名女子最终死了,她的父亲痛不欲生,怒不可遏,决定报复,要按程序来起诉菩萨。

他向地方官申诉了自己的不满,说这个菩萨心术不正,狡诈欺人,说话不算数,该受到惩罚。

他又说:“菩萨说能够治好我女儿的病,现在我女儿却去世了,这完全是明火执仗抢劫钱财。如果没有能力,还有什么资格做菩萨呢?难道我们就该平白无故地敬畏他,让全省的百姓都来祭祀他吗?”

371 按他的意思,菩萨既没有能力,还阴险狡猾,应该拆毁寺庙,遣散和尚,还要让菩萨本人来接受刑罚。

官司打到了地方官手里,地方官又上报巡抚,巡抚不想跟出家人有任何瓜葛,就请求总督来审理这个案件。听过那些惶惶不安的僧人的意见之后,总督传原告上堂,劝他不要打官司了。

“你跟这种人较劲一点也不明智。他们本来就诡诈阴险，我担心他们算计你。听听我的话吧！按和尚们的说法和解算了。他们向我保证过，只要做事不过头，菩萨还是会讲理的。”

那人因为死了女儿而痛苦不堪，坚持说宁愿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

“大人，我主意已定。菩萨自以为可以在人间任意妄为，而不受处罚；相反，凡人就不敢攻击他。但是，他想错了，我就要看一下，我们两个到底谁更可恶，谁更可怕。”

总督劝阻不了他，就只好进行了预审，然后上报北京刑部终审，双方立即受到传唤。不久，当事双方出庭。信神信鬼的人，每个国家都大有人在，刑部当然也不例外。僧人们行了贿，就以为他们的权利不能妄加质疑，讲起话来理直气壮，好像比菩萨本人為自己辩解还更胜一筹。但是对手更加机智，抢先就行了贿，使了钱，并且告诉了审判官案件的来龙去脉，坚信只要自己据理力争，菩萨肯定会败诉。

372

审完几场下来，那人已经大获全胜。菩萨因在当地没多大用处，被判永久流放，拆毁庙宇，代表菩萨的僧侣都受到了重处，只有那些因为迷信菩萨而先前在本省受过处罚的和尚免于惩罚。

实际上，这种信仰不正是需要摒弃的吗？那些神灵懦弱胆怯，居然连人们都可以随意对待他们，而且还平安无事。有时候，人们可能会凭着几许智慧而沾沾自喜，可是当人们远离了基督教时，人们离理智又是多么的遥远啊！

尽管人们谈到了弄虚作假的伪神灵话题，但他们还是日趋盲目。和尚们利欲熏心，讲经说法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他们主要宣讲以下教义：

他们说，别以为善、恶在天国和现世一样都是混乱杂处的，人死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人罪孽功德不同，他们的灵魂也就到达不同的地方。佛陀是普度众生的，他降生到世上就是为了给人们指出解脱之路，为人赎罪。

他们还说，佛陀宣扬实行五戒：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邪淫，

四戒妄语，五戒饮酒。

此外，他们还说要多做善事；善待和尚，供养和尚；为他们修建庙宇，好让他们为您的罪行诵经超度；烧金银纸钱、衣物和丝绸。这些东西在冥世都会变成真的金银、衣物和丝绸，而且还是会落到死去的父亲手里，专门供他使用。如果不遵守五戒，死后就会受苦，还要连连投胎转世，可能会变成老鼠、马、驴或者其他动物。这一点对人们影响极大。

记得在陕西省的时候，一天有人请我去给一位病人洗礼。病人是一位七十岁的老者，他靠皇帝赏赐的一点俸禄度日。我一进到他的卧室，就听见他说：

“神父啊！感谢您，帮我解脱苦痛吧！”

“洗礼不仅仅会把您从地狱解脱出来，而且会带您去过幸福生活。您将升到天堂，永久地享受上帝的恩惠，这该是多么幸福啊！”

“我听不清楚您所说的话，”病人又说，“或许我没有很好的明白。您会知道，我的神父，长期以来，我生活在皇帝的恩惠中。那些对来世发生的事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和尚肯定地对我说，出于感恩，我死后不得不伺候皇帝，而且，不可避免地我的魂灵会附到驿站的一匹马身上，把朝廷的文书载运到各省。正因如此，他们激励我一旦到了新的岗位，一定要恪尽职守，切莫失前蹄，不要尥蹶子，别咬人，别伤人。他们对我说，要快跑，少吃，坚忍不拔，才可以得到佛的同情。他们常常会把一个驯服的牲畜变成一位有身份的人，一位重要的行政官员。我的神父，每想及此，我就不寒而栗，感到莫名的恐怖。我日思夜想，有时候仿佛梦见自己戴上了鞍辔，等待驿车夫的一声鞭响，就要奔驰向前了。醒来时我满身大汗，半信半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人呢，还是已经变成了马？梦醒以后，我到底变成了什么呢？哎！神父啊！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据说您的宗教没有这些苦难，人始终就是人，到来世还一样是人。请您接纳我吧！我知道，你们的宗教更难以修持，但是不管多么严酷，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不惜任何代价，也宁愿做基督徒，不当畜生。”病人的肺腑之言和处境确实让我同情。我

想,因为人们单纯无知,上帝才来感化他们,带他们走向真理,从而我才有机会帮他认清谬误,走上救赎之路。我教导了他很久,最后他相信了,比较平静地谢世了。我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的特征。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特别迷信,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迷恋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迫于自己的身份,行政官员不得不指责那些荒诞离奇的宗教派别为邪门邪教,并在著作中也那样说。但是,他们本身也大多来自信奉偶像崇拜的家庭,而且还受到了僧人的耳濡目染,因此,实际上他们也免不了效仿百姓的做法。

帝国的僧人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游手好闲,无一长处,只能靠人们的捐助度日。其目的无非就是让大家多募捐一点钱,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真是不遗余力。茶后饭余流传着很多故事,足以看出他们既机巧又狡诈的双面性格。

一天,两个和尚看见一户殷实农家的院子里有三两只肥壮的鸭子,于是就双双跪在门口,呻吟哀号,痛哭流涕。女主人从卧室里看见了这幕情景,走出来想知道个究竟。

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的灵魂已经投胎变成了动物,我们担心您将它们杀死,如果那样,我们将痛不欲生。”

农妇说:“我们本打算卖掉它们。既然是你们的父亲,那还是留着吧!”

这并不是和尚的意图所在。

他们又说:“你丈夫不一定跟你一样仁慈啊!万一出了事,我们的父亲肯定还是死路一条。”

谈了好长时间之后,他们表现出来的痛苦终于打动了农妇。农妇为了宽慰他们,决定把鸭子让他们养一段时间。两个和尚恭恭敬敬地拿了鸭子,千恩万谢而去。当天晚上,他们就在僧舍里大快朵颐,把鸭子给吃了。

一位亲王失去了自己宠爱的一名年轻人,几年后跟僧人谈起这件事还很惋惜,僧人说:

“王爷，不用痛苦了，又不是不可挽救呀！让您伤心痛苦的人就在鞑鞑地界，他已经转世为一个小孩了。要想识别他，就必须布施，给寺庙捐很多钱，送很多供品。”

亲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满心欢喜按要求去做了。几个月以后，和尚随便找了一个小孩子献上去充数，妄称是死者的灵魂转世。由此可见，那些缺德的僧人愚弄了整个国家的人，下至百姓，上至亲王，概莫能外。

376

他们尽量通过公开做法事的方式来获得好处，因为做法事看起来比较巧妙，也可以算是他们的功德，同时还可以赢得人们的同情。我曾经在街上看见一些和尚，脖子上、大腿上拖着手臂般粗细且长达30尺的链子。到了每家每户的门口，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为人家消灾免罪，怎么好不捐资呢？在一些公共场所，有的和尚用大块的砖头使劲击打自己的头部，弄得浑身是血。赎罪忏悔的方式林林总总，这是最让我吃惊不过的。

一天，我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一个年轻的和尚，他气色很好，温文谦恭，专事化缘。他站在一个封闭的椅子上面，椅子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长钉子，身体一接触就会受伤。两名雇佣的汉子抬着他，在屋舍间慢慢地行走，以博得人们的同情。

他说：“我关在这布满钉子的椅子里面，全都是为了救赎你们的灵魂啊！我决定，只有等到你们买下所有的钉子，我才出来（共有两千多颗钉子）。每颗钉子价值十文，在你们家里好比是一个福田。你买了钉子，就是行善积德，既给和尚化了缘，发了慈悲，也给佛陀化了缘，因为我们要给他建庙宇。”

那名僧人看见我从路上经过，照例上来恭维了一通。我说，在世上受那么大的苦难，又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劝他走出樊笼，到教堂里名副其实的上帝那里去接受真知，去做忏悔，那样的忏悔既健康，又少有痛苦。他平静温和地说，很感谢我的意见，但如果我能买上十数颗钉子就更感谢我了，而且还会给我的旅途带来好运。

他侧过身来说：“瞧，拿着吧！出家人说话绝对不假，这是整个

椅子上最好的钉子,因为它们让我最不舒服,但都是一样的价钱。” 377

如果换个地点、场合,他那说话的神态和认真劲早就让我忍俊不禁了,但他的盲目无知让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看到这个精神上被魔鬼俘虏的人,我十分痛心。他迷途不返,所受的痛苦甚至比基督徒赎罪所受的痛苦还要深,还要重。

但并不是所有的和尚都要进行忏悔。有些和尚利用人们容易上当受骗的心理,装腔作势,虚伪透顶。有些通过魔术骗钱骗财,巧取豪夺,罪行罄竹难书,连我都羞于启齿。有些则披着宗教的外衣,不遗余力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要能骗过人们的良知,在中国什么都无所顾忌,他们为所欲为,并不试图在上帝面前掩饰自己,还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上帝。

普通百姓将他们奉为神灵,明智的人免不了要对这些居心叵测的家伙有所防范,官员朝臣更是要监视寺庙中的一举一动。几年前,一位知府和扈从在赶路的时候,看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就想看个究竟。

当地的和尚正在庆祝一个重要的节日。一座高高的戏台上面搁着一个器物,上端露出一个青年男子的头来,四周是一圈细小的栏杆。他的臂膀和身体都被遮挡住了,只有眼睛还有自由,但神情迷茫,毫无生气。戏台上站着一个小和尚,在给大伙做解释,说这名青年人愿意根据习俗,牺牲自己,大路边有一条很深的溪流,他过一会儿就要沉河而死。小和尚接着往下说,如果他愿意,他并不会因此而死,因为水底下有仁慈的鬼魂给他以最盛情的接待;他还可能会大福大贵,曾有一百个人自我推荐要取代他的位子,但他德行兼备,虔诚可嘉,是最佳人选。 378

听过这一番致辞,知府夸奖了那名男子的勇敢,但他很奇怪那青年为什么不自己讲讲他的决定呢?

“让他下来吧!”他接着说,“我们好跟他谈谈。”

和尚很是惊慌,马上表示反对,并且狡辩说,只要那男子一张嘴,一切就完了,真是不敢担保,让他下来会给全省带来什么灾祸。

知府说：“你怕出乱子，出了乱子我负责好不好？”

他命令那名男子下来，只见他不言不语，惊恐地盯着人看，半露不露的脑袋上，一双眼睛不正常地转动着。

和尚说：“您该看得出来，您强他所难了。他本已经绝望，再这样下去，他会痛苦而死。”官员依旧我行我素，命令身边的人上戏台去，把那人给带下来。只见他被五花大绑，嘴里塞满了东西。大家给这个可怜虫松了绑，一能够张嘴说话，他就禁不住放声大叫：

“哎哟！老爷，为我伸冤呀！这些凶手想淹死我啊！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被一帮和尚抓住了，今天早上天不亮就将我绑在了这东西上面，我苦也叫不得，冤也喊不得。他们决定，今晚就把我投进河里，用我的性命来举行他们那该死的仪式。”

他一开口讲话，和尚们就开始四散逃去，但是知府的随从中也有办案人员，立马就拘捕了部分和尚。和尚头子还死搅蛮缠地解释，说投河的人并不会死。大家就把他投进了河里，他很快就被淹死了。其他人也被投进了监狱，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满洲人人主中原以来，一种被称为喇嘛的和尚也从塞外来到了中原大地。喇嘛服饰的式样、色彩都跟汉族和尚大相迥异。除了某些个别的迷信活动之外，其宗教本质一脉相承，都信奉佛陀。在北京，喇嘛只不过是满蒙达官贵人眼里的普通布道者；而在鞑靼地界，他们就是百姓的活佛。

那儿有名闻遐迩的佛陀道场，宝座上的佛是一个颇具同情心的形象，据说是长生不老的，人们将他供奉在寺庙里面，许许多多的喇嘛都来朝觐他，极尽虔诚之态，教化芸芸众生。佛很少示人，再说那么远也看不清楚；如果那个活佛真的死了——因为他本身就与常人无异，就再找一个体态、神情雷同的喇嘛去做替身，轻轻巧巧就骗过了善男信女。因此，当地人和很多外来人长期受到这些骗子的愚弄。

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我不想跟殿下谈及那少数的穆斯林，他们在中土已经生活了六百多年，散布各省。他们未受到什么骚扰，因为他们不在宗教上妨碍任何人，只是靠姻亲关系和通婚维持和传播自

己的宗教。但是,有必要谈一谈第三种教义,它在文人学士中具有宗教、政治和哲学色彩,不知道如何称呼它为好,它晦涩难懂,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一头雾水。用中国话来说叫做儒教,就是儒生们的宗教。^①

为了便于理解,您应该知道,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大地由于内部战争、崇拜偶像和奇异之术早已混乱不堪,对科学的热爱已无影无踪,很少有博学之士能够通过自己的著作,把人们从蒙昧无知和道德沦丧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只是在公元1070年左右出了几个远近闻名的注释家,在1200年又出了一个能力超群的鸿儒。在他的示范下,人们才开始对久已闲置的经书产生了一点兴趣。

1400年,皇帝想鼓励臣民致力于学问经文,于是他挑选了四十二名最聪明多才的博士,命令他们编撰一部符合古制的教礼,作为后世儒生们的标准。受命的各位官员兢兢业业,但他们满脑子装的都是流传中国的偶像崇拜的清规戒律,根本就没有遵循先圣思想的精髓,他们的所有注释都堕入了谬误之中。^②

他们所谈的神灵好像就是自然,也就是说这种力量,或者说这种自然的法则将产生、组织和维系整个宇宙。他们说,这是一个纯净的、完美的、永恒的原则,是万物之源、万物之灵,这才是真正的区别所在。他们利用一些精美绝伦的字眼,表面上好像并没有抛弃古人的东西,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教义。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麻木不仁的家伙那儿听来的教导,认为这种道散布在物质里面,制造了各种变化。公正无私、无所不能、一统阴界、审判苍生的上天不复存在了,其著作里面只是地地道道的无神论,与任何宗教信仰都风马牛不相及。

就算他们不愿意公开宣称也好,抑或他们说的比想的更厉害也罢,他们谈到的天还是跟古人一样,赋予了上天所有的优点,就像我

① 指儒教。

② 这里指的是宋朝的新儒家和朱熹(1130—1200)的著作,朱熹的注解被当做了教理,从明朝起成为了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解释。

们从上帝身上看到的一样。他们甚至还容忍穆斯林,因为穆斯林也和他们一样信奉上帝或天帝。对于其他宗教,他们就极力迫害,而且朝廷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其他宗教的传播。

好几个原因又促使他们改弦更张,因为文人学士中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满脑子都是古代的偶像崇拜。另外,所有民众都宣称信奉偶像,如果把他们的庙宇尽数捣毁,怎么能不出乱子呢?因此,大家也只限于把它们当作异端邪说来谴责谴责就算了(北京每年都要这样做),而不一定要禁止其传播。

这些由许多才了学士鼎力完成且获皇帝批准的新书,受到了普通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多数人都为之高兴,因为它推翻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别的人也表示赞同,因为里面宗教成分很少,奉行起来也没有多大麻烦。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文人的宗教,可以这样说,他们口口声声、连篇累牍地说要热爱上帝,要遵从天命,实际上他们口是心非,说话的时候就带有褻渎的意味,也压制了所有宗教情绪。

982 古代那些原本充满智慧灵感——并且,如果我可以说,敬畏上帝——的人民最终堕入了迷信、神怪和异教之中,进而走向无神论,每况愈下,与自己长期遵循的理性南辕北辙,现在又极力鼓吹以前厌恶的自然了。

大人,这就是在中国流传的各宗教的现状。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庙也并不是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我不想进一步谈及宗教仪礼、教义和说教,因为这不但既多且烦,而且也很难讲清楚,因为僧人们成天都在琢磨新的奇闻怪事,只要他们自己能够维持下去,欺骗了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根本就不好好地奉行前人的教义。不过,前人的东西确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地荒唐可笑。

大人,最后就该说说皇帝对子民中传播的各种宗教的态度了。这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有政治头脑,始终爱民如子。他想方设法通过爱惜人民,加强自己的统治,因为一有风吹草动,其皇位就有可能动摇,他不激怒百姓,很得民心。他害怕文武百官的批评,没有他父

亲那样信仰真理；但与古代其他皇帝相比，他削弱了新的统治强加给人民的桎梏。

因此，他允许，或者说他容忍迷信，还封赏了一些在外省和朝中都颇受称道的高僧。他善于克制自己，容忍了皇太后召进宫供养的和尚。但是，如果他审慎地对待他们，又怎么会受制于他们的感情？他对这种宗教的荒谬可笑心知肚明，而且他在多个场合将长期以来尊崇的宗教教义视为天方夜话、无稽之谈。他还经常把别人说给他听的话讲给传教士听。

他对他们说：“你们看，那些人说起来好像头头是道，但我敢肯定，那跟你们的思想有如天渊之别。”

一天，他对他的数学家南怀仁神父说：“您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对上帝避而不谈呢？那样的话，人们就没那么多反对情绪了。你们称为天主，我们称为上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① 人们有误解。何不改掉一个字眼呢？”

神父回答道：“皇上，您遵从中国古代的道理。但是，好多博士却已经背道而驰了。如果按他们的意思来解释，他们就以为我们的想法跟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皇帝您能发一道圣旨，说上帝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所说的天主，我们也就可以随便使用这两个概念了。”

他同意神父的话，但是从政治上考虑，他并不能采纳神父的意见。皇太后去世时，负责葬礼的官员向皇帝汇报说，根据古代的习俗，需要拆掉一段宫墙为皇太后出丧，如果从宫门出殡，皇室会有灾难降临。

他说：“你们真没道理，与妖魔鬼怪纠缠不休。你们还真以为，我的运气取决于为我母后出殡的道路吗？真是痴人说梦！我的痛苦就是失去了她，丧母之痛都经历了，还怕什么呢？如果母后薨逝，在葬礼上大搞迷信，举行些稀奇古怪的仪式，那才是对她的大不敬

① 天主即天上之主，上帝即上天之帝。

啊！”

3.84 稍后，又有几个平素伺候皇太后的宫女来跪见皇上，说愿意殉葬，陪太后到阴间去，太后肯定还需要她们的伺候。

皇帝说：“我已经做过安排了，你们可以放心。”

皇帝怕她们执迷不悟，要自杀殉葬，马上命人剪掉她们的头发，把她们禁闭起来。一剪掉了头发，她们认为自己就没用了，不能去阴间伺候太后了。

我们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是远离民间那些奇谈谬论的。他只将孔子视为世界上最伟大、最智慧的哲学家。当他认为有用的时候，才会遵循古制。每年他都要定期到天坛祭天，他肯定祭祀的只是上帝，他只敬畏皇天上帝。所以，直至今日，传教士都可以进入中国。他相信上帝，但与耶稣基督大相径庭的宗教情绪和政治原因根本不允许他放眼看到福音的真谛。这种健康朴素的思想常常阻止了那些最果敢的人。每天每日，我们都见到世界上有多少人啊，他们有着高尚的灵魂，配得上英雄的称号，但是一旦需要履行一个基督徒的名分时，就缺乏勇气了。

这位皇帝不想让人认为，他胆小怕事不敢皈依宗教。一天，他对南怀仁神父做了如下的解释：

“你们的教理很严格，但是我必须克制自己，如果我真的信仰，就会时时刻刻奉行不悖，我敢说，出不了三年，全国人民都会效仿我，因为我是人主嘛！”

3.85 这种情感不由得让我们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但是我们也相信，追求享乐和害怕动乱是他皈依宗教最难于克服的障碍。

可谁知道上帝的意图呢？直到现在，谁又真正明白上帝那谜一般的永久忠告呢？伟大君主和普通众生的心灵，是不是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我们该不该完全寄希望于这双万能的手呢？它已经成功地摧毁了不计其数的偶像，击垮了许许多多的庙宇，他已经皈化了一些总督、重臣、亲王和一位太后。皇帝的皈依需要更多的神迹，越是如此才更加彰显出天主的能力和善意，只有做出伟大的事业才能显

示出自己的伟大。大人，只要欧洲一如既往地往中国派遣满怀热情的传教士，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最终会利用他们的宗教热情，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

大人，鄙人叩上。

L. , J.

287

第十一封信

致国务参事德胡耶先生^①

论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

先生：

您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我今天有空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喜欢。以前您十分赏脸，在这方面跟我做过多次交谈，这封信自然也包括一部分老生常谈的内容，当然还有些有趣的评论，想来应当引起您的好奇和注意。

看到您的关心、祈祷、慷慨始终得到上天的保佑时，您一定会备感欣慰。正如您的所做所为，使那么多灵魂皈依的同时，尽管您在遥遥相隔的世界另一端，您已经成为许多信徒的神父了。

说虽是那么说，实际上您对自己所做的善事善行还是不甚明了，因为很难让您实实在在地感知到这一点。但您至少可以明白，满怀激情的传教士已经在这片福音传教的广阔大地上耕耘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并非徒劳无获，他们将激励整个欧洲去品尝业已收获的果实，去分享他们良好的开端。

288

在我们面前，中国皇帝对基督教颇有微词，下面这一点还不算最糟糕的。他有时说，承认耶稣有益于解脱，天主也真心实意地想救赎

^① 可能是让-胡耶，麦斯莱伯爵（死于1698年），普罗望斯总督兼国务参事。

我们,那为什么让我们这么久都处在谬误当中呢?你们的宗教——亦即升天的惟一途径——诞生都已经一千六百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这边连动静也没有呢?难道中国不足挂齿,不值得想起吗?那为什么偏偏要先开启愚昧的蛮族呢?

传教士们当仁不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让人心服口服,皇帝也显得很高兴。先生,我不讲述他们的答案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您一定都看得出来。但是,当您得知中国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受人冷落的话,您大概不至于生气吧?从耶稣殉道以来,这个陌生世界里发生的一切我们都一概不知,因为在中国人的历史中,几乎只谈论政府、政治问题。但是,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刚好可以用来归化他们,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圣托马在印度传过教的说法我根本就不怀疑;而且,毫无疑问,那时候的印度已经很了解中国,还要向中国朝贡。这位传道者可能也没有忘记这最美丽的地方——一个托付给他的新世界,那时候,东方的中国就像欧洲古罗马帝国最繁荣时期的意大利一样。因此,他可能亲自到了中国,或者至少派去了几名信徒。

389

这种假设自有证据。对中国当时的历史稍做思考就可以发现,这种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很大。史书记载,当时有一个人来中国传教,他不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生活、德行、圣迹都受到了世人的钦佩。在马拉巴尔^①教堂一本古老的日课经里而,人们还可以看到圣托马日课经里面的文字:“通过圣托马的努力,中国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才皈依了宗教,才认识了真知。”另外一处是:“通过圣托马,也就是说通过圣托马的传教,天国才深入到了中国。”在赞颂圣母的经文里,还可以读到下面的话:“印度、中国、波斯等为纪念圣托马奉献了对宗教的崇敬,而这种崇敬是源于您神圣的名字啊!”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里使多少人皈依了我们的宗教,也不知道宗教在那里盛行了多长时间,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说它未能延续到现在,那么中国

① 位于印度西部海岸。

人完全难脱其咎。由于罪恶的忽视和有意识的严加抵制,他们随随便便就抛弃了上帝的馈赠。

这并不是惟一的一次上帝来到中国。很久以后,也就是7世纪时,一位印度主教向中国派遣了传教士,传教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① 中国历史中也有所谈及,但语焉不详,言辞甚少,晦涩不清。要不是天意使然,前些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加强了上天在这个泱泱帝国传教的决心,我们将永远也不可能从中受益。

290

1625年,陕西省省会西安府附近的一些泥水匠在挖地基时发现了一尊大理石碑。按照古制,这样的碑当初是高高耸立的纪念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是荒烟蔓草,一片废墟,不易察觉了。

这通大理石碑高十尺,宽五尺,经过仔细辨认之后,发现该碑的上部刻有一个大型十字架图案,下面是很长的中文铭文,其中有几个当地人难以辨认的外国文字,那是叙利亚文。人们禀报了皇上,皇上命人制作拓片,并将这通碑好好地保存到一座塔里面,现在离西安府就四分之一里地。下面是铭文的简要内容: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惟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 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泊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

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轍。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

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戟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

^① 指的是西安的景教徒,西安是当时的都城,但景教在9世纪却消失了。

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

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

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摠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志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

先生，上面就是中国这个著名历史遗迹的非同寻常的忠实摘要。²⁹⁹和尚们将该碑保存在西安府附近的一座寺庙中^①，而且还面对面立了一通类似的巨大石碑，对本土的神灵大唱赞歌，想借此来削弱基督教所获得的荣誉。中国的历史书里面也证明了铭文中所说的后世皇帝们的行为，但有点过于为君主歌功颂德，因为有些人好像倾向于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异教。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传播而且被很多人所接受。至少在四十六年时间内，它得到了繁荣发展，而且有可能还流布得更久，但至今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后

① 即崇圣寺。——译者注

来又被人遗忘了？为什么当后来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一点也找不到它的遗迹了呢？

1552年，沙勿略为了给耶稣的国度再锦上添花，便来到了中国。这个伟人似乎还在印度做了一点尝试，我可以这样说，他只不过是在那里酝酿一点热情，而最终要到中国去消耗这种热情。但是，摩西从来就没有期望以更大的热情进入希望之乡，与他的子民在那里收获世俗的财富，因此，沙勿略这一位布道者希望将福音的宝藏带到全新的土地上去。但是天意使然，他们一个一个地都先后去世，长途跋涉和千难万险好像是给他们成功的答复。

圣经说，摩西之死是因为信仰不深而受到的惩罚；沙勿略之死似乎是对他信仰的回报。的确，上帝想回报他的激情、苦心和虔诚；为了让他享受业已给那么多国家带来的光荣，在一段时间内暂时不让中国人享有那本已准备献给他们的恩惠。沙勿略最后死在广东省沿海的上川岛；众所周知，他的葬礼拖延了几个月的时间，上帝使他免受了普通人那样的尸体腐化变质，他最后被运到了果阿，自此以后，当地人都将他视为城市的守护人和东方的布道者。

单单是接触了一下他的身体便使得其墓地神圣了起来。这座岛屿不仅闻名遐迩，而且还成为了一个圣地。善良的人们还要在那里祭祀，把它看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庇护所。但是，由于海盗时常骚扰沿岸人民，再也没有人敢上岛去了，久而久之，这个圣墓也被欧洲人淡忘了。直到不久以前，由于一次偶然事故，人们才又重新发现了它。

1688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从果阿方向过来，上面载着澳门总督，但是途遇大风，虽奋力拼搏，最后还是不得不抛锚避风。上川和南鹏二岛构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人们在岛屿之间下锚停航。逆风吹了八天时间，耶稣会士罗裴礼(Carocci)^①神父也在船上，他不能

^① 罗裴礼(1646—1695)，1688年到达广州，随后曾到海南、湖广、江西、陕西、山西等省，1695年逝世于山西绛州到太原的途中。——译者注

满足自己的虔诚之心。于是不畏艰险,弃舟登岸,决定寻找圣人的墓地。他带着船长和大部分船员找遍了全岛,但是--无所获。

S.95

最后,有一名中国当地居民,见他们专心致志的劲头,猜到他们在寻找什么,就给他们充当向导,来到了一个土民敬畏的地方,并且自己做起了虔诚的动作。神父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在寻找到坟墓的一些遗迹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块高约两米半、宽约一米半的石碑,上面用拉丁文、葡萄牙文、中文和日文写着下面的字样:“真正的布道者沙勿略之墓”。那时候,他们才全都在坟前贴膝下跪,虔诚地亲吻这片由一名布道者的眼泪和最后的声息而变得无比神圣的地方。当地的居民也纷纷跑来,学着葡萄牙人的样子;当时还有一艘英国船也停在那儿,英国人也来拜祭这位圣人,在他的坟墓前长时间地祈祷。随后,罗裴礼神父还在那里举行了弥撒礼,两艘葡萄牙和英国船只礼炮连发,表达他们共同的欢欣。

最后,大家决定在墓地四周修建一垛漂亮的方墙,来纪念这个圣地,同时还开挖了一条沟,以疏导雨水。在这四面围墙之中,人们把那块倒伏的墓碑立了起来,又筑了一个祭坛,象征人们庄重的祭奠;而且,以后有耶稣会士偶尔至此或者慕名而来,也好有个专门祭祀的地方。当地人也一块动手,修筑这小小的工程,对这位圣人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亚于基督徒。

这个地方风景宜人。山脚下,一片小平原铺展开来,一边是绿树茂林,一边是田地农禾,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清澈见底,土地肥沃富庶。岛上并不像有人描写的那样人烟稀少,岛上共有十七个村子。土地一直耕种到了山上,居民不仅不愁吃穿,而且还发展了与外面的商业往来,一般人家都很殷实。

S.96

请原谅我,先生,我信马由缰地写了这么多有关沙勿略的文字。一个传教士要了解有关这个伟人的一切,又怎么能不谈到他呢?几乎全是靠了他,所有的传教组织才牢牢地在印度扎了根;而且,他在生命的暮年还鼓励同行们去归化中国。的确,他的热情浸入到了他们的精神和心窝,尽管这一事业对别人来说和对沙勿略自己一样令

人捉襟见肘,但罗明坚(Roger)、巴范济(Pasio)和利马窦^①三位意大利神父作出决定,要为这一事业贡献毕生的努力,而且需要的话,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心血。

遇到魔鬼制造麻烦,他们毫不灰心丧气,前赴后继地进入中国南方的省份。他们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教义吸引了人们,他们圣洁的生活也赢得了所有人的青睐。一开始,人们听着他们的说教只是觉得有趣,后来却不无钦佩。利马窦神父的激情和才干高标独树,因为他以前在澳门就花了很多心血学习中国的传统习俗、宗教法律和礼仪形式。他精通汉文,中文讲得很流利,行为端康,性格随和,仪态大方,乐于助人,天生地会左右逢源,人们哪里还抵挡得住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他圣洁的心灵里所蕴涵的激情,那种圣灵用以启迪所有的传教人员的激情。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一切,他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作为传教士和伟大的人而声名远播。

897 不能说他在传教过程中没有碰到困难,恶魔野兽不止一次地要推翻他的企图。利马窦神父需要与民众的迷信、和尚的嫉妒、官员的反感做斗争,总之与一切反对其事业的邪恶做斗争。他毫不气馁,上帝赋予了他毅力。可毅力是多么地难以持之以恒啊!但是,素来艰难的起步时期又是多么地需要毅力啊!有多少雄心勃勃的人因为没有见到眼下的成功,没有能巩固自己的事业,而最终功亏一篑!

几年的徒劳无功之后,利马窦神父终于可以宽心地看到收获福音传教的果实了。他在各省皈依了很多基督徒。热情的神父还把宗教信仰带到了宫中,在神圣信仰的启示下,就连官员们也睁开了眼睛。当时在位的万历皇帝十分客气地接见了利马窦,神父给皇帝献上了很多欧洲的珍玩奇器,皇帝尤其被救世主和圣母的画像所感动,在宫中高高地供奉了起来。

君主盛情接待后,权贵们也对他刮目相看了。尽管有些官员顽固不化,坚持传统,排斥外国人,但利马窦还是在北京买了房子,站稳

^① 利马窦(1552—1610),1582年进入中国。

了脚跟,他成了整个国家传教使团的支柱。

要不是通过这种办法,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下来;也正是通过这种渠道,基督教才为人了解,才受到尊重,才得以传播,后继者正是得益于利马窦神父的最初努力。宫中和外省都传播着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犹太人^①也只好毕恭毕敬地在新教徒面前念诵这个名字,新皈依的中国人对同胞们谈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则更加敬畏。为数很少的传教士使得一些官员也参与宣传基督教,那些官员通过自己的激情和才干,在传教事业上取得的进展并不比那些满怀激情的传教士们逊色。

.998

诚然,真理向来都要树敌,基督教的命运也是如此,始终都要遭受迫害。不久以后,传教所取得的成功也就告一段落了。天意想考验这最初的基督徒,想考验他们是否忠诚,同时也想激活神职人员的热忱,所以就让偶像崇拜的神职人员来反对福音书的预言。利马窦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和尚们的阴谋诡计差点把多年传教的成就一扫而光。

这儿我也想说欧洲基督徒,这位圣人及其使团最大的危险却是来自于他的同行。澳门的葡萄牙人处心积虑地反对耶稣会士,根本不顾宗教的损失,决定在中国将他们置之死地。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些神父们的神圣心衷,可背后却指控他们是间谍,说他们打着传教的幌子,背地里大搞阴谋活动,企图借助于日本人、荷兰人和本地的基督徒来占领中国。

毫无疑问,人们对这些伪善的神父们的行为大感惊诧,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为自己信仰的上帝的事业抛洒鲜血,却做出这么心狠手辣的诽谤来摧毁这一事业。但是,哪里有不染上浓厚感情色彩的罪行呢?一个盲目报复、蝇营狗苟的人通常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① 正是利马窦向西方介绍说中国存在犹太人,而且他与犹太人群体始终保持着来往。公元1000年左右,这个犹太群体在开封定居了下来,14、15世纪最为兴旺,在利马窦时期只有六十户人家。

这个荒唐的谎言说起来是热火朝天,有些地方看起来又仿佛确有其事,很容易让中国人从心眼里相信,因为他们从来就疑神疑鬼,认为一有风吹草动,强盛的国家往往也会土崩瓦解。

399

迫害是残酷的,软弱的基督徒由于威逼利诱而放弃了信仰。黄明沙神父被抓起来投进监狱,被严刑拷打,最后在痛苦中死去。^①如果这条消息传进宫中,表面上看来似乎要引起宗教的全面溃败。但是,上帝却把苦难抑制在了萌芽时期。最后,通过利马窦神父一位在朝做官的朋友,上帝又将宁静还给了传教使团,将自由还给了传教士。

这位一腔热情的神父战胜了许多类似的苦难,在向无数的民众传播了真理之后,他离开了人世。异教徒将他看作是本世纪最聪明睿智的人,基督徒像爱自己的父亲那样来爱戴他,福音传道者将他当做完美的楷模那样来学习他。他在丰收中死去,但只有那么少的教士来耕耘收获,他真是于心不安啊!弥留之际,他对伺候两侧的同伴们说,要以一颗爱心去接纳那些愿意保存他们工作成果的人:“等他们到来的时候,如果在基督教的敌人之中也见到了十字架,请不要心酸,要表现出最亲近的友谊、最关怀的善意。”

400

利马窦神父是中国教会里最坚强的支柱,随着他的逝去,传教事业也受到了波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皇帝对宗教还是抱有好感,但1615年上却掀起了最残酷的风暴,时至今日犹余害未尽。这是南京的一位大官沈樞发起的事端。^②人们攻击教士,随随便便就遣散教会人等,有的被重打,有的遭流放,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关过监狱,被遣返到澳门,他们因为爱戴耶稣基督而遭受了千般侮辱。

这场风暴持续了六年时间,最后迫害者自己也受到了指责,遭到了天谴,既丢了官,又丢了性命。他死了之后,基督徒才开始复苏,由

^① 黄明沙是澳门一位中国青年受洗后的名字,他是1591年进入教界的。后被指控为间谍,1606年在广东被捕。

^② 南京的传教士受到了礼部官员沈樞的直接攻击,最后还诉诸于官司,传教士被指控组织非法团体(修会)。

于大批传教士的努力,信教人数也空前之多。在这个时期的1631年,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直到今天还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在中国工作着。

德国籍神父汤若望入侍宫中,给重现生机的基督教带来了新的光明。他精通数学,利用数学而进入了皇上的精神世界,短短的时间内,他就赢得了皇上的恩顾,他自己也相信可以完成所有的事业,可以让基督教牢牢地扎根中国。可是,当他刚刚开始利用皇帝的宠信并且有所成就的时候,天下就大乱了,帝国灭亡了,美好的希望全都化成了泡影。

这个强大的国家真可谓外强中干,表面上坚不可摧,但实际上却一触即溃。这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条规律——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事物。几个聚众抢劫的强盗招留那些愤世嫉俗、不满朝政的人,很快就组建了强大的军队,他们杀人放火,横行好几个省份。中国一下子就改头换面了,最繁荣富庶的帝国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从来没有死这么多人!从来没有这么丧尽人性!皇帝大为震惊,在北京自缢而死,免得落入获胜的对手手里。但是,窃国者很快又被满洲人赶下了皇位,满洲人占领了中国。亲王们在各地纷纷称王,但都被镇压处死。那时候,达官显贵要么投降了满洲人,要么退隐山林,要么也趁

401

乱世来发动战争。在这些浑水摸鱼的人当中,有些人简直野蛮成性,心狠手毒,禽兽不如,搞得尸横数省,流血千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君主在征服一个国家时的野蛮程度能出其右。

基督教在动荡混乱中呻吟哀号,但令人欣慰的是仍然有许多教徒皈依:一位太后和她的儿子都受了洗礼,但是他们还来不及奉行他们的信仰,他们只能到天国去享受受洗的果实了。^①最后,满洲人势力如日中天,正如当年的古罗马人一样,他们成了中国的主人,将异

^① 1644年北京失陷后,明朝宗室退避南方,1647年永历称帝。永历之母被一位名叫瞿安德(Koffler)的耶稣会士所皈依,在明朝宗室南逃过程中,瞿安德一直追随左右。

族统治的桎梏加在了各省民众的头上。

那时候,我们真以为基督教的一切都完了。但是,上帝想成就自己事业的时候,不需要人的帮助,他使新的国王更加倾心于基督教,且其迷恋程度是我们根本不敢对汉族皇帝有所奢望的。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把持钦天监凡历三百年之久,这时候皇帝剥夺了他们的领导权,让汤若望神父来主持事务,并且给了他许多特权,允许他直接汇报一切有关传教士的事情,这样就不再通过礼部的手续了,更何况礼部本身对外国人也没多少好感。这种特别的恩惠增加了基督徒的勇气,也给予异教徒敢于追求真理的自由。在北京,好多声名显赫的人都要求受洗,上行下效,各省也学着朝廷的样子。收获多么的丰饶啊!连收获的传教士都人手不够了。

1129 在那里工作的人表现出了无比的激情,时至今日,我们还能感受它结出的累累硕果。他们是罕见的德行高洁,谨小慎微,能力超拔;他们是上帝在内战的动乱中培育出来的;他们沐浴着上帝的精神,从混沌中脱颖而出,宛若漫天的星斗,在传教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奇征异兆,在这广袤国度里最偏僻的角落播撒着福音的光辉。

在这些出类拔萃的人当中,法国人方德望(Faber)神父是最出色的两个人之一。我有幸在他所属的省份稍做逗留,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遗迹,那是圣教的正常延续。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给他们的孩子讲述他做出的奇迹,想使他们也皈依基督教。虽然他们讲述的一切并不一定可信,但毋庸置疑的是,上帝制造了很多机会,协助他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创举,赢得了非凡的荣誉。

汉中^①是陕西的一个府,离省会有十二天的路程,方德望神父在那里建立传教会的方法值得了解。一位官员把他请到了当地,他发现那里的基督徒很少,于是就更加投入地归化民众,增加基督徒。上帝赠予了他一种意想不到的方法。当时,当地的一个大镇遭受蝗灾,树木的叶子全被吃光了,草类更是连根吃尽。

^① 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

当地居民想尽了办法,也一筹莫展,最后求助于方德望神父,他当时已经是远近闻名了。神父抓住机会,向他们解释宗教的主要秘密,说如果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话,不仅上帝要帮助他们摆脱灾难,而且还要给他们享不完的好处,过不完的幸福日子。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皈依入教。神父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就穿戴上白色法衣和绶带来到田野里举行仪式,他四处洒了圣水,同时还进行了祈祷,十分虔诚。上帝听到了自己仆人的声音,第二天所有的虫子全都不见了。

408

但是,那些人太看中土地的好处,一转危为安,就忽视了神父的忠告。他们立即受到了惩罚,而且比以前的苦难更加厉害,短短几天时间,乡野里又是铺天盖地的蝗虫。他们开始相互埋怨,都怪自己并没有真心实意地信仰,于是又成群结队地来到神父的住处,跪拜在他的脚下:

“神父大人啊,您不原谅我们,我们就再也不起来了。我们承认自己的过错,如果您能把我们从第二次苦难中解救出来,我们全镇人民马上承认你们的天主,只有他才能这样显灵啊!他在警告我们啊!”

神父为了考验他们,就故意让他们祈求了很长时间。最后又像上次一样,他向田野里洒完圣水并且进行祈祷之后,第二天蝗虫全都不见了。于是全镇人都死心塌地地信奉真理,信仰天主了。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教堂,这几年来虽然有些荒废,但依然是中国传教会最虔诚的圣地。

人们还说,曾经看到他飞升到河流的上空,听到他预言过自己的死和其他好多类似的神迹。但最重要的是,他至死都奉行教士德操,为人谦逊,严炼苦修,忍辱负重,心肠慈悲,对圣母笃信景仰,他极力感化人民,可以说他对偶像崇拜的人也同样尊重。

当基督教在外省日益根深叶茂的时候,它在北京也日益繁荣了起来,皇帝好像也并不疏远它,还经常到我们的教堂来,对上帝也恭恭敬敬,这值得赞颂。而且,他还御笔书写了文字,颂扬我们信仰的高尚和纯洁。但由于内心迷恋于感官快乐,所以他与心灵的启蒙并

404

不同步。当汤若望神父督促他的时候：

“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您到底想怎样让人们能够遵循这些准绳呢？将最难的两三个去掉，可能人们才能接受其余的。”

这位年轻的皇上就在圣宠和热情中徘徊，他以为牺牲宗教有助于人的天性，但是神父让他明白了，我们只是教士，而不是创世主。

“陛下啊，尽管我们向世风日下的人世推荐了一种高于理性的自然力和奇迹的道德，但我们对此还是抱有希望，想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教义，因为它能启迪最深奥晦涩的理性和增强最柔弱的人性。”

105 皇帝认为这些苦难都不可战胜，但并没有影响他对汤若望神父的爱戴：他始终称他为神父，对他十分信任，还允许他在北京建立了两所教堂，而且还想修复那些在迫害中遭受破坏的外省教堂。总之，他是尽其可能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做着贡献，要不是因为一种激烈的感情突然改变了这位皇帝的心态，要不是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里特别需要他的帮助，基督教绝对已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进步。当他的一位爱妃死了的时候，他痛苦得要死。这位爱妃是皇帝从她丈夫手上夺过来的，爱妃使他信仰了伪善的神灵，因此在这种过头的举动中，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不那么理智了。正在那个时候，他生病了，念念不忘那些充斥宫禁的和尚，又由于情感上的煎熬，他片刻也得不到休息。但是，他始终爱戴神父，在临死之前还是想见他一面。

这最后的晤面，使善良的神父骨子里都受了感动。他跪在像儿子一样被教育成人的皇帝的床前，他本来是想让皇帝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基督教的领袖啊！皇帝因病魔的折磨而痛苦不堪，因不光彩的爱情而心力憔悴，他信仰了偶像和他们的布道者，他现在生命垂危，马上就要永远地离开人世了。皇帝见到神父后稍显宽慰，不想让他跪着讲话，扶他起身，要听听他最后的意见，此时皇上已经比平时少了些戒备。他还叫人给神父上了茶，最后才体贴地让他回去，这种种表示真是感人肺腑，神父大受感动，再也不敢高谈阔论，来让他真正地皈依了。

皇帝的薨逝对和尚们是致命的一击，他们全都被赶出了宫廷，基

督教也是死里逃生。突然有一道圣旨下来,要沿海居民全部撤退到离海边三四里地的地方居住,要摧毁所有沿海的建筑,免得那位大名远扬的海盗向皇帝发动战争,结果沿海省份的一些教堂也被拆毁了。澳门都差点毁于一旦,已经发布了命令,要赶走所有的葡萄牙人,汤若望神父做了最后的努力才力挽狂澜。他有效地保护了基督教,也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威望;不久以后,他本人也受到了基督教所受的最血腥的迫害。

皇帝幼年时期的四名辅政大臣受到各种看法的驱使,特别热衷于反对基督教,而汤若望神父几乎是惟一的支柱,他和三个同伴一起被打入了监狱。然后,人们又开列出所有在北京的福音传教士名单,他们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被套上了九条枷锁。他们的书籍、念珠、徽章和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东西都被焚毁,但是对教堂却手下留情。基督徒受到的待遇要稍微宽松一点。

这些优秀的耶稣基督的布道者在各个衙门之间被拖来拖去,但越是这样,敌人倒对他们的勇气钦佩不已,尤其是被汤若望神父的悲惨境遇所感动。不久前,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还是宫中的权威人物,是君主恩眷的人物,现在年迈体弱,满身伤痕,却带着铁链,像奴隶一样,还得忍受玷污自己清白的诽谤。他患有支气管炎,根本就不能为自己辩护。南怀仁神父始终没有遗弃他,代他向敌人作答,确实很让人感动,连审案官都很佩服他的坚定果敢和慈悲心肠。尽管他是无辜的,但还是被判处绞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庆幸的死法。后来,他们又觉得量刑不准,收回了绞刑的判决,重新给他判刑,神父要被押上刑场处以凌迟。

朝廷把判决书送交辅佐大臣和亲王定夺。此前,上帝好像对他的奴仆不闻不问;这时候又开始照顾他了,他制造了一次可怕的地震,这一神迹令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人们奔走呼告,说这是上天对官员不公的惩罚。为了息事宁人,皇帝只得大赦天下,释放犯人,但耶稣基督的布道者还带着枷锁,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罪犯,上帝对他们漠不关心似的。

但同时还有其他异兆出现,尤其是宫中发生大火,烧了大片宫殿,这时这些极不公正的官员们终于害怕了,承认了教士的无辜。人们释放了神父,允许他回到自己的住所,听候皇帝另外处置。这名伟大的神父,表面上看来因为没有取消可耻的审判而沮丧不已;实际上,他充满了光荣感,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捍卫了宗教的尊严,一生为宗教奔波已是心力交瘁,雪上加霜的牢狱之苦,使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在上帝眼里,这样的死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用不着向上帝祈求对其他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可怜的残余加以护佑了。诚然,在各省的传教士都被流放到了广东,其中有三名多明我会的教士,一名方济各会的教士(另一个同会的教士已死于狱中)和二十一名耶稣会士。但是,宫中仍然留有四名传教士,随后上天依靠他们又给基督教带来了一线光明。

上帝开始为奴仆的无辜受害报仇雪恨了。传教士最可怕的敌人,辅政大臣索尼几个月后一命呜呼。第二个辅政大臣叫做苏克萨哈,后来也被人告发,被判处死刑,财产全部充公,他的七个儿子都被砍头,三儿子还被凌迟处死,也就是这名可恶的官员曾经判处汤若望神父的刑罚,上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父债子还。杨光先是迫害传教士的罪魁祸首,他自己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汤若望神父死后,他做了钦天监监正,负责全国的历法,南怀仁神父反对他,公开指陈这位可怜的天文学家的愚昧无知。

南怀仁神父的这一举动显得有点冒失,因为钦天监的地位可谓了得,而且宗教迫害的火焰也还没有完全熄灭。但是,很多因素都促成了这件事情的成功。教士的才能,新皇帝对欧洲人的好感,尤其是上帝的特别眷顾悄悄玉成了这件大事。人们让天文学家经历了各种考验,让他明白了什么是正确和谬误,上帝与传教士的预言不谋而合,甚至超乎我们所期望的那些惯常的计算和图表,上帝好像调整了星辰,专门要印证传教士的预言。

钦天监监正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但是掩盖不住自己在天文学

上的过错,他尽力蒙骗审案官,想让他相信基督教有更多更大的谬误。在皇帝亲临的御前审理中,杨光先做法十分过分,皇帝都很难忍受。他伸开双手做十字架形状,声嘶力竭地吼道:

“瞧,这就是他们信仰的东西,而且想让我们也信仰:一个吊死的人,一个被钉死的人。由此可见他们的居心和能力。”

但是,他的这些行为只会降低人们对他的信任。这个可恶的人,他的罪行倒比他的无知更可怕,他丢了官,被判处死刑。因为年纪太大了,皇帝决定延期执行。但是,上帝却充当了判决的执行者。他得了可怕的毒痢,一命呜呼,而基督教也从这个道德败坏的家伙手下解放了出来。

从此以后,南怀仁神父开始主持钦天监。人们又将教士召回教堂,但是禁止他们修建新的教堂,也不准他们再向中国人传教了。最荣幸的是,不久以后,宫中就开始纪念汤若望神父,为他平反昭雪,给他恢复了官职和头衔,还封赏了他的祖先,皇帝还拨出巨款为他修建了精美的墓地,至今,在他的墓地还能看到按照当地习俗装饰的大理石像和其他饰物。

409

通过连续不断的曲折经历,上帝在传教士们遭受迫害时考验了自己信徒的忠实,并且还惩罚了迫害者,增强了信徒的勇气。依靠南怀仁神父的信誉,基督教在中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和平,这一切都激发着传教士们去弥补地狱之灾给他们带来的恶果。除了耶稣会士外,还有几名方济各会和奥古斯丁教派的教士在传教,他们四处修建教堂。尽管有命令禁止,还是有很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主要是惧怕永久地受难,倒不是惧怕人类的法律。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涨和急切的热情呢?因为爱从来会使人无所畏惧,况且还有其他因素也使得那些担心自己结局悲惨的人安下心来大胆信教。

传教士们很快在宫中受到了尊敬。确实,他们的行为举止、言谈辞令和生活的朴实无华使得他们对别人十分友好热情。皇帝相信,他们瞧不起名誉地位,私下里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皇帝心知肚明,

丝毫都不怀疑。他派暗探到教士们的住处去打探,对他们禁欲修行和肉体上的苦修一清二楚。

皇帝还委派了一名年轻有学问的满族人到神父那儿,美其名曰学习哲学,实际上是去了解最隐秘的事情。那人与传教士一起呆了一年时间,人们居然都没有发现皇帝的用意是命令他去发现传教士们藏而不露的放荡生活,尤其想知道传教士究竟是怎么看待皇帝本人的。后来这名年轻人被召了回去,他始终证明传教士高洁无邪。他是怎样证明的呢?

410

皇帝说:“我明白了,他们给你送了礼,堵住了你的嘴,但我有办法让你开口说话。”皇帝让人三番五次残酷地鞭打这个年轻人,但痛苦却始终未能让他昧了良心。皇帝很高兴,他本来还以为是他自己错了,把对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估计得太好了。

这使他不久以后不得不在朝臣会议上作出定夺;其中有几个官员并不相信这种显而易见的清白无辜。

皇帝对他们说:“在这一方面,朕和众卿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通过了解后,我相信,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也绝对不会去教育别人,他们确实表里如一。”

皇帝支持传教士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南怀仁的能力,他被认为是全国最博学的人。他声名远扬,他的感情常常像神谕一样被人们接受。一天,几个官员谈到了三位一体的奥妙,说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其中一个说道:

“我也不知道基督徒想说的是什么,我跟你们一样迷惑不解。但南怀仁也是这么认为的,你们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他那么聪明,那么多思,怎么会上当呢?”

其他人都默不作声了,好像都赞同这个理由。确实,自然科学的运用尽管与福音的精神背道而驰(就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但有时也有利于福音的传播,有利于让人们相信最玄奥的奇迹。

第三个原因是皇帝认为传教士们对他本人诚挚爱戴。确实,什么样的东西能取悦于他,教士们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在宗教上有多么

的坚韧不屈,他们对皇帝的合理意愿就有多么的迎合奉承。这时候刚好出了动乱,天赐良机让南怀仁神父有了一次效劳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名动神州的吴三桂元帅将满洲人引进了关内,这时候他又认为时机到了,可以赶走满洲人。他勇猛无畏,曾经在陕西省指挥过尚武好战的汉族人民,而且积累了大笔财富。这些都使他下定了决心,要公开称帝,他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功。开始时,他策略得当,一举占领云南、四川和贵州三省;不久之后,湖南省的一部分土地也归属于他了;加上他曾经长时间统领过的陕西,他看到自己已是王国第三部分的主人了。

这些成就看来已经根基牢固了。同时平南王和靖南王也纷纷效仿他,割据称雄,而且还有一个著名的海盗以海军进攻福摩萨岛,不久就占领全岛。^①

如果这些藩王齐心协力,共同成就事业,要镇压满洲人并不算难。但是,如果大家互相嫉妒,最协力的联盟也会功亏一篑,最后整个计划也会落空。靖南王跟福摩萨王闹翻了,为了防备他的舰队的袭击,最后跟皇帝和解,皇帝给予他支援,使他得了许多好处。平南王一点也不想给吴三桂让步,最后背叛了他,又归顺了满洲人,对这最后的反叛者反戈一击。只有吴三桂比其他所有藩王合起来还让人害怕,他占领了所有的西部省份,他取得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士气,使他们真正变得无坚不摧了。

皇帝用尽了种种办法都没有奏效,深知不用大炮是不可能将他们赶回割据的地方,但是,铁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敢轻易地翻山越岭运送。他认为,南怀仁神父可以解决大炮笨重这个缺陷,于是就命令他按照欧洲的尺寸和方法将大炮分别铸成不同的部件。起初,神父坚决拒绝,说自己整个一生都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况且自己对打仗的事也不在行。他又补充说,他献身于宗教,只行圣事,他可以祈祷

^① 事实上,三藩之乱(1674—1681)的前几年,正统派海盗郑成功迫于自己的领地落到了清朝属下,而赶走了荷兰人,1661年占领台湾。他死后,其子郑经支持靖南王造反。

上天保佑，委婉地请求皇帝不要让他卷入俗世的战争。

传教士总是少不了仇人，仇人们这时候就以为找到了机会，可以置他于死地。他们对皇帝说，圣上的要求怎么会跟宗教的旨意背道而驰呢？铸造大炮也并不比铸造天文机械仪器要麻烦，尤其这还关系百姓的利益和王国的命运；南怀仁神父肯定跟反叛者暗中勾结，至少说他根本就不爱戴皇上。因此，皇帝让他明白，如果他不遵命，不仅他的生命有危险，就连基督教也要跟着倒霉。

这触及到了最敏感的地方，南怀仁确实也很聪明，既然力拒无效，就只有孤注一掷了。

“皇上，我已经说过了，我对铸造大炮并不在行，既然您要叫我去铸造，我只有按照书中的解释，给工人们讲述。”

413

他开始督造大炮，在当着皇帝进行的实验中，大炮的性能十分良好，皇帝龙颜大悦，当众脱下龙袍赏给他，表示对他的恩宠。

大炮的各个部件都细巧轻便，从炮口到炮门都用竖向的小搁栅加固，然后再用环形的铁带一一固定，这样做成的大炮既经得起火药爆炸的震动，又很轻便，便于在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搬运。这门新的火器取得了预想的效果。敌人虽然步步为营，但很快就一败涂地，随即投降，他们根本就不能坚持抵抗，他们的对手可以手都不动就将他们摧毁。

吴三桂已经死了，他的儿子继续进行战争，后来也绝望自杀，残兵败将也很快就做鸟兽散了。皇帝的统治又归于平静，对传教士也有了空前的好感。有时候，南怀仁也不无苦恼地说，传教的大门是敞开的，异教徒让我们自由地进入他们的家门，但几乎没有入手去收获啊！

到处都有人向他要传教士。因为先前的传教士们已经作古了，满洲、朝鲜和中国各省都来邀请他，催促他去帮助这些地区。倒不是因为欧洲人的热情衰减了，主要是因为罗马教廷的圣部和葡萄牙国王之间产生了矛盾，圣部向东方派遣了很多宗座代牧主教，而葡萄牙国王也认为自己有权任命教区主教，但不包括修会会长在内的教职

人员。

这种做法使得很多热忱的传教士心灰意冷,不敢加入传教会,因为既害怕教皇发火,又害怕国王生气。传教事业就这样被耽误了。这位伟大君主的热情和传教士的虔诚原本可以使我们的宗教在那里深深地扎根,可是这样的良机却与我们失之交臂。这就是让人难以洞察的神迹啊!当靠了神迹而战胜了宗教的敌人之后,却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天主教徒自己的热情往往比偶像崇拜者的仇恨和嫉妒对它更为有害。

随后,赫利奥波利斯的主教陆方济(Francois Pallu)^①,与其他几个法国教职人员受到修会的派遣满怀激情地来到中国,对这个新的基督教国家进行改革和发展。这名勇敢的高级神职人员已经错过一次来中国的机会了。几年前,逆风把他吹到了西班牙人占领的大岛马尼拉,他被视为奸细抓了起来,最后只得经过墨西哥而返回欧洲。经历了这次事故,他的最初打算也化为了泡影,但同时也激起了他更大的决心。他来到了巴黎,他的良好心愿受到了广泛地了解。罗马总部也很乐意地倾听了他的陈述,采纳了他有关东方传教会的意见。这样,他带着教廷的授权和信徒的募捐出发了,信徒们寄期望于他的热情,也同样寄期望于他对新世界的归化。

他再次渡海西来到达中国,开始点燃火种鼓舞所有的传教士。耶稣会士和其他的一些神职人员认可了他的权力,尽管葡萄牙国王曾一再明令禁止,^②大家还是重新发过修会的誓言。但他们认为,该国王的宗教情感始终高于他的个人利益,即使得知他们拒绝发誓可能会导致整个基督教在中国衰亡和所有修会在东方衰亡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样做并不是很坏。

赫利奥波利斯先生真是莫大的高兴啊!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之

① 陆方济(1626—1684)于1663年建立巴黎外方传教会。他1683年到达中国。

② 根据它的权力,葡萄牙拒绝在亚洲任命法国籍主教。教皇只得妥协,任命了宗座代牧主教,但同时命令同意此点的传教士向他们宣誓服从,否则将开除出教会。

后,他就按照以前的想法为上帝的葡萄园进行新的耕耘了,他自认为以前作为先知受到派遣: *Ecce constitui te super gentes, ut destruas, ut disperdas, ut dissipes, etc.*^① 但是,上帝对他的良好意愿似乎也满意了,在他抵达中国的几个月后就召唤他去了。信徒对他的死大为震惊,尤其是那些跟他并肩战斗来到中国的同伴们更是伤心不已,别的传教士们默默地忍受着上天的旨意,相信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大的荣光,如果知道利用这一切的话,也是为了上帝选民的利益。

不久,圣部又派来了两名宗座代牧主教,弥补了他的空缺,大家才稍微宽慰。第一个是意大利人伊大仁先生^②,他是方济各会士,该会认为他德行罕见,能力超群。他富有经验,教皇认为没有谁比他更适合于统领这么繁荣的一个传教会了。经过暹罗的时候,康斯坦斯先生被他的事迹所感动,将他引见给了国王,国王想把他留在自己国家。但是,教廷命令他继续前行,国王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敬重和关爱,就给了他和同会的两个同伴一大笔经费。因此,在这个王国革命之前不久,这位善良的国王可谓运气很好,就跟欧洲最虔诚的君主一样,他已经有了在东方的传教士。

这位睿智的高级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他天生随和的性格极大地抚慰了教徒,也皈依了偶像崇拜者。他满怀豪情地跑遍了教廷托付给他的地区,为神父们布道,劝说,祝圣,组织坚振礼,尽力召集那些因为各种不同利益似乎对耶稣的爱德已经冷却的心灵。当然,因为葡萄牙的愿望与建立宗座代牧主教不相符,他在葡萄牙眼里不是那么顺眼,但他还是那么爱惜心灵,以至于各个国家都觉得特别欠着他的情。

① “看啊!今天,我将你安置在各民族和各王国上了,为了争取,为了推翻,为了根除,为了拆毁,为了建设,为了播种。”

② 伊大仁(1643—1696)。



中国人罗文廉主教、多明我教会会员、中国教区宗座代牧主教。

第二位主教是由教廷授予宗座代牧主教头衔的中国人罗文藻先生^①，他接受了方济各会士的教导，后来成了多明我会的一员。从一成为普通的布道士开始，他就热衷于皈依他亲爱的祖国，在汤若望神父遭受迫害期间，他的行迹遍布各个省份，成了基督教的唯一支柱，他加强了各省的宗教信仰。当他被授予主教的时候，他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教廷很赞赏他的行为，让他自由选择一个接班人。他指定由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余神父(Jean de Léonissa)来接替自己的位置，任副本堂神父。他在私人生活中堪称一个十全十美的教士典范，他谨慎小心、坚定不移地履行副主教的职责，完全达到了教廷的要求。

为自己的宗教事业选择了名实相符的继承人之后，罗文藻主教在南京病倒了，最后撒手归天，但上帝给了信徒一些幸福的时光。最后时刻，他那强烈的信仰光彩四射，这是终生鼓舞他的源泉啊！弥留之际，他浸润着基督信仰的温馨情感和美妙憧憬。对他来说，这似乎是进入天堂的预感。对于喜爱他的教士们来说，这真是无尽的痛苦啊！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的逝去也就是失去了中国基督教界名列榜首的教士、信徒和主教。人们纪念他，为他祈祷，张挂他的画像。余神父将他的画像寄给了教会，我这儿已经刻版成像，以便永久保存对这位功勋卓著的高级教士的纪念，同时我们也应该向后人推荐。

此外，教廷还任命了两名法国教士做宗座代牧主教，他们两人是严嘉乐(Maigrot)^②和潘先生，都是巴黎大学的博士，既勤奋，又热情，忠心不二地奉行教廷的意思，总之是赫利奥波利斯先生的同伴和他双重精神的继承人。

如果传教士的数目满足了对牧师数目的需求，中国的基督教界就应该很充实了。但是，就像我说过的一样，大家谁也不理会别人，

① 罗文藻(1610—1690)，圣名为额我略(Grégoire Lopez)。

② 严嘉乐是福建宗座代牧主教，1683年到达中国，是反对中国礼仪的主教训谕(1693)的作者。

都想提供太多的关怀,结果是谁也没有急着去。善良的人们——包括那些造成这种纷乱状况的人——都私下里叹息不已;一些热忱的人还想尽力解决这个问题。芒斯特(Munster)和帕德博恩(Paderborne)的主教也不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派驻了八名长驻中国的传教士。但是,他不久就去世了,最后的愿望也未能实现。为了支持这个行将荒废的传教会,其他诸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人都做了很多努力,但都于事无补。

478

路易十四跟其他君主一样热心于传教事业,他曾经长久地思考,打算繁荣欧洲的宗教。但他也相信,不能疏忽了在亚洲的善事,他认为应该皈依中国。南怀仁神父曾经在一封信里面介绍过中国,让他大为感动。他知道自己不能任命传教士,只有教皇才有资格去任命,但他丝毫不怀疑,那些兼具数学家和传教士双重身份的人在执行改良天文学命令的同时,照样可以根据自身的使命去皈依教外人士。人们告诉他,在最神圣的事业中,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里,还没有比数学家更稳妥又起作用的人。

因此,为了改良科学和满足自己推进宗教的热望,他选择了六名耶稣会士,认为既能够让博学多才的人满意,也能够教育善良的人们。那些受命的传教士希望能拥有完成任务的所有优点。他们出发时至少是满怀良好的初衷,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和绵薄之力为上帝的光荣而增光添彩,也为了完成举世最伟大的国王的虔诚意愿。

当我们到达中国的时候,只见我上面描述的这个国度正值一片大丰收,但几乎没有什么工人,或者用最杰出的殷铎泽神父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浸满泪水的国度,看到它无人问津的痛苦不禁让人热泪长流:*Benedictus Deus qui fecit nobiscum misericordiam suam, liberavit vos a naufragio, ut prope naufragam missionem nostram ab aquis lacrymarum, summique moeroris eriperet; vos omnes in corde servo et tanquam veros societatis filios virosque apostolicos intimis animi pr(a)ecor-*

479

diis ampletor, etc.^① 这是他在第一封信里面所写到的,以鼓舞我们,为那光荣的使命而奋斗。

不久之后,上天就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专注这一事业。我们没有做出其他什么成绩,只是通过我们的事例来吸引其他传教士,让他们步我们的后尘,为上帝的神圣事业而辛勤耕耘,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对中国来说也是极大的好处。更让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扫除了部分曾经谈到过的那些障碍。在尊敬的修会会长的谏书支持的塔查尔神父的告诫下,英诺森十一世暂缓实行宣誓。亚历山大八世允许葡萄牙国王任命了三个主教,他们被分别派往北京、南京和澳门。现在,我们的教皇集前任们的热情、虔诚和谨慎于一身。我可以这样说,他受到了我所介绍的有关传教会现状的感染,正准备通过圣部的明智建议而协调解决各种特殊的利益,以便大家在今后一心只想着宗教的利益,也使得欧洲国家能够团结在耶稣基督的圣事中,齐心协力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

先生,这就是从最初的传教士直到最近的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和发展的情况。这里,基督教曾经辉煌;也因为仇教而暗淡无光;一个世纪以来,又因为我们教会里的一位伟人而得以重现生机,因为许多传教士的努力而不断发展。它由杰出的教士领导,得到了多位皇帝的保护,得到了欧洲所有国王的慷慨支持。更为光荣的是,基督教虽然受到了真理的敌人们的迫害,但在上帝眼里,基督教却因为布道者的枷锁、流放和鲜血而更加弥足珍贵。

大人,鄙人战战兢兢,真诚叩上。

L. J.

^① “感谢上帝将他的痛苦播洒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上帝让我们免于海难,没有让我们的传教会遭受痛苦,大掉眼泪。我将您永远铭刻心中,作为耶稣会的真正儿子,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教徒,我真心诚意地拥抱您啊!”

第十二封信

致国王的忏悔神父、尊敬的拉雪兹^① 神父

传教士在中国宣讲耶稣教义的方式和新
基督徒们的虔诚

尊敬的神父：

尽管中国方面的重要事务至今还让我羁留在罗马，并需要我全身心地投入，而且看来在一段时间内我将无法按预定的时间如期完成其他的任务，但是我一刻也不会忘记我应该为您做的事情和派到东方的新传教团应该为您做的事情。

尊敬的神父，是您为此制定计划，而后又为传教团挑选教士，正是您的见证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的赏识而不是这些教士的所有特殊才能使他们后来闻名于世。

为我们抵御了重重危险的皇家保护、从四面八方致以君主们和他们的大臣们为我们说好话的信函、精美的礼物、有保证的生活费用、特别的援助，以及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非常明智和充满上帝精神的建议，您用这些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第一次旅行神圣化，因此我们仍把这些建议作为我们行为最稳妥的准则，所有这一切都是您为我们创造的财富，或者说您使我们获得的财富。

尊敬的神父，无论我们身处世界何方，向您表示感激都是理所当

^① Francois d' Aix de La Chaize (1624—1709)，耶稣会士，1675年至1709年为国王的忏悔神父。

然的。我相信只有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您为方便我们特意所做的一切,才能最有力地向您表示我们的感激。如果我向您讲述上帝乐意赐予我们工作的成功和我们期望那些未来由您亲自培养或至少是经您选拔的传教士取得的成果,我认为您会高兴的,至少我尽到了一部分我的义务。

另外,我关于这方面情况给您写信所花费的时间,丝毫也不会减少我对与传教团利益有关的一切所应持有的一贯关注,这份时间或许在以后将为建立传教团贡献力量。我期望您今后的保护比以前还要更加有效和牢固,比我费心竭力要获得成功的所有活动还要更加推动我们的事业向前进。

129

根据最初制定的计划,我们所有人都应当留在北京的皇宫里为皇帝效劳;但天意却另有安排,人们最终还是依从了我们的意愿,让我们为了宗教的利益分散到各个省去。人们只是把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留在朝廷中,两个人首先专心于学习语言,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所以他们不久之后就可以帮助基督徒了,甚至能够在几次重大事务中为皇帝效力。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在距离北京 300 古里的地方讨论的莫斯科人同中国人之间的和平问题,张诚神父受派跟随被任命为帝国全权代表的索额图^①亲王一同前去。

两国的大臣们在尼布楚(Nertchinsk)谈判,双方都带去一支军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解决谈判所不能决定的事情。若不是张诚神父用他的聪明才智缓和了他们的怒气的話,他们各自的自豪感就往往会导致他们走向对双方都是致命的极端。他常常穿梭于两个营地之间传话、出谋划策、缓和他们的脾气和隐瞒那些必然会激怒他们的话语。最终他巧妙地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使中国人和莫斯科人皆大欢喜地缔结了和平协议。

索额图亲王对神父表现出的满怀热情和聪明才智感到非常高

^① Songgotu 或 Sosan(? - 1703),康熙四个满洲摄政王之一的儿子。

兴,所以公开声称没有他一切都将是毫无希望的。亲王用同样的话语与皇帝谈论他;因此皇帝十分好奇地想见一见他。他发现神父能干、真诚、热心地执行,甚至是揣摩他的旨意;他喜欢这种性格。他让神父在他身边、在宫殿中、在郊外和鞑靼之行中陪同他。他对神父是如此地赞许有加,如果不是神父为人谦恭,赢得所有人的喜爱,朝中的权贵或许要对他滋生妒意了。

随着这些最初的厚待而来的则是更加合乎这位传教士口味的恩宠。皇上选中他与皇上认为才华横溢的白晋神父一起作为他的数学和哲学老师。对科学的热情使皇上几乎每天都要从娱乐时间中抽出两三个小时专心于学习。似乎通过研究大自然的真理,天意渐渐地引导他走向永恒真理的根源,没有永恒的真理,其他真理不太会对完善思想有所帮助,而只会让他在别人面前充满骄傲,在上帝面前变得不可饶恕。

南怀仁神父已经初步为皇上解释了这些科学知识,但他讲课用的是不纯正的汉语,不时地还会夹杂些不够明确的词来阐述那些本来就晦涩的内容,除此之外,这位神父已在我们到来之前过世了。神父们相信鞑靼语会更合皇上的意,他们就更好地运用这种语言让他们的思想明白易懂。后来发生的事正如他们所料,皇上在短时间内就变得非常有能力,并因此写出了一本几何学的书籍。随后他把这本书给他的孩子贝勒们使用,他亲自当老师;每天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给他们解释欧几里得最高深的命题;这位掌管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国的伟大君主,并不是不屑于手持直尺和圆规在家中专心进行那些只有兴趣驱使才会勉强令人感到愉快的枯燥乏味的计算。

在两位神父凭借他们的威望成为宗教支柱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洪若翰神父(Fontaney)、刘应神父(Visdelon)和我正力求在各个省份有效地工作。洪若翰神父去了南京,刘应神父则负责管理山西的各个教堂,我也到那里同他待了一段时间,而后我又从山西前往方德望神父(Faber)过去的传教团所在地——陕西,尽管长期以来备受冷落,但那里的基督徒始终保持着他们最初的虔诚,依旧被看作是众多

信徒们的“模型”和其他信徒的榜样。

425 我们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到了人们曾经常对我们说的，收获的确是巨大的，同样，家长用来进行收获的工人也感到幸福。这个光荣工作中的一切都是令人快慰的：新信徒的真诚、老信徒的纯洁、孩子们的顺从和妇女们的虔诚和朴实，但令我们特别深受感动的是上帝的恩泽深入崇拜偶像者心中，不时地有人改宗皈依了我们的宗教。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传播真理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我们究竟通过何种神秘的魅力才能赋予死气沉沉的思想以活力，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从而使之走向理智、上帝和所有最纯洁的道德准则，而那些死气沉沉的思想是从他们孩提时就已经深深融人在他们的躯体和血液里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亲自创造奇迹，如果不是圣灵不可思议地通过上帝的安排来弥补牧师们数量上的不足，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和诱惑可以一下子吸引住同基督教一样严格的宗教约束下反抗的意愿？

尊敬的神父，这也是我们每天怀着一份深深的慰藉所发现的，这份慰藉不可动摇地坚定了我们的信仰，这正是上帝带给崇拜偶像者心灵的一样的信仰。我很愿意详细讲述尽管有恶魔作乱而上帝仍总是受到歌颂的中国在这方面发生的一切，但由于我无法前去收集每个教堂的独特的记录，我只能向您讲述一部分我在使命中的亲眼所见，以及根据最聪慧和最有阅历的传教士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我又是怎样尽力完成使命的。

我所有的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通过宣讲圣经特别是个别劝导来培养老信徒的虔诚信念，个别劝导比在公众场合说的一切都要更为有效，公开的讲道往往要么由于人们的无知，要么由于传道者糟糕的口音而几乎没有人愿意倾听。

426 纯朴和虔诚使这些穷苦的人变得很顺从，他们经常热泪盈眶地倾听布道，然而却只能是一知半解；但他们总是能从完全理解的部分中受益。他们特别喜欢听对比、寓言和历史；尽管他们并不习惯这种热烈而且有时被我们的传道者煽动得过于激烈的活动，但是当你用

一种略微热情活泼的方式同他们讲话时,他们还是会感动的。

只要我为了听病人的忏悔或是为了其他某个原因来到一个人的家中,整个家庭甚至附近一带的基督徒都会聚集在我身边,恳求我给他们讲述上帝。我讲得不好,特别是开始的时候,但他们对此并不流露出任何的反感;只要他们稍稍能听懂我想讲的话,他们就从不厌倦听我讲解。

我甚至经常注意到尽管我的汉语是那么不纯正,但他们还是喜欢让我亲自给他们传道,而不愿意我有时让一个长期接受这种宗教活动培训的中国传道者为他们讲解。但是由于我并不经常去看望他们,所以我尽力用精神方面的书籍来弥补。在这方面,感谢上帝的安排,中国已不再有任何不完善的地方,中国有非常热情和熟练的传教士,完全可以,甚至高雅地撰写有关宗教各个方面的著作。

在中国我们拥有非常精心编制的教理书,书中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基督教的全部教义、生命、奇迹、我主的死以及上帝和教会的戒律。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对四福音书特别的阐述、有关伦理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论著,以及有理有据和众人皆可参与的论战;还有一生中不同阶段下所要进行的精神上的宗教修行仪式、圣事惯用的祈祷和训言以及针对学者们的神学,因为我们部分地翻译了圣托马斯(saint Thomas)的《概论》;最后是为教权所译的圣伊纳爵^①的《修炼》。编制这本书目的在于使福音传教的神圣种子四处传播,大量地开花结果。

我们曾经期望拥有弥撒经本的译文,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准许用中文唱弥撒,我们还期望得到圣经的全译本。弥撒经本译出后,柏应理神父(Couplet)几年前就把它呈给了教皇;但是教皇深思熟虑之后,对于是否使用不置可否,于是我们一如既往地用拉丁语唱弥撒。^② 对于圣经的全译本,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认为不应该这么早散

497

① 伊纳爵德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是耶稣会的创始人。——译者注

② 实际上,耶稣会上赞成在弥撒时使用中文,与罗马的意见相左。

发给公众,否则将会成为轻率冒失的举动;更何况我们已经在好几本书中讲解了四福音书包含的内容,甚至还阐述了圣经其他部分较为有教益的内容。

促进基督徒虔诚的第二种方法是祈祷。除了弥撒的时间之外,我每天两次把他们聚集在教堂里进行公共祈祷。他们分成两个唱诗班歌唱,他们所表现的崇拜之情使我经常期望有欧洲的基督徒来见证他们的虔诚,因为欧洲信徒在我们的祭坛前很散漫,有时甚至令人气愤。他们的举止必将由于这些新基督徒的谦恭而受到天意的谴责。中国的信徒不像我们那样通晓合唱和音乐,但他们唱出的曲调丝毫不刺耳,对于我来说甚至比欧洲几个团体唱滥了的曲调更能让人忍受。他们也有好几种乐器。乐器的合奏对他们来说是令人赞叹的,我们法国的乡村或许适应这种合奏。

对于中国人,在笃信宗教方面,甚至也需要某种震撼感觉的东西。漂亮的祭服、唱诗、仪式队伍、钟和乐器的鸣响、教会的庆典,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他们的口味,吸引他们对神的崇拜。我留心让他们在这方面获得满足,教会也非常明智地允许信徒们这么做,同时,我必须要让它区别于迷信长久以来在我们不提防的情况下惯于对老百姓的启发。

我特别致力于启发他们对我们奥义的尊敬。他们通常半个月告解一次。他们的告解不仅伴随着泪水(因为中国人比我们更容易哭出来),而且还伴随着他们晚上在圣器室进行的极好的训练。

对值得崇拜的圣体圣事的强烈信仰把他们不断地维系在祭坛周围;当我允许他们领圣体的时候,他们会怀着足以感动最冷漠无情的人的崇敬心情去做。我看到他们长时间地注视,多次拜倒,以面贴地,通常一边诉苦,一边流泪。这种情形在亚洲人中较为常见,总是使人感到谦卑,对人大有教益,而且非常有益于激起心灵中一丝柔和的虔敬之意,还有益于在思想中刻上我们对神圣奥义的威严应有的深深崇敬之情。

这种崇敬还扩展到圣像、圣物、圣牌、圣水,总之一切具有某种我

们宗教特征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还对圣母玛利亚怀有敬仰之心，如果我们没有留心控制的话，或许这种情感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称她为圣母，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会祈求她的保佑。曾经受到过圣母庇佑的经历坚定了他们这种感人的崇拜；他们每天从圣母那里得到的恩惠使他们确信她是讨上帝喜欢的。

这种情感对妇女们的触动比对男人们还要深。她们称所有的教堂为圣母堂，即圣母的庙宇。妇女们总是在那里集会，因为她们从不踏进男人们的教堂，就如同男人们不会出现在她们的教堂一样。

但只有基督徒对耶稣基督怀有的温柔的爱才能真正地使他们变得虔诚和配得上他们所选择的信仰。他们不停地重复着这些话：“耶稣，天主，为我们抛洒鲜血！耶稣为拯救我们而死！”因为这是我们最用心教他们的奥义，所以也是他们最坚信不疑的奥义。他们都希望在房间中拥有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虽然一开始，我们圣像中的裸体部分让他们感到吃惊，但后来他们就逐渐习惯了。我们谨慎小心地把圣像发给人们，恐怕这些圣像落入崇拜偶像者的手中，他们出于无知或出于恶意可以轻易地亵渎它们。

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讲完弥撒之后，我通常会把雕刻有耶稣像的大十字架从祭坛上取回来；那些不信神的人经常出于好奇心来参观我们的教堂，他们可能会把它拿走，或用亵渎宗教的言语谈论它。我留在那里的耶稣受难的画像却没有同样地引人注目。

对于那些基督徒，我们并未向他们隐瞒我们赎罪的神圣奥义，或向他们隐藏其中任何一个细微情节。某些异教徒对它的描述是一种赤裸裸的恶意中伤，所有的中国书籍和印在书中的插图一直以来都在揭穿这个谎言。我们看到十字架在街上仪式队伍中被公开地佩带、竖立在教堂的房顶上和刻画在基督徒的门上。除了中国，我在的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见到过信徒比他们更崇敬地参加耶稣受难日^①公开举行的崇拜十字架的仪式；我真心承认我从未参加过这种仪式，

^①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译者注

也不用被迫陪信徒们流眼泪,那一天他们在公开的崇拜和忏悔中比平时做得更好。如果那些在这一点上指责他们的人参加了我们的仪式的话,就会对欧洲人的麻木不仁感到羞耻了。而我们则满心欢喜地看到十字架的耻辱在地球的另一端征服了世界上最骄傲的民族。

对中国妇女的个别训导比对男人要困难得多。除了生病的时候,我们一次也不能看望她们,她们也从从来见传教士;但我们可以她们的教堂里同她们交谈,在那里,我们可以每半个月一次把她们聚集起来为她们讲弥撒、行圣事。她们不敢更经常地来,害怕引人非议。当地的法律甚至不允许她们来教堂这么多次,因为不信教的妇女每次去拜完和尚庙所产生的混乱都会使我们的聚会变得令人怀疑,并总是给异教徒提供一个诋毁宗教的似是而非的借口。

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所能取得的成果。我每礼拜五晚上去这个教堂做弥撒。弥撒总是在一个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进行,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过于提防;礼拜六上午,我为那些未能在前一天参加的妇女补做弥撒。她们几乎每个人都忏悔,如果有这个自由的话,她们情愿每天都自我忏悔。要么是由于内心的温柔,要么是由于对圣事的重视,或是由于其他某种特殊原因,她们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自己的缺点。在中国,我们需要用很大的耐心来倾听她们诉说;由于她们天性极为温柔,如果我们尖刻地对待她们,就会引起她们的反感。然而她们也有随和的一面,就是一点也不固执己见。她们谦恭地接受神父的训导,不加考虑地听从他的意见,我们从未给予她们过多的惩罚;尽管我们有时为纠正一些普通的错误令她们感到为难,但她们却不觉得痛悔前非有什么困难。

她们极少堕入重大罪孽的错误中,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使她们躲开了大多数危险的时机;如果能够使她们保持家中的安宁,她们的生活将会非常纯洁无瑕。我见到过几个怀有近乎于圣洁崇拜的信徒,她们总是投身于劳动或祈祷,关心子女的教育或自身的完善,一丝不苟地遵从所有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她们仁慈、苦修,特别热情于劝说偶像崇拜者改宗和专注于所有出现的可以行善的机会。因此,

我经常听到那些最早期的传教士说,如果中国有一天成为基督教国家,那么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将获得拯救。这并不是为中国妇女歌功颂德,我只是忠实地汇报我的所见,根据我管理的教堂来推断其他的教堂。

对少年的训导同样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我相信这个年龄段比其他年龄段更需要培养,特别是在中国有些东西使他们疏远于为上帝服务;他们温顺随和的天性、父母对他们的溺爱和从不进行任何束缚的好心、总是过早地腐化堕落的异教徒儿童的伙伴圈子、对常常启发他们厌恶宗教的学堂老师的依赖和好感,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他们教育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我还是尽心竭力地用几种方法来履行我的职责。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来一个熟练热心的基督教学校的老师到我家中。孩子们来我家学习,我就有机会启发他们对宗教的崇敬,向他们讲解宗教中主要的信条,锻炼他们反击异教徒的进攻,并让他们习惯于每天参加弥撒等教堂中举行的宗教仪式。这种做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或许因为收费低廉,或许因为离家近,异教徒的孩子和教徒的孩子在同一个老师教导下学习,他们不管乐意与否,也听着我们教授给他们同伴的东西;这些训导逐渐把他们朝着基督教的方向培养,在他们的思想中灌输了大量有益的观念,就像撒播下同样多的种子一样,后来结成了福音的果实,也就是说使他们真正地改宗。

真希望能有几个基督教老师免费在城市中教学;这将是推广宗教和在家庭中保持美德的最佳方法。然而传教士们是远远不能在家中供养这些教师的,因为他们连维持自己的生计都很困难,他们的生活并不像某些没有教养甚至心怀恶意的作者想要说服世人相信的那样;我还要说甚至包括那些生活在宫中和表面上看起来生活富有的传教士也一样。的确,当他们去拜访要员的时候,他们会根据当地的习俗穿上丝织的衣服;有时甚至还叫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去,或者骑着马去,后面带着几个仆人。这一切对于维持他们的威信和官员对他们的保护都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基督徒将会经常遭受压迫;但如此一

来却使传教士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这种开销几乎占用了他们从未达到过 100 埃居的收入或补助金的全部,所剩无几的钱只够让他们勉强度日。他们在家中衣着简朴(为了不说非常糟糕);他们的居所一点儿也不舒适;他们睡在硬地板或很薄的垫子上,也没有床单。他们的伙食是如此的粗茶淡饭,所以他们连戒律规定严格节制饮食的欧洲修道士都比不上。有些传教士常年靠米饭、蔬菜和水果度日;因为人们常饮用的不加糖的茶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来说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这只是谈论他们在家中的时光;因为他们一旦离家去跑遍整个省份,去乡村、山区或更偏远的地方去寻找迷途的虔诚的信徒,我们就难以描述他们在旅途中连续的劳顿之苦(我特别要谈及的是我们在西部所有省份执行的任务,因为几乎连通了南方所有省份的运河使我们在南方的奔波并非如此辛苦)。那时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睡在谷仓,同农民一起吃饭;经常暴露在烈日和严寒下,有时浑身是雪,有时又被大雨浇得浑身湿透,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慰藉只是在到达各地时能看到虔诚的基督徒要求我们的神职人员不断地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后的满足。

439 由我负责的陕西省是中国最辽阔的省份之一。我管理基督徒以及建立在相距一百多法国古里的地方的数个教堂,前往这些教堂的道路是如此艰险,甚至连马匹都派不上任何用场。我们在山里喂养了骡子,是为了去最容易到达的地方的那种旅行所准备的;在其他地方,几乎总是需要步行,要么攀爬岩石,要么溜下悬崖。我们从水中或泥泞中穿越山谷,暴露在老虎眼中,还更多地暴露在隐藏在这个利于退却的地方的强盗眼中。

这里不再有艺术和大自然。与其说是为了方便旅行者倒不如说是为了取悦居民而创造出的南方省份的美丽道路和美妙乡村;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的山谷比这里也要容易通行得多;或许对于中国,我们可以说,论美丽,世界上哪里也比不上它美,但一旦不再美丽,哪里也比不上它恐怖和吓人。然而自从方德望神父去世之后,大家以踏

上这些他以前洒下过汗水的艰难道路为乐,因为他在上面撒播了圣洁的珍贵芳香,它依旧支持着基督徒的信仰,增强着传教士的热情。

这个辽阔省份的其他教堂比较容易到达。我用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为那些途经的地方聚集起来的基督徒讲授教理、布道和主持圣事。我把时间平分成两部分,分别用在基督徒和偶像崇拜者身上,后者的忏悔在这些偏远的地方总是比在大城市或省府要频繁得多。有些人通过阅读或同基督徒的交往已经信服真理,亲自来接受洗礼;另外一些人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所动摇,来参加争论,并最终接受耶稣基督的恩赐;有些人为了新生事物或他们邻居的祈祷所吸引,认真地倾听,并激烈地争论;他们之中有几个人退出了争论,变得比以前更坚定,但是其他人对圣灵的魅力始终不渝,他们颂扬上帝,谦恭地承认自己的过错。

在这种争论中,我的痛苦在于我不能说出我本想说的话。我笨拙的汉语使真理失去了分量和力量。我认为如果我能用母语讲解的话,我的听众之中不再会有一个崇拜偶像的人不理性,从而对信仰睁开双眼。但除了平常充分讲解,就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足以使任何人成为不可宽恕的之外,我还思索着:那些耕种和浇灌的人再多么用心,再多么巧妙地耕种好和浇灌好,他们在这方面做的事情也还是太少。应该把这项灵魂改宗的巨大工程与上帝联系起来,惟有他能在怜悯心的驱使下、在指定的时间、在神圣的灵魂归宿预定论的永恒建议中让这些作物生长,给它们提供营养和培育它们直到跟他一样。

多少次我明显地看到发音不标准的寥寥数语战胜了谬误,因为作为上帝选民内心的主人的圣灵扩展了这些话语的意义;而有时冗长的训导除了使心灵僵化之外起不到任何效果,如果判断正确的话,就是上帝不愿意用非凡的光辉和热情伴随着这些训导。

尊敬的神父,您或许愿意知道什么是异教徒改宗中最主要的困难。对此我发现了中国人的三种特殊情况。有身份的人和自认为精于科学的人通常不愿听我讲解基督教的奥义。他们在思想上似乎特别反对三位一体和降世为人。一个可感受的神、一个垂死的神对他

们和对犹太人一样无异于一件丢脸的事和一种异想天开。而一个永恒、至高无上、无比正确和无比强大的神的存在就不会让他们如此痛苦；我带给他们的感性的证据经常阻止他们在争论中就上面的问题与我达成一致。

为了循序渐进，为了沿着天意和神父们值此时机为我们指出的道路前进，我总是同他们一起区分我们神圣宗教中的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向他们建议排除情感的理性所教导我们的一切：有一个上帝，这个无限神圣的上帝命令我们爱护美德、避开罪恶、尊重君主、尊重我们的父母和不要损人利己；善良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通常是不幸的，而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就会得到某种补偿；相反，坏人在无节制的快乐放荡中度过他们的一生，死后就会被严厉地惩罚；作为智慧开端的这种恐惧和希望在我们的道德中也是占第一位的；但是只有每个人对这个主宰生死的君主怀有的强烈的爱才可以完善我们。

说服他们相信了这些信条之后，我就对他们说：“那么你们就带着这种热爱和恐惧的思想去学习这些神圣的功课吧。每天在你们承认的这个上帝的无限威严前拜倒。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眼中含泪，心灵会因为这么晚才了解上帝而痛苦得破碎，然后发自内心地请求他把你们带到理智并未让你们发现而他乐意让他的亲生儿子向世人启示的崇高真理面前，这些真理就是现在基督教信仰的特性。”

想要获得我所要求的并不总是很容易。大部分异教徒习惯于盲目按照他们的感情行事，接受这种新生活比相信最晦涩的奥义还要困难。但是，尊敬的神父，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所有真心诚意服从的人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几天之后就不准备相信新信仰教授给他们的更难的东西。千真万确，信仰是所有推理的力量都无法获得的上帝的礼物，只有遵循了我主建议的人才能够得到它；寻找就能找到，敲门才会有人为你开门。

事实上，为了实践这一允诺，上帝常常奇迹般地促进改宗；自从几个新教徒决心正确地生活和祈祷之后，我在他们身上注意到了许多照亮思想的光辉，想必是圣灵从内心启发了他们。

有一个秀才，阅读和辩论已经使他思想动摇，但还是不能让他下定决心相信宗教。然而他认为一种品行端正的生活将有助于驱散黑暗，所以决心采用耶稣基督的道德观。最初一段时间，他的疑虑反而有增无减，他越是面对十字架，思想斗争就越激烈。他把他以前宗教的寓言同我们宗教奠基人耶稣基督耻辱的死相比较。两者对他来说同样荒诞，无论他如何努力寻找，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使他更坚定地加入基督教，而不是进行偶像崇拜。他的父母和几个朋友努力使他信奉基督耶稣也是徒劳，正当他要重新恢复到最初的生活中去时，上帝终于使他悬崖勒马。

一天夜里（就像他亲口对我讲述的那样），他在梦中看到天空打开；耶稣基督充满尊严地出现，坐在他的圣父的右手边，四周围着无数非常幸福的灵魂。一方面基督耶稣向他展示许诺给予基督徒的这些永恒的奖赏；另一方面，基督让他观看因许多偶像崇拜者的痛苦不堪和嚎啕而变得阴森恐怖的深渊。

耶稣神情威严地对他说：“如果你不追随我，这就是你的下场。”而后，他脸色温和地又说道：“啊，我的孩子，难道我的受难就应该使你灰心吗？难道作为我荣耀源泉的牺牲带给你这么多的耻辱感吗？”

这种情景把他吓坏了，醒来之后他就彻底改变了。他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个梦，也没有花时间去探究偶然的因素和激动的想象有时会在睡眠中制造的离奇景象。这个可怜的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对他说过的话，匆忙地要求洗礼；他毫无困难地接受了对我们奥义的信仰，并申明将心甘情愿为维护真理而献出生命。

另外一个人没有那么博学，但却更固执，不仅不放弃他的错误想法，而且对我们最神圣的奥义冷嘲热讽，他来听我的训导也只是为了对此讽刺挖苦。然而他却允许他的妻子成为了基督徒，因为他并不想在家庭中引起混乱，尽管这违背他的意愿。可是他说他将留心不仿效他妻子，以免大家认为他们家所有的人都丧失了理智。由于他生性急躁，比通常情况下的中国人更易发怒，所以我尽力以和气而不

是靠争论去赢得他。最终由于看到和气和争论都不起作用,于是一天晚上我到他家找他,把他拉到一边。

我对他说:“我明天就要走了,现在来向你告辞。老实说,离开你我多少还是有些伤心,因为我听凭你沉迷在错误之中。至少,在我出发之前,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件对你毫无损失的事情让我高兴:你的妻子是基督徒,她有一张基督耶稣的画像,我向你宣扬的就是他的宗教;你偶尔跪在这幅画像前,祈祷画中的人给你启示,如果他的确有这个能力的话,如果他能够倾听你的话。”他答应了我,我一离开,他就履行了他的诺言。

他的妻子不知道发生的事情,看到他跪着崇拜基督耶稣,并多次在画像前磕头,以为他改宗了,就派了一个亲戚到我住的房子通知我;我跑过去,发现他还正忙于磕头和祈祷,因此我没有打断他。

等他站起来,我对他说看到上帝刚在他身上做的改变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快乐之情。

他惊诧万分地回答:“难道你从这么远的地方都看到了我思想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上帝告诉你的?”

我答道:“是耶稣本人让我得知的;因为他告诉过我们以他的名义向他父亲提出请求的人将会得到满足。”

他喊道:“噢,主啊,我是真的认不清自己了;我感觉自己是个基督徒,却还不了解什么是基督教;请你指点我吧,我已经准备好服从和接受洗礼,如果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吧。”

我对他说我不会为以前没有接受过训导的任何人施洗,由于我不得不离开,我会为他指定一名基督徒,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向此人请教。他完全同意了,我们在这幅神奇的画像前拜倒在地感谢神圣的主,他可以在高兴的时候让最坚硬的岩石诞生出亚伯拉罕的孩子。

在上帝高兴时降福于我的使命的其他几个成果中,我认为一个老军官的改宗值得向您汇报。从一个士兵最终成为一个三等城市的皇家长官(lieutenant de Roi)。尽管非常富有,他却并没有纳妾,他所深爱的夫人是个基督徒,迫使他比其他官员生活得更有节制;但没有

任何理由能使他下决心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他固执于信奉异教：他一心想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直到那时，除了财富他不承认有其他神灵。这种对所有宗教的冷漠在各种情况中都是最危险的；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只有不承认任何神灵的时候，人离真正的上帝才最远。

但他很尊重基督徒，因为他们纯洁的生活感化了他。每当我来到他管辖的城市中时，他总是来拜访我；为了让我高兴，他有时到教堂拜倒在神坛前。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力劝他投身于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中；但他却笑着倾听我更严肃地对他宣讲。

一天，我比平时更加着重地向他讲起了地狱，他对我说：“你不应该对我的坚定不移感到吃惊。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军官感到害怕将是令人羞耻的事情；从我成为士兵开始，我就已经下决心无所畏惧了。”

他又说道：“而且，我究竟为什么要害怕呢？我没有损害过任何人，我为朋友们效劳，我忠于皇帝；如果以前我有年轻人常有的放荡不羁，现在我在肉体享乐上却是相当节制的。”

我答道：“也就是说你在尽力让世人满意；但也说明你不怎么费心考虑如何偿还你欠上帝的一切。你只想着完成你分内的个人义务却拒绝承认和服从皇帝，你认为你是一个好军官吗？仅仅在私生活的各种行为中有所节制是不够的。一个臣民的首要义务是服从于他的君主；人类最根本义务就是承认上帝。”

他对我说：“你说得对，我会认真考虑的。”

我又说道：“如果我跟你讲的上帝不给你好想法，你想也是白想。今晚祈求他净化你的灵魂，他会倾听你的声音；但是要记住你同样也得倾听和遵从他的声音。”

尽管我并不期望这次谈话比在此之前的其他几次更有效，但我注意到他被感动了。他对他夫人讲述了这一切，她就利用这机会劝说他，他属下的一个虔诚的、受过训导的军官说服他参加晚上在家中进行的祈祷。他的出席激起了仆人们的热忱，他们都哭着喊着向耶稣基督请求接受他的皈依，无限仁慈的上帝几乎永远也抵挡不了他

们的哭喊和眼泪。

从这一刻起他有所震动,他用了大半夜的时间翻来覆去,左思右想,在脑海中考虑他面临的危险,这些想法使他决定彻底研究宗教。但上帝马上教导了他,因为他声称刚刚朦胧入睡,就看到了异常恐怖的地狱的景象,以至于他再也不觉为难地就下了决心。醒来之后,他成了基督徒,或者说至少他打算尽早成为基督徒。

他跑到教堂,我正在那儿讲弥撒,弥撒结束后,我诧异地看到他伏在我脚下哭着请求受洗。我也哭着说话,因为他刚刚能解释一点,泪水和叹息就中断了他的讲述。他说话时甚至表现出一副不自信的神态,我从他的行为中觉察到有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无法主宰自己的行动;也许他还保留着地狱的情景给他震撼的想象,也许上帝通过这一改变让我们和他一样明白,任何战争激发的自豪都经不起他高兴时撒播的有益的恐惧的考验,哪怕是最无畏的心灵。

根据我的习惯,我想花时间考验他和训导他;但他说如果不受洗他就不离开教堂。

他对我说:“或许今晚我将死去,你会痛苦地得知我将永入地狱。”他那誓不放弃的决心、为得到这一圣宠而跪在我面前的基督徒的祈祷,以及我也说不清的莫名的内心活动给予我一种强烈的震撼。我就宗教各方面的问题向他提问。他了解一部分,并轻松地学习了余下的部分,因此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认为可以把我们神圣的教义传授于他,他的皈依在该城引起了轰动,好几个偶像崇拜者以他为榜样入了教;因为如同基督耶稣说的,在同一片天空下,当一个宗教罪人以苦行赎罪时,就是一个节日,毫无疑问圣徒和天使对此人的改宗都感到高兴。

然而,最令异教徒痛苦的事还不是使他们的思想接受这些最晦涩的奥义,尽管这看上去是那么难。其他几个因素却更让他们停步不前。第一是必须退还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这对商人和大臣来讲是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

不公和欺诈在中国是如此的寻常,以至于极少有人能放弃此道而通过其他途径致富。商人总是尽可能按最贵的价钱出售商品,只有卖掉了坏商品后他才把好商品拿出来。这个民族特有的机智灵活似乎给他们以伪造任何东西的权利。

但我们宗教的圣洁对人类法律所能容忍的过错也是不能允许的;一个人在发了不义之财之后,当他确实考虑承认的时候,就应该回来向上帝汇报。我承认我从未有谈起这一点不颤抖的时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几乎总是一块耻辱石。他们很少讨论奥义,因为他们没有适于思辨的科学的头脑,但他们在道德方面有洞察力,自认为灵活性不比我们差。

一天,一个商人对我说:“的确不应该损害他人,但不是我在骗人。当我卖得太贵或销售坏布料时,是买主自己弄错了。正如在他看来,他尽可能少给我钱,如果我同意,他会果断地拿走货物而不付钱,同样我就有权利向他要最大数额的钱,如果他天真地给我的话,我就收下。这正是我们机巧的成果,这种获取并非靠暴力,而是让我学会利用我的买卖的技巧产生的结果。”

他又说道:“另外,如果我真的拥有了他人的财富,如果我错误地损害他人而发财,那么现在我怎能不顾良心地狠心抛开我的孩子,让他们沦落到去乞讨?相信我,神父,这些被我抢夺了财富的人对其他人也这样做,而那些人以同样的方法致富。利用这种方法发财已是一种风俗,如果通情达理的话,每个人都应该相互原谅这些小错,否则就会搅乱所有的家庭,造成比我们所犯过错更严重的混乱。对我自己来说,我真心原谅欺骗过我的人,只要没有人用我给他造成的所谓损害来困扰我。”

黑暗中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说的,对此基督耶稣说过,让一头骆驼穿过针眼也比让富人进天国要容易。无论我们怎么劝说他们,他们几乎总是固执己见,既盲目顽固又冷漠无情;他们仍然赞赏他人的无私和公正。下而就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例子。

一个年轻人在我所在的陕西省中旅行,途中发现了一个装着 10

或 12 个埃居的钱包。他非常真心实意地寻找钱包的主人,想把钱包还给他。这一举动在中国人看来是英雄式的,地方官员得知此事之后,决定褒奖他一番。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称赞他,命人用大字印出来,贴在官府的大门上。

因为即便是天生的美德都会令上帝愉快,所以他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个更大的恩惠。于是,当年轻人继续行程时,一个陌生人走近他对他说:“你如何能够这么慷慨地交还了这笔钱?你知不知道只有基督徒才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你知不知道以你目前的情况,你所有的美德仍挡不住你下地狱的命运?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去寻找基督徒的圣父,信仰他的宗教,否则你天生的正直和公正在你死后将无助于你。”

他马上听从了,折回来找我。他非常简单扼要地给我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他不时地问我:“基督徒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让他为难的,所以我很容易地就引导他入了教。此外,他的单纯和老实让我着迷;因此,当我认为他已做好准备后,我就为他施洗,让他在未来可以使他的正确倾向变得更圣洁。

魔鬼了解中国人在利益方面的弱点,他给偶像崇拜者启示了一条准则,使他们几乎所有的人执迷于谬误。他们认为想要变穷,只要成为基督徒就可以了,基督教是穷棒子的宗教。因此当有什么不幸降临到某基督徒的家庭中,家中其他人都责怪他,让他对所有的不幸负责。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基督徒是无法抵挡这种迫害的,当我们劝说一个偏信于这种错误想法的偶像崇拜者信仰宗教的时候,需要内心受到的恩宠非常强烈才能迫使他把他的财产奉献给上帝,并正如他认为的那样放弃所有的世俗利益。

同样的原因使几乎所有的官员停步不前,从他们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起他们就得冒一切风险。在上一次的迫害中牵连了众多显赫家族的汤若望神父的失败还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知道欧洲人的宗教并未被法律所承认,人们可以剥夺信仰它的那些人的财产和生命。无论皇帝现在给予传教士如何的保护,他都可能随后改变主意;再说

他迟早也会死的；阁老们一直留心盯着出现根除基督教的机会。因此，由于害怕失去这个世界上虚假的财富，许多人不能充分了解永恒财富的价值。

即便一个官员为上帝所感动，不顾这一切因素，但当他归信后，他就会发现对他坚定不移的信心来说有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因为官员们的俸禄不足以支付他们家庭的日常开销，除了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敛财外，并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可以供养家庭。

大臣们和北京各部的监正们私下里向总督们大笔地要钱。总督们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则依靠省里的重要官员供给，而省里的官员再去盘剥下一级的官员。没人胆敢冒着丢官掉脑袋的风险而逃避；于是乎官官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搜刮钱财。

这个不公正的内阁是上一次改朝换代后大人物的野心和小人物的贪婪引入到帝国中的，它给我们神圣信仰的确立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官员，如果他偷盗，就不再是一个好基督徒，如果他不偷盗，就通常不再为官。

但还是有一些天意保留住的人在 Baal^① 面前没有卑躬屈膝。如同在初期的教会中，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了基督徒慷慨大度的例子，他们视这个世上的财富如无物，希望天国有一天能够接纳他们。迫害期间，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对人大有教益的事情；但由于我几乎还没有谈到我的所见，所以我很愿意讲述一个最近发生的令我深受感动的例子。

陕西省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显赫职位上变得富有之后，最终决定归隐山林，用他的一部分财产为上帝服务，其余的用来同他的家人过着平静和纯朴的生活。他在乡下修了一座教堂，我有时候去那里主持圣事和为他亲自精心培训的初学教理者施洗。但由于他的房子位于交通要道上，那些在中国不断来回换防的军队蹂躏了他所有的土地，却丝毫不敢损害他那些偶像崇拜者邻居的土地。

① Baal 在《圣经》中指所有的假神。——译者注

下面就是致使他们这样破坏的原因。

中国人习惯于公开地诅咒那些损害他们的人,特别是当他们不能用其他方式报复的时候。如果一所房子失窃了,又找不到小偷,几天之内的早晨和晚上,全家人都会不停地诅咒他。父亲、母亲、孩子和仆人所有的人都轮班地重复这一举动,一次又一次地用可以想象得到的邪恶来诅咒他。如果我可以这样解释的话,他们有格式化的谩骂和诅咒,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门口或在他们房子的屋顶上叫喊,成千上百次地重复。他们认为无论那个小偷身在何处都会为此面受些折磨,直到他弥补了过错为止。

尽管大部分的小偷很少为这一咒骂所困惑,然而还是有一些人对此感到恐惧,这种害怕阻止了许多暴力行为。基督徒爱他们的敌人,祝福伤害他们的人,更不会诅咒他们。因此,我说过的那些士兵害怕偶像崇拜者的咒骂,放过了他们的财产;而他们对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愤怒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他们不受惩罚地偷了他的果实,割了他的小麦,拔了他的树。因此,他极度的耐心为他引来了所有的伤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伤害也会同样地波及到其他人的头上。

针对这种情况,他的朋友们比他自己更生气,经常嘲笑他无动于衷,用在类似情形下人们批评约伯(Job)的同样话语责怪他,他们对他说他给予上帝的所有感恩并不会防止他失去财产,甚至也可能不会防止他饿死:感激上帝,然后饿死(Benedic Deo et morere)。他们经常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为了奉行他所信仰宗教的清规戒律,竟然甘愿陷人困境,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们又说道:“如果你害怕自己去咒骂那些小偷,那就派一个仆人代替你去,或者把你的土地租给偶像崇拜者种,他们才不会有你这样可笑的顾虑。”

这个善良的人有满怀强烈的信仰和符合耶稣的教义的明智的质朴,他冷冷地回答说他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上帝,上帝会照管它们,而且他更喜欢接受痛苦而不是制造痛苦。一天,他对我说:

“我的孩子们认为我不应该放任我的财产遭受掠夺。你知道我

有我的理由可以这样支配财产,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因为这些财产不归他们所有。他们不愁吃穿,不用依靠我保留给自己的那部分;但当他们处于贫困的境地时,我更愿意在死后给他们留下美德的榜样作为遗产,为他们的永福做贡献,而不是留给他们可能会失去的财富。”

尊敬的神父,这些感想给我一种无以言表的安慰。有时我欣喜若狂地对自己说:“实际上到底有没有比在以色列的信仰更虔诚的信仰?不,主啊,离开法国我并未有丝毫的损失,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圣徒。您的思想真的遍布整个地球,我们许多个世纪以来在欧洲享有的灵魂得救的高深学问在您神圣话语奇迹般的作用下终于也散布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但是由于他的孩子们催促我为这种混乱状况想一个解决办法,而且的确应该阻止异教徒利用基督徒的耐心,我允许他们在类似的情形下使用威胁代替咒骂,并告诉异教徒说:“我并不想对你们有什么不利,我甚至原谅你们给我造成的痛苦;但掌握我的事业的上帝将会惩罚你们,用不着我插手。你们不公正的暴力行为应得的所有诅咒打击你们的时候将会到来,从现在开始,上帝对你们的诅咒将成为你们所有不幸的源泉,而他的戒律并不允许我诅咒你们。”

417

这个办法奏效了,基督徒为他们的利益变得能言善辩,他们生动地描述了上帝的判决,以至于异教徒再也不敢伤害他们。

我在说服中国人改宗中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来自于该国法律允许实行的多妻制。这一点特别关系到那些有身份的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合法妻子之外,只要养得起就尽可能多地纳妾;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来负担这项花销。官员们由于地位的关系无法参与一般的娱乐活动;他们只能有时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和唱唱戏。赌博、散步、狩猎、私人拜访、公众聚会对他们来说将是国家级的罪行;因此他们在家中寻求一些法律允许又可补偿的享乐以消遣。

一些人专心于学习,这是晋升的最可靠的途径;但大部分的高官妻妾成群,他们在妻妾群中度过所有能够摆脱公务的时间。由此可

见,他们是多么地不情愿为使一个妻子满意而丧失众多小妾,而且妻子的年龄大并经常的争风吃醋只会使他们非常厌恶。

的确,那些改宗的人在他们的合法妻子不愿成为基督徒的情况下可以把他们的小妾之一作为妻子;但法律不允许他们如此胡作非为,除了习俗准许的极少数情况下,在中国一般是禁止休妻的。此外,丈夫如此休掉的妻子的亲属也必然会报复,甚至通过法律手段迫使他收回休书。因此,当我们向官员们讲述我们宗教的其他困难的时候,他们争论,力求克服,而且没有对克制自己失去信心;但一接触到这最后一点就会使他们气馁,通常使他们丧失所有改宗的想法。下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一天,天气很糟糕,我急着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去,这时我听到在我身后有一个骑马的人疾驰而来与我会合。这是个年龄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人,骑着一匹好马,后面跟着几个仆人。他来到我面前,对我说他对基督教的尊敬使他考虑深入研究它,似乎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改变主意,因为他感到在心中有一种要信仰宗教的强烈愿望。

我对他说:“先生,这种热情肯定来自于上帝;血肉之躯不会启发我们产生同样的感觉。在我这方面,我已做好准备帮助你;我希望在你那方面你要顺从地沿着召唤你的道路前进。”

我们当时正步行走在一条大路的中间;为方便行人,我们稍微往路边靠了靠,然后我开始训导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合理的;在讲遍了最难的奥义之后,当我意识到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时,我建议他随我到本应该前往的教堂去。

我又说道:“先生,我想你并没有小妾或至少你决心抛弃她们了吧,因为你或许知道基督徒不允许娶几个妻子。我向你宣讲的和基督耶稣教导我们的宗教特别致力于从我们心灵中排除肉体的享乐,甚至建议我们经常放弃常理允许的快乐。”

他惊诧地回答道:“怎么?如果我想成为基督徒,就必须抛弃我的小妾们吗?嘿!留着她们会有什么害处呢?在社会上人们会怎么

说我呢？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我又怎么办呢？这是您绝对不能对我免除的一条规定吗？”

我尽力让他平静下来，让他明白如果他只靠着天生的能力和现在的情绪克服改宗中的困难，那他就弄错了。

我对他说：“上帝了解我们堕落的天性，他用我们一开始并不了解的秘密方法来帮助我们。你只要尽力保持他赋予你的良好意愿，他就会完成剩下的事情；最终你会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发生了改变。”

他默默无语地听我讲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他突然打定了主意，向我深深致意之后，一下子跳上马，向他的来路上疾驰而去。片刻间我就已经看不到他了；但他的形象长时间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还是无法宽慰自己转眼之间失去了一个耶稣基督恩宠如此长时间为我准备的灵魂。

有关妇女的改宗还要更加困难。比如说，一个小妾认识到宗教的真理和她不幸的处境；她想摆脱困境，要求洗礼。我对她说信仰要求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离开她所谓的丈夫，离开罪过。她同意了，甚至她也真心地希望这样做，但下面就是她所讲述的话：

“我属于一个买下我的官员。如果我离开他的家，根据法律他有权把我抓回去，像惩罚奴隶一样责打我。如果我侥幸躲开他的追寻，我藏身到哪里才能更安全呢？把我卖掉的父母不敢收留我，我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另外一个人的手中，他仍旧会将我置于我想避免的境地中。因此我应该待在我现在的家中；但如何抵抗一个只凭自己的情欲才来看我的粗暴的人呢，而且他的情欲是受整个帝国的法律和先例维护的。我徒劳地向他展示我想信仰的基督教的圣洁，但我的祈祷、泪水甚至抵抗和我能够做出的所有努力都不能使他放弃对我的权利。但是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想得救。命令我做我能做到的事情吧，但是不要拒绝给我施洗。”

有时也会发生一个偶像崇拜者因为他妻子成为基督徒而厌恶她，不公正地谴责她，仗着有钱获得允许把她卖给另外一个人；有时

他甚至没有通过其他合法的形式就卖掉妻子,然后跑到另一个省躲起来。这个女人落在法律准许的奸夫手中,如何能够避免罪行、接受圣体仪式和坚持信仰呢?实际上,传教士相当为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计可施只能祈祷,以便真心想拯救大众的上帝在这种情形下使用秘密的方法,即通常所说的天意和我们出于良好愿望而做出的努力都变得毫无用处的时候,万能的上帝习惯使用的这些方法。

尊敬的神父,上帝越是经常给予我们非凡的恩宠,我们就越有更多的理由希望他在类似的情况下赐予我们恩惠,甚至在我们认为不是绝对必要的时候。的确,在中国奇迹不像这个帝国的状况所需要的那么常见。我们向皇帝讲述上帝在其他民族中治愈的那些人,有时他就会因此而批评我们。他说:“难道我们的情况比那些经常看到他们的病人被治愈和死人复活的野蛮人更糟糕吗?我们对上帝做过什么使我们更难以改宗?你们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向我们宣扬一个违反自然的上升到理性之上的新宗教。你们说什么话就让我们信什么,这合理吗?请你们创造奇迹向我们证实你们宗教的真理,我也会向你们证明我们信仰的真诚。”

451

我们经常对皇帝说上帝是馈赠的主人,并根据他永恒智慧的意愿来分配这些馈赠,我们却没有权利来深入研究他永恒的智慧。有时,上帝不在伟大国王的宫廷里制造奇迹,因为他预见到他们可能会滥用这些奇迹;有时,因为已经给予他们比其他人更多的智慧和洞察力,所以普通的恩宠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而普通老百姓和原始的民族则需要万能的主进行明显的表示才能更容易地发现真理。也或许是大人物在与耶稣基督精神如此相对立的肉体上的狡猾、软弱、野心和贪婪为他们引来这个可怕的惩罚;公正地说,上帝拒绝为那些自己都不愿意遵从大自然中最简单和最普通的规则的人创造奇迹。

有时我们又对皇帝说道:“陛下,这么一大群传教士满心欣喜地离开他们的国家、地位、财富和科学,不顾千难万险来为您的子民的幸福而奉献自我,陛下,他们的好意,他们的热忱是如此地大公无私、明智和坚贞,难道还不是奇迹吗?难道不应该像奇迹一样有力地说

服您吗？如果他们是学者，正如陛下所承认的，他们怎么能欺骗自己呢？如果他们是智者，正如陛下您所同意的那样，他们怎么会放弃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快乐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徒劳地欺骗他人呢？他们一百年来对中国不同的宗教进行了种种思考之后，没有一个人认为它们全部是违背理性的；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基督教，但并没有在我们中间看到一个聪明理智和品行端正的人怀疑基督教是谬误。”

通常这些回答让他沉默不语，迫使他进行让他感到困惑的思考。尊敬的神父，此外，如果我们在北京缺少圣迹，可是在外省并非如此。在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奇迹，方德望神父遇到的圣迹普遍得到了承认，以至于很难有人会不相信。并不是我想担保我们报道的所有一切，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有时过于轻率地散播的奇迹；但我至少不能怀疑我亲眼所见的那些神迹，尊敬的神父，或许您非常信任我的真诚，以至您也愿意相信我所见证的一切。

在陕西省临近三原市(San - yuen)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偶像崇拜者，虔诚地信奉他的宗教，又极端的迷信。月圆的时候，他通常根据当地的习俗焚烧金箔和银箔折成的不同形状的纸钱祭奠他的神仙祖先们。一天，他正准备在门前举行一种祭祀，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使他不得不退到房子里，于是他就在-间屋子的中央点燃了那些纸，但是风吹开了门，把这些纸吹得到处都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好，也并未采取其他的预防措施。一部分纸被吹到了一堆稻草垛上，因此在房子里引起了大火。

所有人都赶来了，但火势霎时间就变得很大，以至于不可能扑灭。这个偶像崇拜者家的一侧相邻的房子属于一个基督徒所有，似乎已经被狂风猛烈掀起的火焰盖住了一半，濒临不久就会有被全部烧光的危险。这个可怜的人在其他几个人的陪同下爬上房顶，进行徒劳的努力想免受火灾；而他的兄弟，信心满怀，尽可能地靠近大火，跪在瓦片上。

他看着天空说：“主啊，不要抛弃对您抱有期望的人，您所给予

的全部财富都在这里；如果我们失去它，整个家庭就会陷入困境。我的上帝，保留它吧，我向您保证我将聚集邻近地区的所有基督徒一起去教堂向您表示我的感激。”

同时他从他的念珠上摘下一个小圣物盒，把它扔到已经覆盖了房子一部分的火焰中。

453 这个以充满活力的神态做出的举动吸引了基督徒和偶像崇拜者的注意力，他们对同伴的信心感到非常吃惊，等着看结果，而上天也突然奇迹般地表明了态度。刚才肆虐的狂风马上平息了，一股更猛烈的反方向的风随即刮了起来，把熊熊火焰吹向另一侧的一个刚刚放弃宗教的坏基督徒的房子。房子一下子就被烧光了，成为一个上帝惩罚的例证；就如同上天保留的房子是一个他实施庇护的显著证明一样。

当时我在离这个村庄两法里的地方，我的工作确实使我不能亲自前往这个地方；但我派去了可靠的人了解这件事情。异教徒首先承认了这个事实；一段时间后，整个地区的基督徒在那个刚刚奇迹般如愿的基督徒带领下，出现在我的教堂来完成他的誓愿，他们在祝愿中对这个伟大的上帝赞不绝口，称赞只有他能让最无动于衷的生命听到他的声音，使那些自己都无法听到有理性的人声音的假神感到惭愧。

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同样令人惊诧，其结果对宗教更为有利。一个贫困的偶像崇拜者几年来染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疾病，甚至还传染给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他们每个星期就会有二至三次陷入一种虚弱状态，开始是昏厥，接着就是头、胃和腹部的剧痛。有时他们异常烦躁不安，就像是在发高烧。他们失去理智，眼神不定，人们根据另外几种奇特的姿态断定魔鬼附在他们身体中的某个部位。

454 当人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房子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就越发确信这一点了；推倒的椅子、桌子和瓷器，而且不知道是谁干的。医生们感兴趣地诊断说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是家庭的邪恶造成了这些不同

的意外,并用各种药来治疗他们。相反,和尚们肯定说魔鬼是不幸的制造者,要求一大笔施舍来停止不幸的蔓延。这些善良的人们就是这样到处受人欺骗,四年来舍弃了他们的财产来满足这些骗子的贪婪,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但由于疾病间隔一段时间才发作,所以他们经常到邻近的城市寻找治愈疾病的新药方。

一天,这个异教徒为此目的到首都去,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基督徒,并向他讲述了自己不幸的境况。

基督徒说:“这肯定是魔鬼在折磨你;但你也是活该。为什么你们侍奉一个邪恶的主人?我们其他人丝毫不担心遇到类似的事情,因为我们承认一个连魔鬼都尊敬的上帝。魔鬼们甚至在他的画像前都会颤抖,单单是我们佩戴的十字架就可以阻止他们靠近我们。要是你想得到一幅耶稣基督的画像,我会给你的,如果你同家人一起向他致以崇敬之情,不久你就会收到效果。至少你什么也不用付出,由此你可以判断出我只是为了你好。”

偶像崇拜者同意了;他把圣像挂在家中最庄重的地方,怀着敬意在圣像前叩头,每天晚上和早晨都请求救世主治愈他的身体,启发他的思想。他的母亲和女儿也跟着他的样子做,从这时起,魔鬼就放弃了耶稣基督占据的地方。

随着魔鬼的退却,这些善良的人在信仰中前进,最终真正考虑改宗的问题。他们来到西安府我住所找我,请求我为他们施洗。他们已经接受过训导,他们甚至用心记住了我们教给初学教理者的祈祷;但由于他们的疾病在当地造成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让所有的人都见证这个改宗,我亲自前往他们的村庄,希望这个圣迹可以在那里牢固地建立起基督教。 455

我一出现,所有的居民就都随我来到还悬挂着圣像的地方。于是我开始向他们再次指出问题不在于为我们神圣宗教的真理而争论,因为上帝已经通过一个显著的神迹说出了真相;而我把他们聚集起来是为了训导他们和为他们洗礼。

我对他们说:“你们究竟还期望什么才能相信你们的神的无能

和我们的神的强大？魔鬼愚弄你们，而你们只能用偶像来对抗他；但他却无法抵挡基督徒上帝的区区一幅画像。难道你们希望死后被这个连地狱都承认他的权利和随时感受到他的公正的上帝遗忘吗？”

人们用成百上千的可笑的反对意见打断我，我从容作答。最后，一些人对我说魔鬼根本与所说的疾病无关，这种显得完全怪异的疾病却可能由几种自然的原因所导致。我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可以说出的更合乎情理的理由；但这丝毫不能减弱这个奇迹的伟大。无论疾病来自魔鬼或来自大自然，这并不是我想检验的；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个人向其画像致意的神治愈了疾病，治愈自然的疾病和驱赶魔鬼同样需要威力。”我使这个理由变得很有感染力，应该给所有的心灵都留下同样的印象；但恩惠在人们心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某些人的心中让位给执拗的冷酷，同时它却战胜了另一些心灵的顽固不化。最终二十五个人赞扬我们的上帝，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制造真正的奇迹：*Qui facit mirabilia magna solus*；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接受了洗礼。

156

这种魔鬼附体的事情在中国的偶像崇拜者中是十分常见的，似乎上帝允许魔鬼们这样做，以迫使偶像崇拜者向上帝求救。在我所讲述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即将出嫁的姑娘染上了一种连医生们都诊断不出的怪病，中国人依据风俗习惯把这种疾病归因于魔鬼。她的母亲说服她成为基督徒，她的未婚夫也承诺假如洗礼能够减轻她的痛苦就为上帝修建一所基督徒的教堂。从这个姑娘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开始，她不仅感到痛苦减轻了，而且慢慢地还被完全治愈了。

但她的丈夫并未以她为榜样，还多次虐待她想迫使她放弃信仰。因为和尚们说服他相信这一疾病只是他岳母的骗局，单单这一个想法就把他置于一种无法容忍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夫人的悲伤境地中，从这一刻起，他的夫人成为他厌恶的对象。人们徒劳地指出他的错误和尚们的恶意，他总是声称如果她不重新信仰她以前的宗教，他就会让她的一生都不幸。

上帝为了让他醒悟,于是允许魔鬼像以前那样折磨他的夫人;于是她又陷入以前的惊厥中。她尤其受到她所看到的无数幽灵的惊扰,一刻也不得安宁;不安、萎靡、听任没有人性的丈夫残忍地殴打她,她似乎过着一种不幸的生活,但由于她坚定不移地保持她的信仰,所以上帝一直支持着她,用他的恩宠给她的内心以甜美的感觉来缓和这些不幸的苦涩;他甚至用明显的拜访、用话语、用他不时散播在她思想中无法描述的感觉来安慰她。因此这种激起所有人同情的状态对她来说反倒是一种对天堂充满想象的滋味。她就是这样亲口对她的母亲表述,而她的母亲又再哭看向我诉说的,因为她的丈夫不允许我见她。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太相信她的讲述;但最后我相信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因为有一天,我来到一个离首都 20 古里的村庄,那里是我经常做日常课的地方,我看到这位善良的妇女和一大群她费心聚集起来的临近小镇上的基督徒,她相信我会在她所指出的那一时刻到达,而正如事实上发生的那样。这使我感到惊讶万分,因为我原本没有计划要来;只是五六个小时之前出于偶然才有人使我决定到这里来的;因此没有人能够通知她我的决定。

我特意召唤她,想知道她是从哪里得知我要来此地的。她对我说她女儿在一阵魔鬼猛烈的进攻之后,受到了我主的看望;在这阵恍惚之后,她建议母亲通知基督徒们,并把他们带到这个村庄,因为我肯定会在这一天去的。她又说道:“另外,因为我不能亲自前往,我的罪过也让你不配去领圣体,但至少请求神父为我和我丈夫的改宗送上弥撒圣祭。”这位可怜的母亲一边对我诉说这个故事,一边为她女儿的现状痛苦地哭泣;然而这个预言的成功实现给她以安慰,增强了她的信仰。我不知道从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因为事务的需要迫使我离开了这个省份。

我在那里所见到的奇异的事情、基督徒的虔诚和偶像崇拜者的准备改宗激励我为他们的永福贡献一份真正的热忱;我真心期望把我的余生贡献出来耕耘我主的这份珍贵遗产;但更重要的理由使我

不得不离开,尽管我很不情愿;正是在这次的分离中我比以往更感受到我所失去的东西的价值。

458 这些总是对他们的牧师充满感情的善良人们几乎要强迫我留下来;但当他们得知要阻止我离开势必对抗上帝的意愿时,他们陷入了痛苦,向我表示了很多他们的热爱之情,以至于我自己也感动得流出更真实更苦涩的眼泪,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成群结队在大路上等我,在一古里多的道路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摆上桌子,摆满各种水果和果酱。我不得不随时停下来,不是为了吃东西,而是为了倾听他们的诉说而劝慰他们,因为我的离开使他们没有了牧师。他们让我承诺尽早回来或为他们派一个人代替我。我就是这样离开了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为他们的泪水所感动,但更为他们的信仰和纯朴的生活所感化。

上帝了解我是如何强迫自己克制,就用他在这个省份角落中最偏僻的村庄亲自促成的一个辉煌的改宗来安慰我。其中有某种特别奇妙的东西,因此我情不自禁地要讲述它。

我从省城西安府出发,那是圣母的一个重要节日的前夜,我本应该到教堂去的,成群虔诚的信徒们邀请我那天讲弥撒,并为他们最后一次主持圣体圣事。甚至似乎为了对公众的感化也需要我这样做;所有的人都请求我,不顾各种理由,我坚持一刻也不推迟我的旅行;因为我感到内心有一股莫名的热情不允许我停留。

459 我做得更过火,因为尽管中国人的迷信对旅行的出发规定有吉日和凶日,但我还是迫使我的崇拜偶像的向导在皇历上列为不宜出行的凶日的一天出发。人们都为我的匆匆离去感到惊奇,我自己也是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决定的,由于尚不知道我是出于什么想法的推动,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谴责这次离开;但上帝不久就让我明白了。出发后的第四天,我继续行程,在就要到达陕西的最后一个城市的时候,一个男人跑马邮递从我身边经过,突然摔了下来,他的落马险些把我从另一面翻下马去。这一事故使我停留了一刻,让爬起来的邮差有了时间端详我。

尽管过路的人很多,但我的长面落腮胡须和我的欧洲人面孔一下就被认出是传教士。

这个人立刻对我说:“我很高兴遇上您;我遇到的这场意外让我不用再长途跋涉,也将使您做一件好事。我的主人住在离这里半古里的地方,他命令我快马加鞭去西安府,就是为了请您来看望他。他已经病了几个月了,我们认为他当真想改宗。”

我马上离开大路跟着他走,我们于下午一点到达他的房子。

这是一个从出身和能力都值得称道的原籍北京的大学士,但由于我不知道的某件祸事几年来被流放到陕西。流放的时间将要结束了,他决定待身体好转后便上路回到朝廷中去,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病有多严重。他的烧已经退了,除了咳嗽不时困扰他迫使他卧病在床外,他并没感觉任何明显的不适。

由于他的仆人才刚刚出发,所以当他看到我和仆人一起走进的时候,异常惊诧,仿佛上帝一下子就把我送到了他的家中。

他哭着喊道:“上天有可能对一个像我这样苦命的人显示奇迹吗?二十年来,上帝一直激励我走向他,但由于我的固执什么也没有得到;片刻之前我才请求他化身他的一个使者前来;他不仅倾听了我,甚至还预见到我的期望。这非同寻常,这个恩宠终于改变了我。神父,您由此可以知道伟大的上帝在我的灵魂得救上有些兴趣,他希望您为此做出您的那份贡献。”

然后,他接着说下去。

他对我说道:“您看到了我的内人、我的几个儿子和我的女儿;他们很早以前就都成为基督徒了,我可以上帝利用我为他们指出错误。我让他们阅读你们的书籍,为他们解释其中的箴言和道德观。你们的宗教唤起的圣洁使我信服只要我一家人信奉基督教,我就会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我并没有上当受骗,如果我依照他们的榜样做,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但长时间以来我努力启发他们的善良,却不能够下定决心亲自实行。我不久将去的朝廷不是一个适合改宗的地方;我认为应该从现在起就找寻上帝,我担心我将投身的大世界会

阻止我找到上帝。”

所有围在我们身边的家人都高兴得哭起来；但最令我感动的是看到在病人眼中、表情中和他的一举一动中所洋溢着虔诚。将近两点了，我还什么都没有吃，我想至少把对他的训导和洗礼放到晚餐之后；但是，一刻也不可能延迟。于是我开始询问他一些问题，他非常了解宗教的所有条文，因此我最终同意他迫不及待的恳求。我为他施洗，他在表达强烈和炽热感情的所有举动中都充溢着热爱、谦恭、信仰和期望，以至于在我一生中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更好地感受到当圣灵想不用他的使者帮助而亲自培养一颗心灵时，他可以在这颗心灵中做到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离开充满慰藉的他，抽身去到一个房间以便稍事休息。我真是极度需要休息了。

但我刚刚在那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听到整个房子中都传来了叫喊声。四面八方传来呼叫我的声音；我应声跑去病人的房间，发现他在孩子和夫人的怀中奄奄一息。我尽力想让他回想洗礼的最后感觉；他还在用垂死的声音重复着耶稣和玛利亚的名字，但他几乎毫无知觉地接受了临终涂油礼；而后他溘然而逝。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一奇迹而叫喊起来；重新回忆在我出发时、在路上和在房中发生的一切，他们并不怀疑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天意利用这些神秘的方法让他获得一个如此幸福的结局。

在这种情形下，上帝的精神占据了所有的心灵。没有人哭泣，精神上的快乐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到处听到对这个刚刚在他的仆人身上创造了伟大奇迹的仁慈上帝的祝福、赞美和感谢。奇怪的是人们在死者身上并看不到死亡通常在人身后留下的丑恶，相反，我不知道是何种温柔和虔诚的表情布满在他的脸上，充分显示了他灵魂的幸福状态。人们根据习俗把他放在灵床上，第二天我发现他过了二十多个小时之后还是神态依旧，此外他的手和胳膊就像他只是睡着了那样容易弯曲。

上帝就是这样通过他的灵魂归宿预定论的深奥秘密之一时而去照亮一个沉浸在偶像崇拜黑暗中的灵魂，通过一系列的奇迹把他从

地狱中拉出来；而其他许多人在他教堂的怀抱中成长，上帝在正确判断之后却听凭他们怀有被天主弃绝的感觉。

尊敬的神父，这些就是在我悉心完成在陕西的使命的短短的时间内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奇妙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提及在中国其他省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上帝没有在那里制造类似的奇迹；但由于我对此没有确切的记忆，我恐怕会在讲述我的道听途说时忽略一些重要的情况；因此我更愿意以后让那些比我更了解的人来记述。

162

下面我想再作一些补充，以便您更确切地了解在这个伟大帝国形成的产业。这里有二百多座专门的，奉献给上帝的大小教堂，并由修会会长在管理。北京、南京和澳门各自都有由尊贵的葡萄牙国王任命的普通主教，国王陛下继续用热情和慷慨在整个东方支持由那些著名的先驱们已经非常辉煌地建立起来的基督教。

当我出发的时候，其他的省份正由三位宗座代牧主教管理，其中一个圣方济各会的意大利人，其他两个是教士，法国人，索邦神学院^①享有特殊荣誉的学者。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传教士也同样分属不同的国家。有四个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教士，在他们当中廖恩院长由于对语言研究的热情和专注而与众不同。我们估计多明我教派神父的数目大概与此相同，还有十二或十五个方济各教派的神父和三四个圣奥古斯丁教会的神父。所有这些修士都是西班牙人，途经马尼拉来中国的。

由于尊贵的葡萄牙国王和中国的皇帝们特殊的恩典，建立这个传道团的耶稣会士可以修建大量的设施，保持更多数量的传教士。当我离开的时候，那里大约有四十个传教士。从那时起，闵明我神父（Grimaldi）和斯皮诺拉神父（Spinola）又带去了几个人；但在一片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四十和六十个传教士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愿圣父能倾听在这里工作的那些人在日常和炎热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寻求帮助的声音；或者至少为我们大量散播这福音的首要精神，这种精神以前

① 巴黎大学的前身。——译者注

在一个圣徒身上就足以使最伟大的帝国们改宗。

16.3 对于那些关心耶稣基督荣耀的人,宗教的现状并非没有给予他们极大的安慰。我们到处成功地工作,传教士在这里每年至少得为两百或三百人洗礼,有时甚至达到八九百人。因此,我们估计在五六年内有超过五万的偶像崇拜者改宗。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还在北京的街上为四五千儿童洗礼,我们每天清晨挨家挨户地寻找,当我们发现他们时,他们几乎就要冻死、饿死或几乎被狗吃掉。而我们只要做这一件好事,传教士们就认为得到了他们付出的所有辛苦的最好的回报。

但激励我们比其他所有的任务更为优先发展这个传教团的事情,那就是期望有一天能够使皇帝本人改宗,他的改变将必然带来帝国的全部改宗。因此,当为了这个幸福的时刻不得不等待三四个世纪,即使我们除此之外对未来不再期望其他的成果,我们也将非常幸福地用我们的耐心在这个新世界铺平上帝的道路,这个新世界或许能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继任者为它带来的信仰,比上帝托付信仰的欧洲目前做得还要好。

另外,自从对汤若望神父的最近一次迫害以来,在目前的中国的基督徒中,我们不再考虑王公贵胄和大臣,但我们每年并未停止为官员、大学士和其他要人行洗礼。但的确老百姓占了绝大多数:Non multi potentes, non multi nobiles (没有多少君王,也没有多少贵族);我们并非今天才认识到穷人总是教堂里优秀的一部分和耶稣基督的宝贵遗产。

16.4 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甚至致力于统计信徒数量,但我从未能了解到确切的数字。然而我相信那些认为有三十万基督徒的人并非远离实际在胡说八道。各个地方基督徒们的热情并不都是一样的,广东的信徒受到很多周围葡萄牙人的影响,也不应该用马尼拉和澳门的信徒来判断其他信徒,他们随着在世界中不断前进而变得虔诚。

基督教在南京省,尤其在上海周边地区是稳固的。但是在广东、北直隶、陕西和山西宗教信仰更为热烈。满人基督徒和汉人基督徒

的比例相当；汉人基督徒更顺从、更易皈依，但是在受引诱的时候，他们的毅力就远远不足了。相反，满人信徒天性粗鲁，很难在宗教的约束下屈服；但他们一旦被圣宠征服就能够经得起最严酷的迫害和考验。至于我们难得见到的妇女们，尽管她们比男人受的教育要少得多，但她们的纯真、在祈祷中的勤奋、对信仰教条和对基督教最严肃的仪式的盲目服从以某种方式填补了她们对我们的奥义细节缺少的了解。

但愿我们教堂的美丽与基督徒的虔诚相称。除了中国人不是伟大的建筑家之外，这个新生的基督教国家经常遭受迫害动荡不定，教徒又大部分是穷人，只是允许传教，却又总是有很多清规戒律，所以并不适合修建非常宏伟华丽的庙宇。但令人惊奇的是传教士用他们自己的这么一小笔基金竟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北京的教堂修建得非常好，主立面的石头由传教士亲自奠基，非常精致，有相当高的品位。杭州、上海和福州的教堂、圣方济各神父在广东的教堂和其他一些教堂同我们欧洲的教堂一样漂亮。而杭州教堂的雅致大方使我们赞不绝口：我们在那里一眼望去尽是金光闪闪的装饰、图画和油画；一切都是如此装饰，甚至有寓意有层次。中国人能够非常完美地完成这个红黑相间的美丽漆饰，他们用金色的花朵和其他图案使清漆显得起伏跌宕，使各处都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效果。

465

但这座美丽的教堂，基督徒虔诚和殷铎泽神父热情的成果，刚刚被一场殃及城市一大片区域的火灾烧成灰烬；看来有很长时间我们都将不能够修建同样的教堂了。然而我们会为这个损失感到安慰，只要我主愿意同时摧毁这群泛滥于整个帝国的偶像，只要他看到在新信徒心中建立起有生命的庙宇，他会在庙宇中得到精神和真理上的尊重，在缺少我们教堂的时候，人们在这些庙宇里不断用赞美之辞为他奉上祭祀。

尊敬的神父，我并不在此给您讲述印度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一个伟大王国的革命、几个欧洲人的妒忌和异端分子的不断阻拦中断了

基督教的贤明让我们为宗教利益实施的所有措施。因此我们大多数的法国传教士至今由于他们历经苦难而不是由于促进偶像崇拜者改宗而名声卓著。

其中一些传教士在最黑暗的监狱里度过了好几年，刚刚重见天日，甚至还不能自由地进行他们的使命。其他一些传教士则被从他们的住所里赶出去，在最动荡不安的大海中四处游荡，在他们身后拖着他们崩溃瓦解后的传道团残余的部分；为了回到世界的尽头，他们又重新第四次恢复到听凭波浪和敌人摆布的状态中去。

有几个传教士丧身海难或积劳成疾，已经光荣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如果说他们的同伴活了下来，也只是为了在早期的工作给他们留下的常见病中更缓慢地牺牲他们的生命。

尊敬的神父，您明白谁是我讲述的人。您知道他们的姓名，并了解他们的功绩；自从他们从前往印度的大批人中被挑选出来之后，您一直给予他们特殊的爱护。我还要说您不满足于派遣他们工作，您还用某种方式亲自跟随他们，成为同伴或是传教的首领，作为最虔诚的传教士分享他们神圣行动的成功，热情地参与他们所有的工作，用强有力的保护使他们摆脱束缚，或至少，用令人感到安慰和充满强烈信仰能让人在最艰苦的磨难中找到快乐的信件来减轻他们的负担。

尊敬的神父，你激发我们产生的这份勇气不仅减轻了我们的痛苦，而且还让我们期望我们曾经着手为上帝的荣耀而修建的这座巨大建筑物留下的废墟有一天成为比它更宏伟更坚固的另外一座工程的奠基石。

因此，不管是我们的三个教友葬身海难，还是其他四个在船队中为了照料病人而献出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在印度因使命的劳苦在我们中间失去了身影，以及不信神的人和异教徒一次又一次用来考验我们毅力的勃固、暹罗、马拉卡、巴达维亚、鹿特丹、米尔德堡的监狱，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并未使我们气馁，我们相信由于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受难来建立宗教，因此传教士的苦难也同样被视为他们建立教

堂的基石，如同培养新基督徒的种子。

但这些最初的工作并不是毫无结果的。我们在本地治里为超过四百个偶像崇拜者的儿童进行了洗礼；我们帮助了科罗曼德尔海岸、锡兰岛、勃固和孟加拉的人民。我们成功地在莫高儿帝国的好几个省特别在马都拉的传道团中开展工作；我们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看到在我们的时代重现了教会建立之初的景象；信徒们极端贫困，并被剥夺了所有生活的乐趣，似乎只靠信仰、希望和仁慈生活；传教士们为了适应当地的习俗和博得人们的信任，在森林里半裸着度过一生，他们被阳光灼射着，几乎总是在炽热的沙滩上或者在荆棘密布的道路上行走，他们只是以一点米饭和一些没有滋味的草为食，并只能喝水沟或沼泽里混浊泥泞的水。 467

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大批神父已经经受和每天还在经受着牢狱、枷锁、皮鞭和所有地狱让我们神圣信仰的敌人想象得到的折磨；就是在这里由于出身和尊贵的葡萄牙国王给予他的特殊赞赏，但更多还是由于他罕见的美德而著名的伯利多神父，两年前有幸为耶稣基督的争论献出了生命，在这里他的教友以他为榜样，用他们的虔诚尽力从上天获得同样的恩宠。

尊敬的神父，或许对这个描述，那些不准备给予苦难应有的正确评价也不准备“来品味上帝精神”的世俗之人不会感到中意，但我很清楚它不会减弱我们在法国的多年来渴望着我们苦难工作的神父们的热情。

这些使命越是对其他人显得恐怖，对我们神父们的吸引力就越大。如果他们只希望在印度找到天意迫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经历和耶稣基督特意用以充实基督教的寻常的苦难，只满足于人们在那里进行的修道生活和行善积德，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想到离开他们的朋友、亲人和祖国；但他们根据圣徒的建议到别处寻找我们“这里缺少 468 的基督耶稣的激情”；他们想在全部广度、宽度和深度上充满这个神圣的信仰，这个信仰使他们同圣保罗一起成为最纯洁的仁慈的牺牲品，直至为了他们教友永福而被人咒骂。

尊敬的神父，然而这就是那些传道者，他们在法国有时被嫉妒之心倍加丑化，他们总是被与真正热情对立的异端指责为有野心、吝啬、褻渎宗教和偶像崇拜；只要他们仅以教会和真理的敌人为敌人，他们太荣幸成为恶意中伤之箭的靶子；当然，这样的对手在欧洲仇恨地对他们宣布的战争和他们十分公开地在东印度对异教的宣战一样可以证明他们无辜。

但无论明智的人们在这一点上为他们进行什么样的辩护，的确都不足以在上帝面前证明他们无罪，因为上帝认为“甚至天使都不会没有污点”。在我们竭尽热情之后，不仅应该谦恭地承认我们都是“不中用的仆人”，而且还要带着恐惧感承认，如果我们相当松懈以至于忽视拯救自己 and 不幸地迷失了自我，我们就是为耶稣基督争取了地球上所有的民族也是枉然。

尊敬的神父，谨此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

您卑微和忠实的仆人

L. J.

第十三封信

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①

基督教新近在中华帝国全境得到皇帝诏书首肯

469

大人：

看来上天非常关注这几年来在中国挥洒汗水的传教士的工作，终于愿意在中国牢固地建立起这个新教会。到目前为止，教会历经世事沧桑，改朝换代，在几个皇帝治下也曾昌盛流行，在它未成年时屡遭迫害，并在国内动乱中几乎被完全摧毁^②，一直由于法律的严厉性而风雨飘摇，法律规定就连那些最支持基督教的人也有权力摧毁它。

因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们仇视所有外国信仰，公开与之为敌，这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们真诚地信仰本国宗教。他们经常禁止基督教，严厉惩罚勇于信仰基督教的人。尽管如此，一些人依然坚持倾听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倾听人类的声音；但大多数人担心个人命运，远远不能追随众所周知的真理，甚至不敢去了解它。

一百年来，我们努力地利用各种方法消除这个对大人物改宗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上帝的时刻尚未来临。他想要考验基督徒的耐

470

① 福尔班—让松(Forbin-Janson, 1626—1713)，红衣主教，是冉森教派教义的激烈反对者，同时也是1692年法国同梵蒂冈和解的缔造者。

② 1644年明朝灭亡。

心,检验传教士的坚定不移,并由此扩大他们的功绩。然而这个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皇帝给予他的臣民以完全的信仰自由,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诏告承认基督教信仰。“主啊,您打破了紧紧束缚您神圣宗教的枷锁。现在我们可以毫无危险地为您奉上祭祀,公开地提及您的名字。我们向您送上我们的祝愿,不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而是在所有人面前,在人们允许我们为您的荣耀而修建的庙宇里,这些庙宇将把过去的巴比伦变成新的耶路撒冷。”^①大人,以下就是这个幸福事件的起因和所有后来发生的事情。

阿尔卡拉(Alcala)神父是西班牙多明我会的修士和在中国最热情的传教士之一,他在浙江省的一个小城兰溪(Lanki)买了一栋房子,便在那里定居,明确地违反了1669年的敕令。^②虽然如此,当地官员并没有反对,但随后由于这位神父的仆人泄漏的几句不谨慎的话,使官员为之震惊,决定不再故作不知,并采用法律手段对付他。

于是他质问传教士为什么竟敢在该城定居,为什么他宣扬外国宗教,甚至责问他有什么权利滞留在帝国。这位神父已经预见到了暴风雨,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他对官员回答道:“大人,我奇怪为什么您现在为一件当初并未反对的事情给我冠以罪名。您很清楚几年来皇上在帝国里保留了我的五个欧洲教友(他想说的是我们),不仅召他们到朝廷中,而且还通过一道公告给他们权利定居在帝国里他们喜欢的某个地方;我就是为了他们中的一个买下这所房子的,我会在这里住到他亲自来掌管这所房子。另外,您也了解皇上已经开恩把以前的传教士从流放中召回,允许他们回到教堂。就此查一查您的登记簿,您将会找到我的名字。”

① Psal . 115. ——作者注。

② 虽然1669年的敕令召回了在由天文学家杨光先的控诉导致的迫害期间被驱往澳门的传教士,但是禁止他们一切传布信仰的热忱。

几个月之后,另一位官员在兰溪官员煽动下,或至少受到他的榜样的激励,决定终止我们神圣信仰的进展。他在一些地方张贴命令禁止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信奉我们的宗教。宗教受到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因此我们修会的殷铎泽神父认为不暴露他在教会担任圣职的身份就无法消除这个侮辱。

他甚至认为有权按照程序控告这个如此背离皇上意图行事的福音传教的公开敌人。因为皇帝几年前亲手把基督教信仰列入危险教派和大众异端之中在一本书里划去了。这本书很有分量,不仅由于作者的显赫地位和功绩,更因为这本书是为教导百姓而写的,根据习俗,黎民百姓每年应多次阅读这本书。

于是,殷铎泽神父认为一个小官吏用私人的权力为皇上似乎已经同意的事情定罪是一个应受惩罚的轻率举动。因此这位神父给省府的总督写了一封措辞极为强硬的信,请求总督迫使这位下级官员推翻前言,并让人撕掉这个不公正的告示。他甚至还写道,为了修正这个错误,他希望这个官员在以前张贴告示的地方贴上其他的更有利于宗教和更符合皇上意图的告示。

总督把这封信寄给了这个官员,不巧的是,这天正值一个庭讯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就在他忙于伸张正义的同时把信交给了他。他对这个冒犯异常敏感,尽管违背中国人的习俗和他无动于衷的天性,他还是怒不可遏地从公堂上站起来,抱怨传教士的胆大妄为,并公开宣称他定将报复。

为了更好地获得成功,他与兰溪的官员联合,共同采取措施,如果他做得到的话,一举彻底摧毁基督教。他们首先从攻击这个多明我教会的神父开始,期望能够比较容易地战胜他,因为他们不能肯定他是早期传教士中的一员。为了弄清楚这件事,他们派人找来在对菲伊(Fii)神父(这就是他当时的名字)迫害全过程中所有诉讼案卷的原件抄本,以便核对。

这是中国官吏审问罪犯时一个相当常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盘问事实,而且还询问许多无用的情况,并让人非常认真地写下罪犯回答

的一切。然后，他们长时间地谈论其他事情来分散犯罪人的精神，之后他们突然回到相关的事情上；他们多次重新开始引导，变换问题的顺序，灵活地假设与罪犯所做出的回答相反的答案，以便他自相矛盾，从而更容易辨清真实情况。

如果不是由于特殊的天意使阿尔卡拉神父保留了一份以前诉讼案卷的抄本的话，他或许会感到处境非常艰难。他明白法官的意图，又清楚地了解以前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并有理有据地对第一轮审讯作答，以至于他的敌人从来也没能利用他的回答来反驳他。

因此，所有的风暴又重新落到殷铎泽神父的身上，他们更加怒气冲冲地对付他；但由于这位神父不住在他们辖区内，他们就偷偷地拉拢了几位重要的官员，特别是那位把对基督教的无比反感与在省里至高无上的权力相结合的总督。

他们一致下定决心要摧毁基督教；而且，让人在刑部太监的档案室中查找所有以前为反对传教士所做的诉讼案卷之后，他们最终找到了1669年的法令，其中禁止传教士修建教堂、公开或个别地传播欧洲人的信仰、为中国人洗礼以及对基督徒散发圣牌、念珠、十字架和其他类似的宗教标志物。

传教士并不是不知道这些禁令，但他们特殊的热忱和北京的榜样使他们跨越了人类谨慎的普遍准则，北京的福音传教甚至宣扬到了皇上的眼皮底下，却没有任何人指责。同样的考虑已经让各省大部分的官员装作没看见；当他们中有人准备遏制宗教进展时，我们就尽力用礼物和北京的神父为我们搞到的说项的信来缓和他；或者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甚至使用皇上的权威来对抗他。

殷铎泽神父负责的杭州的基督徒不是最不虔诚的信徒。他们的勇气在几个全都反对我们神圣信仰的官员的管辖下显现了出来；但这种勇气除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之外从未爆发过。因为总督认为有权力根据上述禁令操纵一切，就命人在我们房子的大门上、在省府的所有公共场所，而后在他辖区的七十多个城市里张贴了一个新的法令，禁止信仰基督教，违者将处以重刑；命令那些已经信奉基督教的人放

弃信仰。^①

此外,他了解到殷铎泽神父以前住在江西省,并没有得到任何朝廷的许可就定居在浙江省,于是他派人去问神父得到谁的批准敢于住在这里;他甚至命令神父尽早离开。向神父传达这个命令的官吏还说:“除此之外,我以总督的名义命令你烧掉你们宗教的所有书籍以及你在家中拥有的印刷木版。”

那是些我们在上面刻有所有书页的木版,根据我们的需要可以印出副本。

神父并未感到惊诧,回答道他住在这里得到了给予总督本人权力居住在这里的那个人的批准。

他又对这位官吏说道:“大人,您难道忘记了,三年前皇上从此经过,派了两个朝廷中的要员到我的教堂来,他们受命在祭坛前下跪,并以皇上的名义向天主献上礼物?我为此对他恭敬地致谢,感谢陛下的恩宠,而且为了向他更长时间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曾一直伴送皇上到运河上,他和所有的朝臣正要启程。

“这位已经多次向我显示和蔼可亲的伟大君主从众多其他的小船中认出了我的小船,叫人把它靠近他的船,对我说了那么客气的话语,此后,我相信我不会再遭受陛下任何一个官员的苛刻待遇和侮辱。

“但既然这个例子并未给总督的思想上留下印象,你就报告他说皇上不愿意我陪伴他到更远的地方,用他下面的话语打发我回来,这些话对我十分有利,我不敢有丝毫的增删,他对我说:‘汝年高不能任远行之劳,应留堂静养。’如果总督不仅用侮辱我热爱的上帝的命令破坏了这种平静,而且还可耻地把我从他的省份里赶走,我就让他来评判我们两个中谁更公开地对抗了皇上的意愿。

“至于那些刻着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箴言的木版,但愿我不是那么大逆不道要烧毁它们。既然我不能够抵抗总督的暴力,他就是它

① 这一事件大约发生在1691年8月中旬。

们的主人；但是告诉他在决定这样做之前，他必须得先把我烧了。”

总督对传教士的英勇无畏感到诧异，不敢在他身上采取什么举动；但他把这件事移交给几个下属官吏，命令他们在公堂上审问这位神父，在所有的事情上盘问他，不给他一刻空闲。殷铎泽神父因此而病倒，他本来能够轻易地逃避到庭，但他害怕失去这些天意为他安排的公开表明耶稣基督名誉的珍贵时刻；既然不能决定在这个光荣的战斗面前退却，他就让人将他抬到了法官们面前，他一方面备受剧烈病痛的折磨，而更多的还是难以忍受看到他的教堂的荒芜，但另外又是如此地被通常鼓舞烈士的圣灵所激励，所以所有审问他的官员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巨大的勇气。

因此，尽管有总督的严厉命令，但几乎所有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命人狠狠地棒打一名对神父无礼的司法官吏，并说指控某人并不能证明某人有罪，只有公正地为其定罪之后才有理由像对待罪犯那样对待他。

殷铎泽神父事先预见到迫害将会是异常猛烈的，就写信给宫廷里的传教士，以便他们设法解决。皇上当时在鞑靶狩猎娱乐。张诚神父，法国人，是国王派到中国来的教士之一，在那里陪伴这位君主，皇上对他格外垂青，几乎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因此，信件就是写给他的。

这位神父认为不应该对皇上谈论这件事，只是向帝国里最有实力的大臣之一也是他私人朋友的索额图亲王要求一封说项的信，亲王当场就用非常强烈的语气给总督写了信。他向总督指出像他这样的行为让人感到有些粗暴，而且背离了他平时的稳重和谨慎，亲王对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很多温和和审慎的时代。皇上寻找一切机会帮助基督教信仰的学者，你迫害他们又如何能够取悦皇上呢？相信我，这位君主的榜样应该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比所有的法令更加深刻的印象；朝廷自己都不愿再遵循的过去的法令不应该成为现在我们的行为准则。如果你帮助了传教士，就等着皇上为此而感谢你吧；如果我可以为后一个理由做出补充的话，就是你放心，我会留

心你在我的劝告之下对他们的所有帮助的。”

索额图亲王在整个帝国中是那么地举足轻重,既因为他有幸是皇上的近亲,又因为他居掌管皇宫的四大辅臣之首的职位,还因为他的信誉和机智,因此在其他任何场合浙江的总督都将非常高兴地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不会有片刻犹豫来满足他的要求,但情绪蒙蔽了他的双眼;他看到自己还不如一个外国人在宫廷中有权有势,由此而萌生的气恼使他决定让传教士知道至少他是他管辖的省里的主人。

于是他首先占据了好几座教堂,在拔掉教堂中我们宗教神圣的纪念雕像之后,他把教堂给予了信奉假神的教士。他下达比以前更严厉的命令;他用愤怒来威胁神父,让他放弃信徒;他还让人抓住了几个过于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徒。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投入监狱,其他的信徒遭受了残酷的惩罚;由于这些勇敢的信徒为耶稣基督的信仰而经受着折磨,此时迫害变得血腥了。

在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中,一位医生特别表明了他的信仰。看到天主的祭坛被掠夺、十字架被折断、圣像被置于异教徒的嘲笑和褻渎之下,他被深深地触动了。为了补救这个不公正的待遇,为了不让信徒们没有他们宗教的常用标志,他们每个人分发了画像和十字架。带着对我们永福的珍贵保证,他挨家挨户地走,在信仰上激励意志薄弱的人,肯定那些最勇敢无畏的人。

他对他们说:“不要畏惧那个只能在肉体上行使他微弱权力的人;但是要敬畏这个伟大的神,他在剥夺了你们的生命之后还可以用永恒的死亡来惩罚你们的灵魂,你们宁可经受所有的折磨也不要放弃他的神圣信仰。”

官员为医生的胆大妄为所震惊,命人为他戴上镣铐;把他带到公堂之后,准备给他一顿残酷的棒打,而他的教子同其他几个基督徒跑来,教子跪倒在官员的脚下,眼含泪水请求官员允许他代教父接受惩罚。

这个虔诚的医生只想殉道,根本不愿意把他的位子让给另外一个人;他不住地禁止这样做;于是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让天使钦佩

和甚至使基督教受到偶像崇拜者尊敬的争吵。官员为此感到惊诧，转而站在这些耶稣基督的公开表明信仰的杰出信徒一边。

他们对他们说：“好吧，你们这种争着为错误而接受惩罚的热情值得宽大，我原谅你们；但从今以后你们要想着取悦总督，更加用心地遵从皇上的命令。”

当上帝的思想一旦征服了一颗心灵，人们的话语就不太可能再打动他。经历了这些折磨使这个虔诚的医生更加勇敢，继续像从前那样行使爱德；他的热情在四处引起议论纷纷，官员不敢再为他遮掩；他甚至为医生无视他的威胁感到非常吃惊。因此他命令官吏们对他施以严惩，以儆效尤。

果然，他叫人在他面前非常残酷地棒打医生，他的助手既对官员的严厉也对这位善良基督徒的忍耐感到惊讶。在这场血腥的刑罚之后，赶来观看这悲惨场景的医生的亲戚准备把他抬回家去，但他坚决要人把他送到教堂去；无论人们如何努力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他还是倾尽全身的力气扶在几个基督徒的胳膊上步履艰难地走到教堂。他浑身是血地来到教堂，拜倒在祭坛的脚下。

他对上帝说：“主啊，您今天见证了，比起所有生活的甜蜜，我更钟爱您神圣的信仰。我并不是来为敌人给我的伤害向您讨回公道，而是向您奉献我余下的生命。我并不配为这样一件如此美丽的事业而死；但您，我的上帝，您值得我奉献全部的生命。”

然后，他转向开始安慰他的殷铎泽神父。

他答道：“啊！神父，如果是我的热情而不是我的罪过为我带来这场轻微的处罚，我现在将会高兴之极。”

这个例子和其他几个我并没有讲述的例子在偶像崇拜者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中的几个决心信仰基督教，他们相信与堕落的的天性如此相对立的情感不可能产生于偏见或是错误。

在那些被圣灵打动的人中，有三个人显得充满了早期教会里造成殉教者与信徒几乎数量相等的那种信仰。他们年轻、有教养、优秀，特别由于他们的身份被卷入盲目顺从了总督的随心所欲的行动。

但是他们视自己的世俗财富如无物，公开地要求洗礼。

神父为了考验这些虔诚的新信徒的忠诚，没有向他们隐瞒丝毫可以动摇他们信念的事情；他向他们描述法令的严厉、官员的恼怒、他们将抛弃家庭的悲痛和失去财产、荣誉、生命的危险，但所有的这些考虑只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因此在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之后，他们被传授了我们神圣的奥义，同其他人一样分担基督耶稣的苦难。他们的改宗增强了意志薄弱者的信心，也让殷铎泽神父对迫害使他的教堂经受的损害稍感释怀。

但总督越是不能痛快地发泄他的不满，就越发难消胸中的怒气。因为这时候有人同时交给他索额图亲王写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给殷铎泽神父的，而给他自己的那一封充满了对他似乎不重视亲王劝告的指责。亲王对他说：“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为了讨好那些不怀好意地腐化你的思想来反对基督徒的人，你放弃了我给你提出的建议。正是作为你的朋友，我才尽力启发你最美好的情感。再考虑一次这件事情，想一想是在同你说话。我对你的友情期待三件事。第一，你亲自把我写给殷铎泽神父的信交给他。第二，你要令这位神父非常满意以使他愿意称赞你给予他的帮助，让他亲自向我证明。第三，从今以后你不要再骚扰传教士和基督徒。另外，我十分抱歉不得不以这种口气如此经常地给你写信。如果将来你改变了行为，我会给你写第三封信表示感谢；但如果你继续这种行为，这就是你从我这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于是，总督对以前的行为感到懊悔。然而他是那么投人以至于他认为不可能现在就光荣地退却。他尤其难于向一个他刚刚公开蔑视之极的传教士寻求友谊；但由于害怕帝国中最强大最受信任的大臣索额图亲王的怨恨，他决定一方面克制住已经为反对基督徒所做的事，不把事情推向更远；另一方面派他的一个官员到北京，在亲王面前为自己辩解。

但殷铎泽神父被偷偷告知了总督收到信件的内容，他就通知宫廷中的传教士这些信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因此这些神父最终决定只

要索额图亲王同意,他们就同皇帝谈论这件事。于是他们向亲王讲述了在杭州发生的事情,总督的固执、殷铎泽神父的痛苦和他的教堂所面临的危险,以及他的教堂的瓦解必然将引起帝国所有传道团的崩溃。

他们还说道:“王爷,既然您所有的努力都显得毫无用处,看来除了皇上的权威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个顽固不化的官员的粗暴行为。但如果我们根据其他人的意见而不是您的想法来处理此事,我们将违背我们真正的利益,同时,也将违背我们对您的全部好意应有的感谢之情。”

487 亲王已经被总督的行为所惹恼,他没有为神父们这种开诚布公感到懊恼,并认为同皇帝谈论此事是报复他的方法。因此,在神父们向上帝介绍了这个关系到宗教的牢固建立或完全崩溃的重要事件之后,他们于1691年12月21日去皇宫求见皇帝。

皇上派来几个心腹太监了解他们有什么要求。神父们首先向他们讲述了杭州总督对于传教士和辖下基督徒的极端残暴。他们还说想到他们的耐心或许可以缓和他的思想,就长期忍受着痛苦而没有抱怨,但是由于不幸每天都在扩大,没有任何补救的希望,他们才会来匍伏在皇帝的脚下,如同来到了受压迫的无辜者通常的庇护所中,恭敬地请求他给予在各省的教友以在北京、在陛下视线中和保护下享有的那种幸福的平静。

太监们向皇上禀报了这些话,皇上想考验神父们的坚定信念;他给予他们一个不太有利的答复;但由于他们不停地描述皇上的这种无动于衷将会使他们陷入更大的不幸,他就派去另外几个太监告诉他们看到他们如此地固执于基督教他感到很奇怪。

他让太监们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可能总是关心一个你们没有到过的世界,又怎么可能把你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几乎视若无物呢?相信我,凡事都有它的时刻。好好利用上天交付你们手中的东西,把这些只对死人有好处的关心放到生命结束之后去吧。”他又开玩笑地说道:“对于我来说,我对另一个世界的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怎么感

兴趣,我才不会费心竭力去裁决有关这些看不见的思想的所有诉讼。”

于是神父们满怀苦楚,泪如泉涌,匍伏在地上。他们请求太监们向皇帝汇报他们所陷入的悲惨境地。

他们说:“这大概是这位伟大的君主第一次抛弃无辜的人,看到我们痛哭流涕而无动于衷。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无用的外国人他才这样对待我们?先生们,至少对他说我们为之斗争,皇上为他的全部威严而应该感激的天地之神值得他动用权力让人们承认他的威严,并公正地惩罚那些作为他的大臣而违背他意愿的人。”

最终,在所有这些考验之后,这位善良的君主被怜悯之心所打动,不再掩饰他的真实感情。他派一个亲信官员去见一直跪在皇宫大门前的神父们,告诉他们他不同意杭州总督的举动,出于对他们的爱护,他想结束这场不公正的迫害;另外,有两种办法可以完成这件事。第一,发给总督一道密令,让他尽早改正过去的错误;这种办法尽管不太声势浩大,但却是最简单和最确定的。第二,呈上诉状,从公堂上获得一项对所有传教士都有利的判决;这样就会在未来结束所有的争执。皇上让他们在这两种方法之中找到最适合当前形势的一个,第二天再回来向他宣布他们的最终决定。

神父们当场以惯用的叩头表示了他们对皇帝非常恭敬的谢意,满怀着一个巨大胜利的希望回去了,但对应该选择哪一种方法却犹豫不定。

一方面他们考虑把案子交到总是公开反对基督教的礼部手中的危险。为了避免唤起已经缓和的过去的所有指控,或许更加不应该这样做。他们瞒着朝廷新近在各省安置的传教士将会被迫撤出中国或放弃所有的使命。至少,修建新教堂和劝导大批异教徒改宗是明确违反禁令的行为,这足以为杭州总督辩解。最终,事情可能由于敌人的狡猾奸诈和和尚们的阴谋诡计而走向这样的趋势,这就不仅不能像我们想的那样扑灭这场特殊迫害的火焰,而且还将点燃一场全帝国范围内的只会以基督教的全面瓦解而告终的火灾。

尽管这些理由本身非常有说服力和非常充分,但都被以下的考虑抵消了。无论历代皇帝给予传教士怎样的保护,我们已经体会到它不足以迫使各省的所有官员另眼看待我们基督徒;他们中有一大部分对我们有成见,要么由于中国的教育通常启发对外国人的普遍蔑视,要么由于和尚们的恶意中伤,或者还因为对公共利益的虚伪热情,他们以摧毁我们为功劳,经常在很短的日子里就倾覆了我们多年的心血。

这些针对基督徒的特殊迫害越发让人害怕,因为它让我们隐藏的敌人得以公开声称反对我们,并组成一支庞大的势力,这股力量通常由一直关注一有机会便在国内停止外国新鲜事物流行的礼部所支持。因此,如果在艰苦的情况下皇帝们由于特殊的天意没有给予我们他们的仁慈,那么基督教早就在中国被摧毁了,或许现在对它的记忆都完全消失了。

于是我们考虑或许朝廷不会总是这样对我们有利,只需片刻就足以失去皇帝的宠爱,或者,更危险的是招致他的愤怒;在基督教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官员们最微弱的反对就足以使人民放弃基督教;要员们自己从来不敢表明态度或改信基督教,担心有一天要为他们的改宗而对朝廷负责,或许以后人们会因改宗治他们的罪。

相反,如果基督信仰一旦被法令所公开承认,将来任何事物也不能影响它的建立;由于它对偶像崇拜者来说将不那么可憎,基督徒将公开地信奉基督教,最终新的传教士将自由地进入这个福音传教的广阔空间,毫无障碍地在这里播种将大量繁衍的神圣允诺。

仅仅出于对如此巨大好处的期盼使神父们决定尝试一下后一种办法。何况他们认为在未来可能找不到任何比现在更有利于成功的机会了。南怀仁神父为国家做出过的重要服务人们还记忆犹新。皇上也表示他非常感激阐明我神父决定为了对他的爱戴而重新远渡重洋进行一次非常漫长和艰苦的旅行。安多神父,佛莱芒人,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在钦天监工作,并获得了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和一个纯洁的传教士的荣誉。徐日升神父,葡萄牙人,长期为几件仪器和不同的机

器工作以取悦于皇帝。但完全为我们赢得了皇帝思想的是张诚神父刚刚在离北京 300 古里的地方在中国人和莫斯科人之间签订的和平。皇帝的近亲和全权代表索额图亲王喜爱他的热情,到处公开声称如果没有他的参与,这场谈判将不会对帝国有利的结果而告终。他用这些话对皇上谈论他,从此启发了皇帝对这位神父的尊敬和喜爱,这种尊敬和喜爱在后来的时间里超出了我们能够期望的一切。另外,这位神父同白晋神父都是法国人,是国王于 1685 年派到中国来的人中的一员,他们几年来致力于教授皇帝几何学和哲学,并获得了非常的成功,皇上不可能会对他们继续教授的这些内容的课程感到厌倦。

但是由于所有这些虔诚的传教士都相信,当事关宗教的时候,如果上帝不在暗地里引导整个事业,人力的救助是毫无用处的,所以他们开始祈求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抵抗他的那个人施展威力。他们当着上帝的面表露心迹,怀着以前在行动中激励过朱迪思(Judith)的同样的信任对他说:“主啊,请您举起,今天为了我们的好处请您举起您的手臂,就像您以前做过的那样,摧毁敌人的奸诈为我们设立的所有障碍;那些自夸可以倾覆您的庙宇的人,已经褻渎了您的祭坛,玷污了写有您名字的圣体龕,现在他们感到在您的面前任何力量都只是虚夸和软弱。主啊,把这个神圣的允诺放进我们的口中吧,用那些总是让真理获胜的明智建议来充实我们的心灵吧。为了使您这么多年来不再摇摇欲坠的房子今天不可动摇地得到巩固,也使所有的民族最终承认您是真正的上帝,除了您之外不用再寻找其他的神。”^①

在这个虔诚的祈祷之后,他们偷偷地向皇帝呈上了这份应该随后公开地呈递给他的诉状。皇上看了诉状,发现诉状没有能够给中国人的思想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东西(因为他们仅仅强调了有关基督教的圣洁和真理),就亲自用满文起草了另一份诉状,派人送回给神

① Jud. C. 9. ——作者自注

父们,但给他们留下了进行他们认为适当的删减或增加的自由。

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微考虑一下中国皇帝的特殊性格,我们就不得不感到奇怪。为了熟悉普通的传教士,这个人竟愿意放下架子,从486 他高贵、自豪和威严的高位上走下来。值得思考的是他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传教士们所有事情的细节,仿佛在对他们说话,仿佛在指引他们,难道我们不可说这是一个照顾他朋友利益的人吗?但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他做出所有这些举动只是为了有助于几个甚至损害国家最基本的法令的外国人。

但最终,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一个为了建立他的宗教亲自卑躬屈节直至使自己变得像人一样的神有时会迫使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抛开他们的尊贵和天生的高傲,以便与这个伟大的事业合作。因为的确,无论我们已经如何尽力使这个君主对我们有利,我们在这里都应该承认这主要是圣宠的作用。我主万能的声言可以独自,用书面语说就是,“折断雪松和动摇沙漠中的高山”,也就是说,使世界上的伟人屈从,让他们的心灵进行所有他喜爱的活动。

在北京发生所有这些事情期间,杭州总督有时间反省他的行为,在他的省里他心情难以平静。索额图亲王的信任让他感到为难,他尤其害怕亲王对他的合乎情理的怨恨。为了缓和亲王的恼怒,他决定派一个官吏去北京,表面上是借口为他的想法辩护,但实际上是为了笼络礼部的重要官员来对抗传教士,万一他能找到某个突破口呢。

就在那段时间这位官员来到了朝廷;但索额图亲王甚至不愿意听他解释,就把他粗暴地赶走,对他说对于他的主子如此不重视皇帝487 爱护并非常信任地使用的人感到惊奇。

亲王还说道:“关于他们的事情,除了皇帝想亲自采取的决定之外我不会有其他的意见。这些神父已经向他祈求保护,他不用我插手会给他们公道的。另外,当我为他们说好话而写信给总督的时候,主要不是为了讨神父们的欢心,而是想借此向总督表示友好,把他从不留心坠下的悬崖下拉回来。”

这个回答使这个官吏大为震惊,他没有考虑进行任何尝试就马上返回杭州,向他的主子报告他的差使取得的糟糕结果。神父们被告知此事,由此得知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应当尽早利用索额图亲王的好意。因此在圣母取洁瞻礼日(2月2日)那天,他们来到宫廷,用惯用的仪式向皇帝呈上了他自己起草的诉状,下面就是译文:

陛下:

我们以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完美的顺从和最深的尊敬向陛下陈诉我们恭敬请求的开头、结尾和动机,希望您愿意带着伴随您所有行动的谨慎和您习惯给予我们的仁慈来倾听。

阴历九月,住在杭州城的陛下的臣民殷铎泽神父通知我们说总督已命令他辖区的官员拆除基督徒的庙宇和焚烧我们刻有所有宗教书籍的印刷木版。此外,总督还公开地声称我们的教义是错误和危险的,因此不应该容忍它在帝国生存。他还说了其他几件对我们非常不利的东西。

陛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恐惧,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我们认为惟有向受苦的人共同的父亲陛下您请求帮助,并向您解释我们陷入的悲惨境地。因为如果没有陛下的保护,我们就不能避开敌人的圈套和躲避他们用以威胁我们的致命打击。

陛下,当我们伏在您的脚下时,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看到您如何明智地调动帝国的各个部分,仿佛这是躯体的各部分,您是指挥着一切的灵魂;您是如何大公无私地处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不偏袒任何人。因此您知道只要有一个臣民受到不公正的压迫或甚至被剥夺了他应有的地位和报酬,您的心都得不到安宁。

陛下,您超越了您的前任中最伟大的国君们,他们当时曾允许伪宗教在中国存在。因为您只喜欢真理,不赞成谎言。为此,在视察各个省份时,您已经对途中遇到的欧洲传教士显示了您无比尊贵的关爱之情,似乎您想由此表示尊重他们的信仰,很愿

意他们在您的国家定居下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事情是在整个帝国得到公认和众所周知的。

于是当我们看到杭州的总督把基督教说成是错误和危险的宗教时,当我们得知他竭尽全力要摧毁它时,我们如何能把真正的痛苦锁在心里,而不向陛下倾述我们遭受的苦难呢?

陛下,这不是人们第一次毫无来由地迫害我们。以前,您的臣民汤若望神父从先皇那里得到了许多特殊的恩惠,他让整个朝廷了解到由过去中国天文学家建立的天体运动规律全部是错误的;他提出了与天体运行完全相符的其他规律;人们承认并成功地利用了这些规律,使帝国恢复了秩序。陛下知道当时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您那里获得了同样多的恩惠,这也使我们同样牢记不忘。

但是,就在这些错误被纠正之际,这位神父却因此而受到他的敌人的恶意中伤的折磨。杨光先和他的乱党同伙们借口新奇事物,无中生有地控诉他犯下了几项罪行,仿佛新的天文学同天体运行不符似的。神父还未能够证明自己的正确就死去了;但陛下让南怀仁神父接替了他的位子,给予他如此多的恩惠,因为他的生命显得太短促,言语显得太无力,不足以向众人表示他巨大的感激之情。然而他确实深深地感受到所有的恩惠,正是为了表示他并不是完全地忘恩负义,他才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为公益编写了各种天文学、算术、音乐和哲学方面的书籍,还有其他几本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书籍,这些书籍至今仍保存在官中。

鉴于陛下完全了解这些特殊情况,我们不敢再更多地讲述以免您劳累。我们只请求您考虑是否所有这一切不足以为我们吸引人民的好感和信任;如果像人们指责我们的那样,我们宣扬的信仰是错误和危险的,那么,陛下,又如何为给予我们尊重的皇帝们的行为辩解呢?

且不说您的前任们,就连陛下自己也是那么地信任我们的忠诚,所以您命令南怀仁神父铸造新型大炮以结束一场危险的

战争。您命令阐明我神父穿越广阔的海域带着军机处的信件和最高级别的印玺去莫斯科大公国；您多次为重要的事情委派徐日升神父和张诚神父深入鞑靼。然而，陛下很清楚那些以伪宗教的准则处世为人的人是没有忠心服侍他们君主的习惯的。他们几乎总是放任自己的感情，永远只寻求个人的利益。

490

如果我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如果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寻求公众的利益，很明显这种热情来自一颗充满尊敬、充满崇拜的善意的心，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一颗对陛下本人怀有特殊爱戴的心；相反，如果这颗心灵不再服从您，它将从此与正当的理由、清醒的理智和所有人类的感情对立。

陛下，假定是这样，我们恭敬地请您仔细想一想，我们历经长途跋涉的劳顿，最终来到您的帝国，并不是怀有通常驱使他人来到这里的野心和贪婪的想法，而是怀着向您的人民宣扬惟一真正的宗教的热切希望。

的确，当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人们用许多的特殊礼遇来接待我们，也就是那些我们经常谈起和不厌其烦地重复的事情。顺治^①十年，人们把领导钦天监的重任托付给我们。顺治十四年，人们允许我们在北京修建一座教堂；皇帝甚至想给予我们一个特殊的地方做墓地。您光辉统治的第二十七年，陛下为了纪念南怀仁神父，不仅授予他新的封号，而且还费心地用一场几乎是皇家级别的盛大仪式来向死去的神父告别。不久之后，您拨给新的法国传教士一套房子并派去几名教师以方便他们学习鞑靼语。最后，您对他们的行为感到非常高兴，因此命人把他们的鞑靼之行和在同俄罗斯人谈判中给国家做出的服务录入档案。陛下，能够为一个如此伟大的君主效劳，我们是多么幸运和多么光荣！

陛下如此明智地治理一个庞大的君主国，如此信任地俯允

491

① 顺治，清朝的第一位皇帝（1644—1662）。

使用我们,怎么允许看到惟独有一个相当不理智的官员拒绝我们的一个教友生活在他的省份?陛下,实际上,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善良老者的命运感到悲伤,他只是谦恭地在地球的一小角要求一块他需要平静度过余生的地方,但都不能够得到。

陛下,正是为此我们这些所有恭敬陛下的臣民在这里像被抛弃的孤儿,不想伤害任何人,甚至努力避免诉讼、争吵和最小的争执,正是为此我们请求您用一贯的公正感来处理我们的案子。陛下,请怜悯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如果陛下在了解了我们的行为之后,确实认为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请求您用一道敕令告示整个帝国您对我们品行和教义的评价;正是为了获得这个恩宠,我们冒昧地向您呈上我们的申请。所有的传教士,您的臣民,在敬畏地和完全顺从地期待您愿意做出的决定。

康熙三十年,阴历十二月十六日。

皇上收到了这个请求,同月的十八日把它送到礼部,命令审查它,并尽快向他报告;但由于所有的部院在中国的这段时间内都关闭,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五日,所以礼部只能在当月十八日答复。另外,它的意见与皇帝的意愿和传教士的利益是非常相悖的。

492 因为官员们非常详尽地引证了以前反对基督教的法令,结论是,这件事情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人们应当坚持礼部和朝廷原先的命令,禁止本国人信奉欧洲人的新宗教,违者处以重刑;但他们为保留杭州市的教堂做出了判决,命令这个省的官员不要把基督教和中国具煽动性的教派混淆起来。

皇帝几乎和传教士一样对这个新的判决感到痛心。当人们向他呈上这个判决的时候,他显得很忧伤,把它放在书房中几天都没有公布,以便礼部的官员们知晓了他的意图之后,有时间重新考虑。但由于他看到他们的顽固不化,就不愿违背众意,最终决定签署它,不论如何遗憾。

这个消息把神父们抛入了沮丧之中;皇上派来安慰他们的一个姓赵的内阁侍从见到他们处于一种值得同情的境地。他自己也为之

触动,因为他也亲切地爱护我们,多次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官员由于接到了命令,所以尽力缓和神父们的悲伤;但要么是这些神父不能自己,要么是他们不再想宽容一个抛弃他们的君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最强烈的痛苦可以促使悲伤的人说出的一切话语。

他们最后说道:“主啊,所有至今皇帝高兴给予我们的恩宠对我们还有什么用,既然他此刻亲自让它们变得毫无用处?是不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方式跌倒,他才会如此长期地致力于扶植我们?难道他将会高兴地看到我们从此以后,额头刻上耻辱和羞愧,成为敌人的玩具,并在全帝国出丑?然后他能吗?这位曾经非常亲切地爱护过我们的君主得知下等人侮辱我们;得知他的最微不足道的小吏让人在公堂上鞭打我们;得知总督们把我们他们的省里赶出去;得知人们把我们他的帝国里不体面地驱逐出去,他会丝毫不为所动吗? 498”

“我们把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研究和所有我们熬夜刻苦钻研奉献给了他;我们一部分教友已经在工作中献身,其他人也在工作中损害了健康;我们还活着的人,出于取悦他的相同愿望,甘愿向他奉献我们生命的所有时刻。

“我们希望热忱能博得他最终批准他的子民信仰我们宣扬的宗教;主啊,为什么要向您隐瞒这一点呢,您长期以来一直了解我们心中真正的感受,您知道,这就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动机;如果我们神圣信仰的利益没有使我们投身其中的话,无论这位君主是如何强大如何慷慨,我们也不会想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为他效劳。然而,他今天竟禁止了我们的信仰,并亲自签署了取缔我们的耻辱判决。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得到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成果。比起这个性质的法令来,我们将会坦然得多地接受死刑的判决!因为反正您也不考虑我们失去基督教能否继续生存。”

这一番掺杂着痛苦和泪水的讲话给这位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马上向皇帝汇报了这件事,并向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神父们的痛苦,以至于这位仁慈的君主都被感动了。

他说：“我一直寻找机会给予他们便利，但是汉人阻碍了我所有的打算。这次我不由自主地跟随潮流；但最终，无论潮流如何，他们可以相信我爱他们，我不会抛弃他们。”

的确，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让他们为他效劳，但他再也看不到执行他的命令时那同样的热情，也看不到他们脸上那同样的从容。他们总是在他面前显得惊愕、闷闷不乐和似乎因刚刚受到的打击而茫然若失的样子。但是，他并未气馁，还向他们建议把一个新近到达澳门的医学学者召到朝廷中来，这位学者为了更加有益于传道事业而加入了我们的教派。

神父们回答说这位博士曾经非常热情地期望用科学和所有他的秘方保持像皇帝陛下这样珍贵的健康；但由于对人们告诉他的反对基督徒的判决感到惊诧，他不再考虑来中国，准备回到欧洲去；然而，既然皇上陛下这样命令他，他们将不断给澳门写信召他来。

在传教士陷人苦楚的同时，因获得了初步胜利而沾沾自喜的杭州总督已经采取措施以结束他的反基督教的大业。他让衙门的所有职员在几天内抄写了多份新的判决以散播到各省去；然后他对基督徒发出了比以前更残酷的命令。最后，由于他不再为胜利而怀疑，就送给皇帝一道理由充分的反对传教士的诉状以最终把他们完全击垮；但这个诉状到达得有些太晚了，当它被呈上去的时候，事情已经变了样。

因为索额图亲王抵不住神父们的恳求，特别是他的私人朋友张诚神父的央求，决定为我们再作请求。于是他去求见皇帝，向他讲述了最虔诚基督徒在同样的情形下可能说的一切。

他在皇帝的面前重提神父们在所有涉及皇上个人的方面付出的热情和奉献，在战争中他们给国家帮的忙和为完善科学和校订日历投人的心血。

他对皇帝说：“最终，陛下，这是一些为了遵从您或取悦您而把他们的生命视若无物的人。的确，如果此外他们的信仰是危险的，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使您批准它；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比他们的教

义更纯洁和对统治人民更有用的教义吗？”

495

皇帝十分乐意地听完了这番讲话,却并未放弃他以前的决定。

他回答道:“这是一件已经决定的事。我很希望对这些善良的传教上有利;但官员们对他们的愤怒不允许我随心所欲。”

亲王反驳道:“什么,陛下,难道您不是主子吗?当事关给这些如此杰出的臣民以公道时,您就不能够利用您的权力吗?如果陛下允许的话,我将亲自去找到这些大人;我对让他们更加理智并不灰心丧气。”

最终,皇帝对如此迫切的请求不再坚持己见,立刻给阁老们、他们的属下以及礼部的所有满族官员写了信。以下就是信件的内容。

康熙三十一年,阴历二月初二, Yi Samo, 国务大臣,向你们宣布皇帝的旨意如下:

在我宫廷中的欧洲人长期以来主管钦天监工作。在内乱中,他们通过铸造大炮为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服务。他们的谨慎和特殊的机智以及洋溢的热情和不知疲倦的工作迫使我更要尊重他们。除此之外,他们的宗教一点也不是煽动性的,不会把人民引向反抗;因此我认为可以允许它,以便所有愿意信仰它的人得以自由地进入教堂,公开信奉人们对天主的崇拜。

于是我希望所有由于我们法庭的意见和建议至今促使反对它的法令现在都要撕去或烧毁。你们,国务大臣们和你们,礼部的满族官员,聚集在一起,审查这件事,并尽快告知你们的意见。

索额图亲王按照他与皇帝的约定,亲自参加了这个聚会;不论他是不是基督徒,但他用一种如此生动如此感人的语气为我们的利益而讲话,以至于似乎他是在保护自己的事业或国家的事业而不是一个外国宗教的利益。以下就是没有丝毫添加成分的他的亲口发言,我忠实地按原文翻译:

496

各位大人,你们知道这些欧洲人是如何专注并以怎样的热情和忠诚为皇帝效劳的。我们中最伟大的人,尽管关心维护我们的征服,但却更致力于追求荣耀、财富和个人的发财致富,而

不是国家的巩固；很少有人只为公共利益而献身。相反，这些外国人没有任何嗜好，比我们自己更加热爱帝国，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各省的太平奉献自己的安宁。

我们已经在内战和同俄国人最近的纠纷中体会到了这一点。大人们，你们认为这次令人满意的成功谈判我们应该感谢谁呢？或许把全部的荣耀给予我自己是符合我的利益的，因为我是和平谈判的全权代表；但如果我这样做，将相当不公平地有损于这些神父，敌人部队的首领、我所有的手下和我自己的军队都会揭穿我的谎言。

先生们，是他们，是这些神父用他们的审慎、机智和他们提出的恰如其分的折衷方案结束了这个重要的事件。没有他们的建议，我们将不得不以鲜血的代价换取由于敌人的不公正而顽固地拒绝给予皇帝的权利；或许现在你们将会扫兴地看到我们被劫掠一空，或至少我将不能在这里为他们辩护。

197

大人们，我们做了什么来承认一件如此巨大的功劳呢？而我们又能为这些一不要求财富，二不要职位，三不要荣誉的人做什么呢？他们尊重我们并且不计较能否得到我们的重视。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某件事情上给予这些如此慷慨地为我们奉献的外国人以恩惠，我们会感到不安的；大人们，我相信当你们如此考虑的时候，你们就会感谢我为你们发现了惟一可以让他们深感我们的感激之情的地方。

他们有一种能取代世界上所有的财富的信仰；他们尊敬一位惟有他能给他们以安慰和幸福的神。允许他们自由地享受他们拥有的这惟一的财富，容许他们把它传播给我们的人民；尽管在这件事上是他们对我们做出恩赐而不是我们对他们施恩，但他们为此而感激我们，并接受这个恩惠作为他们所有功劳的回报。

鞑靼的喇嘛和汉人的和尚在传播他们的宗教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骚扰。伊斯兰教徒甚至在杭州修建了一座俯视我们所

有公共建筑的清真寺。我们并没有抵制这些泛滥于整个中国的潮流；我们装作不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无用或危险的教派；当欧洲人向我们要求宣扬一种只包含有最纯洁的道德箴言的宗教时，我们不仅不屑地严词拒绝他们，而且还以谴责他们为荣，仿佛迫使我们的拒绝迷信和谎言进入帝国的法律也禁止真理。

由于亲王就这一点作了过于长篇的阐述，所以被与会的要员打断，他们向他指出说，不论他怎么说，这个新教派总是有导致动荡的危险，他们有理由在这些反抗和混乱的小怪物出生前就扼杀他们；说到底，就是这些外国人的思想和秘密意图总会使人感到有些不安。 493

亲王反问道：“什么不安？我当了十年的阁老，我从未对基督徒有任何的抱怨。大人们，相信我，整个帝国信仰他们的宗教是值得期待的。因为，难道它不是一个教导孩子尊敬父母、臣民忠于君主、仆人完全服从主人意愿的宗教吗？难道它不是一个禁止杀戮、欺骗、夺取他人财产，厌恶恶意中伤和背信弃义，指责谎言，启发单纯、正直、谦虚和温和的宗教吗？大人们，检验人的心灵，如果可能的话，深入人的心灵；如果你们在那里找到一个基督教信仰不禁止的罪行或一个没有提倡的美德，我允许你们宣布反对它；但如果一切都是圣洁的和符合理性的，为什么你们还为承认它而犹豫不决？”

随后，由于亲王看到他们的思想动摇了，就讲述我们宗教的十戒，用非常有说服力的话语解释它们，以至于官员们面面相觑，无从反驳，最终承认人们可以没有危险地信奉这个新宗教。皇上得知发生的事情后，为了让行动更隆重，他想让人们召开汉族国务大臣和礼部官员的大会，以前人们只是把鞑靼官员的决定通知他们。

在这个全体大会上，他们重复了在特别大会上所讲的一切；在索额图亲王为了让中国人从他们以前的成见中走出来做出许多努力之后，他们最终决定以诉状的形式给予基督徒一项有利的判决，以便把它呈给皇帝，获得确认。内容如下：

Heoupatai, 陛下的臣民, 礼部尚书和其他几个部门的大臣, 499

向您呈上这个非常谦恭的诉状，带着他和他的下属应该对您所有命令的顺从和尊敬，特别是当您给我们荣幸就国家的重要事件征求我们意见的时候。

我们认真审查了有关欧洲人的事情，他们从世界的另一端被您特殊的贤明和其他的伟大品质所吸引，远渡重洋从欧洲来到天朝。自从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就由于为我们在对内和对外战争中做出的重大功绩，由于撰写虽然无用却颇为新奇的书籍的持续专注，由于正直和对公共利益的真心热爱，获得了我们的尊敬和感激。

除此之外，欧洲人非常安静：他们没有在我们的省份引起任何动荡，他们不对人作恶，不做一件坏事。此外，他们的教义与帝国中错误和危险的教派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因此他们的箴言并不带有煽动性的思想。

既然我们不阻止鞑靼的喇嘛和汉人的和尚拥有庙宇，不阻止他们为他们的佛像烧香，我们就更不能禁止这些不做也不教授任何反对正确法律的事情的欧洲人也拥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和在那里公开地宣扬他们的宗教。当然这两件事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明显地表现得自相矛盾。

我们判定所有奉献给天主的庙宇，不论它们处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得到保留，我们可以允许所有想敬仰这个神的人进入他的庙宇，为他进香，对他致以基督徒至今根据他们古老的习俗进行的崇拜。并且从今以后任何人不能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但我们就上面的内容等待陛下的旨意，以便我们可以通知北京和各府州及其他城市的知府、知州和总督、巡抚。

于康熙三十一年，阴历二月初三。礼部尚书率属下叩首。再下面，四个被称为阁老的国务大臣和他们的手下官员及其他的一品官员。

皇帝怀着无法表达的愉悦收到了这个判决。他马上予以批准，并将一份盖着帝国大印的副本送交神父们，他说这是为了永久保存

在他们家中的档案里。一段时间之后,他命人在整个帝国发布公告,礼部把它发给主要的官员,还附上如下的命令:

你们,各省的总督,带着深深的敬意接收这道诏书,见诏书后,要仔细阅读;重视,不要忘记按照我们亲自给你们做出的榜样认真地执行。另外,命人做出抄本,以便散发到你们辖区的所有地方。并将你们执行情况告知。

殷铎泽神父一得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后就出发进京去拜见皇帝,他跪在皇帝的脚下以他和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名义向他恭敬地表示感激。这位仁慈的君主在向他表示了许多关爱之情后,让数学官员安多神父把他送回他的省份。神父在把他看作是和平天使的基督徒们的欢呼声中凯旋进入杭州城。

但由于上帝总是在我们的欣慰中掺入一些苦涩,所以这位善良传教士的喜悦被他的教堂的完全破败而冲淡,因为几天前这座教堂被一场席卷大部分城市的火灾烧毁了。

501

这场事故使安多神父有理由请求总督为神父修建一座新教堂,他甚至让总督知道这是皇帝的旨意。这位官员为他行动的失败感到不可思议的悲伤,神父的到来又增加了他的痛苦,但令他更为痛心的是,他不得不让一个几天前他还要从省里赶出去的外国人荣耀地住在他的首府。然而,他把自己扮成一个乖巧的人,同时,为顺应时势,他把城里最漂亮的一座房子给传教士居住,直至他亲自重新修建起原来的教堂。

基督教不仅仅在杭州取得了胜利。新法令通过给予人民信仰自由,这把帝国中的所有教徒从某种监禁状态中释放出来,他们在各处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而以前作为这个新生基督教国家摇篮的澳门则特别用一个盛大节日来表现它的喜悦之情,公众以各种形式表示了兴高采烈的情绪,人民的虔诚使节日显得更加隆重。

主教大人,那些会考虑中国政府的形式、会考虑到外国人为深入了解它所一直遭遇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考虑到人们心灵对宗教这一新生事物的疏远,另一方面,还会考虑欧洲为我们提供的人数有

502 限的传教上和近百年来经常动荡国家的内战和革命的人,他们将真心地承认这一事件,这一从教会诞生以来所发生的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不可能是人类思想的作品。Deus autem rex noster ante saecula operatus es salutem in medio terrae, tu confirmati in virtute tua mare...tu confregisti capita draconis...tuus est dies et tua est nox^①(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国王,在这个人们称之为地球中央的广阔王国实施了永福。是他在这个动荡不安和由于至今有非常多的失事而著名的海洋上永久地建立了平静)。主啊,您刚刚打碎了这条名字是如此地受人尊敬的巨龙^②的脑袋。于是,就在现在,白天和黑夜,也就是说,东方和西方,都属于您,因为两个世界最终都承认了您的帝国。

我有幸向教皇讲述东方的偶像崇拜者在福音传教士的各方面攻击下就要崩溃,以及如果我们一旦可以迫使中国做出有益于我们的声明,所有邻国的人民,被它的榜样所带动,就将会打碎他们的偶像,不再有痛苦接受信仰的约束,此时,仅仅这一个想法就让这个神圣的祭司充满快乐,在他的心中唤醒了为拯救灵魂在任何时机都显示出的由衷的虔诚和似火的热情;而他还对我说一个如此巨大的改变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奇迹。

主教大人,当他得知当时几乎不敢期望的事情最终为了他的教皇职位的荣耀和基督教徒的全体利益得以实现了,什么样的感觉他不会有呢?另外我们知道,从这道著名的法令开始生效时起,中国人成群地跑来受洗;仍是偶像崇拜者的官员为天主修建庙宇;一个王族放弃他的错误,信奉耶稣基督的信仰;^③皇帝甚至在他的宫殿中建起了一个教堂,让福音传教的教士居住在他的身边。

503 这些有利的条款或许将迫使罗马教皇把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项巨大工程的完全竣工上。为此我们向他要求把他亲手培养的和充

① Ps. 73. ——作者注。

② 龙是皇帝的徽章,在中国受喜爱。——作者注。

③ 另一个王族后来还信仰了宗教。(NdA)

满他的思想的牧师派来；即把大公无私的、博学的、苦修过的、结合了谨慎和福音传教的纯洁的、只寻求耶稣基督荣耀的，而不谋求他们个人的或是他们国家的荣耀的传教士派来。最后我们期望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能够争先恐后在教廷的准许下把他们的教士派到这些广阔的教区，以便分担我们的工作，扩大我们的征服；即便人数最众多的大学和最著名的神学院都搬到这里来，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了所有这些援助，我们仍然会，用圣经的话说就是会“在白天和炎热的压力下呻吟”。如果我们把这个新世界留给一小批由对几个王公的虔诚维持在那里的教士，那又将会是什么样呢？

大人，正是为了请求这个恩惠，今天我才冒昧地把这些著名的传道团的利益放在您的手中。我知道为基督徒的利益您从未耽误过任何一件重要而没完成的事情；即使我向您建议的这件事会比实际上更难，但只要您愿意承担此事，我在某种程度上确信定会取得成功。

但是，大人，为了获得成功，并没有必要利用使您几乎总能支配最重大行动的所有精神才能，用最确定的道路来指引您的完善的智慧，最艰苦的工作也不能中断的持续的专心致志，机智、有暗示的和最有远见的人都不能看透的行为，您专有的说服他人和得到您想要的东西的艺术，所有这一切在所涉及的事情里都并没有用处；每当您在圣教团中支持宗教利益时或者当您向教皇讲述教会最迫切的必要时，您只需要听凭自己的热情，利用生动和自然的说服力来活跃您的讲话就可以了。

大人，您的关心和虔诚将得到您为我们争取到那么多传教士的支持，这样，新近改宗的偶像崇拜者和信仰坚定的信徒同样会感受到您使他们获得的巨大好处；被圣廷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神圣光线照亮的人民将赞美他们的全部生活、感激教皇父亲般的仁慈和他的传道者似火的热情。

大人，谨致以深深的尊敬。

您恭敬和顺从的仆人

L. , J.

505

第十四封信

致比尼翁院长大人^①

我们在印度和中国所做观察的概述

大人：

尽管您现在在皇家科学院已不再领导欧洲最博学多才的人，但我始终抱有向您表示我的崇敬和借鉴您的才智的想法，这种想法促使我向您讲述我们在印度为完善科学所做的事情。

先生，正是由于与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声名卓著的科学院的威望，一个像您这样卓越的人才会重视那些用来行使其职能的人。我认为它会感谢您在世界各地给予我们的保护。更是由于我们的特殊利益，您严格地检查我们的工作，在激起有利于我们的公众重视之后，您以严厉和博学的批评为我们自我完善而努力，为我们有朝一日无愧于科学院和您的赞许而努力。

先生，在这里我不想向您具体介绍我们为在将来获得更确切的天体运行知识或为那些想深入研究大自然中暗藏的奥秘的人撰写学术论文所做的一切，这项工作涉及范围甚广，在一封简单的信件中无法窥其全貌，它将成为不久之后我们荣幸地向您献上的一册书的主

^① 让-保罗·比尼翁（1662—1743），奥拉托利会教士，1696年他从叔父蓬查特兰手中接过皇家科学院的院长职务。从1718年始他成为国王的图书管理员，是现今国家图书馆的奠基人，对于在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题。

此刻我只是想给您作一个概括的介绍,使您了解我们已走过的道路,以便告诉我们在精确性中应加入什么,或者我们的方法应有何改变。

当我们肩负着国王、众大臣和皇家科学院的指示从巴黎出发时,除了完善自然科学这一计划外,没有为自己规定任何目标,但由于这一计划囊括了多学科的内容,我们认为分工负责为好,因为不仅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闲暇同时致力于各不相同的研究,而且人的才智是有限的,一个人也很难兼备了解一切事物的才华。

因此我们商定一部分人从事天文观察、地理和机械工艺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则主要研究与解剖学、药草知识、动物学和物理学等其他相关的学科,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科目,以便于他们研究的深入,如时间、地点和任务给他们创造某个新发现的机会时,他们也不会忽略其他科目。我们还约定彼此交流见解,让每个人都能借助集体的智慧,如果可能的话,任何事物都会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但无论为了成功如何地努力,我们都非常清楚六个人在忙于语言学习和福音传教的同时,绝不可能完成一项如此包罗万象的计划。因此我们首先想到招募在印度的欧洲人,特别是传教士,以便齐心协力完成一项对所有国家都既有用又荣耀的事业。其次是在几处地方设立特别院馆,我们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在那里效法巴黎的学者,指导他人工作;就像科学的中心,学者们可以在这里,与我们交流他们的思想、办法和发现,以及——恕我冒昧地说——作为回馈接受我们肤浅的见解。

这两种方式尽管非常适合我们计划的发展,并能够使法国赢得荣誉,但至今还没发挥什么作用。一方面,我们极难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另一方面,暹罗的革命几乎完全摧毁了依赖国王的慷慨和宰相的热情兴建的第一座天文台。

无论这些变故多么令人气恼,都不会使我们灰心丧气。我们计

划在中国为第二座比暹罗的更宏伟的天文台奠基,随后在伊斯帕汗、波斯、莫哥儿的阿格拉、拉利涅(La Ligne)的婆罗洲岛、鞑靼和其他几个利于我们实施计划的地方修建几座天文台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许多年来在欧洲燃烧的战火使印度也受到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无法发挥我们的才能。

578 先生,或许和平将把我们带回到因暴风雨而被迫离开的原来的道路上去,或许随时间推移,我们将享受到一种同样有利于宗教、人民幸福和科学完善的平静。正如逆风虽然总是会耽搁熟练的船长许多时间,但却并不能阻止他前进一样,尽管经历了这些暴风骤雨,我们还是尽力保持我们的初衷,继续工作,正如您将要看到的,这项工作的尝试或许并不是全无用处的。

我们在校准天体运行方面一直面临的问题既没有因老天文学家的埋头苦干而解决,甚至也没有被新天文学家的洞察力所参透。为了了解万能的造物主的秘密,无论怎样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进展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应该承认天空离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比离我们的头顶更远。

除了进行长期观察和认真研究天体中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能缩短这之间的距离,因为它们运行进行持续观察才会觉察过去理论体系中存在的谬误,并促使天文学家们逐步地改正它们,让之与表象更加相符。正因为如此,最近我们才尽心竭力地专心改进仪器、摆锤、望远镜以及所有那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拉近天空与我们双眼之间距离的东西。

在法国、英国、丹麦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几处地方,人们建造了大型机器,搭起了宏伟的塔楼,仿佛为那些想在这条崭新道路上前进的人充当阶梯;几位观察家已经在此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因此只要王公们继续慷慨大方地支持这项艰辛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对未来充满希望。先生,以下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579 首先,我们致力于观察日月食。由于日食比其他所有的食更吸引人们的注意,所以我们尽力利用可能对我们有利的各种机会。在

已经出现的机会中,有两次是相当特别的,将会给好奇的人带来一些快乐。

第一次是发生于1688年4月底的日食。尽管以前我们在北京时日食并不十分大,但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应该是日全食。先生,您知道日食和月食是不同的。月亮发光是借光反射,一旦地球遮住射向它的太阳光,它就真正陷入漆黑一片,在某些人眼中食并不是同一时刻同一方式在所有人的眼中发生的那样。相反,太阳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或者说它就是光,是不能变暗的;当月亮遮住它仿佛要夺去它所有的光线时,并不是太阳而是地球发生食;而是我们自己真正处在黑暗中。因此,天文学家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否称之为地食而不叫日食。

由此可知,日食由于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几个观察者相距遥远,由东向西分布在同一条线上,可能出现第一批人却照常看到整个太阳,而第二批人却只看到一部分的情况;那里半遮半掩,这里只能看到一道光弧,再远一些的地方,太阳可能就完全消失了。

正因如此,一个位于地球中央的观察者看不到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发生食的太阳;这种我们称之为视差的差异随太阳在地平线上的高度而增加或减少。这正是中国人至今尚未知晓,或只是略微肤浅地了解的事情。印度人远不如中国人能够进行这种细致的研究,他们对如此神奇的效果惊叹不已;以至于已故的暹罗国王有一天询问欧洲和印度的太阳是否是同一个太阳,因为它在这两个地方的同一时刻显得那么不同。

我们迅速从北京动身去山西省的重要城市绛州(Kiam-cheou),根据我们的计算,在那里太阳将会是全食;然而事实并不是那样,我们弄错了,因为我们尚未精确地了解中国的经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高兴的:那天天空晴朗无比,地点适宜,我们的仪器安置合理;由于我们三个观察员,具备了所有可以使观察精确的条件。

在所有能够用于此类观察的各种方法中,我们选择了两种最适

宜的方法。一种是用 3 法尺长的望远镜观察太阳,我们在其物镜的焦点上放置了非常纤细、间距相当的 12 根生丝线组成的十字丝;它们精确地覆盖了整个太阳,太阳的直径也因此在我们眼中被划分成 12 个均等的部分。

第二种方法是用 12 法尺长的望远镜接收太阳的影像,使之在一张对着目镜并按一定比例的距离放置的纸板上呈现出来;为了使这一图像清晰和完美地成形,我们在纸板上绘制了 12 个小同心圆,最大的一个与视日轮同样大。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只简单的天文望远镜和一只调校好的摆锤就可以轻松地确定日食的开始、经过和结束,而且还有它的大小,或者如人所说它的“量”,以及阴影或者说是月亮用于遮盖和露出太阳每一部分的时间;因为虽然所有各部分是相等的,但不能由此推知月亮经过这些部分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因为视差的不断变化不规则地延迟或提前月亮的视运动。

就差太阳的第 24 部分没有被完全遮住;我们确定日食是 11 指半;天文学家就是这样说的。因为,为了使他们的计算更加准确,他们习惯于把行星的视直径平分成 12 指,每 1 指分成 60 分。但我们发现,第一,当太阳的四分之三发生食的时候,天空显得几乎并没有变化,如果我们没有另外得到通知的话,也几乎觉察不到它;因此一片普通的云彩也能够制造几乎同样的效果。

第二,尽管人们在最强烈的食中只能看到一个特别小的光弧,但还是可以在院子中轻松地阅读最小的文字。有时暴风雨也能使天空变得和发生食的时候一样阴暗。

第三,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不能发现任何星星;我们只看到金星,它的显现并不表示一个非常巨大黑暗的来临,因为这颗行星就是在太阳已经完全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也会经常出现。

中国人认为地球不久将被浓厚的黑暗所包围,于是惶恐不安。他们四处制造吓人的声音以迫使天龙退缩,他们正是把天空光线的减弱归因于这种动物。他们说,光线减弱是因为天龙饥饿难耐,于是要把太阳或月亮吞下去。

最后光明一点一点地重现,让中国人安歇;但我们则继续我们的工作,用各种以前和新的天文学家的计算表进行不同的计算比较这次食的大小、时间、开始和结束。我们同时在北京、杭州和中国的其他几个城市进行同样的观察;这样可以用于确定所有这些不同地方的经度,如果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更可靠和更简单的办法来了解它的话。

另外,这种观察让我们有理由考虑作者们众口不一谈论的其他几个食。希罗多特(Herodote)讲述米底人(Medes)和吕底亚人(Lydiens)的国王在进行一场血腥的战役的当天,太阳发生了全食。他说由于势均力敌,战斗持续时间很长,突然浓重的黑暗覆盖了大地,暂时中止了士兵的疯狂。佩托(Petau)神父^①把这个食定在公元前597年7月9日,尽管根据他的计算食应该只有9指22分,但他或许认为发生食的太阳的这一部分对验证历史学家所说的浓厚黑暗已经相当庞大了。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最近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像这样微小的日食甚至不可能被战士们觉察到;因此,更有可能的是这个著名的战斗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那天有一个日全食。

佩托神父不能否认这后一个日食;但如果根据计算表推算,我们会发现它只有11指20分;也就是说,比我们观察到的略小一些。这甚至可以假设这些计算表是有一些错误的,因为第24部分的太阳足够让天空相当明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然而历史记载它是阴暗的,甚至像最漆黑的夜晚。

公元前310年,当西西里的国王阿加托克(Agatoele)带着他的舰队从非洲经过去迦太基时,太阳完全消失,星辰四处可见,仿佛是在深夜;对此,几个天文学家,特别是里奇奥利^②,认为得出与食的大小近似的计算与食发生的始末是十分吻合的。但显而易见,由于我们

① 德尼佩托 s. j. (1583—1652), 神学家,知识渊博,是许多编年史的作者。

② 乔凡尼·巴蒂斯塔·里奇奥利(1598—1671),一份月球图的作者(1650)。

已经发现如果太阳有明显的一部分没有被遮住,星星不可能被观察到,特别是带着光亮以狄奥多尔和查士丁所说的方式被看见;除非这个没有发生食的部分靠近地平线,如同小戈尔狄安统治开始的237年发生的那样;至少如果我们相信朱里尤斯·卡匹托里纽斯所说的,于是天空变得灰暗,以至于没有蜡烛就不可能相互辨认。

我们观察到的第二次食比第一次的还要明显,是塔查尔神父上次在印度的旅行中看到的。他当时在海上的一艘荷兰船中;如果那个场所允许他利用仪器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将不会有什么更新奇的事。

食显得居中,也就是说月亮的中心完全与太阳的中心相重合;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视日轮比视月轮更大,我们在天空中看到一个明亮的光圈或一个大光环;更令人吃惊的是,塔查尔神父肯定说这个环至少有一指那么宽,这与老天文学家和新天文学家的计算表都不相符。然而当我们只是通过肉眼来判断时,很难准确地估计发光体的大小,因为耀眼四射的光线总是让发光体显得比它们实际上更大。

514 不管怎样,这种我们称之为日环食的食非常罕见,几位数学家都不相信它可能发生,因为他们认为,假定月亮的直径,甚至在它的远地点,也就是说在它离地球最远的时候,都总是与太阳的直径相同或者甚至明显地更大,这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当人们1567年4月9日在罗马看到日环食的时候,开普勒给克拉维尤斯^①写信说道,他认为这个发光体不是其他的东西,只是被太阳光燃烧或照亮的一小团环状的浓密空气;要么这个光环就是由那些在月亮大气中折射的光线形成的。最近的这个观察能够让那些至今固执于保持感性看法的人们醒悟;同样也使认为太阳只能在月亮上遮住最多4分的地方,也就是说180°的部分的伽桑狄^②的信

① 克拉维尤斯 s. j. (1537—1612), 德国数学家,他研究格里历。

② 彼尔·伽桑狄 (Gassendi, 1592—1655), 哲学家和数学家,哥白尼和伽利略体系的拥护者。

徒们觉悟。

除了这两个食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其他几个无关紧要的食,我并不想谈论这些食,因为它们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观察月食占据了我們更多的时间,不仅因为它们数量更多,而且因为仔细观察它们更难。

太阳越明亮,它的光线减弱就越明显,月亮体本身非常阴暗和不透光,它在我们眼中遮住太阳的话,日食的开始或结束时刻是不容置疑的。月食就不一样了,它只是一点一点和通过几乎不明显的缩小来失去它的光线。由于我们对此拥有的经历使我们更加感受到所有这些困难而不是最深邃的思辨,所以先生,您愿意我简单地向您讲述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困惑吧。

515

在地球对太阳的不同表象中,总是有一半的球体被照亮,而另一个半球则处在黑暗中,差不多像一个夜晚被蜡烛照亮的圆球;因而它从一面形成投影,像一个锥形阴影的长尾,尖端无限延伸,最后消失在广阔的空间中。

当月亮通过特殊运动穿过这个阴影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明,自身也变得黑暗起来。如果我们可以发现月亮进入阴影或从中出来的时刻,我们将准确地获知食的开始和结束;但发生的几个意外使我们无法如此精确地观察。

首先,在月亮接触我刚刚讲过的阴影之前的很长时间,它的东边缘只由太阳的一小部分照亮,地球一点点和逐渐地把它遮住;因而此时我们看到一片烟雾不明显地分布在月亮体周围,经常发生在真正的阴影出现之前一刻钟。由于这团烟雾一直增长,随食的接近变得越来越浓厚,它同阴影的边缘是如此地相融合以至于几乎不太可能把它从阴影中分辨出来。因此经验丰富、全神贯注和最好的望远镜都不能防止一个熟练的观察者经常弄错一分钟有时甚至两分钟。

其次,当我说月食是由于地球介入太阳和月亮之间而产生的时候,并不是月亮沉入地球的阴影,我所说的阴影是并不会被在大气层中折射的光线缩小的纯粹的阴影;这个阴影延伸从不超过五万古里;

516 假设地球的半径是 1146 海里,而月亮,即便在它的近地点也离地球有五万古里以上。由于地球被我们称之为大气层的一团浓密和粗糙的空气所包围,光线不能完全穿过,因此由于这些雾气介入太阳和月亮之间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阴影,其直径和长度大大超过了地球真正的阴影。不过,这些雾气离我们越远就越透明;由此有时发生它们在食的开始和结束之时也形成一个更淡的阴影的情况;因此它们妨碍观察者准确地判断食的开始和结束。

先生,您由此得知为什么我们即便在最强烈的食中也能经常看到月亮,甚至到了可以从中分辨出最小的斑点的地步。为什么月亮显示出如此多种多样的颜色;由于它变成红色、灰白、铁灰、青色或者接近黄色,仿佛是它自己感到了光线的衰弱而表示出不同的情感。反之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某些食中月亮完全消失,完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所有这一切或许起因于这个大气层的性质,它不断变化,由此导致不同的效果。

第三,当月亮在地平线附近开始变暗的时候,就更加难以仔细辨认食的开始,应该注意到这个食开始同食结束的时间相比较之后,并不会准确地得出食的过程,因为雾气在地平线上比在 30° 或 40° 仰角的高度上要更加浓密。

517 第四,尽管太阳的直射光线不能穿透地球的大气层,然而还会有一些光线改变路线,就像我们所说的,由于折射而变换方向,可以稍微照亮一些月亮的边缘,因此难以判断阴影准确的结束时刻。

第五,有时候阴影首先接触月亮的东边缘上斑点比西边缘的斑点更阴暗的地方;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判断食的结束和开始。先生,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对天文学的精益求精归功于新的观察者;过去的观察者在这方面一掠而过,第谷^①本人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也尚未发现这一点。

^①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é, 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他的观察使开普勒得以改革天文学。

但是现代的观察者更善于发现这些困难而不是克服它们；我们经常最近的观察中体会到历尽千辛万苦才会达到这个时代的学者们要求的精度。然而我们有着几个观察者在一起工作的优势，通过互相交流想法和疑问，我们可以更加接近真理。另外，上天为我们提供了好几次月食，很少出现几年中我们只观察到一个或两个的情况。

但是在众多月食中，1685年12月11日来临的月食在所有的月食中对我们最有利。我们当时在暹罗。事先得到我们通知的国王也想检验我们计算表的准确性，通过比较他的所见和我们的预言，他感到万分惊讶，从那时以后他就想把我们留在他身边，或至少派人去欧洲聘请法国的天文学家。现在他亲自提出为我们在娄沃(Louvo)修建一座漂亮的天文台，以便尽他所能使在印度的天文学同自从巴黎皇家天文台建成之后欧洲的天文学一样声名卓著。当然，如果有一天星辰成为了未来的预兆，那么似乎整个天空都似乎在允诺给我们这个新的行动以令人满意的成功；但并不是行星明显的运行安排人世间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来自于还要更高的地方，所有的结果都被写在这本有关神圣天意的神秘的书中，它在创世纪之前已经决定了这个世界上的种种事件。

暹罗国王的这个对法国、对自然科学和对宗教如此有利的计划不久就被付诸实施了；但这位仁慈的君主的死倾覆了这个计划，让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随之而起的动荡迫使我们的数学家传教士离开——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由此导致了一种长期使这些人民失去欧洲科学和福音光芒的“食”。然而这些阴云开始消散，人们急切地再次召唤我们；但经验使我们学会对人们的好意不抱太大的期望，只把我们的信任放在那个在高兴的时候可以独自使光明摆脱黑暗的人身上。

这第一个试验的确对天文学有某些用处，我们可以保证在暹罗、娄沃、本地治里、北京、南京、绛州、广东和东方的其他几个地方观察到的月食不仅将对校准天体运动，而且将对完善地理学做出贡献。

尽管彗星学不那么重要，但它还是非常奇妙的。甚至似乎学者

们越是不容易在这一点上得到满足,就越可能因此而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因为人类的思想很可能长时间都不能够深入研究这个奇妙现象的本质。彗星是如此稀少,持续时间如此短暂,而且它们之间又是如此形态各异,因此如果这是一些形成和消逝在天空中的新天体,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得出它们运动的普遍规律;或者如果这是一些真正的星辰,那么也几乎不可能预告它们的出现和持续时间。

.519

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了两颗彗星;第一颗是在暹罗王国同柬埔寨在海边毗邻的省份看到的。那是在1686年的8月。彗星在赤经第3度从南向北划过,与赤道交叉;它的特殊运动使它接近太阳,最终把它完全投入太阳的光芒。

第二颗彗星于1689年9月在本地治理、马六甲和北京出现。它的运动与第一颗相反,它远离太阳,向南极前进,穿过天狼星座和半人马星座,于第二年1月初消失在南极。

如果我们对彗星只有一点肤浅的认识,那么作为回报我们很好地了解了与行星有关的事情;天文学家在巴黎天文台建成以来发现的东西已经为前人的疏忽大意和愚昧无知安慰了我们。

在我们用于确定行星在天空中位置的各种方法中,最简单而且最准确的是记下它们与固定的星辰会合的时刻。大约两千年前,行星中位置最高的土星出现在非常靠近赤道和一颗位于处女座南肩的三等星的地方。第谷当时观察到它属于同一个宫,我们也看到它在完全接近处女座角宿一的地方;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使用的望远镜使我们的观察无可比拟地比前人更精确,他们只是用肉眼观察,在这么远的距离下总会有偏差,特别是天体的视直径被光线和一种闪烁的光芒构成的彗发所增大,如同天文学家所说,彗发波及整个星体,经常让它显现在它并不在的地方。而一只好的望远镜能使它们不太耀眼,使它们完整地显出它们真正的大小,使它们非常接近眼睛而我们又可以区分开它们,甚至当它们边缘相接或重合在一起的时候。

.520

正因如此,我们通过接近天蝎座顶部的两颗星星确定了火星的

位置；通过月亮同天蝎座 α 星或者与天蝎座中心的重合确定了月亮的位置；以及从属于同一宫的一颗三等星附近经过的金星的位置。

于 1687 年 2 月底来临的木星和金星的会合也让我们忙了好几天。我们当时在娄沃，迷恋于占星术的暹罗国王急不可待地和带着一种显得迷信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好奇的不安而观察它。

他沉浸在这种会合对他将是致命的和这是他死亡的明确征兆的思想中。我们徒劳地用他的总理康斯坦斯先生的方法努力使他醒悟，我们已经让总理充分理解了人间世界的事情同行星的特殊运动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当我们的命运依赖它的时候，国王就不会比他最卑微的臣民有更多的优势，太阳为了他而升起，其他的星球同样也为了地球上伟大的君主们而运转。

这些理由和其他的几个理由都没能使他平静；他总是肯定说他的统治不会持续很久，他将在几个月内失去生命。果然他在第二年死去；但是他徒劳地在天空中寻求他死亡的原因，其实他的死是几年来他为自己带来的，一种持续的病痛令他备受折磨，或许这就是他的预言和恐惧的真正基础。

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认为所有这些观察很特别；我认为至少我将有幸对您讲述的观察值得您留意。

您知道水星是至今为止最不为人所了解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也是所有的星球中最无法论述的。它总是淹没在太阳的光线中或者在地平线的蒸气里，仿佛它注意着天文学家的不断研究，他们像炼金术士难以在地球上提炼水银一样难以在天空中确定水星的位置。 521

我们在查理曼的一生中读到，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家对能够在水星离太阳最远的时候很好地观察它不抱希望，于是就尽力在太阳中寻找它，他们甚至怀疑它可能时而从太阳下经过。他们认为在太阳里发现了水星，那是在 807 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808 年的 4 月，如果历史学家没有把复活节算作一年的开始的话。事实上这是一个进出都被云彩所掩盖的黑点，它在八天之间出现在太阳中。

我感到奇怪这个观察竟然让人判定这是水星,因为它根本不会用八天的时间穿越一个如此小的空间,根据它的自然行程应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穿过去;除此之外,人们不可能不用望远镜甚至不用优质望远镜就能从太阳中看到它。人们当时看到的或者说人们认为看到的或许是一个类似于人们经常看到的斑点,但比普通的要大,明显到可以用肉眼发现它。

伽桑狄在1631年11月7日更走运;他对水星所作的观察使他声名卓著,以至于几个作家为了向他致意,把他们的书奉献给他,就向献给一个天文学永远感激的人一样。还有其他几个学者在这个令人感兴趣的研究中出名,我们是最后有机会效仿他们的人,但或许我们的观察不会是其他的观察者中的最后一位。

522

我们当时在由于与欧洲人的贸易而相当著名的中国滨海城市广州。我们对水星运行所作的特殊研究使我们判定或许有可能在1690年11月10日在太阳中发现它。因此,我们准备了两个绝佳的望远镜:一个5法尺长,带着一个与太阳直径相等的十字丝,并分成12个相等的部分;另一个12法尺长,带着一个由四根线组成的十字丝,其中一根代表赤纬圈,另一根代表子午圈,另外两根按 45° 角把它们分割开来;我们也校准了摆锤;此外天空非常晴朗,除了风有一点猛烈之外,我们对观察的准确度没有什么可以再期待的了。

我们看到水星像一个黑点,进入太阳体之后,在三个半小时或近似的时间里穿过太阳。我们准确地记录了过程、离开、离黄道的距离、视速度、经度和直径。我们还十分肯定地得知这个行星自身并不发光,它的星体是黑暗的,而且至少有时没有太阳离我们那么远;这些是我们以前只能通过推测来确定事情。

先生,我们应该把这些非常成功的发现归功于望远镜的发明,这些发现将同最近这段时间的其他几件事情一起成为新天文学的教材。通过利用显微镜,我们增多了最单一的物体,扩大了最不明显的物体;同样,通过利用望远镜,我们把最远的物体拉近到我们眼前,缩短了把苍穹与大地分割开来的无限空间;人类的创造在某种方式上

迫使大自然允许人们同天空自由地交流,并允许数学家更轻松地进入一种星辰的空间。

目前我们在月球上发现了高山和深渊,我们能分辨出月亮上最微小的阴影随着太阳的不同情况增长或减小。我们测定行星的黑子,观察行星的颜色、光带和它们围绕中心所做的旋转。由此我们发现这个出现在空中的巨大光环悬挂在土星周围,呈拱顶形状,像一座覆盖了整个土地的桥,除了均匀的重量和各部分完美的连续性之外,没有桥孔,没有桥柱,也没有其他支撑。

伽利略和其他几个天文学家徒劳地绞尽脑汁来解释这个秘密。他们把这个星球看作是另一个普罗透斯^①,总是改变,总是与自己不同;今天是圆的,然后是完美的椭圆;有时带着两个根据它的公转周期性地张开或闭合的把手,或者伴随以两颗上上下下地飞舞从不离开它的小星星;最后是被一个尽头远远超出了它球体的巨大光带的一半所分割。

我们长期观察研究这个万能造物主的神奇作品;尽管我们欣赏惠更斯^②先生的想法,他把所有这些的不规则性概括成一个非常简单容易的体系,但我们不承认我们比这个天文学者所发现的知道得更少。

解释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不同特性就不那么困难了,它们在我们看来时而圆,时而凹凸不平,有时呈上下弦状,还有时呈弓形或镰刀形。当然,当金星接近太阳时,或当它处在近地点时,在望远镜中看它显得与新月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很容易认错。

我记得有一天我让一个对天文学奥秘知之甚少的人在这种状态下观察它,他对此没有片刻怀疑,同时我又让他看在天空中不远处的月亮,他快乐地叫出来,对我说他明白了一直令他痛苦迷惑的事

① 普罗透斯为变幻无常的海神,形容变化多端的人。——译者注。

②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荷兰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发现了土星的光环、火星的转动和猎户座星云。

情。他认真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月亮如何能够这么经常地变脸，有时非常圆满，有时非常小；但我现在明白它是一个由几个拆开一段时间后又聚合的零件组成的物体。因为至少今天，我看到了一半在这边，另一半在另一边。”

望远镜使我们从大量的星星中观察到更加新奇的东西。一个巨大的光带覆盖整个天空，人们因为它呈白色称它为银河，它是无数小星星的聚合体，它们单个没有足够的力量让我们的眼睛看到；星云也一样，其灰暗和模糊的光线就像是一小片云或者是彗星的头部；但实际上它由几个星体组成；因此我们计算出在巨蟹座的鬼宿星团的星云中有 36 颗星星，在猎户座星云中有 21 颗，在同一个星座两度的范围内有 500 颗，在整个宫中有 2500 颗。这就令人想象星星的数量是无限的。

根据一些人的观点，每个星星的体积与太阳几乎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它的球体或许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然而在天空中只显得是一个点，它们的巨大体积无论如何的确应该使我们承认这个宇宙的广阔范围和它的作者的无穷力量。

先生，不谈我们对卫星所作的观察，我就无法继续这个话题。它们是我们在本世纪发现的跟随大行星运转的众多小行星。它们不停地围绕着土星、木星和火星等行星旋转。一些离它们运行的中心稍近，另一些稍远。它们经常躲藏在行星体后面，或沉入它们的阴影中，随后带着更大的光芒再从那里出来；甚至会出现当它们处在太阳和行星之间时使行星的一部分发生食的情况。有时我愉快地看到一个小黑点在木星的圆盘上跑动，人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斑点，其实这只是木星的一个卫星的影子使它的球体发生食，就像当月亮通过介入太阳和地球之间遮住了太阳的光线时，在地球上造成的情形一样。我们不知道大自然让这些在天空中的卫星有什么特殊用途；但我们的天文学家在地球上对它的利用却非常有利于完善地理学。自从伽桑狄先生向观察者们公布了计算表以来，人们可以轻松地和在短时间内确定世界上主要城市的经度。如果船只颠簸的航行允许我们在

海上使用望远镜,航海学将会得到相当的完善,使人们安全可靠地进行长途旅行。

我们已经在暹罗、娄沃、本地治理、好望角和中国的几个城市中观察到木星的卫星的沉入和露出;但是在这些地方中最东边的宁波和上海所做的观察却通过切掉从来都只是古老地理学家的想象的五百多古里的地区,从而把大陆缩减到它真正的边界。

先生,既然我谈到了有关完善地理学的事情,我将告诉您我们同样进行了许多工作,我们用另两种方法来确定海岸、港口和东方最重要的城市的纬度。第一种方法,通过大量对太阳和星辰子午高度的观测。第二种,通过旅行我们有机会制作或完善各种地图。我有一张从宁波到北京和从北京到绛州的水路图,在这张图上我们没有遗漏任何有助于了解当地情况之处;我认为对那些在这种关系中寻求美观而不是实用的人来说,似乎细节过多,或许甚至令人烦恼。

我也有从南京到广东的河流的水道图。当我们真想做些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一项耗时两三个月和令人疲惫的工作。地图有18法尺长,每一分占四条线多或者三分之一的法寸^①;因此所有的弯道、河流的宽度、最小的岛屿和村庄都被准确地标注在上面。我们总是手持指南针,在路上不时留心观察一些星星的子午高度,以更准确地确定当地重要城市的纬度,修正我们的估计。 526

先生,在这一点上,我不由地在思考一个问题,可能有一天它将有助于决定一个重要的物理学问题。人们还不清楚是否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高度相当。按照一般原理相互连通的同一种液体均匀地分布,要么靠着它们自身的重量,要么由于空气的压力,最终处于同一个平面。大部分的经验在这一点上与原理相符。但是一些新的思考让人产生疑问:是否海洋的确并没有倾斜,难道海平面不会在某些地方比另外一些地方要高吗?我在这张我刚刚谈过的地图上发现的情况似乎支持后一种感觉。

① 法寸:法国古长度单位,等于1/12法尺,约27.07毫米。——中译注

在广东省和江西省之间,我们看到一座高山,从上面流出两条河。一条流向南方,在浇灌了大约 50 古里的地区之后,汇入广州附近的海洋。相反,另一条流向北方,穿越 200 古里范围内的几个省份,悄然转向进入东海或日本海。两条河的河口的海岸线的距离有 300 古里或者近似的距离。

527

但是北边的河流在它的流程中显得比南边的河流要湍急,另外由于它有四倍多长,它们到达的海洋应该有不同的高度,或者说,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先生,我并不同您谈论我们已经修正了一部分科罗曼德尔、皮切里(Pecherie)、马六甲、墨尔基(Mergui)和柬埔寨的海岸的几张地图,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完善程度。但是另外两张地图可以从现在起面世:一张描述世界上最难进出的宁波港的入口,由于它四周遍布无数的岛屿和礁石,所以最熟练的领航员都感到发怵。我们在这张图上附加了从暹罗到中国的道路,还有在途中能看到的主要海岸或岛屿。

另一张更加令人感到新奇,甚至它在种类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欧洲人至今极少获得在大鞑靼旅行的机会,迫使地理学家只能利用人所做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某些回忆录描述,似乎故意要剥夺我们对此的了解。几年前在中国皇帝和莫斯科公爵之间激烈的战争,使我们得以在各个方向上仔细勘察了王国的边界、各省份的面积、土质、河流、高山、沙漠和所有可能引起君主们兴趣,以及今后可能用于在他们之间缔结和平盟约的事物。

除了这些张诚神父手中的回忆录之外,这位神父还在国家的中心区域进行了多次二三百古里的远足:有时向西,有时向北,尽可能多地观察主要地域的纬度和经度。因此他所描绘的地图给我们了解这个广阔国家的真正布局以一个相当正确的概念。

528

比较奇特之处是,我们可以指出有一座山脉在东方和北方之间的海洋中延伸得非常远,以至于至今航海者也不了解它或绕过它的岬角。这使一些人怀疑亚洲的这一部分或许与美洲大陆相连。除此

之外,我们在指针的变化、潮汐的运动和单摆的长度上获得了许多发现,都可以为完善各学科做出一些贡献。

然而这些全面的观察并未使我们忙碌到没有时间在东方观察物理学、解剖学和植物学等方面的更令人惊奇的事情。

我们在暹罗所做的停留让我们有可能仔细研究几种我们在欧洲几乎从来看不到的奇特动物。比如说大象,它的天性驯服、机敏、勇敢面有力量,其身体的内外构造和其他几个特性,连熟悉它的当地人都不由自主地赞赏。

在那里我们看到的老虎与有时在法国出现的老虎非常不同:要么是它们那浅橙黄褐色宽大的黑带相间皮毛;要么是有时它大同马匹一样的体积。人们称它们为巨虎。人们称之为水虎的动物大小则完全与猫相似,它们以鱼为食物,但通常生活在树林里或河边上。

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了世界上最特殊的动物之一——犀牛。我认为它有些类似野猪,如果它不是体型更大,蹄子更粗和身体更重的话。它的皮肤上完全覆盖着黑黝黝的异常坚硬的大而厚的鳞片,它们分裂成小方块或纽扣状,高出皮肤约一法分,很像鳄鱼的鳞甲。它的腿像穿在某种靴子里,脑袋像从后面扣上了一个压扁的风帽;这使葡萄牙人称它为印度和尚。它的头巨大无比,嘴的开口却很小,面孔狭长,长着一只甚至使老虎、水牛和大象也感到恐惧的粗长的角。 529

但是这个动物更神奇的是它的舌头,大自然在上面覆盖了一层粗糙的膜使它与锉刀无异;它给所有舔了的东西剥了皮。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些动物用刺茎植物为自己做大餐,让植物的小尖舒适地连续轻刺它们舌头的神经纤维或神经末梢,犀牛同样也喜欢吃粗大荆棘的长满皮刺的枝条。我经常喂它吃刺又硬又长的荆棘;我惊讶地看着它是如何贪婪和灵巧地就地弯曲它们,并毫无不适地在口中把它们折断。有时候它被扎得血迹斑斑;但这似乎使荆棘的味道更加诱人,看来这些小伤口在它舌头制造的效果与盐和胡椒在我们的舌头上产生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婆罗洲岛上看到的事情还要令人惊奇,超出了所有《动

物史》^①为我们讲述的奇特的事情。当地人肯定地说他们在树林中发现过一种野兽,叫野人,它的身材、面孔、胳膊、腿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与我们人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除了语言之外很难不把它们同某些本身与野兽相差无几的非洲野蛮人混淆起来。

580 这种野人有惊人的力量,尽管它只用两只脚走路,但它跑得飞快,所以人们很难制服它们。贵族追逐它们,就像我们这里猎鹿一样,这种打猎是国王最平常的消遣。野人皮肤多毛,双眼深陷,表情凶狠,面孔呈烧焦的颜色,尽管它的脸部轮廓被太阳晒得粗糙和粗大,但还是相当端正的。我听到在这个岛上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国商人讲述的所有这些奇特的事。但我认为人们不应该轻易地相信这种叙述;也不应该完全否定,而是要等有多个旅行者一致的见证来澄清这个事实。

对于从中国来到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我来说,在马六甲海峡看到的一种猴子让我对刚刚讲述过的野人感到难以置信。

581 这种猴子很自然地用两个略微弯曲的后肢行走,像一只人们教它跳舞的狗。它像我们一样使用它的两只胳膊;它的面孔外形与好望角的野生猴几乎一样;但是它的身体上长满了白色、黑色和灰色的毛。另外,它有着与婴儿完全相同的叫声;它所有的外部行为都是那么有人情味,所有的情感都是那么强烈和明显,以至于哑巴也不太可能比它们更好地表达感情和意愿。它们尤其显出一种非常温和的天性,为了表示对认识和喜爱的人友好,它们用惊人的激情拥抱和亲吻他们。它们还有一种在任何动物身上都没有的只是婴儿才特有的举动,就是当人们给它们或拒绝给它们特别想要的东西时,它们就高兴或气恼得跺脚。

尽管它们非常高大(因为我看到的至少有4法尺高),但它们的轻巧敏捷令人难以置信。看它们在船只的缆绳上奔跑是一种可上升为赞叹的快乐,它们有时在绳子上玩耍,仿佛在表演一种特殊的走钢

① 可能是指科学院成员克洛德·佩洛于1671年出版的《动物史备忘录》。

丝艺术,似乎它们被付了钱,作为绳子舞者来娱乐使团。

它们时而用一只胳膊悬挂,漫不经心地平衡一段时间以自我考验,然后一下子飞快地绕着绳子旋转,像一只旋转起来的轮胎或一个投石器;时而让整个身体掉落在空中,再用它们的长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抓住绳子,飞快地从这一端跑到另一端,再用同样的速度回来。没有它们做不出的造型,没有它们演不出的动作;按照奇怪的想象力提供给它们而它们又用最消遣的方式做出来的各种滑稽动作,它们弯曲成弓形,紧紧抓住手、脚和牙齿,像一个球那样滚动。但是它们从一根绳子冲向另一根相距 30 或 50 法尺远的绳子的轻巧更是令人惊诧。

因此,为了更经常地拥有这种快乐,我们让五六个少年见习水手和水手跟随它们进行这种练习,使他们也在绳子之间荡来荡去。而猴子们为了避开他们则做出惊人的跳跃,并异常灵巧地沿桅杆、横桁和最小的索具滑动,以至于它们似乎是在飞而不是在跑,它们的敏捷大大超过我们在其他所有动物身上的发现。

鳄鱼在欧洲少为人知,而在印度却非常普遍,所以我们留心观察它们的特性和生理结构。先生,或许我们最初的解剖将有利于后来我们在科学院形成的并已经努力促进的完善解剖学的计划。我们在解剖中结合了几个附有 tockayes^① 画像的解剖学的发现,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们经常清晰地发出这个词。这是一些巨大的532蜥蜴或很小的鳄鱼,在暹罗随处可见,在树林中,在田地里和在房屋中。

变色龙是另外一种我们用来观察的 8 至 10 法寸长的蜥蜴。人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能看到它,而且我们在本地治理的住所中也能喂养它,因为它们就像几个博物学家所写的不光在空气中生活;它们甚至带着一副贪婪的模样吃食。在寒冷和潮湿的天气下,它们的确可以几天不吃食物;但最终如果人们什么也不给它们吃,就会看到它

① tockaye, 暹罗的大壁虎的通俗名称。

们日渐衰弱,最后饿死。

另外,变色龙身上的一切都是奇特的:眼睛、脑袋、鼓鼓的肚子;尽管它像蜥蜴一样有四个爪子,但它所有的行动是那么缓慢,与其说它是在走不如说它是在挪;如果大自然没有给它一个构造特殊的舌头,它永远也抓不住作为它日常食物的动物。它的舌头是圆形的,厚且长至少一法尺。它用不可思议的敏捷从嘴中把舌头伸出至少七八法寸;舌头上面的物质非常黏,所以只要稍微用尖端触到苍蝇、蚱蜢和其他类似的昆虫,就可以粘住它们。

它的整个身体覆盖着一层很薄的皮肤,但颜色是根据驱使它的不同感情而变换的。高兴时,它是掺杂着橙黄色的翠绿色,还带有细微的灰黑色带;愤怒使它呈灰暗和青灰色;恐惧使它呈苍白和模糊的黄色,有时所有这些颜色和其他几种混同起来,形成了一个阴影和光线的绝妙混合,我们不会在大自然中看到更美的色调,也不会画板上看到更鲜艳、更柔和和搭配更好的色彩。

人们还让我在本地治里看了其他两种在欧洲很少为人所知的动物。一种叫做栗色狗^①,长得几乎与狗、狼和狐狸一样。它身材很小,毛呈灰和红棕色。它有短而尖的耳朵,吻尖,腿高,尾长,身体细长而轻盈。它没有狗能那样吠,而是像婴儿那样啼;另外,它天性贪吃,为饥饿所迫时,它就在夜晚进入房屋,并经常咬人。

第二种是獐,外形与鼬相近,如果它不是有更肥更长的身子、更短的腿、更尖的吻、更活泼的眼睛,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它更不像野生的。

实际上这个动物过于随和,没有狗能那样讨人喜欢地同人玩耍和开玩笑。但吃东西时,它是易怒和须提防的;它几乎总是低沉地嚎叫,凶猛地扑向那些敢打搅它的人。

它特别喜欢吃鸡蛋,但由于没有足够大的嘴来咬住它们,它就把它扔到空中,或者用上百种不同的方法把它们在地上滚动来尽力

^① 栗色狗(chienmarron),又变成野生的狗。

打碎它们。如果当时它在身边找到一块石头,就会立刻转过身,张开后腿,用前腿抱住鸡蛋,用尽全力把它从肚子下面推过去,直到鸡蛋在石头上打碎为止。

它不光捕食田鼠和小家鼠,而且还吃蛇,它是蛇的天敌,能非常敏捷地咬住蛇的头部,而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它对变色龙同样不利,变色龙一看到它就会恐惧异常,一下子变得像一片树叶一样扁平,通常半死不活地掉下来;猫、狗或其他某种更让它害怕的动物走近时,它们反而会鼓起身体,怒气冲冲,决意自卫或者发动攻击。

由于印度是一个非常炎热和潮湿的国家,出产大量各种动物。在那里尤其可以看到无数大小不一的蛇;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如此美丽,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这种动物天生的恐惧,我几乎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景象能够更使人快乐。暹罗人不像我们在这方面那么娇弱。他们在树林中捕捉数量惊人的蛇,像卖鳗鱼那样在市场上出售它们。

但是有一种特殊的蛇不能吃:它身上常有剧毒,几乎无药可救;人们称它们为眼镜蛇^①。其他几种眼镜蛇头部呈三角形且非常短;因此它们总是用三而中的一面爬行。另外一些更特别的眼镜蛇没有尾巴,它们的两端长着两个看上去完全相同的脑袋,但实际上非常不同,其中一个不像另外一个那样正常地运用它的器官。因为在这个头上,嘴唇紧闭,耳朵堵塞,眼皮完全盖住了双眼;而靠另一个吃、看、听和指挥身体的其他部分。

一个出于好奇在家中喂养这种眼镜蛇的马德拉斯的英国人向我保证说,每过六个月,第二个头的器官逐渐打开,另一端脑袋的器官反而闭合,停止行使它们平常的职能;在经过同样长的几个月之后,它们两个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就这样两个头轮流分担对机体的照料和管理。

上帝在制造小东西和大东西上一样令人赞叹,在印度还有大量的昆虫值得最认真的研究。我们在那里看到的苍蝇被大自然涂上了

① Cobracapello 或 cobra de Capello,眼镜蛇的葡萄牙语名称。

一种非常明艳、光滑和耀眼的黄色，以至于最美丽的包金饰物也比不上它；其他的苍蝇确切地说是夜晚到处发光的光点；因此，由于它们成群行动，所以当它们飞舞时，整个空中似乎都被点燃；当它们停在树叶和树枝上时，从远处看树木仿佛变成人们在印度为公共照明点燃的美丽烟火。

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消灭，白蚁随处可见，并由于它们引起的反感和它们的天性而著名。它们非常小，身体柔软，白色，有时有点红棕色。它们大量繁殖，当它们占据了一所房子或一间公寓后，只有黑蚂蚁才能够赶走它们。它们有十分锐利和具有穿透力的牙齿，因此它们不仅可以在一夜之间噬穿最大的包裹、床单和羊毛、丝绸和其他所有的布料，而且可凿穿壁柜和衣柜，使木头在几天内变得被蛀蚀。它们甚至咬坏铁、铜和银，人们经常可以在上面看到它们小牙齿的痕迹，这很可能是由于它们唾液的特殊质地所导致的，它们的唾液是一种溶解剂，有些像我们用硝酸水在金属上那样发挥作用。

就连蚱蜢都是奇妙的。我们在暹罗看到它们在某种树木的树枝上出生——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树木的果实。因为树叶依旧保持原来的外形和自然的颜色，只是有点儿变厚；它们的两侧分别向右和向左伸出一种形如长腿的绿色丝状物；树叶的一端伸长成尾巴，另一端变圆作为脑袋。所有这一切随后变得活跃起来，变形成蚱蜢。当地的人们就是这样讲述的。他们亲自从树枝上把它们摘下来，我们也看到过几个，的确它的纤维完全显现出树叶的样子或者说至少没有什么比这个小动物的身体更像一片树叶。如果是这样，这种树木如同几个博物学家想让我们相信的那种树叶落入海中很快变成鸭子的树木同样令人惊叹。

下面本来将向您谈论我们在东方找到的奇妙树木。但是我认为，先生，我已经有幸与您详尽地谈论过它们，特别是那些生产清漆、茶叶、絮状物、棉花、油脂和胡椒的树木，以及其他几种在各自的物种中都是特殊的并非常有商业用途的树木。

先生，我也有幸向您介绍了将近四百种按它们本身的颜色画成

和根据保存在中国皇帝书房的那些植物复制而成的中国植物。其中主要是构成《本草纲目》^①和或许可以丰富我们药草典籍的植物；特别是当我们拥有完美地解释所有这些药草的特性和用途的此书的译本时。

我也不再对印度的鸟类的美丽、大小和种类所做的观察上展开论述，因为尽管那里可能是《动物史》中最美的地方，但我们已经在以前的通信中谈了那么多，所以没有必要再向您更进一步地讲述。

但是，我不由自主地向您描述一些大海为我们揭开的更令人好奇的东西作为此信的结束。有些鱼的血像人的一样是热的；还有的鱼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呼吸。我们看到有的鱼像鸟一样飞，有的像青蛙一样在水底呱呱叫，有的像狗一样吠。有一些有着与我们的头相当类似的脑袋：在暹罗，人们称之为鱼夫人。某些鱼身上的肉是如此地结实，估计它们至少吃了同样多的肉；另外一些鱼身上的肉又是如此地松软，所以它根本不像一条鱼，而是一堆无定型的黏稠而透明的液体，人们从中分辨不出任何器官，然而它是活的，甚至它还有条

.597

理地移动和游动。尽管大部分鱼吃起来是美味的，但我们也看到了分泌毒液的鱼和用鳍刺人以自卫而使人残废的鱼。

我抛开几乎不亚于天空和陆地的奇迹的所有其他海洋中的奇迹，而特意向您讲述我们了解的有关珍珠贝的繁殖、特性和捕捞。公众可以相信这种知识，因为我们已经查考了它的来源。以下就是被国王派到印度马都尔(Madure)的传教士布歇(Bouchet)神父亲笔为我写下的：

我们已经了解，珍珠形成于人们在印度的科摩兰角和克儒克斯(Croux)运河中发现的一种牡蛎中，从而整个海岸被冠以“渔场”的名字。这种捕捞业开销很大，或是由于它整整三个月连续不得间断，或是由于有时同时动用超过十五万人。因此，在着手进行之前，人们

① 李时珍(1578)的《本草纲目》的一部分由杜赫尔德神父于1735年在他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出版，此书讲述了对18世纪初中央帝国的了解的概述。

先做一个试验,从中大概了解可以期望的利润。如果第一批牡蛎中的珍珠美丽、圆润、数量多的话,所有的渔民就为3月15日做好准备,帕拉哇斯人(是这个海岸的人)总是在这个时间开始这个珍贵的捕捞业。在上一次的捕捞中,只有八百只小船,但有时我们看到多至三千只船。荷兰人为此动用了两艘港口巡逻艇以护送船队和防止海盜。

每只小船队有五十或六十个水手,其中有二十个潜水员,他们每人有两个助手,人们因此称他们为助理渔夫。另外,收获按以下方式分配:每个潜水员被迫付给荷兰人6个埃居;这笔钱有时可高达100万埃居。每八天,他们为小船的主人打渔一整天,还有每天的第一网是给他的;他们把剩下的三分之一给助手;剩余部分归潜水员所有。但是荷兰人不允许他们总是按自己的意愿支配珍珠,因此这些既可怜又不幸的人有时会抱怨他们的命运,怀念他们生活在葡萄牙人统治下的时光。

当收获的季节来临时,帕拉哇斯人为之做好了各项准备:整个船队在海中前进至7、8、10法寻^①的深度,停在人们此前在陆地上找好的与高山相对的地点。经验让他们知道那里就是捕捞的最佳海域和收获最丰的地点。

一抛锚,每个潜水员就紧紧地在肚子下面贴着皮肤绑上一块厚6法寸长1法尺、一面为弓形的石头。为了不被水流冲走,为了更稳定地穿过波浪行走,他们用它作为压舱物。除此之外,他们在一只脚上绑上第二块非常重的能把他们一下子带到海底的石头,人们会再通过使用一个小索具从海底原地把它拉回船上。

因为牡蛎牢固地粘在岩石上,他们要在手指上缠上几条皮子,以防用力拔下它们时受伤。另外一些人甚至用铁叉子来做同样的事情。

最后,每个潜水员带着一个包状的大网袋,用一根长绳挂在他的

① 旧水深单位,约合1.624米。

脖子上,另一头系在小船边。袋子用来装他们拾获的牡蛎;绳子用于当袋子装满时把他们拉回去。

他们就是用这种装备潜入海中,并下到超过 60 法尺深的地方。由于他们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所以一触到海底,他们就在沙子上、599在黏浑的海底和岩石的尖棱中四处搜寻,快速地拔下见到的牡蛎。

无论他们潜到多深,海底光线都很明亮,因此他们如同在陆地上一样可以轻易地看到在海中发生的事情。他们经常看到凶猛的鱼,基督徒就用十字架的手势来自我防卫,这使他们至今免于一切事故;而对于那些是伊斯兰教徒或异教徒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如何用力搅乱水波或者逃跑以避免它们,都会有几个人被鱼吞食掉;在所有打渔的危险中,这可能是最常见和最大的危险了。

熟练的潜水员通常能在水下坚持半个小时,其他的也不少于一刻钟;他们仅仅靠屏住呼吸,而不用油和其他任何液体;因为习惯和本性给予了他们这种力量,对此哲学家的所有学说至今未能向我们作出解释。

一旦感到憋闷,他们就拉动拴着袋子的绳子,然后自己用手紧紧地抓住绳子,于是小船上的两个助手就把他们拉上来,卸下他们的收获。根据运气的好坏,有时会采到五百个牡蛎,有时却只有五十或一百个。一些潜水员会休息一刻喘口气,其他的则不需要,随后立刻再次潜入水中,就这样连续不停地进行这个艰苦的作业;他们一天只吃两次饭,早上出海之前和晚上当夜幕迫使他们回到岸边时。

在这个海岸边,人们卸空所有的小船,船中的牡蛎被放到在沙滩中挖成的 4~5 法尺见方的无数小坑里。人们丢弃在那里的牡蛎堆达一人多高,像无数的小山,从远处看会把它们当成是战斗中排列的队伍。

人们让牡蛎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雨水、海风和太阳迫使它们自己540张开,这会使它们很快死亡。于是肌肉腐烂和干燥;随着人们从沙坑中取出珍珠贝,珍珠就会全都掉在坑里,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拿到它们。人们就是这样以珍珠贝来称呼这些外面像普通的牡蛎,但里面

银光闪闪、十分耀眼的贝壳。这种贝壳最大的差不多有一只手那么宽。壳中的肉质非常好；人们有时在其中找到了石头，根据某些医生的看法这是由珍珠贝身体的不良形成的石头，如同在人体中和动物的胃石中出现的一样，这种疾病不会使它们变质，至少吃它的帕拉哇斯人并未在有珍珠和没有珍珠的牡蛎中发现任何不同。

清理这些最粗劣的垃圾坑时，人们反复筛沙子以便从中把珍珠挑选出来。但是无论人们如何用心，总会落下很多；尽管人们经常回到那里，但几年后还是能找到相当多的珍珠。

先生，这就是有关这个收获丰富的捕捞业的地点和程序。我再谈谈几个其他特点，以便您更确切了解珍珠的性质。

珍珠分布在牡蛎的整个身体中——在头部、覆盖它的纱状物、连接身体的圆形肌肉和室中，并普遍存在于所有的肌肉和多肉的部分。因此珍珠在牡蛎中不太可能像卵在母鸡和鱼中那样；因为除了大自然并没有确定它们形成的特别地点之外，仔细检查过这个方面的解剖学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其他动物中有与此类似的特征。

然而我们可以说，在母鸡身体中有无数颗粒状的小鸡蛋，其中一个成长和增大，而其他的都几乎停留在同一个状态，同样，在每个牡蛎中，我们通常看到一个更饱满成形更好的珍珠，比其他所有的成熟得更早。但是这颗珍珠并没有固定的地点，时而在这个地方，时而在另外一个地方。甚至有时一颗珍珠变得巨大无比以至于阻住了贝壳的闭合，于是牡蛎就死去和腐烂掉。

珍珠的数量同样是不定的。通常所有的牡蛎肉中都散布有珍珠；但极少看到超过两个相当大的珍珠。

根据贝壳的质地珍珠或多或少天生都是白色的。黄色和黑色的很罕见，也不值钱。但是塔韦尼耶^①曾说有人在印度给了他六颗完

^① 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1605—1689），商人，他的旅行直至苏门答腊和爪哇。他在1681年出版了一部游记名为《J.-B. 塔韦尼耶的六次旅行》。作为清教徒，他在南特敕令废除（1685）之后永久地离开法国。

全黑得像煤精的珍珠,在当地深受重视。如果他不是想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几点上欺骗我们,或许就是他自己被欺骗了。至少可以肯定在这里整个海岸边的渔场中,人们决不会这样做,渔民会作为废物把它们扔掉。

珍珠颜色的多样性可能是由于它们形成于牡蛎的不同部分而造成的。因此当偶然或大自然把它们播种到它的肠系膜或肝脏中,或者说播种到占据了它们位置的其他部分中(因为我们注意到在牡蛎中有一个相当大的腔,里面有两个开口直达两个小薄膜,乳糜主要在那里净化,去除最粗糙的部分;这个动物的肠子并没有伴随肠系膜的乳糜管),我认为当珍珠进入这些腔时,胆汁和血液中的杂质可以改变它们天生的白色,使它们变成黄色或黑色。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珍珠不是纯净的,是肮脏和带着污垢的。

542

有关它们的外形是人所熟知的,因为人们在欧洲同在印度一样可以看到珍珠。人们用不同的名称来区分不同外形的珍珠。当我们说尖珍珠或梨形珍珠、圆或椭圆珍珠、巴洛克珍珠,也就是说它一面平另一面圆;还有不规则珍珠,因为我们看到过带有几个小角的、凹凸不平的、扁平的,总而言之形态各异的珍珠。

此外,很难解释珍珠如何生长在牡蛎中,也不容易理解牡蛎在海洋中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人说有这么一种鱼,像所有其他产卵的鱼一样,卵的外部物质开始时柔软和黏稠,最终逐渐变硬,变成贝壳。这就是帕拉哇斯人的发现和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在雨季的时候,邻近陆地的水流沿着海岸边流淌,流入海中将近两古里而不与海水融合。这种水就这样飘浮一段时间,保持它的轻盈和本来的颜色,但是后来由于阳光的热度而变得黏稠,太阳使它变成一种轻薄而透明的糊状物;不久之后它分裂成无数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显得非常活跃,并四处运动,如同是同样多的小昆虫一样。鱼有时经过时吞下它们,但是一品尝它们,就会马上吐出来。

无论这些“小动物”的性质如何,可以肯定它们在水面上生长;它们最后变厚变硬,变得十分沉重,它们由于自身的重量沉入海底。

帕拉哇斯人还肯定说它们后来具有了牡蛎的外形。

513 这就是学者们似乎并没有弄明白而经验却使野蛮人发现的一种现象。的确,珍珠只出现在这些地方,最多雨的年份也是捕捞牡蛎最好的年份。

为了使那些追随前人意见的人醒悟,我还要说牡蛎总是停留在海底。以前人们认为它们每天早上浮到水面上,张开它们的壳以接受天空的霞光,霞光像一个融化的珍珠渗入牡蛎的肌肉中,以一种盐的形式固定住,最终获得珍珠的颜色、硬度和外形,有点儿像某些液体在陆地上变成水晶,或者像花汁在蜜蜂的蜂箱中变成蜜和蜡。所有这一切似乎是自然天成和令人惊叹的,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牡蛎牢固地粘在岩石上,从来没有人看到任何一个飘浮着或露出在海面上。

尽管人们在几个地方发现了珍珠,但渔场的珍珠是最为人喜爱的,它们从来不会失去光泽;其他的则会变成黄色或一种苍白和轻淡的白色。至于价格,很难说出什么确定的数目来。其中最大的一颗,就是在上一次捕捞中找到的珍珠,卖了 600 埃居。

514 我问潜水员他们有时在海底是否看到珊瑚,他们说由于主要忙于有关珍珠的事,他们对其他的一切不太注意;他们有时会发现黑珊瑚的枝条。他们还说有的珊瑚尽管在水底已经相当坚硬,但当它被暴露在空气中一段时间后,就变得更加坚硬异常;但是大部分在海中就已经获得它所有的天然硬度。它们牢固地粘在岩石上;当我们在恶劣的天气中抛锚的时候,经常遇到锚爪勾在黑珊瑚的枝条上把整个珊瑚树都拔起来的情况。在整个渔场的海岸中很少见到红珊瑚。

我再次进行了很少有人进行过的研究:就是珊瑚树经常没有任何的根。人们在罗马基歇尔神父的陈列室展示了从几块石头上取下的珊瑚;在采下之后,发现有些珊瑚不仅没有在岩石上生根,而且甚至没有任何纤维或最细的丝状物与之相连。我们甚至还看到几个珊瑚的枝条从一个珍珠的贝壳中伸出来。在巴勒兰红衣主教的陈列室中,还有一个底部黑,中间白,而尖端红的珊瑚树。

先生,大自然就是这样通过把无数既有用又珍贵的事物保护在深深的海底和宇宙的其他部分来游戏,不是为了激发人的贪婪或为了维持他们疯狂的虚荣心,而是为了用各国的理性和礼节要求或允许的方法服务于他们的装饰。

先生,同样,或许这些世界上美丽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不是为装饰身体而是为了占据思想:reliquit mundum disputationi eorum。因为在所有自然的快乐中,最纯洁最切实的大概就是研究大自然和它藏有的奇迹。当我们一旦读完了这部神圣智慧的巨大著作和深入了解了这些奥秘的时候,这个对众多美丽事物的普遍看法就会拥有更强大的魅力,并在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一个比感觉或情感向我们展示的更感人的图画。

先生,您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切,您通过特殊研究和与学者的不断交流,已经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所有不同种类的渊博知识中获得了丰富的卓越学识。当然,您每天为有关完善艺术和科学的事情付出的持续专注,足以显示出没有什么可以更有用更舒适地占据一个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时间。

但更特殊的是您通过善加利用使所有这些知识神圣化——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您把它们带入圣殿;您在对真理的说教中利用它们以使上帝的奥义更加明白易懂;您不满足于哲学和普通的雄辩,由此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和一个福音传教的演说家。

先生,我谨致以敬意。

您非常谦恭和顺从的仆人

L. J.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图书总目



中国近事报道

【法】李明 著

Narrative written
by L'Évêque
de la Chine
1687-1690

1696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是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在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作为第一本亲历者的个人书信集，该书出版后在欧洲引起轰动，四年间再版五次，还被译成英、意、德文出版，后因礼仪之争此书成为禁书，被尘封近三个世纪，1990年才得以重新面世。本书被译成中文出版还是第一次。

全书收入书信十四封，李明以自己在华七年间的亲身经历，对康熙年间的中国作了详尽的介绍，内容涉及气候、地质、物产、建筑、医学、动植物、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方方面面，为欧洲人睁开眼睛看东方提供了少有的第一手资料。

责任编辑：沈 娜
装帧设计：陆晋磊

ISBN 7-5347-3435-5



9 787534 734359 >

ISBN 7-5347-3435-5/K · 111

定价：26.00 元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近事报道 1687 - 1692

作者 =

页数 = 395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